

●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晋书

(第二册)

晋 书

(第 二 册)

晋 书 目 录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五

陈騫	718
子舆	719
裴秀	720
子颀	723
秀从弟楷	728
楷子宪	731

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

卫瓘	734
子恒	739
孙璿 玠	744
张华	746
子 祎 甦	754
刘卞	754

卷三十七 列传第七

宗室

安平献王孚	755
子邕	759
邕弟义阳成王望	759
望子河间平王洪	760
洪子威	761

洪弟随穆王整	762
整弟竟陵王棼	762
望弟太原成王辅	763
辅弟翼	763
翼弟下邳献王晃	763
晃弟太原烈王瑰	764
瑰弟高阳元王珪	764
珪弟常山孝王衡	764
衡弟沛顺王景	764
彭城穆王权	765
孙紘	765
紘子俊	765
高密文献王泰	766
子孝王略	767
略兄新蔡武哀王腾	767
腾子庄王确	768
略弟南阳王模	768
模子保	769
范阳康王绶	770
子虓	770
济南惠王遂	772
曾孙勋	772
谯刚王逊	773
子闵王承	774
承子烈王无忌	776

无忌子敬王恬·····	777
恬子忠王尚之·····	777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779
韩延之·····	781
恬弟悝·····	781
高阳王睦·····	781
任城景王陵·····	782
弟顺·····	782
西河繆王斌·····	782
卷三十八 列传第八	
宣五王 文六王	
平原王幹·····	784
琅邪王伾·····	785
子覲 澹 繇 濯·····	786
清惠亭侯京·····	787
扶风王骏·····	788
子畅 歆·····	789
梁王彤·····	790
齐王攸·····	792
子蕤 赞 寔·····	797
城阳王兆·····	798
辽东王定国·····	798
广汉王广德·····	798
乐安王鉴·····	798
乐平王延祚·····	799

卷三十九 列传第九

王沈	800
子浚	802
荀颀	806
荀勖	807
子藩	812
藩子邃 闾	812
藩弟组	813
组子奕	814
冯统	815

卷四十 列传第十

贾充	817
孙谧	824
充弟混	826
族子模	826
郭彰	827
杨骏	827
弟珣 济	830

卷四十一 列传第十一

魏舒	832
李熹	835
刘寔	836
弟智	843
高光	843

卷四十二 列传第十二

王浑·····	844
子济·····	848
王濬·····	850
唐彬·····	858

卷四十三 列传第十三

山涛·····	861
子简·····	866
简子遐·····	867
王戎·····	868
从弟衍·····	872
衍弟澄·····	875
郭舒·····	877
乐广·····	878

卷四十四 列传第十四

郑袤·····	882
子默·····	884
默子球·····	885
李胤·····	885
卢钦·····	887
子浮·····	888
弟珽·····	888
珽子志·····	888
志子谡·····	890
华表·····	891
子廙·····	891

虞子恒	893
虞弟峤	894
石鉴	896
温羨	897

卷四十五 列传第十五

刘毅	898
子璉	906
程卫	908
和峤	909
武陉	910
任恺	911
崔洪	912
郭奕	913
侯史光	914
何攀	914

卷四十六 列传第十六

刘颂	917
李重	931

卷四十七 列传第十七

傅玄	936
子咸	941
咸从父弟祗	948

卷四十八 列传第十八

向雄	951
段灼	952

阎缵·····	964
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阮籍·····	971
兄子咸·····	974
咸子瞻·····	975
瞻弟孚·····	976
从子修·····	977
族弟放·····	978
放弟裕·····	978
嵇康·····	980
向秀·····	984
刘伶·····	985
谢鲲·····	986
胡毋辅之·····	988
子谦之·····	989
毕卓·····	989
王尼·····	990
羊曼·····	990
弟聃·····	991
光逸·····	992
卷五十 列传第二十	
曹志·····	994
庾峻·····	996
子珉 珉弟敷·····	999
郭象·····	1000

庾纯	1001
子勇	1006
秦秀	1006
卷五十一 列传第二十一	
皇甫谧	1009
子方回	1018
挚虞	1018
束皙	1025
王接	1031
卷五十二 列传第二十二	
郤诜	1034
阮种	1038
华谭	1042
袁甫	1047
卷五十三 列传第二十三	
愍怀太子	1048
子彪 臧 尚	1054
卷五十四 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	1055
孙拯	1068
陆云	1068
弟耽	1072
从父兄喜	1072
卷五十五 列传第二十五	
夏侯湛	1074

弟淳	1082
淳子承	1082
潘岳	1082
从子尼	1089
张载	1097
弟协	1099
协弟亢	1104
卷五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江统	1105
子彪 惇	1114
孙楚	1115
子众 洵 纂	1118
纂子统 绰	1119
卷五十七 列传第二十七	
罗宪	1122
兄子尚	1124
滕修	1124
马隆	1125
胡奋	1127
陶璜	1128
吾彦	1131
张光	1132
赵诱	1134
卷五十八 列传第二十八	
周处	1136

子圮	1138
圮子勰	1141
圮弟札	1141
札兄子筵	1143
周访	1144
子抚	1147
抚子楚	1148
楚子琼	1149
琼子虓	1150
抚弟光	1150
光子仲孙	1150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五

陈騫 子輿 裴秀 子颀 秀从弟楷
楷子宪

陈騫，临淮东阳人也。父矫，魏司徒。矫本广陵刘氏，为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谋。初，矫为尚书令，侍中刘晔见幸于魏明帝，谮矫专权。矫忧惧，以问騫。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过不作公耳。”后帝意果释，騫尚少，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异之。

起家尚书郎，迁中山、安平太守，并著称绩。征为相国司马、长史、御史中丞，迁尚书，封安国亭侯。蜀贼寇陇右，以尚书持节行征蜀将军，破贼而还。会诸葛诞之乱，复以尚书行安东将军。寿春平，拜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安东将军，进爵广陵侯。转都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如故。又转都督江南诸军事，徙都督荊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封郟侯。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车骑将军，封高平郡公，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余如故，假黄钺。攻拔吴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赐騫兄子惺爵关中侯。

咸宁初，迁太尉，转大司马。騫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时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騫命。帝以为不协相构，于是征弘，既至，寻复以为凉州刺史。騫窃叹息，以为必败。

二人后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

骞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绩。与贾充、石苞、裴秀等俱为心膂，而骞智度过之，充等亦自以为不及也。累处方任，为士庶所怀。既位极人臣，年逾致仕，思欲退身。咸宁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赐袞冕之服，诏曰：“骞元勋旧德，统父东夏，方弘远绩，以一吴会，而所苦未除，每表恳切，重劳以方事。今听留京城，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皆如前，亲兵百人，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器物经用皆留给焉。又给乘舆辇，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汉萧何故事。”骞累称疾辞位，诏曰：“骞履德论道，朕所咨询。方赖谋猷，以弘庶绩，宜时视事。可遣散骑常侍谕意。”骞辄归第，诏又遣侍中敦谕还府。遂固请，许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赐以几杖，不朝，安车驷马，以高平公还第。帝以其勋旧耆老，礼之甚重。又以骞有疾，听乘舆上殿。

骞素无谗谀之风，然与帝语傲；及见皇太子加敬，时人以为谄。弟稚与其子舆忿争，遂说骞子女秽行，骞表徙弟，以此获讥于世。

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充斂，赠太傅，谥曰武。及葬，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礼依大司马石苞故事。子舆嗣爵。

舆字显初，拜散骑侍郎、洛阳令，迁黄门侍郎，历将校左军、大司农、侍中。坐与叔父不睦，出为河内太守。舆虽

无检正，而有力致。寻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骑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寡玄孙袭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禅，国除。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尝使进饌于客，见者皆为之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宣氏知之，后遂止。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

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侔，兼包颜、冉、游、夏之美。”爽乃辟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迁散骑常侍。

帝之讨诸葛诞也，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锺会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及诞平，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常道乡公立，以豫议定策，进爵县侯，增邑七百户，迁尚书仆射。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颺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于是秀封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

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加给事中。及帝受禅，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邑三千户。

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为益。”有司奏免秀官，诏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此古人所难。交关人事，诩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司隶校尉李熹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助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久之，诏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成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远，先帝登庸，赞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

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陋，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泰始七年薨，时年四十八。诏曰：“司空经德履哲，体蹈儒雅，佐命翼世，勋业弘茂。方将宣献敷制，为世宗范，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

谥曰元。”

初，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乃封以上闻。诏报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有二子：浚、颀。浚嗣位，至散骑常侍，早卒。浚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阳亭侯，以浚少弟颀嗣。

颀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颀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贾充即颀从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勋，不幸嫡长丧亡，遗孤稚弱。颀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诏颀袭爵，颀固让，不许。太康二年，徵为太子中庶子，迁散骑常侍。惠帝既位，转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

初，颀兄子憬为白衣，颀论述世勋，赐爵高阳亭侯。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颀，问太傅所在。颀给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颀曰：“宜至廷尉。”豫从颀言，遂委而去。寻而诏颀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及骏诛，以功当封武昌侯，颀请以封憬，帝竟封颀次子该。颀苦陈憬本承嫡，宜袭钜鹿，先帝恩旨，辞不获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请以封憬。该时尚主，故帝不听。累迁侍中。

时天下暂宁，颙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飧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藩终父勛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朝享礼乐。颙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余。颙上言：“宜改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岐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乐广尝与颙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颙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颙为言谈之林藪。

颙以贾后不悦太子，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仍启增置后卫率吏，给三千兵，于是东宫宿卫万人。迁尚书，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职，未尝不殷勤固让，表疏十余上，博引古今成败以为言，览之者莫不寒心。

颙深虑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议废之而立谢淑妃。华、模皆曰：“帝自无废黜之意，若吾等专行之，上心不以为是。且诸王方刚，朋党异议，恐祸如发机，身死国危，无益社稷。”颙曰：“诚如公虑。但昏虐之人，无所忌惮，乱可立待，将如之何？”华曰：“卿二人犹且见信，然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此谋遂寝。颙旦夕劝说从母广城君，令戒喻贾后亲待太子而已。或说颙曰：“幸与中宫内外可得尽言。言若不行，则可辞病屏退。若二者不立，虽有十表，难乎免矣。”颙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

迁尚书左仆射，侍中如故。颙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复使颙专任门下

事，固让，不听。颙上言：“贾模适亡，复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举。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亲无脱者也。然汉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岂将独贤，实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礼之飧，臣亦不敢闻殊常之诏。”又表云：“咎繇谏虞，伊尹相商，吕望翊周，萧张佐汉，咸播功化，光格四极。暨于继体，咎单、傅说，祖己、樊仲，亦隆中兴。或明扬侧陋，或起自庶族，岂非尚德之举，以臻斯美哉！历观近世，不能慕远，溺于近情，多任后亲，以致不静。昔疏广戒太子以舅氏为官属，前世以为知礼。况朝廷何取于外戚，正复才均，尚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汉世不用冯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优诏敦譬。

时以陈准子匡、韩蔚子嵩并侍东宫，颙谏曰：“东宫之建，以储皇极。其所与游接，必简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识人理立身之节。东宫实体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从之声，未是光阐遐风之弘理也。”愍怀太子之废也，颙与张华苦争不从，语在《华传》。

颙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曰：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夫品而为族，则所禀者偏，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资有攸合，所谓宜也。择乎厥宜，所谓情也。识

智既授，虽出处异业，默语殊涂，所以宝生存宜，其情一也。众理并而无害，故贵贱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飧。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盈求，事无过用，乃可济乎！故大建厥极，绥理群生，训物垂范，于是乎在，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

若乃淫抗陵肆，则危害萌矣。故欲衍则速患，情佚则怨博，擅恣则兴攻，专利则延寇，可谓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骇乎若兹之衅，而寻艰争所缘。察夫偏质有弊，而睹简损之善，遂阐贵无之议，而建贱有之论。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众之从上，犹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则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禀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斯乃昏明所阶，不可不审。

夫盈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过用可节而未可谓无贵也。盖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

者赞其旨，染其众也。是以立言籍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移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而静一守本，无虚无之谓也；《损》《艮》之属，盖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为体守本无也。观老子之书虽博有所经，而云“有生于无”，以虚为主，偏立一家之辞，岂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沈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灭。故动之所交，存亡之会也。夫有非有，于无非无；于无非无，于有非有。是以申纵播之累，而著贵无之文。将以绝所非之盈谬，存大善之中节，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宜其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故其辞曰“以为文不足”。若斯，则是所寄之涂，一方之言也。若谓至理信以无为宗，则偏而害当矣。先贤达识，以非所滞，示之深论。惟班固著难，未足折其情。孙卿、杨雄大体抑之，犹偏有所许。而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所存僉同。情以众固，乃号凡有之理皆义之埤者，薄而鄙焉。辩论人伦及经明之业，遂易门肆。颇用矍然，申其所怀，而攻者盈集。或以为一时口言。有客幸过，咸见命著文，摛列虚无不允之征。若未能每事

释正，则无家之义弗可夺也。颍退而思之，虽君子宅情，无求于显，及其立言，在乎达旨而已。然去圣久远，异同纷纭，苟少有仿佛，可以崇济先典，扶明大业，有益于时，则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静默，及未举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

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已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审投弦饵之用，非无知之所能览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王衍之徒攻难交至，并莫能屈。又著《辩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

初，赵王伦谄事贾后，颍甚恶之，伦数求官，颍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伦又潜怀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废贾后之际遂诛之，时年三十四。二子嵩、该，伦亦欲害之。梁王彤、东海王越称颍父秀有助王室，配食太庙，不宜灭其后嗣，故得不死，徙带方；惠帝反正，追复颍本官，改葬以卿礼，谥曰成。以嵩嗣爵，为中书黄门侍郎。该出后从伯鸚，为散骑常侍，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

楷字叔则。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识量，弱冠知

名，尤精《老》、《易》，少与王戎齐名。锺会荐之于文帝，辟相国掾，迁尚书郎。贾充改定律令，以楷为定科郎。事毕，诏楷于御前执读，平议当否。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忘倦。武帝为抚军，妙选僚采，以楷为参军事。吏部郎缺，文帝问其人于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以楷为吏部郎。

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又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转中书郎，出入宫省，见者肃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俄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入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侍中。

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与楷志趣各异，不与之交。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崇酣燕，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

楷性宽厚，与物无忤。不持俭素，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服，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尝营别宅，其从兄衍见而悦之，即以宅与衍。梁、赵二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楷岁请二国租钱百万，以散亲族。人或讥之，楷曰：“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安于毁誉，其行己任率，皆此类也。与山涛、和峤并以盛德居位，帝尝问曰：“朕应天顺时，海内更始，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方

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时任恺、庾纯亦以充为言，帝乃出充为关中都督。充纳女于太子，乃止。平吴之后，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与论政道。楷陈三五之风，次叙汉魏盛衰之迹。帝称善，坐者叹服焉。

楷子瓚娶杨骏女，然楷素轻骏，与之不平。骏既执政，乃转为卫尉，迁太子少师，优游无事，默如也。及骏诛，楷以婚亲收付廷尉，将加法。是日事仓卒，诛戮纵横，众人为之震恐。楷容色不变，举动自若，索纸笔与亲故书。赖侍中傅祗救护得免，犹坐去官。太保卫瓘、太宰亮称楷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临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玮为北军中候，加散骑常侍。玮怨瓘、亮斥己任楷，楷闻之，不敢拜，转为尚书。

楷长子舆先娶亮女，女适卫瓘子，楷虑内难未已，求出外镇，除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荊州诸军事，垂当发而玮果矫诏诛亮、瓘。玮以楷前夺己中候，又与亮、瓘婚亲，密遣讨楷。楷素知玮有望于己，闻有变，单车入城，匿于妻父王浑家，与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难。玮既伏诛，以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张华、王戎并管机要。

楷有渴利疾，不乐处势。王浑为楷请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复蒙陛下宠遇，诚竭节之秋也。然楷性不竞于物，昔为常侍，求出为河内太守；后为侍中，复求出为河南尹；与杨骏不平，求为卫尉；及转东宫，班在时类之下，安于淡退，有识有以见其心也。楷今委顿，臣深忧之。光禄勋缺，以为可用。今张华在中书，王戎在尚书，足举其契，无为复令楷入，名臣不多，当见将养，不违其志，要其远济之益。”不听，

就加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及疾笃，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瞩之曰：“竟未相识。衍深叹其神俊。”

楷有知人之鉴，初在河南，乐广侨居郡界，未知名，楷见而奇之，致之于宰府。尝目夏侯玄云“肃肃如入宗庙中，但见礼乐器”，锺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见”，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初，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其年而卒，时年五十五，谥曰元。有五子：舆、瓚、宪、礼、逊。

舆字祖明。少袭父爵，官至散骑侍郎，卒谥曰简。

瓚字国宝，中书郎，风神高迈，见者皆敬之。特为王绥所重，每从其游。绥父戎谓之曰：“国宝初不来，汝数往，何也？”对曰：“国宝虽不知绥，绥自知国宝。”杨骏之诛，为乱兵所害。

宪字景思。少而颖悟，好交轻侠。及弱冠，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足不逾闾者数年。陈郡谢鲲、颍川庾敳皆俊郎士也，见而奇之，相谓曰：“裴宪鯁亮宏达，通机识命，不知其何如父；至于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婴心者，其殆过之。”

初，侍讲东宫，历黄门吏部郎、侍中。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王浚承制，以宪为尚书。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勒素闻其名，召而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宪，拯兹黎元，羈旧咸欢，庆谢交路。二君齐恶傲威，诚信岨绝，防风之戮，将谁归乎？”宪神色侃然，泣而对曰：“臣等世荷晋荣，恩遇隆重。王浚凶粗丑正，尚晋之遗藩。虽欣圣化，义岨诚心。且武王伐纣，表商容之间，未

闻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厉物，必于刑忍为治者，防风之戮，臣之分也。请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宾礼。勒乃簿王浚官寮亲属，皆赏至巨万，惟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数斛而已。勒闻之，谓其长史张宾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署从事中郎，出为长乐太守。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迁司徒。

及季龙之世，弥加礼重。宪有二子：挹、穀，并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龙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挹、穀俱豪侠耽酒，好臧否人物。与河间邢鱼有隙，鱼窃乘穀马奔段辽，为人所获，鱼诬穀使己以季龙当袭鲜卑，告之为备。时季龙适谋伐辽，而与鱼辞正合。季龙悉诛挹、穀，宪亦坐免。未几，复以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宪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竟卒于石氏，以族人峙子迈为嗣。

楷长兄黎，次兄康，并知名。康子盾，少历显位。永嘉中，为徐州刺史，委任长史司马奥。奥劝盾刑杀立威，大发良人为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东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骑督满衡便引所发良人东还。寻而刘元海遣将王桑、赵固向彭城，前锋数骑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奥奔淮阴，妻子为贼人所得。奥又诱盾降赵固。固妻盾女，有宠，盾向女涕泣，固遂杀之。

盾弟邵，字道期。元帝为安东将军，以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二人相与为深交。征为太子中庶子，复转散骑常侍，

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淮北诸军事、东中郎将，随越出项，而卒于军中。及王导为司空，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导子仲豫与康同字，导思旧好，乃改为敬豫焉。

楷弟绰，字季舒，器宇宏旷，官至黄门侍郎、长水校尉。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冷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坐嗟服。又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东海王越引为主簿，后为越子毗所害。

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绥，绰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导，颙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称多士，汉曰得人，取类星象，颙颙符契。时乏名流，多以干翮相许，自家光国，岂陈騫之谓欤！秀则声盖朋僚，称为领袖。楷则机神幼发，目以清通。俱为晋氏名臣，良有以也。

赞曰：世既顺才，才膺世至。高平沈敏，蕴兹名器。钜鹿自然，亦云经筍。娲皇炼石，晋图开秘。颙有清规，承家来媚。

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

卫瓘_{子恒} 孙璜 玠 张华_{子祜}
黾 刘卞

卫瓘，字伯玉，河内安邑人也。高祖瓘，汉明帝时，以儒学自代郡征，至河内安邑卒，因赐所亡地而葬之，子孙遂家焉。父觊，魏尚书。瓘年十岁丧父，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袭父爵阆乡侯。弱冠为魏尚书郎。时魏法严苛，母陈氏忧之，瓘自请得徙为通事郎，转中书郎。时权臣专政，瓘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职称，累迁散骑常侍。陈留王即位，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以定议功，增邑户。数岁转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听讼，小大以情。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阴怀异志，因艾专擅，密与瓘俱奏其状。诏使槛车征之，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统诸将，称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比至鸡鸣，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艾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趣瓘营。瓘轻出迎之，伪作表草，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

而止。俄而会至，乃悉请诸将胡烈等，因执之，囚益州解舍，遂发兵反。于是士卒思归，内外骚动，人情忧惧。会留瓘谋议，乃书版云“欲杀胡烈等”，举以示瓘，瓘不许，因相疑贰。瓘如厕，见胡烈故给使，使宣语三军，言会反。会逼瓘定义，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诸军已潜欲攻会。瓘既不出，未敢先发。会使瓘慰劳诸军。瓘心欲去，且坚其意，曰：“卿三军主，宜自行。”会曰：“卿监司，且先行，吾当后出。”瓘便下殿。会悔遣之，使呼瓘。瓘辞眩疾动，诈仆地。比出阁，数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盐汤，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笃。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邓艾本营将士复追破槛车出艾，还向成都。瓘自以与会共陷艾，惧为变，又欲专诛会之功，乃遣护军田续至绵竹，夜袭艾于三造亭，斩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续不进，将斩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续，谓之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

事平，朝议封瓘。瓘以克蜀之功，群帅之力，二将跋扈，自取灭亡，虽运智谋，而无搴旗之效，固让不受。除使持节、都督关中诸军事、镇西将军，寻迁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增封菑阳侯，以余爵封弟实开阳亭侯。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除征北大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至镇，表立平州，后兼督之。于时幽并东有务桓，西有力微，并为边害。瓘离间二虏，遂致

嫌隙，于是务桓降而力微以忧死。朝廷嘉其功，赐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为亭侯。瓘六男无爵，悉让二弟，远近称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镇。咸宁初，征拜尚书令，加侍中。性严整，以法御下，视尚书若参佐，尚书郎若掾属。瓘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迁司空，侍中、令如故。为政清简，甚得朝野声誉。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辟，不许。又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以日蚀，瓘与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逊位，帝不听。

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与太尉亮等上疏曰：“昔圣王崇贤，举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让，野无邪行。诚以闾伍之政，足以相检，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虚求，故还修其身。是以崇贤而俗益穆，黜恶而行弥笃。斯则乡举里选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迟。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今九域同规，大化方始，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一拟古制，以土断，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为正，无复悬客远属异土者。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

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诚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

宣尚公主，数有酒色之过。杨骏索与瓘不平，骏复欲自专权重，宣若离婚，瓘必逊位，于是遂与黄门等毁之，讽帝夺宣公主。瓘惭惧，告老逊立。乃下诏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逊让历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风，实感吾心。今听其所执，进位太保，以公就第。给亲兵百人，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及大车、官骑、麾盖、鼓吹诸威仪，一如旧典。给厨田十顷、园五十亩、钱百万、绢五百匹；床帐簟褥，主者务令优备，以称吾崇贤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诏不许。帝后知黄门虚构，欲还复主，而宣疾亡。

惠帝即位，复瓘千兵。及杨骏诛，以瓘录尚书事，加绿綬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给骑司马，与汝南王亮共辅朝政。亮奏遣诸王还藩，与朝臣廷议，无敢应者，唯瓘赞其事，楚王玮由是憾焉。贾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骋己淫虐；又闻瓘与玮有隙，遂谤瓘与亮欲为伊霍之事，启帝作手诏，使玮免瓘等官。黄门赍诏授玮，玮性轻险，欲聘私怨，夜使清

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矫诏，咸谏曰：“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瓘不从，遂与子恒、岳、裔及孙等九人同被害，时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时在医家得免。

初，杜预闻瓘杀邓艾，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终如预言。初，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余而及祸。太保主簿刘繇等冒难收瓘而葬之。

初，瓘为司空，时帐下督荣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难作，随兵讨瓘，故子孙皆及于祸。

楚王玮之伏诛也，瓘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无异凡人，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愤感慨，故以示意。”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上言曰：“初，矫诏者至，公承诏当免，即便奉送章绶，虽有兵仗，不施一刀，重敕出第，单车从命。如矫诏之文唯免公官，右军以下即承诈伪，违其本文，辄戮宰辅，不复表上，横收公子孙辄皆行刑，贼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见诏书‘为楚王所诬误，非本同谋者皆弛遣’。如书之旨，谓里舍人被驱逼赍白杖者耳。律，受教杀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贼杀忠良，虽云非谋，理所不赦。今元恶虽诛，杀贼犹存。臣惧有司未详事实，或有纵漏，不加精尽，使公父子仇贼不灭，冤魂永恨，诉于穹苍，酷痛之臣，悲于明世。臣等身被创痍，殒斂始讫。谨条瓘前在司空时，帐下给使荣晦无情被黜，知瓘家人数、小孙名字。晦后转给右军，其夜晦在门外扬声大呼，宣诏免公

还第。及门开，晦前到中门，复读所赍伪诏，手取公章绶貂蝉，催公出第。晦按次录瓘家口及其子孙，皆兵仗将送，著东亭道北围守，一时之间，便皆斩斫。害公子孙，实由于晦。及将人劫盗府库，皆晦所为。考晦一人，众奸皆出。乞验尽情伪，加以族诛。”诏从之。

朝廷以瓘举门无辜受祸，乃追瓘伐蜀勋，封兰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谥曰成，赠假黄钺。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齐王府，转太子舍人、尚书郎、秘书丞、太子庶子、黄门郎。

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

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夫指事者，在上为上，在下为下。象形者，日满月亏，效其形也。形声音，以类为形，配以声也。会意者，止戈为武，人言为信也。转注者，以老寿考也。假借者，数言同字，其声虽异，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

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古书亦有数种，其一卷论楚事者最为工妙。恒窃悦之，故竭愚思，以赞其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

“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灭。魏文好古，世传丘坟，历代莫发，真伪靡分。大晋开元，弘道敷训，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萃萼以垂颖，山岳峨嵯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观其错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员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特出，若龙腾于川。森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廉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阿那，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可宣。”

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

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司空甄丰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及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可得而论也。秦时李斯号为二篆，诸山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建初中，扶风曹喜少异于斯，而亦称善。邯郸淳师焉，略究其妙，韦诞师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诞为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汉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淳也。

邕作《篆势》曰：“鸟遗迹，皇颡循。圣作则，制斯文。体有六，篆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龟文钺列，栉比龙鳞；紆体放尾，长短复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焚缁；扬波振掣，鹰跂鸟震；延颈胁翼，势似陵云。或轻笔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水露绿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员；若行若飞，跂跂翩翩。远而望之，象鸿鹄群游，骆驿迁延；迫而视之，端际不可得见。指搯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郤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

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观。摘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讨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为袁术将，今钜鹿宋子有《耿球碑》，是术所立，其书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篆。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

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隶势》曰：“鸟迹之变，乃惟佐隶。蠲彼繁文，崇此简易。厥用既弘，体象有度。焕若星陈，郁若云布。其大径寻，细不容发。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列，或砥平绳直，或蜿蜒胶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

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若锤簏设张，庭燎尽烟，崭岩巖嵯，高下属连。似崇台重宇，增云冠山。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研桑所不能计，宰赐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岂体大之难睹，将秘奥之不传？聊俯仰而详观，举大较而论旃。”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崔瑗作《草书势》曰：“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爰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员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崎。竦企鸟跂，志大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跼蹐点黠，状似连珠，

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据槁临危；旁点邪附，似蝸蟠据枝。绝笔收势，余綖纠结，若杜伯捷毒缘峨，螭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及瓘为楚王玮所构，恒闻变，以何劭，嫂之父也，从墙孔中诣之，以问消息。劭知而不告。恒还经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后赠长水校尉，谥兰陵贞世子。二子：璩、玠。

璩字仲宝，袭瓘爵。后东海王越以兰陵益其国，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怀帝即位，为散骑侍郎。永嘉五年，没于刘聪。元帝以瓘玄孙崇嗣。

玠字叔宝，年五岁，风神秀异。祖父瓘曰：“此儿有异于众，顾吾年老，不见其成长耳！”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骠骑将军王济，玠之舅也，俊爽有风姿，每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又尝语人曰：“与玠同游，罔若明珠之在侧，朗然照人。”及长，好言玄理。其后多病体羸，母恒禁其语。遇有胜日，亲友时请一言，无不咨嗟，以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澄及王玄、王济并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玠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

辟命屡至，皆不就。久之，为太傅西阁祭酒，拜太子洗马。璩为散骑侍郎，内侍怀帝。玠以天下大乱，欲移家南行。

母曰：“我不能舍仲宝去也。”玠启谕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临别，玠谓兄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可谓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舆母转至江夏。

玠妻先亡。征南将军山简见之，甚相钦重。简曰：“昔戴叔鸾嫁女，唯贤是与，不问贵贱，况卫氏权贵门户令望之人乎！”于是以女妻焉。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当复绝倒。”玠尝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喜愠之容。

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国之忠臣，求向建邺。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葬于南昌。谢鲲哭之恸，人问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栋梁折矣，不觉哀耳。”咸和中，改茔于江宁。丞相王导教曰：“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后刘惔、谢尚共论中朝人士，或问：“杜父可方卫洗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惔又云：“杜父肤清，叔宝神清。”其为有识者所重若此。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云。

恒族弟展字道舒，历尚书郎、南阳太守。永嘉中，为江州刺史，累迁晋王大理。诏有考子证父，或鞭父母问子所在，展以为恐伤正教，并奏除之。中兴建，为廷尉，上疏宜复肉刑，语在《刑法志》。卒，赠光禄大夫。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词曰：

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亦摄生而受气，育翩翾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无施于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鹰鹯过犹戢翼，尚何惧于罟罟！翳荟蒙笼，是焉游集。飞不飘扬，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而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雕鹗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鸬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浙，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鸇而受继，鸛鹙慧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絜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恋锺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于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爰居，避风而至；条支巨爵，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飖逼畏。夫惟体大妨物，而形瑰足伟也。阴阳陶蒸，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冥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

比有余。普天壤而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顷之，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遭母忧，哀毁过礼，中诏勉励，逼令摄事。

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遣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为忤旨，间言遂行。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

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朝议欲征华入相，又欲进号仪同。初，华毁征士冯恢于帝，统即恢之弟也，深有宠于帝。统尝侍帝，从容论魏晋事，因曰：“臣窃谓锺会之衅，颇由太祖。”帝变色曰：“卿何言邪！”统免冠谢曰：“臣愚冗瞽言，罪应万死。然臣微意，犹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统曰：“臣以为善御者必识六辔盈缩之势，善政者必审官方控带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进，汉高八王以宠过夷灭，光武诸将由抑损克终。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异，盖抑扬与夺使之然耳。锺会才见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嘉其谋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势，委以大兵，故使会自谓算无遗策，功在不赏，驕张跋扈，遂构凶逆耳。向令太祖录其小能，节以大礼，抑之以权势，纳之以轨则，则乱心无由而生，乱事无由而成矣。”帝曰：“然。”统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宜思坚冰之渐，无使如会之徒复致覆丧。”帝曰：“当今岂有如会者乎？”统曰：“东方朔有言‘谈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则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极言之。”统曰：“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帝默然。顷之，征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

惠帝即位，以华为太子少傅，与王戎、裴楷、和峤俱以德望为杨骏所忌，皆不与朝政。及骏诛后，将废皇太后，会群臣于朝堂，议者皆承望风旨，以为《春秋》绝文姜，今太后自绝于宗庙，亦宜废黜。”惟华议以为“夫妇之道，父不能

得之于子，子不能得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不从，遂废太后为庶人。

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瓘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败。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固辞开府。

贾谧与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疑而未决，以问裴頠，頠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久之，论前后忠勋，进封壮武郡公。华十余让，中诏敦譬，乃受。数年，代下邳王晃为司空，领著作。

及贾后谋废太子，左卫率刘卞甚为太子所信遇，每会宴，卞必预焉。屡见贾谧骄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谧亦不能平。卞以贾后谋问华，华曰：“不闻。”卞曰：“卞以寒悴，自须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尽言，而公更有疑于卞邪！”华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两黄门力耳。”华曰：“今天子当阳，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与行

此，是无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虽能有成，犹不免罪，况权威满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会群臣于式乾殿，出太子手书，遍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华谏曰：“此国之大祸。自汉武以来，每废黜正嫡，恒至丧乱。且国家有天下日浅，愿陛下详之。”尚书左仆射裴颀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又请比较太子手书，不然，恐有诈妄。贾后乃内出太子素启事十余纸，众人比视，亦无敢言非者，议至日西不决，后知华等意坚，因表乞免为庶人，帝乃可其奏。

初，赵王伦为镇西将军，挠乱关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说华曰：“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华从之，彤许诺。秀友人辛冉从西来，言于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为。”故得免死。伦既还，谄事贾后，因求录尚书事，后又求尚书令。华与裴颀皆固执不可，由是致怨，伦、秀疾华如仇。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初，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识者以为不详。又华第舍及监省数有妖怪。少子璉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诈称诏召华，遂与裴颀俱被收。华将死，谓张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称诏

诘曰：“卿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废，不能死节，何也？”华曰：“式乾之议，臣谏事具存，非不谏也。”林曰：“谏若不从，何不去位？”华不能答。须臾，使者至曰：“诏斩公。”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时年六十九。

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筐。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

惠帝中，人有得鸟毛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鳧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鮓，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鮓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鮓，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华曰：“此必蛇化为雉也。”开视，雉侧果有蛇蛻焉。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

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

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摯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贵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

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罔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维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纳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议者各有所执，而多称其冤。壮武国臣竺道又诣长沙王，求复华爵位，依违者久之。

太安二年，诏曰：“夫爱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前以华弼济之功，宜同封建，而华固让至于八九，深陈大制不可得尔，终有颠败危辱之虑，辞义恳诚，足劝远近。华之至心，誓于神明。华以伐吴之勋，受爵于先帝。后封既非国体，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赏，华之见害，俱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

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二子：祗、毖。

祗字彦仲，好学，谦敬有父风，历位散骑常侍。黠儒博，晓天文，散骑侍郎。同时遇害。祗子輿，字公安，袭华爵。避难过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少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他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史，百事疏简，不能周密。令问卞：“能学不？”答曰：“愿之。”即使就学。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即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不听。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吏。或谓卞曰：“君才简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从其言。

后为吏部令史，迁齐王攸司空主簿，转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书郎，所历皆称职。累迁散骑侍郎，除并州刺史，入为左卫率，知贾后废太子之谋，甚优之。以计干张华而不见用，益以不平。贾后亲党微服听察外间，颇闻卞言，乃迁卞为轻车将军、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为贾后所诛，乃饮药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时为须昌小吏者十余人祖饯之，其一人轻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为令德，学乃国华，譬众星之有礼义，人伦之有冠冕也。卫瓘抚武帝之床，张华距赵伦之命，进谏则

伯玉居多，临危则茂先为美。遵乎险辙，理有可言：昏乱方凝，则事睽其趣；松筠无改，则死胜于生，固以赴蹈为期，而不辞乎倾覆者也。俱陷淫网，同嗟承剑，邦家殄瘁，不亦伤哉！

赞曰：贤人委质，道映陵寒。尸禄观败，吾生未安。卫以贾灭，张由赵残。忠于乱世，自古为难。

卷三十七

列传第七

宗室 安平献王孚 子邕 邕弟义阳

成王望 望子河间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随穆

王整 整弟竟陵王棼 望弟太原成王辅 辅弟

翼 翼弟下邳献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瑰 瑰弟

高阳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顺王景

彭城穆王权曾孙紘 紘子俊 **高密**

文献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腾

范阳康王绥子虓 **济南惠王遂**

曾孙勛 **譙刚王逊** 子闵王承等 **高阳**

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顺

安平献王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初，孚长兄朗字伯达，宣帝字仲达，孚弟馗字季达，恂字显达，进字惠达，通字雅达，敏字幼达，俱知名，故时号为“八达”焉。孚温厚

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性通恕，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于人。陈留殷武有名于海内，尝罹罪谴，孚往省之，遂与同处分食，谈者称焉。

魏陈思王植有俊才，清选官属，以孚为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迁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邪！”孚与尚书和洽罢群臣，备禁卫，具丧事，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

时当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谕主者，便欲就用，不调余人。孚曰：“虽有尧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

时孙权称藩，请送任子，当遣前将军于禁还，久而不至。天子以问孚，孚曰：“先王设九服之制，诚以要荒难以德怀，不以诸夏礼责也。陛下承绪，远人率贡。权虽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犹宜以宽待之，畜养士马，以观其变。不可以嫌疑责让，恐伤怀远之义。自孙策至权，奕世相继，惟强与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当有他故耳。”后禁至，果以疾迟留，而任子竟不至。大军临江，责其违言，吴遂绝不贡献。后出为河内典农，赐爵关内侯，转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

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

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及宣帝诛爽，孚与景帝屯司马门，以功进爵长社县侯，加侍中。

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遣毌丘俭、文钦等进讨。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

称姓，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魏乎？尊称皇后，彰以谥号，何待于姓乎？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遂从孚议。

迁司空。代王凌太尉。及蜀将姜维寇陇右，雍州刺史王经战败，遣孚西镇关中，统诸军事。征西将军陈泰与安西将军邓艾进击维，维退。孚还京师，转太傅。

及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会太后令以庶人礼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从之。孚性至慎。宣帝执政，常自退损。后逸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不敢逼。后进封长乐公。

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诏曰：“太傅勋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导弘训，镇静宇内，愿奉以不臣之礼。其封为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司奏，诸王未之国者，所置官属，权未有备。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焉。又以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奉绢二千匹。及元会，诏孚舆车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给以云母辇、青盖车。

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

魏贞土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泰始八年薨，时年九十三。帝于太极东堂举哀三日。诏曰：“王勋德超世，尊宠无二，期颐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龄，谘仰训导，奄忽殂陨，哀慕感切。其以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緋练百匹、绢布各五百匹、钱百万，谷千斛以供丧事。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其家遵孚遣旨，所给器物，一不施用。帝再临丧，亲拜尽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动左右。给銮辂轻车，介士武贲百人，吉凶导从二千余人，前后鼓吹，配飧太庙。九子：邕、望、辅、翼、晃、瑰、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为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赠辅国将军，谥曰贞。邕子崇为世孙，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阳亭侯隆为安平王。立四年，咸宁二年薨，谥曰穆，无子，国绝。

义阳成王望，字子初，出继伯父朗，宽厚有父风。仕郡上计吏，举孝廉，辟司徒掾，历平阳太守、洛阳典农中郎将。从宣帝讨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迁护军将军，改封安乐乡侯，加散骑常侍。时魏高贵乡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沈、锺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职，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

化明肃。先是蜀将姜维屡寇关中，及望至，广设方略，维不得为寇，关中赖之。进封顺阳侯。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寻加骠骑将军、开府。顷之，代何曾为司徒。

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诏曰：“夫尚贤庸勋，尊宗茂亲，所以体国经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职，政典为首。司徒、中领军，以明德近属，世济其美；祖考创业，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赞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畅。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统军戎，内辅帝室，外隆威重，其进位太尉，中领军如故。置太尉军司一人，参军事六人，骑司马五人。又增置官骑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吴将施绩寇江夏，边境骚动。以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出屯龙陂，为二方重镇，假节，加大都督诸军事。会荆州刺史胡烈距绩，破之，望乃班师。俄而吴将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诸军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马。孙皓率众向寿春，诏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据淮北。皓退，军罢。泰始七年薨，时年六十七，赙赠有加，望性俭吝而好聚敛，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四子：弈、洪、整、楸。

弈至黄门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弈子奇袭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诏贬为三纵亭侯。更以章武王威力望嗣。后威诛，复立奇为棘阳王以嗣望。

河间平王洪，字孔业，出继叔父昌武亭侯遗。仕魏，历任典农中郎将、原武太守，封襄贲男。武帝受禅，封河间王。

立十二年，咸宁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后威既继义阳王望，更立混为洪嗣。混历位散常侍，薨。

及洛阳陷，混诸子皆没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确，亦与其兄俱没。后得南还，与新蔡太妃不协。太兴二年上疏，以兄弟并没在辽东，章武国绝，宜还所生。太妃讼之，事下太常。太常贺循议：“章武、新蔡俱承一国不绝之统，义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后傍亲。按滔既已被命为人后矣，必须无复兄弟，本国永绝，然后得还所生。今兄弟在远，不得言无，道里虽阻，复非绝域。且鲜卑恭命，信使不绝。自宜诏下辽东，依刘群、卢谌等例，发遣令还，继嗣本封。谓滔今未得便委离所后也。”元帝诏曰：“滔虽出养，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执意如此。如其不听，终当纷纭，更为不可。今便顺其所执，还袭章武。”

滔历位散骑常侍，薨，子休嗣。休与彭城王雄俱奔苏峻。峻平，休已战死。弟珍年八岁，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袭爵，位至大宗正。薨，无嗣，河间王钦以子范之继，位至游击将军。薨，子秀嗣。义熙元年，为桂阳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谋反，伏诛，国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宁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义阳王望。威凶暴无操行，谄附赵王伦。元康末，为散骑常侍，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以威为中书令。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掀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

随穆王整，兄奔卒，以整为世子。历南中郎将，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赠冠军将军。武帝以义阳国一县追封为随县王。子迈嗣。太康九年，以义阳之平林益迈为随郡王。

竟陵王棼，字孔伟，初封乐陵亭侯，起家参相国军事。武帝爱禅，封东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户。入为散骑常侍、尚书。

棼善谄谀，曲事杨骏。及骏诛，依法当死，东安公繇与棼善，故得不坐。寻迁大鸿胪，加侍中。繇欲擅朝政，与汝南王亮不平。帝托以繇讨骏顾望，免繇、棼等官，遣棼就国。棼殖财货，奢僭逾制。赵王伦篡位，召还。及义兵起，伦以棼为卫将军、都督诸军事。伦败，棼免官。齐王冏辅政，繇复为仆射，举棼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成都王颖辅政，进棼为卫将军。

会惠帝北征，即以棼为车骑将军，都督如故，使率众赴邲。荡阴之役，东海王越奔于下邳，棼不纳，越乃还国。帝既西幸，越总兵谋迎大驾，棼甚惧。长史王修说曰：“东海宗室重望，今将兴义，公宜举徐州以授之，此克让之美也。”棼从之，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车骑将军，表于天子。时帝在长安，遣使者刘虔即拜焉。

棼虑兖州刺史苟晞不避己，乃给虔兵，使称诏诛晞。晞时已避位，棼在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虓遣晞还兖州，徙棼都督青州诸军事。棼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豫州刺史刘乔相结。虓遣将田徽击棼，破之，棼走还国。帝还洛阳，棼乃诣阙。

及怀帝践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禄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党何伦访察宫省。棼白帝讨越，乃合众袭伦，不

克。帝委罪于楸，楸奔窜获免。越薨，乃出。及洛阳倾覆，为乱兵所害。

太原成王辅，魏末为野王太守。武帝受禅，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户，泰始二年之国。后为卫尉，出为东中郎将，转南中郎将，咸宁三年，徙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赠镇北将军。永平元年，更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为散骑常侍，后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铄立。

翼字子世，少历显位，官至武贲中郎将。武帝未受禅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为嗣，封南宫县王。薨，子祐嗣立，承遂无后。

下邳献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黄门侍郎，改封西安男，出为东莞太守。武帝受禅，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国。

晃孝友贞廉，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后为长水校尉、南中郎将。九年，诏曰：“南中郎将、下邳王晃清亮中正，体行明洁，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识。其以晃为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书，迁右仆射。久之，出为镇东将军、都督青徐二州诸军事。惠帝即位，入为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将诛杨骏，以晃领护军，屯东掖门，寻守尚书令。迁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追赠太傅。

二子：裒、綽。裒早卒，綽有笃疾，别封良城县王，以太原王辅第三子辇为嗣。官至侍中、尚书，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瑰，字子泉，魏长乐亭侯，改封贵寿乡侯。历振威将军，秘书监，封固始子。武帝受禅，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国。四年入朝，赐袞冕之服，迁东中郎将。十年薨，诏曰：“瑰乃心忠笃，智器雅亮。历位文武，有干事之绩。出临封土，夷夏怀附，镇守许都，思谋可纪。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赠前将军。”子颙立，徙封河间王，别有传。

高阳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阳乡侯。历河南令，进封浚阳子，拜给事黄门侍郎。武帝受禅，封高阳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历北中郎将、督邺城守诸军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养。拜尚书，迁右仆射。十年薨，诏遣兼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珪有美誉于世，而帝甚悼惜之。无子，诏以太原王辅子缉袭爵。缉立五年，咸宁四年薨，谥曰哀。无子，太康二年诏以太原王瑰世子颙子讼为缉后，封真定县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阳乡侯。进封汝阳子，为驸马都尉。武帝受禅，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户。二年薨，无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为嗣。

沛顺王景，字子文，魏乐安亭侯。历谏议大夫。武帝受

禅，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户。立十一年，咸宁元年薨，子韬立。

彭城穆王权，字子舆，宣帝弟魏鲁相东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袭封，拜冗从仆射。武帝受禅，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户。出为北中郎将、都督邳城守诸军事。泰始中入朝，赐袞冕之服。咸宁元年薨，子元王植立。历位后将军，寻拜国子祭酒、太仆卿、侍中、尚书。出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代淮南王允镇寿春，未发。或云植助允攻赵王伦，遂以忧薨。赠车骑将军，增封万五千户。子康王释立，官至南中郎将、持节、平南将军，分鲁国蕃、薛二县以益其国，心二万三千户。薨，子雄立，坐奔苏峻伏诛，更以释子紘嗣。

紘字伟德，初封堂邑县公。建兴末，元帝承制，以紘继高密王据。及帝即位，拜散骑侍郎，迁翊军校尉、前将军。雄之诛也，紘入继本宗。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寻迁大宗正、秘书监。有风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陈事，历示公卿。又杜门让还章印貂蝉，著《杜门赋》以显其志。由是更拜光禄大夫，领大宗师，常侍如故。后疾甚，驰骋无度，或攻劫军寺，或扞伤官属，丑言悖詈，诽谤上下。又乘车突入端门，至太极殿前。于是御史中丞车灌奏劾，请免紘官，下其国严加防录。成帝诏曰：“王以明德茂亲，居宗师之重，宜敷道养德，静一其操。而顷游行烦数，冒履风尘。宜令官属已下，各以职奉卫，不得令王复有此劳。内外职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禄、宗师，先所给车牛可录取，赐米布床帐以养疾。”咸康八年薨，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二子：玄、

俊。

玄嗣立。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书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骑常侍。薨，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缉之立。宋受禅，国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骑常侍。薨，子敬王纯之立，历临川内史、司农少府卿、太宰右长史。薨，子恢之立。义熙末，以给事中兼太尉，修谒洛阳园陵。宋受禅，国除。

高密文献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权之弟，魏阳亭侯，补阳翟令，迁扶风太守。武帝受禅，封陇西王，邑三千二百户，拜游击将军。出为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迁使持节、都督宁益二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益州刺史，称疾不行。转安北将军，代兄权督邺城守事。安西将军、都督关中事。太康初，入为散骑常侍、前将军，领邺城门校尉，以疾去官。后代下邳王晃为尚书左仆射。出为镇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假节，代扶风王骏都督关中军事，以疾还京师。永熙初，代石鉴为司空，寻领太子太保。及杨骏诛，泰领骏营，加侍中，给步兵二千五百人，骑五百匹。泰固辞，乃给千兵百骑。

楚王玮之被收，泰严兵将救之，祭酒丁绥谏曰：“公为宰相，不可轻动。且夜中仓卒，宜遣人参审定回。”泰从之。玮既诛，乃以泰录尚书事，迁太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邑万户。元康九年薨，追赠太傅。

泰性廉静，不近声色。虽为宰辅，食大国之租，服饰肴

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简率，每朝会，不识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视恭谨，居丧哀戚，谦虚下物，为宗室仪表。当时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节制见称。虽并不能振施，其余莫得比焉。泰四子：越、腾、略、模。越自有传。腾出后叔父，弟略立。

孝王略，字元简，孝敬慈顺，小心下士，少有父风。元康初，愍怀太子在东宫，选大臣子弟有名称者以为宾友，略与华恒等并侍左右。历散骑黄门侍郎、散骑骑常侍、秘书监，出为安南将军、持节、都督沔南诸军事，迁安北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领州。永兴初，幟令刘根起兵东莱，诳惑百姓，众以万数，攻略于临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怀帝即位，迁使持节、都督荊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逌与叟人郝洛聚众数千，屯于冠军。略遣参军崔旷率将军皮初、张洛等讨逌，为逌所谲，战败。略更遣左司马曹摅统旷等进逼逌。将大战，旷在后密自退走，摅军无继，战败，死之。略乃赦旷罪，复遣部将韩松又督旷攻逌，逌降。寻进开府，加散骑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赠侍中、太尉，子据立。薨，无子，以彭城康王子紘为嗣。其后紘归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腾，字元迈，少拜冗从仆射，封东赢公，历南阳、魏郡太守，所在称职，征为宗正，迁太常，转持节、宁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惠帝讨成都王颖，六军败绩。腾与安北将军王浚共杀颖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众讨颖。颖遣北中郎将王斌距战，浚率鲜卑骑击斌，腾为后系，

大破之。颖惧，挟帝归洛阳，进腾位安将军。永嘉初，迁车骑将军，都督邺城守诸军事，镇邺。又以迎驾之勋，改封新蔡王。

初，腾发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数尺，营门前方数丈雪融不积，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表献之。其后公师藩与平阳人汲桑等为群盗，起于清河鄆县，众千余人，寇顿丘，以葬成都王颖为辞，载颖主而行，与张泓故将李丰等将攻邺。腾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围城不能克。汲桑小贼，何足忧也。”及丰等至，腾不能守，率轻骑而走，为丰所害。四子：虞、矫、绍、确。虞有勇力，腾之被害，虞逐丰，丰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矫、绍并钜鹿太守崔曼、车骑长史羊恒、从事中郎蔡克等又为丰余党所害，及诸名家流移依邺者，死亡并尽。初，邺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性俭嗇，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为用，遂致于祸。及苟晞救邺，桑还平阳。于时盛夏，尸烂坏不可复识，腾及三子骸骨不获。庶子确立。

庄王确，字嗣安，历东中郎将、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永嘉末，为石勒所害。无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后复以汝南威王祐子弼为确后。太兴元年薨，无子，又以弼弟邈嗣确，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骑侍郎。桓温废武陵王，免晃为庶人，徙衡阳。孝武帝立晃弟崇继邈后，为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禅，国除。

南阳王模，字元表，少好学，与元帝及范阳王虓俱有称

于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从仆射，累迁太子庶子、员外散骑常侍。成都王颖奔长安，东海王越以模为北中郎将，镇邺。永兴初，成都王颖故帐下督公师藩、楼权、郝昌等攻邺，模左右谋应之。广平太守丁邵率众救模，范阳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迁镇东大将军，镇许昌。进爵南阳王。永嘉初，转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代河间王颺镇关中。模感丁邵之德，敕国人为邵生立碑。

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钟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东海王越表征模为司空，遣中书监傅祗代之。模谋臣淳于定说模曰：“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绥抚而还，既于声望有亏，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并在朝廷，若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非公之利也。”模纳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为西中郎将、东羌校尉，镇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帐下都尉陈安率众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贾疋以郡迎苞，模遣军司谢班伐疋，疋退卢水。其年，进位太尉、大都督。

洛京倾覆，模使牙门赵染戍蒲坂，染求冯翊太守不得，怒，率众降于刘聪。聪使其子粲及染攻长安，模使淳于定距之，为染所败。士众离叛，仓库虚竭，军祭酒韦辅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从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数模之罪，送诣粲。粲杀之，以模妃刘氏赐胡张本为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义，好述作。初拜南阳国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后贾疋死，裴苞又为张轨所杀，保全有秦

州之地，自号大司马，承制置百官。陇右氏羌并从之，凉州刺史张寔遣使贡献。及愍帝即位，以保为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陕西诸军事。寻进位相国。

模之败也，都尉陈安归于保，保命统精勇千余人以讨羌，宠遇甚厚。保将张春等疾之，谮安有异志，请除之，保不许。春等辄伏客以刺安，安被创，驰还陇城，遣使诣保，贡献不绝。

愍帝之蒙尘也，保自称晋王。时上邽大饥，士众窘困，张春奉保之南安。陈安自号秦州刺史，称藩于刘曜。春复奉保奔桑城，将投于张寔。寔使兵迎保，实御之也。是岁，保病薨，时年二十七。保体质丰伟，尝自称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妇人。无子，张春立宗室司马瞻奉保后。陈安举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诣刘曜，曜杀之。安迎保丧，以天子礼葬于上邽，谥曰元。

范阳康王绥，字子都，彭城王权季弟也，初为谏议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宁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会，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以宗室选拜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出为安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持节，镇许昌，进位征南将军。

河间王颙表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为王浚所破，挟天子还洛阳。虓与东平王楙、镇东将军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怀被害，皇储不建，委重前相，辄失臣节。是以前年太宰与臣，永惟社稷之贰，不可久空，所以共启成都王颖，以为国副。受重

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诋宜远，而谗说殄行。此皆臣等不聪不明，失所宗赖。遂令陛下谬于降授，虽戮臣等，不足以谢天下。今大驾还宫，文武空旷，制度荒破，靡有子遗，臣等虽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谓张方与臣等不同。既惜所在兴异，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张方受其指教，为国效节。昔年之举，有死无贰。此即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节，且虑事翻之后，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还耳。原其本事，实无深责。臣闻先代明主，未尝不全护功臣，令福流子孙。自中间以来，陛下功臣初无全者，非独人才皆劣，其于取祸，实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丧其积年之勋，既违《周礼》议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复为陛下致节者。臣等此言，岂独为一张方，实为社稷远计，欲令功臣长守富贵。臣愚以为宜委太宰以关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选举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废兴损益，每辄畴谘。此则二伯述职，周召分陕之义，陛下复行于今时。遣方还郡，令群后申志，时定王室。所加方官，请悉如旧。此则忠臣义士有劝，功臣必全矣。司徒戎，异姓之贤；司空越，公族之望，并忠国爱主，小心翼翼，宜干机事，委以朝政。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则四祖之业，必隆于今，日月之晖，昧而复曜。

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

又表曰：“成都王失道，为奸邪所误，论王之身，不宜深责。且先帝遗体，陛下群弟，自元康以来，罪戮相等，实海内所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废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许。若废黜寻有祸害，既伤陛下矜慈之恩，又令远近恒谓公族无复骨肉之情，此实臣等内省悲惭，无颜于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于是虓先率众自许屯于茌阳。

会惠帝西迁，虓与从兄平昌公模、长史冯嵩等刑白马啗血而盟，推东海王越为盟主，虓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将军、持节，领豫州刺史。刘乔不受越等节度，乘虚破许。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领冀州刺史，资以兵马。虓入冀州发兵，又南济河，破乔等。河间王颙闻乔败，斩张方，传首于越。越与虓西迎帝，而颙出奔。于是奉天子还都，拜虓为司徒。永兴三年暴疾薨，时年三十七。无子，养模子黎为嗣，黎随模就国，于长安遇害。

济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鸿胪丞恂之子也。仕魏关内侯，进封平昌亭侯，历典军郎将。景元二年，转封武城乡侯、督邺城守诸军事、北中郎将。五等建，封祝阿伯，累迁冠军将军。武帝受禅，封济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缉。耽嗣立，咸宁三年徙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缉继。成都王颖以缉为建威将军，与石熙等率众距王浚，没于阵，薨。无子，国除。

后遂之曾孙勛字伟长，年十余岁，愍帝末，长安陷，刘曜将令狐泥养为子。及壮，便弓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

关右还，自列云“是大长秋恂之玄孙，冠军将军济南惠王遂之曾孙，略阳太守瓘之子”，遂拜谒者仆射，以勇闻。

庾翼之镇襄阳，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请勋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当。时石季龙死，中国乱，雍州诸豪帅驰告勋。勋率众出骆谷，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里，遣部将刘焕攻长安，又拔贺城。于是关中皆杀季龙太守令长以应勋。勋兵少，未能自固，复还梁州。永和中，张琚据陇东，遣使召勋，勋复入长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侠侮洪，洪知勋惮琚兵强，因说勋曰：“不杀张琚，关中非国家有也。”勋乃伪请琚，于坐杀之。琚弟走池阳，合众攻勋，频战不利，请和，归梁州。后桓温伐关中，命勋出子午道，而为苻雄所败，退屯于女蜗堡。

俄迁征虏将军，监关中军事，领西戎校尉，赐爵通吉亭侯。为政暴酷，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梟斩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怀据蜀，有僭伪之意。桓温闻之，务相绥怀，以其子康为汉中太守。勋逆谋已成，惮益州刺史周抚，未发。及抚卒，遂拥众人剑阁。梁州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并切谏，勋皆诛之，自号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温遣朱序讨勋，勋兵溃，为序所获，及息陵子、长史梁惔、司马金壹等送于温，并斩之，传首京师。

谯刚王逊，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进之子也。仕魏关内侯，改封城阳亭侯，参镇东军事，拜轻车将军、羽林左监。五等建，徙封泾阳男。武帝受禅，封谯王，邑四千四百户。泰始二年薨。二子：随、承。定王随立。薨，子邃立，没于石

勒，元帝以承嗣逊。

闵王承字敬才，少笃厚有志行。拜奉车都尉、奉朝请，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从惠帝还洛阳，拜游击将军。永嘉中，天下渐乱，间行依征南将军山简，会简卒，进至武昌。元帝初镇扬州，承归建康，补军諮祭酒。愍帝征为龙骧将军，不行。元帝为晋王，承制更封承为谯王。太兴初，拜屯骑校尉，加辅国将军，领左军将军。

承居官俭约，家无别室。寻加散骑常侍，辅国、左军如故。王敦有无君之心，表疏轻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顷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将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难将作矣。”帝欲树藩屏，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充为湘州，帝谓承曰：“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会，是用武之国也。今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托末属，身当宿卫，未有驱驰之劳，频受过厚之遇，夙夜自厉，思报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视，敢有辞焉！然湘州蜀寇之余，人物凋尽，若上凭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请从戎役。若未及此，虽复灰身，亦无益也。”于是诏曰：“夫王者体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济其务。外建贤哲，以树风声，内睦亲亲，以广藩屏。是以太公封齐，伯禽居鲁，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义也。我晋开基，列国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镇统东夏；汝南文成，总一淮许；扶风、梁王，迭据关右；爰暨东嬴，作司并州。今公族虽寡，不逮曩时，岂得替旧章乎！散骑常侍、左将军、谯王承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肃弥著。今以承监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

初，刘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诸心腹，以

镇方隅。故先以承为湘州，续用隗及戴若思等，并为州牧。承行达武昌，释戎备见王敦。敦与之宴，欲观其意，谓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将帅才也。”承曰：“公未见知耳，铅刀岂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测其情，故发此言。敦果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也。”听承之镇。时湘土荒残，公私困弊，承躬自俭约，乘苇茭车，而倾心绥抚，甚有能名。敦恐其为己患，诈称北伐，悉召承境内船乘。承知其奸计，分半与之。

敦寻构难，遣参军桓黑说承，以刘隗专宠，今便讨击，请承以为军司，以军期上道。承叹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鲜，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惟忠与义，夫复何求！”便欲唱义，而众心疑惑。承曰：“吾受国恩，义无有贰。”府长史虞悺慷慨有志节，谓承曰：“王敦居分陕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宁可从其伪邪！便宜电奋，存亡以之。”于是与悺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长沙王循、衡阳太守淮陵刘翼等共盟誓，囚桓黑，驰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义谋，出军营阳，于是一州之内，皆同义举。乃使虞望讨诸不服，斩湘东太守郑澹。澹，敦姊夫也。

敦遣南蛮校尉魏乂、将军李恒、田嵩等甲卒二万以攻承。承且战且守，待救于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劝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据零桂。承曰：“吾举义众，志在死节，宁偷生苟免，为奔败之将乎！事之不济，其令百姓知吾心耳。”

初，安南将军甘卓与承书，劝使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

敦归路，则湘围自解。承答书曰：“季思足下：劳于王事。天纲暂圯，中原丘墟。四海义士，方谋克复，中兴江左，草创始尔，岂图恶逆萌自宠臣。吾以暗短，托宗皇属。仰豫密命，作镇南夏，亲奉中诏，成规在心。伯仁诸贤，扼腕歧路，至止尚浅，凡百茫然。豺狼易惊，遂肆丑毒，闻知骇踊，神气冲越。子来之义，人思自百，不命而至，众过数千。诚足以决一旦之机。据山海之愤矣。然迫于仓卒，舟楫未备，魏父、李恒，寻见围逼，是故事与意违，志力未展。猥辱来使，深同大趣；嘉谋英算，发自深衷。执读周复，欣无以量。足下若能卷甲电赴，犹或有济，若其狐疑，求我枯鱼之肆矣。兵闻拙速，未睹工迟。季思足下，勉之勉之！书不尽意，绝笔而已。”

卓军次赭口，闻王师败绩，停师不进，父等攻战日逼，敦又送所得台中人书疏，令父射以示承。城内知朝廷不守，莫不怅惋。刘翼战死，相持百余日，城遂没。父槛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时年五十九。敦平，诏赠车骑将军。子无忌立。

烈王无忌字公寿，承之难，以年小获免。咸和中，拜散骑侍郎，累迁屯骑校尉、中书、黄门侍郎。江州刺史褚裒当之镇，无忌及丹阳尹桓景等饯于版桥。时王廙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仇，拔刀将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获免。御史中丞车灌奏无忌欲专杀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曰：“王敦作乱，闵王遇祸，寻事原情，今王何责。然公私宪制，亦已有断，王当以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主

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于是听以赎论。

建元初迁散骑常侍，转御史中丞，出为辅国将军、长沙相，又领江夏相，寻转南郡、河东二郡太守，将军如故。随桓温伐蜀，以勋赐少子愔爵广晋伯，进号前将军，永和六年薨，赠卫将军。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废，简文帝登阼，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请科罪。温视奏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

恬忠正有干局，在朝惮之。迁右卫将军、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书，转侍中，领左卫将军，补吴国内史，又领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勋望，有才用，孝武帝时深杖之，以为都督兖、青、冀、幽并扬州之晋陵、徐州之南北郡军事，领镇北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太元十五年薨，追赠车骑将军。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书郎，迁散骑侍郎。恬镇京口，尚之为振威将军、广陵相，父忧去职。服阕，为骠骑谘议参军。宗室之内，世有人物。王国宝之诛也，散骑常侍刘镇之、彭城内史刘涓子，徐州别驾徐放并以同党被收，将加大辟。尚之言于会稽王道子曰：“刑狱不可广，宜释镇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并居列职，每事仗焉，乃从之。

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与豫州刺史庾楷并称兵，以讨尚之为名，南连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

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讨恭，尚之距楷。允之与楷子鸿战于当利，鸿败走，斩楷将段方，楷单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假节，一依楷故事，寻进号前将军；允之为吴国内史；恢之骠骑司马、丹杨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拥兵马，势倾朝廷。后将军元显执政，亦倚以为援。

元显宠幸张法顺，每宴会，坐起无别。尚之入朝，正色谓元显曰：“张法顺驱走小人，有何才异，而暴被拔擢。当今圣世，不宜如此。”元显默然。尚之又曰：“宗室虽多，匡谏者少，王者尚纳刍蕘之言，况下官与使君骨肉不远，蒙眷累世，何可坐视得失而不尽言。”因叱法顺令下。举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显深衔之。后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与，曰：“西藩滨接荒余，寇虏无常，兵止数千，不足戍卫，无复可分彻者。”元显尤怒，会欲伐桓玄，故无他。

及元显称诏西伐，命尚之为前锋，尚之子文仲为宁远将军、宣城内史。桓玄至姑熟，遣冯该等攻历阳，断洞浦，焚尚之舟舰。尚之率步卒九千阵于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杨秋屯横江。秋奔于玄军，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十余日。谯国人韩连、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于建康市。玄上疏以闵王不宜绝嗣，乃更封尚之从弟康之为谯县王。安帝反正，追赠尚之卫将军，以休之长子文思为尚之嗣，袭封谯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违轨度，多杀弗辜。好田猎，烧人坟墓，数为有司所纠，遂与群小谋逆。刘裕闻之，诛其党与，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训厉。后与休之同怨望称兵，为裕所败而死，国除。

恢之字季明，历官骠骑司马、丹杨尹。尚之为桓玄所害，徙恢之等于广州，而于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赠抚军将军。

休之字季预。少仕清涂，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龙骧将军、襄城太守，镇历阳。桓玄攻历阳，休之婴城固守。及尚之战败，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战，不捷，乃还城，携子侄奔于慕容超。闻义军起，复还京师。大将军武陵王令曰：“前龙骧将军休之，才干贞审，功业既成。历阳之战，事在机捷。及至势乖力屈，奉身出奔，犹鸠集义徒，崎岖险阻。既应亲贤之举，宜委分陕之重。可监荆益梁宁秦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假节。”到镇无几，桓振复袭江陵，休之战败，出奔襄阳。宁朔将军张畅之、高平相刘怀肃自沔攻振，走之。休之还镇，御史中丞王桢之奏休之失戎，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咏之代之，征休之还京师，拜后将军、会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与尚书虞啸父犯禁嬉戏，降号征虏将军，寻复为后将军。

及卢循作逆，加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坐公事免。刘毅诛，复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宁益六州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以子文思为乱，上疏谢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贻罪戾，忧惧震惶，愧愧交集。臣御家无方，威训不振，致使子侄愆法，仰负圣朝。悚赧兼怀，胡颜自处，请解所任，归罪阙庭。”不许。

后以文思事怨望，遂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将共诛执政。时休之次子文宝及兄子文祖并在都，收付廷尉赐死。刘裕亲自征之，密使遗休之治中韩延之书曰：“文思事意，远近所知。

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君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无愧心，久绝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侨旧，为之驱逼，一无所问。往年郗僧施、谢劭、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规谋，所以至此。今卿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衅。吾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是诸贤济身之日。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兰艾杂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怀诸人。”

延之报曰：“闻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阖境士庶，莫不恒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辱来疏，始委以谯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款怀待物。以君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询仰。谯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怀，道未及反，已表奏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义旗以来，方伯谁敢不先相谘畴，而径表天子，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诳国土，‘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言‘虚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虚怀期物，自有由来’矣！刘藩死于阖闾之门，诸葛弊于左右之手。甘言诤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阃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长丧乱，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裕得书叹息，以示诸佐曰：“事人当应如此！”

宗之闻裕向荆州，自襄阳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轨以兵距裕，战于江津。休之大败，遂与宗之俱奔于姚

兴。裕平姚泓，休之将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后叔父愔，袭爵广晋伯，历位辅国将军、吴国宣城谯梁内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内伐也，会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兴初，与兄恢之同徙广州，于道被害。义军起，追赠太常卿。从弟康之以子文惠袭爵。宋受禅，国除。

韩延之，字显宗，南阳赭阳人，魏司徒暨之后也。少以分义称。安帝时为建威将军、荊州治中，转平西府录事参军。以刘裕父名翹字显宗，延之遂字显宗，名儿为翹，以示不臣刘氏。与休之俱奔姚兴。刘裕入关，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广晋伯。早卒，无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阳王睦，字子友，谯王逊之弟也。魏安平亭侯，历侍御史。武帝受禅，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户。睦自表乞依六薨祀皋陶，鄩祀杞相立庙。事下太常，依礼典平议。博士祭酒刘焯等议：“《礼记·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是则立始祖之庙，谓嫡统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并为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庙也。今睦非为正统，若立祖庙，中山不得并也。后世中山乃得为睦立庙，为后世子孙之始祖耳。”诏曰：“礼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详审，可下礼官博议，乃处当之。”

咸宁三年，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

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有司奏，事在赦前，应原。诏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览奏甚用怆然。广树亲戚，将以上辅王室，下惠百姓也。岂徒荣崇其身，而使民逾典宪乎！此事当大论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国，何论于赦令之间耶。其贬睦为县侯。”乃封丹水县侯。

及吴平，太康初诏复爵。有司奏封江阳王，帝曰：“睦退静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阳险远，其以高阳郡封之。”乃封为高阳王。元康元年，为宗正。薨于位，世子蔚早卒，孙毅立。拜散骑侍郎，永嘉中没于石勒。隆安元年，诏以谯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继毅后。立五年，薨，无嗣，复以高密王纯之子法莲继之。宋受禅，国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隶从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议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余户。三年，转封任城王，之国。咸宁五年薨，子济立。拜散骑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随东海王越在项，为石勒所害，二子俱没。有二弟：顺、斌。

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禅，封陈王，邑千七百一十户。三年，改封西河。咸宁四年薨，子隐立。薨，

子睿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诸父周虞虢之尊，兄弟受鲁卫之祉，以为历纪长久，本支百世。安平风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义，外阐忠贞。洎高贵薨殂，则枕尸流恸；陈留就国，则拜辞陨涕。语曰‘疾风彰劲草’，献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寿，清徽至范，为晋宗英，子孙遵业，世笃其次。高密风监清远，简素寡欲，孝以承亲，忠以奉上，方诸枝庶，实谓国桢。新蔡、南阳，俱莅方岳。值王室多难，中原芜梗，表义甄节，效绩艰危。于时丑类实繁，凶威日逞，势悬众衅，相继沦亡，悲夫！谯闵沈雄壮勇，作镇南服。属奸回肆乱，称兵内侮。怀忠愤发，建义湘州，荆沔响应，群才致力。虽元勋不立，而诚节克彰，垂裕后昆，奕世贞烈，岂不休哉！勋托末属，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弃亲背主，负恩放命。凭庸蜀之饶，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奸谋日深。是以搢绅切齿，摅积愤之志；义士思奋，厉忘身之节。天道祸淫，应时荡定。昔汲黯犹在，淮南寝谋，周抚若存，凶渠未发，以邪忌正，异代同规。《诗》云“自貽伊戚”，其勋之谓矣。习阳凭庆枝叶，守约怀逸，栖情尘外，希踪物表，顾匹夫之独善，贵达节之弘规，言出身播，犹为幸也。

赞曰：安平立节，雅性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祸，忠全元丧。谯闵徇义，力屈志扬。勋自貽戚，名陨身亡。顺不恤忌，流播遐方。

卷三十八

列传第八

宣五王 琅邪王伧 子覲 澹 繇

灌 清惠亭侯京 扶风王骏 子畅 歆

梁王彤 文六王

宣帝九勇，穆张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干，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伧、清惠亭侯京、扶风武王骏，张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赵王伦。亮及伦别有传。

平原王干，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时封安阳亭侯，稍迁抚军中郎将，进爵平阳乡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践阼，封平原王，邑万一千三百户，给鼓吹、驸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宁初，遣诸王之国，干有笃疾，性理不恒，而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故特诏留之。太康末，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绶，班次三司。惠帝即位，进左光禄大夫，侍中如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干虽王大国，不事其务，有所调补，必以才能。虽有爵禄，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积腐烂。阴雨则出犊车而内露车，或问其故，对曰：“露者宜内也。”朝士造之，虽通姓名，必令立车马于门外，或终夕不见。时有得观，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前后爱妾死，既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室中，数日一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之。

赵王伦辅政，以干为卫将军。惠帝反正，复为侍中，加太保。齐王冏之平赵王伦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劳冏，干独怀百钱，见冏出之，曰：“赵王逆乱，汝能义举，是汝之功，今以百钱贺汝。虽然，大势难居，不可不慎。”冏既辅政，干诣之，冏出迎拜。干入，踞其床，不命冏坐，语之曰，“汝勿效白女儿，”其意指伦也。及冏诛，干哭之恸，谓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东海王越兴义，至洛阳，往视干，干闭门不通。越驻车良久，干乃使人谢遣，而自于门间窥之。当时莫能测其意，或谓之有疾，或以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时年八十。会刘聪寇洛，不遑赠谥，有二子，世子广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县公，散骑常侍，皆为善士。遇难，合门堙灭。

琅邪武王伧，字子将，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为宁朔将军，监守邺城，有绥怀之称。累迁散骑常侍，进封东武乡侯，拜右将军、监兖州诸军事、兖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转征虏将军、假节，武帝践阼，封东莞郡王，邑万六百户。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伧表让，不许。入为尚书右仆射、抚军将军，出为镇东大将军、假节、徐州诸军事，代卫瓘镇下邳。伧镇御有方，得将士死力，吴人惮之。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东莞益其国。

平吴之役，率众数万出涂中，孙皓奉笺迭玺绶，诣伧请降，诏曰：“琅邪王伧督率所统，连据涂中，使贼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刘弘等进军逼江，贼震惧，遣使奉伪玺绶。又使长史王恒率诸军渡江，破贼边守，获督蔡机，斩道降附五六

万计，诸葛靓、孙奕皆归命请死，功勋茂著。其封子二人为亭侯，各三千户，赐绢六千匹。”顷之，并督青州诸军事，加侍中之服。进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仙既戚属尊重，加有平吴之功，克己恭俭，无矜满之色，僚吏尽力，百姓怀化。疾笃，赐床帐、衣服、钱帛、杭梁等物，遣侍中问焉。太康四年薨，时年五十七。临终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国封四子，帝许之。子恭王觐立。又封次子澹为武陵王，繇为东安王，灌为淮陵王。

觐字思祖，拜冗从仆射。太熙元年薨，时年三十五。子睿立，是为元帝。中兴初，以皇子哀为琅邪王，奉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焕为琅邪王。其日薨，复以皇子昱为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会稽，成帝又以康帝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长子哀帝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废帝为琅邪王。废帝即位，以会稽王摄行琅邪国祀。简文帝登阼，琅邪王无嗣。及帝临崩，封少子道子为琅邪王。道子后为会稽王，更以恭帝为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国除。

武陵庄王澹字思弘。初为冗从仆射，后封东武公，邑五千二百户。转前将军、中护军。性忌害，无孝友之行。弟东安王繇有令名，为父母所爱，澹恶之如仇，遂谮繇于汝南王亮，亮素与繇有隙，奏废徙之。赵王伦作乱，以澹为领军将军。澹素与河内郭俶、俶弟侃亲善。酒酣，俶等言张华之冤，澹性酗酒，因并杀之，送首于伦，其酗虐如此。

澹妻郭氏，贾后内妹也。初恃势，无礼于澹母。齐王冏辅政，澹母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还繇，由是澹与妻子徙辽东。其子禧年五岁，不肯随去，曰：“要当为父求还，无为俱

徙。”陈诉历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后得还。拜光禄大夫、尚书、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为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骑常侍，亦为勒所害。无子，其后元帝立皇子晞为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东安王繇字思玄。初拜东安公，历散骑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美须髯，性刚毅，有威望，博学多才，事亲孝，居丧尽礼。诛杨骏之际，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以功拜右卫将军，领射声校尉，进封郡王，邑二万户，加侍中，兼典军大将军，领右卫如故。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日诛赏三百余人，皆自繇出。东夷校尉文俟父钦为繇外祖诸葛诞所杀，繇虑俟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诛俟。

繇兄澹屡构繇于汝南王亮，亮不纳。至是以繇专行诛赏，澹因隙谮之，亮惑其说，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废徙带方。永康初，征繇，复封，拜宗正卿，迁尚书，转左仆射。惠帝之讨成都王颖，时繇遭母丧在邺，劝颖解兵而降。及王师败绩，颖怨繇，乃害之。后立琅邪王觐子长乐亭侯浑为东安王，以奉繇祀。寻薨，国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冲。初封广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户。历左将军、散骑常侍。赵王伦之篡也，三王起义，漼与左卫将军王舆攻杀孙秀，因而废伦。以功进封淮陵王，入为尚书，加侍中，转宗正、光禄大夫。薨，子贞王融立。薨，无子，安帝时立武陵威王孙蕴为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骑常侍。薨，无子，以临川王宝子安之为嗣。宋受禅，国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赐爵。年二十四薨，追

赠射声校尉，以文帝子机字太玄为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镇东将军、假节，以北平、上谷、广宁郡一万三百三十七户增燕国为二万户。薨，无子，齐王冏表以子几嗣。后冏败，国除。

扶风武王骏，字子臧。幼聪惠，年五六岁能书疏，讽诵经籍，见者奇之。及长，清贞守道，宗室之中最为俊望，魏景初中，封平阳亭侯。齐王芳立，骏年八岁，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寻迁步兵、屯骑校尉，常侍如故。进爵乡侯，出为平南将军、假节、都督淮北诸军事，改封平寿侯，转安东将军。咸熙初，徙封东牟侯，转安东大将军，镇许昌。

武帝践阼，进封汝阴王，邑万户，都督豫州诸军事。吴将丁奉寇芍陂，骏督诸军距退之。迁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代石苞镇寿春。寻复都督豫州，还镇许昌。迁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代汝南王亮镇关中，加衮冕侍中之服。

骏善扶御，有威恩，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限田十亩，具以表闻。诏遣普下州县，使各务农事。

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又诏骏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树机能、侯弹勃等欲先劫佃兵，骏命平虏护军文倌督凉、秦、雍诸军各进屯以威之。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安定、北地、金城

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罔等二十万口又来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风王，以氏户在国界者增封，给羽葆、鼓吹。太康初，进拜骠骑将军，开府、持节、都督如故。

骏有孝行，母伏太妃随兄亮在官，骏常涕泣思慕，若闻有疾，辄忧惧不食，或时委官定省。少好学，能著论，与荀顗论仁孝先后，文有可称。及齐王攸出镇，骏表谏恳切，以帝不从，遂发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有子十人，畅、歆最知名。

畅字玄舒。改封顺阳王，拜给事中、屯骑校尉、游击将军。永嘉末，刘聪入洛，不知所终。

新野庄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后，兄畅推恩请分国封歆。太康中，诏封新野县公，邑千八百户，仪比县王。歆虽少贵，而谨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丧过礼，以孝闻。拜散骑常侍。

赵王伦篡位，以为南中郎将。齐王罔举义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从。嬖人王绥曰：“赵亲而强，齐疏而弱，公宜从赵。”参军孙洵大言于众曰：“赵王凶逆，天下当共讨之，大义灭亲，古之明典。”歆从之。乃使洵诣罔，罔迎执其手曰：“使我成大节者，新野公也。”罔入洛，歆躬贯甲冑，率所领导罔。以勋进封新野郡王，邑二万户。迁使持节、都督荊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歆将之镇，与罔同乘谒陵，因说罔曰：“成都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罔不从。俄而罔败，歆惧，自结于成都王颖。

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及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

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时孙洵为从事中郎，谓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毂之重，拜表辄行，有何不可！而使奸凶滋蔓，祸衅不测，岂维翰王室，镇静方夏之谓乎！”歆将出军，王绥又曰：“昌等小贼，偏裨自足制之，不烦违帝命，亲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众溃，为昌所害。追赠骠骑将军。无子，以兄子劭为后，永嘉末没于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无他才能，以公子封平乐亭侯。及五等建，改封开平子。武帝践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户。及之国，迁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

时诸王自选官属，彤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蕃素无行，本名雄，妻刘氏解音乐，为曹爽教伎，蕃又往来何晏所，而恣为奸淫。晏诛，徙河间，乃变名自结于彤。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咸宁中，复以陈国、汝南南顿增封为次国。太康中，代孔洵监豫州军事，加平东将军，镇许昌。顷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监青徐州军事，进号安东将军。

元康初，转征西将军，代秦王柬都督关中军事，领护西戎校尉。加侍中，进督梁州。寻征为卫将军、录尚书事，行太子太保，给千兵百骑。久之，复为征西大将军，代赵王伦镇关中，都督凉、雍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又领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将军周处、振威将军卢播等伐氐贼齐万年于六陌。彤与处有隙，促令进军而绝其后，播又不救之，故处见害。朝廷尤之。寻征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

尚书事。

彤尝大会，谓参军王铨曰：“我从兄为尚书令，不能啖大脔。大脔故难。”铨曰：“公在此独嚼，尚难矣。”彤曰：“长史大脔为谁？”曰：“卢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隐之耳。”铨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复行。”彤又曰：“我在长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单衣补襦以为清。铨答曰：“朝野望公举荐贤才，使不仁者远。而位居公辅，以衣补襦，以此为清，无足称也。”彤有惭色。

永康初，共赵王伦废贾后，诏以彤为太宰、守尚书令，增封二万户。赵王伦辅政，有星变，占曰“不利上相。”孙秀惧伦受灾，乃省司徒为丞相，以授彤，猥加崇进，欲以应之。或曰：“彤无权，不益也。”彤固让不受。及伦篡位，以彤为阿衡，给武贲百人，轩悬之乐十人。伦灭，诏以彤为太宰，领司徒，又代高密王泰为宗师。

永康二年薨，丧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陈留蔡克议谥曰：“彤位为宰相，责深任重，属尊亲近，且为宗师，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临大节，无不可夺之志；当危事，不能舍生取义；愍怀之废，不闻一言之谏；淮南之难，不能因势辅义；赵王伦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荡氏之乱，华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训，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区区之宋，犹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贬，法将何施！谨案《谥法》‘不勤成名曰灵’，彤见义不为，不可谓勤，宜谥曰灵。”梁国常侍孙霖及彤亲党称枉，台乃下符曰：“贾氏专权，赵王伦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势不得去，而责其不能引身去朝，义何所据？”

克重议曰：“彤为宗臣，而国乱不能匡，主颠不能扶，非所以为相。故《春秋》讥华元乐举，谓之不臣。且贾氏之酷烈，不甚于吕后，而王陵犹得杜门；赵王伦之无道，不甚于殷纣，而微子犹得去之。近者太尉陈准，异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钩之隙，亦得托疾辞位，不涉伪朝。何至于彤亲伦之兄，而独不得去乎？赵盾入谏不从，出亡不远，犹不免于责，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伪主乎？宜如前议，加其贬责，以广为臣之节，明事君之道。”于是朝廷从克议。彤故吏复追诉不已，故改焉。

无子，以武陵王澹子禧为后，是为怀王，拜征虏将军，与澹俱没于石勒。元帝时，以西阳王綦子愔为彤嗣，早薨，是为殇王。至是怀王子翊自石氏归国得立，是为声王，官至散骑常侍。薨，无子，诏以武陵威王子璿为翊嗣，历永安太仆，与父晞俱废徙新安。薨，太元中复国，子和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国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寿阳，义熙初乃归，累迁左卫将军、太常卿。刘裕伐姚泓，请为谏议参军，为裕所害。国除。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齐献王攸、城阳哀王兆、辽东悼惠王定国、广汉殇王广德，其乐安平王鉴、燕王机、皇子永祚、乐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机继清惠亭侯，别有传。永祚早亡，无传。

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无子，命攸为嗣。从征王凌，封长乐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岁，哀动左右，大见称叹。袭封舞

阳侯。奉景献羊后于别第，事后以孝闻。复历散骑常侍、步兵校尉，时年十八，绥抚营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迁卫将军。居文帝丧，哀毁过礼，杖而后起。左右以稻米干饭杂理中丸进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若万一加以他疾，将复如何！宜远虑深计，不可专守一志。”常遣人逼进饮食，司马嵇喜又谏曰：“毁不灭性，圣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亲，任惟元辅。匹夫犹惜其命，以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业，辅帝室之重任，而可尽无极之哀，与颜闵争孝！不可令贤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进食，攸不得已，为之强饭。喜退，攸谓左右曰：“嵇司马将令我不忘居丧之节，得存区区之身耳。”

武帝践阼，封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吏，攸奏议曰：“昔圣王封建万国，以亲诸侯，轨迹相承，莫之能改。诚以君不世居，则人心偷幸；人无常主，则风俗伪薄。是以先帝深览经远之统，思复先哲之轨，分土画疆，建爵五等，或以进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应期创业，树建亲戚，听使藩国自除长吏。而今草创，制度初立，虽庸蜀顺轨，吴犹未宾，宜俟清泰，乃议复古之制。”书比三上，辄报不许。其后国相上长吏缺，典书令请求差选。攸下令曰：“忝受恩礼，不称惟忧。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请之。”时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绝之。前后十余上，帝又不许。攸虽未之国，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而时有水旱，国内百姓则加振贷，须丰年乃责，十减其二，国内赖之。

迁骠骑将军，开府辟召，礼同三司。降身虚己，待物以信。常叹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复有戚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驭世，明罚敕法，鞭扑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犹须督责。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惧烦简之宜，未审其要，故令刘、程二君详定。然思惟之，郑铸刑书，叔向不韪；范宣议制，仲尼讥之。令皆如旧，无所增损。其常节度所不及者，随事处决。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节。如有所阙，以赖股肱匡救之规，庶以免负。”于是内外祇肃。时骠骑当罢营兵，兵士数千人恋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还攸兵。

攸每朝政大议，悉心陈之。诏以比年饥谨，议所节省，攸奏议曰：“臣闻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当今方隅清穆，武夫释甲，广分休假，以就农业。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尽地利。昔汉宣叹曰：‘与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赏罚，黜陟幽明，于时翕然，用多名守。计今地有余羨，而不农者众，加附业之人复有虚假，通天下谋之，则饥者必不少矣。今宜严敕州郡，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则天下之谷可复古政，岂患于暂一水旱，便忧饥馁哉！考绩黜陟，毕使严明，畏威怀惠，莫不自厉。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业，服饰奢丽，富人兼美，犹有魏之遗弊，染化日浅，靡财害谷，动复万计。宜申明旧法，必禁绝之。使去奢即俭，不夺农时，毕力稼穡，以实仓廩。则荣辱礼节，由之而生，兴化反本，于兹为盛。”

转镇军大将军，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数年，授太子太傅，献箴于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国立君，仰

观天文，俯察地理，创业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统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贰己，储德既立，邦有所恃。夫亲仁者功成，迩佞者国倾，故保相之材，必择贤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辅，内以亲亲立固，德以义济，亲则自然。嬴废公族，其崩如山；刘建子弟，汉祚永傅。楚以无极作乱，宋以伊戾兴难。张禹佞给，卒危强汉。辅弼不忠，祸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丧乃邦。无曰父子不间，昔有江充；无曰至亲匪贰，或容潘崇。谀言乱真，谗润离亲，骊姬之谗。晋侯疑申。固亲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以尊。自损者有余，自益者弥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见亡戒危，睹安思存。冢子司义，敢告在闾。”世以为工。

咸宁二年，代贾充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及帝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歔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恒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统皆谄谀自进，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为嗣，祸必及己，乃从容言于帝曰：“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有征矣。”统又言曰：“陛下遣诸侯之国，

成五等之制者，宜先从亲始。亲莫若齐王。”帝既信勳言，又纳统说，太康三年乃下诏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周之吕望，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侍中、司空、齐王攸，明德清畅，忠允笃诚。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登显位，以称具瞻。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骑满二十人，置骑司马五人。余主者详案旧制施行。”攸不悦，主簿丁颐曰：“昔太公封齐，犹表东海；桓公九合，以长五伯。况殿下诞德钦明，恢弼大藩，穆然东轸，莫不得所。何必绛阙，乃弘帝载！”攸曰：“吾无匡时之用，卿言何多。”

明年，策攸曰：“於戏！惟命不于常，天既迁有魏之祚。我有晋既受顺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国于东土，锡兹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无怠，以永保宗庙。”又诏下太常，议崇锡之物，以济南郡益齐国。又以攸子寔为北海王。于是备物典策，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

攸知勳、统构己，愤怨发疾，乞守先后陵，不许。帝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疾转笃，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无疾。辞出信宿，欧血而薨，时年三十六。帝哭之恸，冯统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之。今自薨陨，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诏丧礼依安平王孚故事，庙设轩悬之乐，配飨太庙。子罔立，别有传。

攸以礼自拘，鲜有过事。就人借书，必手刊其谬，然后反之。加以至性过人，有触其讳者，辄泫然流涕。虽武帝亦

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三子：蕤、赞、寔。

蕤字景回，出继辽东王定国。太康初，徙封东莱王。元康中，历步兵、屯骑校尉。蕤性强暴，使酒，数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义兵，赵王伦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系廷尉，当诛。伦太子中庶子祖纳上疏谏曰：“罪不相反，恶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谟，百王之达制也。是故鲧既殛死，禹乃嗣兴；二叔诛放，而邢卫无责。逮乎战国，及至秦汉，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质任以御众，设从罪以发奸，其所由来，盖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献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亲之典。”会孙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拥众入洛，蕤于路迎之。罔不即见，须符付前顿。蕤恚曰：“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

及罔辅政，诏以蕤为散骑常侍，加大将军，领后军、侍中、特进，增邑满二万户。又从罔求开府，罔曰：“武帝子吴、豫章尚未开府，宜且须后。”蕤以是益怨，密表罔专权，与左卫将军王舆谋共废罔。事觉，免为庶人。寻诏曰：“大司马以经识明断，高谋远略，猥率同盟，安复社稷。自书契所载，周召之美未足比勋，故授公上宰。东莱王蕤潜怀怨妬，包藏祸心，与王舆密谋，图欲譖害。收舆之日，蕤与青衣共载，微服奔走，经宿乃还。奸凶赫然，妖惑外内。又前表罔所言深重，虽管蔡失道，牙庆乱宗，不复过也。《春秋》之典，大义灭亲，其徙蕤上庸。”后封微阳侯。永宁初，上庸内史陈鍾承罔旨害蕤。死，诏诛鍾，复蕤封，改葬以王礼。

谥冲王。

赞字景期，继广汉殇王广德后。年六岁，太康元年薨，谥

冲王。

寔字景深，初为长乐亭侯。攸以赞薨，又以寔继广汉殇王后，改封北海王。永宁初为平东将军、假节，加散骑常侍，代齐王冏镇许昌。寻进安南将军，都督豫州军事，增邑满二万户。未发，留为侍中、上军将军，给千兵百骑。

城阳哀王兆，字千秋，年十岁而夭。武帝践阼，诏曰：“亡弟千秋，少聪慧，有夙成之质，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绍立其后，而竟未遂，每追遗意，情怀感伤。其以皇子景度为千秋后，虽非典礼，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于是追加兆封谥。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复以第五子宪继哀王后。薨，复以第六子祗为东海王，继哀王后。薨，咸宁初又封第十三子遐为清河王，以继兆后。

辽东悼惠王定国，年三岁薨。咸宁初追加封谥，齐王攸以长子蕤为嗣。蕤薨，子遵嗣。

广汉殇王广德，年二岁薨。咸宁初追加封谥，齐王攸以第五子赞绍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广德。

乐安平王鉴，字大明，初封临泗亭侯。武帝践阼，封乐安王。帝为鉴及燕王机高选师友，下诏曰：“乐安王鉴、燕王机并以长大，宜得辅导师友，取明经儒学，有行义节俭，使足严惮。昔韩起与田苏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骑校尉。咸宁初，以齐之梁邹益封，因之国，服侍中之服。

元康初，征为散骑常侍、上军大将军，领射声校尉。寻迁使持节、都督豫州军事、安南将军，代清河王遐镇许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殇王籍立。薨，无子，齐王冏以子冰绍鉴后。以济阴万一千二百一十九户改为广阳国，立冰为广阳王。冏败，废。

乐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笃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诏曰：“弟祚早孤无识，情所哀愍。幼得笃疾，日冀其差，今遂废痼，无复后望，意甚伤之。其封为乐平王，使有名号，以慰吾心。”寻薨，无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测。及其处乱离之际，属交争之秋，而能远害全身，享兹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畅，饰之以温恭，扶风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称者也。齐王以两献之亲，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万方属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见疵，统勸陈蔓草之邪谋，武皇深翼子之滞爱。遂乃褫龙章于袞职，徙侯服于下藩，未及戒涂，终于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缀衣之命，膺负图之托，光辅嗣君，允厘邦政，求诸冥兆，或废兴之有期，徵之人事，庶胜残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争，五胡之能竞逐哉！《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攸实有之；“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其荀冯之谓也。

赞曰：文宣孙子，或贤或鄙。扶风遗爱，琅邪克己。澹谄凶魁，彤参衅始。干虽静退，性乖恒理。彼美齐献，卓尔不群。自家刑国，纬武经文。木摧于秀，兰烧以薰。

卷三十九

列传第九

王 沈 子浚 荀颢 荀勖 子藩藩子遂 闾 藩弟组 组子奕 冯统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人也。祖柔，汉匈奴中郎将。父机，魏东郡太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颢、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于主，甚为众论所非。

寻迁尚节，出监豫州诸军事、奋武将军、豫州刺史。至镇，乃下教曰：“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刍豢有可录之事，负薪有廊庙之语故也。自至镇日，未闻逆耳之言，岂未明虚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属城及士庶，若能举遗逸于林藪，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

信，明如皎日。”主簿陈廞、褚晔曰：“奉省教旨，伏用感叹。劳谦日昃，思闻苦言。愚谓上之所好，下无不应。而近未有极谏之辞，远无传言之箴者，诚得失之事将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赏劝，将恐拘介之士，或惮赏而不言；贪禄之人，将慕利而妄举。苟不合宜，赏不虚行，则远听者未知当否之所在，徒见言之不用，谓设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须后。”

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轻而禄重，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处也。若陈至言于刺史，兴益于本州，达幽隐之贤，去祝鮀之佞，立德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辞赏，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怀其道而迷其国哉！”褚晔复白曰：“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以其款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臣，将济济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并周公，实不可以同冰炭，虽悬重赏，忠谏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绛由和戎之功，蒙女乐之赐，管仲有兴齐之勋，而加上卿之礼，功勋明著，然后赏劝随之。未闻张重赏以待谏臣，悬谷帛以求尽言也。”沈无以夺之，遂从晔议。

沈探寻善政，案贾逵以来法制禁令，诸所施行，择善者而从之。又教曰：“后生不闻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兴，不可得也。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俗化陵迟，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实在敦学。昔原伯鲁不悦学，闵马父知其必亡。将吏子弟，优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致游戏，伤毁风俗矣。”于是

九郡之士，咸悦道教，移风易俗。

迁征虏将军、持节、都督江北诸军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国。平蜀之役，吴人大出，声为救蜀，振荡边境，沈镇御有方，寇闻而退。转镇南将军。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书令，加给事中。沈以才望，显名当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贾充等，皆与沈谘谋焉。

及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封博陵郡公，固让不受，乃进爵为县公，邑千八百户。帝方欲委以万机，泰始二年薨。帝素服举哀，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葬田一顷，谥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勋，诏曰：“夫表扬往行，所以崇贤垂训，慎终纪远，厚德兴教也。故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博陵元公沈蹈礼居正，执心清粹，经纶坟典，才识通洽。入历常伯纳言之位，出干监牧方岳之任，内著谋猷，外宣威略。建国设官，首登公辅，兼统中朝，出纳大命，实有翼亮佐世之勋。其赠沈司空公，以宠灵既往，使没而不朽。又前以翼赞之勋，当受郡公之封，而固辞恳至，嘉其让德，不夺其志。可以郡公官属送葬。沈素清俭，不营产业。其使所领兵作屋五十间。”子浚嗣。后沈夫人荀氏卒，将合葬，沈棺槨已毁，更赐东园秘器。咸宁中，复追封沈为郡公。

浚字彭祖。母赵氏妇，良家女也，贫贱，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齿之。年十五，沈薨，无子，亲戚共立浚为嗣，拜驸马都尉。太康初，与诸王侯俱就国。三年来朝，除员外散骑侍郎。元康初，转员外常侍，迁越骑校尉、右军将军。出补河内太守，以郡公不得为二千石，转东中郎将，镇许昌。

及愍怀太子幽于许昌，浚承贾后旨，与黄门孙虑共害太子。迁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寻徙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

及赵王伦篡位，三王起义兵，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成都王颖欲讨之而未暇也。伦诛，进号安北将军。及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兴兵内向，害长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颖表请幽州刺史石堪为右司马，以右司马和演代堪，密使演杀浚，并其众。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于是与浚期游蓟城南清泉水上。蓟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从一道。演与浚欲合卤簿，因而图之。值天暴雨，兵器沾湿，不果而还。单于由是与其种人谋曰：“演图杀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违天不祥，我不可久与演同。”乃以谋告浚。浚密严兵，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诣浚降，遂斩之，自领幽州。大营器械，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以主簿祁弘为前锋，遇颖将石超于平棘，击败之。浚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浚还蓟，声实益盛。东海王越将迎大驾，浚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惠帝旋洛阳，转浚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增博陵之封。怀帝即位，以浚为司空，领乌丸校尉，务勿尘为大单于。浚又表封务勿尘辽西郡公，其别部大飘滑及其弟渴末别部大屠瓮等皆为亲晋王。

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鲜卑文鸯讨勒，勒走南阳。明年，勒复寇冀州，刺史王斌为勒所害，浚又领冀州。诏进浚为太司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诸军事。使者未及发，会洛京倾覆，浚大树威令，专征伐，遣督护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诸军及务勿尘世子疾陆眷，并弟文鸯、从弟末杯，攻石勒于襄国，勒率众来距，昌逆击败之。末杯逐北入其垒门，为勒所获。勒质末杯，遣间使来和，疾陆眷遂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杯，结盟而退。

其后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乃以司空荀藩为太尉，光禄大夫荀组为司隶，大司农华荟为太常，中书令李缙为河南尹。又遣祁弘讨勒，及于广宗。时大雾，弘引军就道，卒与勒遇，为勒所杀。由是刘琨与浚争冀州。琨使宗人刘希还中山合众，代郡、上谷、广宁三郡人皆归于琨。浚患之，遂辍讨勒之师，而与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驱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复能争。

浚还，欲讨勒，使枣嵩督诸军屯易水，召疾陆眷，将与之俱攻襄国。浚为政苛暴，将吏又贪残，并广占山泽，引水灌田，渍陷冢墓，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叛入鲜卑。从事韩咸切谏，浚怒，杀之。疾陆眷自以前后违命，恐浚诛之。勒亦遣使厚赂，疾陆眷等由是不应召。浚怒，以重币诱单于猗卢子右贤王日律孙，令攻疾陆眷，反为所破。

时刘琨大为刘聪所迫，诸避乱游士多归于浚。浚日以强盛，乃设坛告类，建立皇太子，备置众官。浚自领尚书令，以枣嵩、裴宪并为尚书，使其子居王宫，持节，领护匈奴中郎将，以妻舅崔毖为东夷校尉。又使嵩监司冀并充诸军事、行

安北将军，以田徽为兖州，李恇为青州。恇为石勒所杀，以薄盛代之。

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讖，谋将僭号。胡矩谏浚，盛陈其不可。浚忿之，出矩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浚素不平长史燕国王悌，遂因他事杀之。时童谣曰：“十囊五囊入枣郎。”枣嵩，浚之子婿也。浚闻，责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谣曰：“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门，翟雉入听事。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以矜豪日甚，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灾蝗，士卒衰弱。

浚之承制也，参佐皆内叙，唯司马游统外出。统怨，密与石勒通谋。勒乃诈降于浚，许奉浚为主。时百姓内叛，疾陆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为卑辞以事之。献遗珍宝，使驿相继。浚以勒为诚，不复设备。勒乃遣使克日上尊号于浚，浚许之。

勒屯兵易水，督护孙纬疑其诈，驰白浚，而引军逆勒。浚不听，使勒直前。众议皆曰：“胡贪而无信，必有诈，请距之。”浚怒，欲斩诸言者，众遂不敢复谏。盛张设以待勒。勒至城，便纵兵大掠。浚左右复请讨之，不许。及勒登听事，浚乃走出堂皇，勒众执以见勒。勒遂与浚妻并坐，立浚于前。浚骂曰：“胡奴调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数浚不忠于晋，并责以百姓馁乏，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遂遣五百骑先送浚于襄国，收浚麾下精兵万人，尽杀之。停二日而还，孙纬遮击之，勒仅而得免。勒至襄国，斩浚，而浚竟不为之屈，大骂而死。

无子。

太元二年，诏兴灭继绝，封沈从孙道素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义熙十一年，改封东莞郡公。宋受禅，国除。

荀颢，字景倩，颍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为姊婿陈群所赏。性至孝，总角知名，博学洽闻，理思周密。魏时以父勋除中郎。宣帝辅政，见颢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骑侍郎，累迁侍中。为魏少帝执经，拜骑都尉，赐爵关内侯。难钟会《易》无互体，又与扶风王骏论仁孝孰先，见称于世。

时曹爽专权，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颢营救得免。及高贵乡公立，颢言于景帝曰：“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俭、文钦果不服，举兵反。颢预讨俭等有功，进爵万岁亭侯，邑四百户。文帝辅政，迁尚书。帝征诸葛诞，留颢镇守。颢甥陈泰卒，颢代泰为仆射，领吏部，四辞而后就职。颢承泰后，加之淑慎，综核名实，风俗澄正。咸熙中，迁司空，进爵乡侯。

颢年逾耳顺，孝养蒸蒸，以母忧去职，毁几灭性，海内称之。文帝奏，宜依汉太傅胡广丧母故事，给司空吉凶导从。及蜀平，兴复五等，命颢定礼仪。颢上请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共删改旧文，撰定晋礼。

咸熙初，封临淮侯。武帝践阼，进爵为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诏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轨仪也。朕承洪业，昧于大道，思训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颢，明允笃诚，思心通远，翼亮先皇，遂辅朕躬，实

有佐命弼导之勋。宜掌教典，以隆时雍。其以颙为司徒。”寻加侍中，迁太尉、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置司马亲兵百人。顷之，又诏曰：“侍中、太尉颙，温恭忠允，至行纯备，博古洽闻，耄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

时以《正德》、《大豫》雅颂未合，命颙定乐。事未终，以泰始十年薨。帝为举哀，皇太子临丧，二宫赙赠，礼秩有加。诏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临淮公颙，清纯体道，忠允立朝，历司外内，茂绩既崇，训傅东宫，徽猷弘著，可谓行归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谥曰康。”又诏曰：“太尉不恤私门，居无馆宇，素丝之志，没而弥显。其赐家钱二百万，使立宅舍。”咸宁初，诏论次功臣，将配飨宗庙。所司奏颙等十二人铭功太常，配飨清庙。

颙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颙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

颙无子，以从孙徽嗣。中兴初，以颙兄玄孙序为颙后，封临淮公。序卒，又绝，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继颙后。恒卒，子龙符嗣。宋受禅，国除。

荀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汉司空爽曾孙也。祖棐，射声校尉。父肸，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余岁能属文。从外祖魏太傅钟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既长，遂博学，达于从政。仕魏，辟大将军曹爽掾，迁中书通事郎。爽诛，门生故吏无敢往者，勖独临赴，众乃从之。为安阳令，转

骠骑从事中郎。勳有遗爱，安阳生为立祠。迁廷尉正，参文帝大将军军事，赐爵关内侯，转从事中郎，领记室。

高贵乡公欲为变时，大将军掾孙佑等守阖闾门。帝弟安阳侯干闻难欲入，佑谓干曰：“未有入者，可从东掖门。”及干至，帝迟之，干以状白，帝欲族诛佑。勳谏曰：“孙佑不纳安阳，诚宜深责。然事有逆顺，用刑不可以喜怒为轻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乃免佑为庶人。时官骑路遗求为刺客入蜀，勳言于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义以伐违贰。而名以刺客除贼，非所谓刑于四海，以德服远也。”帝称善。

及钟会谋反，审问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会素厚，未之信也。勳曰：“会虽受恩，然其性未可许以见得思义，不可不速为之备。”帝即出镇长安，主簿郭奕、参军王深以勳是会从甥，少长舅氏，劝帝斥出之。帝不纳，而使勳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勳启“伐蜀，宜以卫瓘为监军”。及蜀中乱，赖瓘以济。会平，还洛，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

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帝用勳所作。皓既报命和亲，帝谓勳曰：“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帝即晋王位，以勳为侍中，封安阳子，邑千户。武帝受禅，改封济北郡公。勳以羊祜让，乃固辞为侯。拜中书监，加侍中，领著作，与贾充共定律令。

充将镇关右也，勳谓冯统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为妃，则不留而自停矣。”勳与统伺帝间并称“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遂成婚。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

媚之讥焉。久之，进位光禄大夫。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初，勳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又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举世伏其明识。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佐命功臣，列于铭飨。及王浚表请伐吴，勳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而吴果灭。以专典诏命，论功封子一人为亭侯，邑一千户，赐绢千匹。又封孙显为颍阳亭侯。

及得汲冢中古文竹书，诏勳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

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勳，勳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勳思之，勳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诚为佳矣。然分裂旧土，犹惧多所摇动，必使人心聪扰，思惟窃宜如前。若于事不得不时有所转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损夺者，可随宜节度。其五等体国经远，实不成制度。然但虚名，其于实事，略与旧郡县乡亭无异。若造次改夺，恐不能不以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为五等可须后裁度。凡事虽有久而益善者，若临时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勳言为允，多从其意。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勳议以为：“省吏不如省

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致画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汉文垂拱，几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员，县官国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则宜以省事为先。凡居位者，使务思萧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笃义行，崇敦睦，使昧宠忘本者不得容，而伪行自息，浮华者惧矣。重敬让，尚止足，令贱不妨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则上下相安，远近相信矣。位不可以进趣得，誉不可以朋党求，则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听矣。去奇技，抑异说，好变旧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诛，则官业有常，人心不迁矣。事留则政稽，政稽则功废。处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职司者而夙夜不懈，则虽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悁以容之。简文案，略细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视听，愿之如阳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烦挠，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为百姓所履，则吏竭其诚，下悦上命矣。设官分职，委事责成。君子心竞而不力争，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则官无异业，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谓省事之本也。苟无此愆，虽不省吏，天下必谓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于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然施行历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实以为善。若直作大例，皆减其半，恐文武众官郡国职业，及事之兴废，不得皆同。凡发号施令，典而当则安，倘有驳者，或致壅否。凡职所临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长，各裁其中，先条上言之。然后混齐大体，详宜所省，则令下必行，不可

摇动。如其不尔，恐适惑人听，比前行所省，皆须臾辄复，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勳论议损益多此类。

太康中诏曰：“勳明哲聪达，经识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内任，著勋弘茂，询事考言，谋猷允诚。宜登大位，毗赞朝政。今以勳为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开府辟召，守中书监、侍中、侯如故。”时太尉贾充、司徒李胤并薨，太子太傅又缺，勳表陈：“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杨珧参辅东宫，必当仰称圣意。尚书令卫瓘、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若以瓘新为令未出者，涛即其人。”帝并从之。

明年秋，诸州郡大水，充土尤甚。勳陈宜立都水使者。其后门下启通事令史伊羨、赵咸为舍人，对掌文法。诏以问勳，勳曰：今天下幸赖陛下圣德，六合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将来。而门下上称程咸、张恽，下称此等，欲以文法为政，皆愚臣所未达者。昔张释之谏汉文，谓兽圈啬夫不宜见用；郗吉住车，明调和阴阳之本。此二人岂不知小吏之惠，诚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军司荀攸典刑狱，明帝时犹以付内常侍。以臣所闻，明帝时唯有通事刘泰等官，不过与殿中同号耳。又顷言论者皆云省官减事，而求益吏者相寻矣。多云尚书郎太令史不亲文书，乃委付书令史及干，诚吏多则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职，适恐更耗扰台阁，臣窃谓不可。”

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勳及和峤往观之。勳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于是天下贵峤而贱勳。帝将废贾妃，勳与冯紵等谏请，故得不废。时议以勳倾国害时，孙资、刘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诏令大事，虽已宣布，然终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闻也。族弟良曾劝勳曰：“公大失物

情，有所进益者自可语之，则怀恩多矣。”其婿武统亦说勛“宜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勛并默然不应，退而语诸子曰：“人臣不密则失身，树私则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当宦达人间，宜识吾此意。”久之，以勛守尚书令。

勛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勛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及在尚书，课试令史以下，核其才能，有暗于文法，不能决疑处事者，即时遣出。帝尝谓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于君也。”居职月余，以母忧上还印绶，帝不许。遣常侍周恢喻旨，勛乃奉诏视职。

勛久管机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太康十年卒，诏赠司徒，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钱五十万、布百匹。遣兼御史持节护丧，谥曰成。勛有十子，其达者辑、藩、组。

辑嗣，官至卫尉。卒，谥曰简。子峻嗣。卒，谥曰烈。无嫡子，以弟息识为嗣。辑子绰。

绰字彦舒，博学有才能，撰《晋后书》十五篇，传于世。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

藩字大坚。元康中，为黄门侍郎，受诏成父所治钟磬。以从驾讨齐王冏勋，封西华县公。累迁尚书令。永嘉末，转司空，未拜而洛阳陷没，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为留台太尉。及愍帝为太子，委藩督摄远近。建兴元年薨于开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谥曰成，追赠太保。藩二子：邃、闾。

邃字道玄，解音乐，善谈论。弱冠辟赵王伦相国掾，迁

太子洗马。长沙王乂以为参军。乂败，成都王为皇太弟，精选僚属，以邃为中舍人。邺城不守，随藩在密。元帝召为丞相从事中郎，以道险不就。愍帝就加左将军、陈留相。乂忧去职，服阕，袭封。愍帝欲纳邃女，先征为散骑常侍。邃惧西都危逼，故不应命，而东渡江，元帝以为军谘祭酒。太兴初，拜侍中。邃与刁协婚亲，时协执权，欲以邃为吏部尚书，邃深距之。寻而王敦讨协，协党与并及于难，唯邃以疏协获免。敦表为廷尉，以疾不拜。迁太常，转尚书。苏峻作乱，邃与王导、荀崧并侍天子于石头。峻平后卒，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靖。子汪嗣。

闾字道明，亦有名称，京都为之语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马、齐王冏辟为掾。冏败，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闾与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请葬，朝议听之，论者称焉。为太傅主簿、中书郎。与邃俱渡江，拜丞相军谘祭酒。中兴建，迁右军将军，转少府。明帝尝从容问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贤？”廙答以闾才明过邃。帝以语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闾所不及。”由是议者莫能定其兄弟优劣。历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封射阳公。太宁二年卒，追赠卫尉，谥曰定。子达嗣。

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见而称之曰：“夷雅有才识。”初为司徒左西属，补太子舍人。司徒王浑请为从事中郎，转左长史，历太子中庶子、荥阳太守。

赵王伦为相国，欲收大名，选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堪沛国刘谡为左右司马。伦篡，以组为侍中。及长沙王乂败，惠帝遣组及散骑常侍闾丘冲诣成都王颖，慰劳其军。帝西幸长安，以组为河南尹。迁尚书，转

卫尉，赐爵成阳县男，加散骑常侍、中书监。转司隶校尉，加特进、光禄大夫，常侍如故。于时天下已乱，组兄弟贵盛，惧不容于世，虽居大官，并讽议而已。

永嘉末，复以组为侍中，领太子太保。未拜，会刘曜、王弥逼洛阳，组与藩俱出奔。怀帝蒙尘，司空王浚以组为司隶校尉。组与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为盟主。

愍帝称皇太子，组即太子之舅，又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事，与藩并保荥阳之开封。建兴初，诏藩行留台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组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进封临颖县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绶。明年，进位太尉，领豫州牧、假节。

元帝承制，以组都督司州诸军，加散骑常侍，余如故。顷之，又除尚书令，表让不拜。及西都不守，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劝进。帝欲以组为司徒，以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忠勤显著，迁训五品，实允众望。”于是拜组为司徒。

组逼于石勒，不能自立。太兴初，自许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给千兵百骑，组先所领仍皆统摄。顷之，诏组与太保、西阳王羣并录尚书事，各加班剑六十人。永昌初，迁太尉，领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谥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驸马都尉，侍讲东宫。出为镇东参军，行扬武将军、新汲令。愍帝为皇太子，召为中舍人，寻拜散骑侍郎，皆不就。随父渡江。元帝践阼，拜中庶子，迁给事黄门郎。父忧去职，服阕，补散骑常侍、侍中。

时将缮宫城，尚书符下陈留王，使出城夫。奕驳曰：“昔虞宾在位，《书》称其美；《诗》咏《有客》，载在《雅》

《颂》。今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右，故答表曰书，赐物曰与。此古今之所崇，体国之高义也。谓宜除夫役。”时尚书张闾、仆射孔愉难突，以为：“昔宋不城周，《阳秋》所讥。特蠲非体，宜应减夫。”突重驳，以为：“《阳秋》之末，文武之道将坠于地，新有子朝之乱，于时诸侯逋替，莫肯率职。宋之于周，实有列国之权。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晋，客而辞役，责之可也。今之陈留，无列国之势，此之作否，何益有无！臣以为宜除，于国职为全。”诏从之。

时又通议元会日帝应敬司徒王导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为礼无拜臣之文，谓宜除敬。侍中冯怀议曰：“天子修礼，莫盛于辟雍。当尔之日，犹拜三老，况今先帝师傅。谓宜尽敬。”事下门下，突议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体，则不应敬。若他日小会，自可尽礼。又至尊与公书手诏则曰‘顿首言’，中书为诏则云‘敬问’，散骑优册则曰‘制命’。今诏文尚异，况大会之与小会，理岂得同！”诏从之。

咸和七年卒，追赠太仆，谥曰定。

冯统，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隶校尉。父员，汲郡太守。统少博涉经史，识悟机辩。历仕为魏郡太守，转步兵校尉，徙越骑。得幸于武帝，稍迁左卫将军。承颜悦色，宠爱日隆。贾充、荀勖并与之亲善。充女之为皇太子妃也，统有力焉。及妃之将废，统、勖干没救请，故得不废。伐吴之役，统领汝南太守，以郡兵随王浚入秣陵。迁御史中丞，转侍中。

帝病笃得愈，统与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攸素薄

勳。勳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乃使统言于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纳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笃，既纳统、勳邪说，遂为身后之虑，以固储位。既闻攸殒，哀恻特深。统侍立，因言曰：“齐王名过于实，今得自终，此乃大晋之福。陛下何乃过哀！”帝收泪而止。

初谋伐吴，统与贾充、荀勳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统内怀惭惧，疾张华如讎。及华外镇，威德大著，朝论当征为尚书令。统从容侍帝，论晋魏故事，因讽帝，言华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华传》。

太康七年，统疾，诏以统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寻卒。二子：播、熊。播，大长秋。熊字文黑，中书郎。统兄恢，自有传。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与义。动静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门》之情；渭滨之叟，匪西山之节。汤武有以济其功，夏殷不能讥其志。王沈才经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参席上之珍，居晋为幄中之士，桐宫之谋遽泄，武闱之祸遂臻。是知田光之口，岂燕丹之可绝；豫让之形，非智氏之能变。动静之际，有据蒺藜，仁义之方，求之弥远矣。彭祖谒由捧雉，孕本贸丝，因家乏主，遂登显秩。拥北州之士马，偶东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诸侯，宣力王室。而乘间伺隙，潜图不轨，放肆獠虎，迁播乘舆。遂使漳滏萧然，黎元涂地。纵贪夫于藏户，戮高士于燕垂，阻越石之内难，邀世龙之外府。恶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敌，方申凶犷，庆封之戮，慢

骂何补哉！公曾，慈明之孙；景倩，文若之子，践隆堂而高视，齐逸轨而长驚。孝敬足以承亲，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旧典，采萧相之遗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极，煽褒阎而偶震。虽废兴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于斗粟兴谣，逾里成咏，勸之阶祸，又已甚焉。冯统外骋戚施，内穷狙诈，毙攸安贾，交勸仇张，心滔楚费，过逾晋伍。爰丝献寿，空取慰于仁心，统之陈说，幸收哀于迷虑，投畀之罚无闻，《青蝇》之诗不作矣。

赞曰：处道文林，胡貳尔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戚。临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阳英英，匪懈其职。倾齐附鲁，是为螫贼。统之不臧，交乱罔极。

卷四十

列传第十

贾充 郭彰 杨骏

贾充，字公闾，平阳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阳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充少孤，居丧以孝闻。袭父爵为侯。拜尚书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课。辩章节度，事皆施用。累迁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参大将军军事，从景帝讨毌丘俭、文钦于乐嘉。帝疾笃，还许昌，留充监诸军事，以劳增邑三百五十户。

后为文帝大将军司马，转右长史。帝新执朝权，恐方镇

有异议，使充诣诸葛诞，图欲伐吴，阴察其变。充既论说时事，因谓诞曰：“天下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及还，白帝曰：“诞在再扬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观其规略，为反必也。今征之，反速而事小；不征，事迟而祸大。”帝乃征诞为司空，而诞果叛。复从征诞，充进计曰：“楚兵轻而锐，若深沟高垒以逼贼城，可不战而克也。”帝从之。城陷，帝登垒以劳充。帝先归洛阳，使充统后事，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户。迁廷尉，充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

转中护军，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跸。及常道乡公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增邑千二百户，统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

钟会谋反于蜀，帝假充节，以本官都督关中、陇右诸军事，西据汉中，未至而会死。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帝甚信重充，与裴秀、王沈、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赐甲第一区。五等初建，封临沂侯，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

充有刀笔才，能观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赞王业，方传位于舞阳侯攸。充称武帝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寝疾，武帝请问后事。文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颖侯。及受禅，充以建明大命，转车骑将军、散骑常侍、

尚书仆射，更封鲁郡公，母柳氏为鲁国太夫人。

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诏曰：“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奖明圣意，谘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颢、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頔、骑都尉成公绥荀勖、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朕每鉴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昔萧何以定律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车骑以下，皆加禄赏。其详依典故。”于是赐充子弟一人关内侯，绢五百匹。固让，不许。

后代裴秀为尚书令，常侍、车骑将军如故。寻改常侍为侍中，赐绢七百匹。以母忧去职，诏遣黄门侍郎慰问。又以东南有事，遣典军将军杨懿宣谕，使六旬还内。

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帝善之，又以文武异容，求罢所领兵。及羊祜等出镇，充复上表欲立勋边境，帝并不许。从容任职，褒贬在己，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帝舅王恂尝毁充，而充更进恂。或有背充以要权贵者，充皆阳以素意待之。而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

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及氐羌反叛，时帝深以为虑，恺因进说，请充镇关中。乃下诏曰：“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虜

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非得腹心之重，推毂委成，大匡其弊，恐为患未已。每虑斯难，忘寝与食。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忧，而远近获安矣。其以充为使持节、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假羽葆、鼓吹，给第一驸马。”朝之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

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将之镇，百僚饯于夕阳亭，荀勖私焉。充以忧告，勖曰：“公，国之宰辅，而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不顿驾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对曰：“勖请行之。”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颢亦并称之。帝纳其言。会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而皇储当婚，遂不西行。诏充居本职。先是羊祜密启留充，及是，帝以语充。充谢祜曰：“始知君长者。”

时吴将孙秀降，拜为骠骑大将军。帝以充旧臣。欲改班，使车骑居骠骑之右。充固让，见听。寻迁司空，侍中、尚书令、领兵如故。

会帝寝疾，充及齐王攸、荀勖参医药。及疾愈，赐绢各五百匹。初，帝疾笃，朝廷属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女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及是，帝闻之，徙和光禄勋，乃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寻转太尉、行

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咸宁三年，日蚀于三朝，充请逊位，不许。更以沛国之公丘益其封，宠幸愈甚，朝臣咸侧目焉。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训太后入庙，合食于景皇帝，齐王攸不得行其子礼。”充议以为：“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皆谓奉统承祀，非谓不得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丧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议，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丧服从诸侯之例。”帝从充议。

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给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充虑大功不捷，表陈“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军致讨，惧非其时。又臣老迈，非所克堪。”诏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节钺，将中军，为诸军节度，以冠军将军杨济为副，南屯襄阳。吴江陵诸守皆降，充乃徙屯项。

王浚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华豫平吴之策，故充以为言。中书监荀勖奏，宜如充表。帝不从。杜预闻充有奏，驰表固争，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輶辌，而孙皓已降。吴平，军罢。帝遣侍中程咸犒劳，赐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户；分封从孙畅新城亭侯，盖安阳亭侯；弟阳里亭侯混、从孙关内侯众增户邑。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及师出而吴平，大惭惧，议欲请罪。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罢节钺、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与群臣上告成之礼，请有司具其事。帝谦让不许。

及疾笃，上印绶逊位。帝遣侍臣谕旨问疾，殿中太医致汤药，赐床帐钱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时年六十六。帝为之恸，使使持节、太常奉策追赠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绂绶、御剑，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大鸿胪护丧事，假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缇麾，大路、銮路、輜辌车、帐下司马大车，椎斧文衣武贲、轻车介士。葬礼依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给茔田一顷。与石苞等为王功配飨庙庭，谥曰武。追赠充子黎民为鲁殇公。

充妇广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岁，乳母抱之当阁。黎民见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见，谓充私乳母，即鞭杀之。黎民恋念，发病而死。后又生男，过期，复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头。郭疑乳母，又杀之，儿亦思慕而死。充遂无胤嗣。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郎中令韩咸、中尉曹轸谏槐曰：“礼，大宗无后，以小宗支子后之，无异姓为后之文。无令先公怀腆后土，良史书过，岂不痛心。”槐不从。咸等上书求改立嗣，事寝不报。槐遂表陈是充遗意。帝乃诏曰：“太宰、鲁公充，崇德立勋，勤劳佐命，背世殂陨，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终，世嗣未立。古者列国无嗣，取始封支庶，以绍其统，而近代更除其国。至于周之公旦，汉之萧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勋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于人心。其以谧为鲁公世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及下礼官议充谥，博士秦秀议谥曰荒，帝不纳。博士段畅希旨，建议谥曰武，帝乃从之。自

充薨至葬，赙赐二千万。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郭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

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浚。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即广城君也。武帝践阼，李以大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数充曰：“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充乃答诏，托以谦冲，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而荃为齐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还其母。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卬丘俭孙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俱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充自以宰相为海内准则，乃为李筑室于永年里而不往来。荃、浚每号泣请充，充竟不往。会充当镇关右，公卿供帐祖道，荃、浚惧充遂去，乃排幔出于坐中，叩头流血，向充及群僚陈母应还之意。众以荃王妃，皆惊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黄门将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为皇太子妃，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后荃恚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往。”及女为妃，槐乃盛威仪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觉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辄使人寻之，恐其过李也。初，充母柳见古今重节义，竟不知充与成济事，以济不忠，数追骂之。侍者闻之，无不窃笑。及将亡，充问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妇尚不肯，安问他事！”遂无言。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训》行于世。

谧字长深。母贾午，充少女也。父韩寿，字德真，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曾孙。美姿貌，善容止，贾充辟为司空掾。充每宴宾僚，其女辄于青琐中窥之，见寿而悦焉。问其左右识此人不，有一婢说寿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发于寤寐。婢后往寿家，具说女意，并言其女光丽艳逸，端美绝伦。寿闻而心动，便令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潜修音好，厚相赠结，呼寿夕入。寿劲捷过人，逾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觉其女悦畅异于常日。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而其门阁严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阳惊，托言有盗，因使循墙以观其变。左右白曰：“无余异，惟东北角如狐狸行处。”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赠骠骑将军。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旰、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

历位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广城君薨，去职。丧未终。起

为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峻、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寻转侍中。领秘书监如故。谧时从帝幸宣武观校猎，讽尚书于会中召谧受拜，诫左右勿使人知，于是众疑其有异志矣。谧既亲贵，数入二宫，共慰怀太子游处，无屈降心。常与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谧惧，言之于后，遂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

及为常侍，侍讲东宫，太子意有不悦，谧患之。而其家数有妖异，飘风吹其朝服飞上数百丈，坠于中丞台，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压毁床帐，谧益恐。及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及赵王伦废后，以诏召谧于殿前，将戮之。走入西钟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斩之。韩寿少弟蔚有器望，及寿兄玠令保、弟散骑侍郎预、吴王友鉴、谧母贾午皆伏诛。

初，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迳。勤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汝而不

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暗戆，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系嗣死于钟虞之间，太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世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得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及是，谥死于钟下，贾后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皆如所言。

赵王伦之败，朝廷追述充勋，议立其后。欲以充从孙散骑侍郎众为嗣，众阳狂自免。以子秃后充，封鲁公，又病死。永兴中，立充从曾孙湛为鲁公，奉充后，遭乱死，国除。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充弟混，字宫奇，笃厚自守，无殊才能。太康中，为宗正卿。历镇军将军，领城门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赠中军大将军、仪同三司。

充从子彝、遵并有鉴裁，俱为黄门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范，少有志尚。颇览载籍，而沈深有智算，确然难夺。深为充所信爱，每事筹之焉。充年衰疾剧，恒忧已谥传，模曰：“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起家为邵陵令，遂历事二宫尚书吏部郎，以公事免，起为车骑司马。豫诛杨骏，封平阳乡侯，邑千户。及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太保卫瓘，诏使模将中骑二百人救之。

是时贾后既豫朝政，欲委信亲党，拜模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模乃尽心匡弼，推张华、裴颢同心辅政。数年之

中，朝野宁静，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禄大夫。然模潜执权势，外形欲远之，每有启奏贾后事，入辄取急，或托疾以避之。至于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惮之。加贪冒聚敛，富拟王公。但贾后性甚强暴，模每尽言为陈祸福，后不能从，反谓模毁己。于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谗间之徒遂进。模不得志，忧愤成疾。卒，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子游字彦将嗣，历官太子侍讲、员外散骑侍郎。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与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谓谥及彰也。卒，谥曰烈。

杨骏，字文长，弘农华阴人也。少以王官为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后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识者议之曰：“夫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于乱矣。”尚书褚翥、郭奕并表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从。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而骏及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及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所用者非，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

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信宿之间，上疾遂笃，后乃奏帝以骏辅政，帝颔之。便召中书监华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遗诏，曰：“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诏成，后对廙、劭以呈帝，帝亲视而无言。自是二日而崩，骏遂当寄托之重，居太极殿。梓宫将殡，六宫出辞，而骏不下殿，以武贲百人自卫。不恭之迹，自此而始。

惠帝即位，进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虑左右间己，乃以其甥段广、张劭为近侍之职。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乃出。骏知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骏弟珧、济并有俊才，数相谏止，骏不能用，因废于家。骏暗于古义，动违旧典。武帝崩未逾年而改元，议者咸以为违《春秋》逾年书即位之义。朝廷惜于前失，令史官没之，故明年正月复改年焉。

骏自知素无美望，惧不能辑和远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开封赏，欲以悦众，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冯翊太守孙楚素与骏厚，说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权，辅弱主。当仰思古人至公至诚谦顺之道。于周

则周召为宰，在汉则朱虚、东牟，未有庶姓专朝，而克终庆祚者也。今宗室亲重，藩王方壮，而公不与共参万机，内怀猜忌，外树私昵，祸至无日矣。”骏不能从。弘训少府蒯钦，骏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屡以正言犯骏，珣、济为之寒心。钦曰：“杨文长虽暗，犹知人之无罪不可妄杀，必当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与俱死。不然，倾宗覆族，其能久乎！”

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构骏将图社稷。贾后欲预政事，而惮骏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妇道事皇太后。黄门董猛，始自帝之为太子即为寺人监，在东宫给事于贾后。后密通消息于猛，谋废太后。猛乃与肇、观潜相结托。贾后又令肇报大司马、汝南王亮，使连兵讨骏。亮曰：“骏之凶暴，死亡无日，不足忧也。”肇报楚王玮，玮然之。于是求入朝，骏素惮玮，先欲召入，防其为变，因遂听之。及玮至，观、肇乃启帝，夜作诏，中外戒严，遣使奉诏废骏，以侯就第。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段广跪而言于帝曰：“杨骏受恩先帝，竭诚辅政。且孤公无子，岂有反理？愿陛下审之。”帝不答。

时骏居曹爽故府，在武库南，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都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可以免难。”骏素怯懦，不决，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侍中傅祗夜白骏，请与武茂俱入云龙门观察事势。祗因谓群僚“宫中不宜空”，便起揖，于是

皆走。

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又令弩士于阁上临骏府而射之，骏兵皆不得出。骏逃于马厰，以戟杀之。观等受贾后密旨，诛骏亲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又令李肇焚骏家私书，贾后不欲令武帝顾命手诏闻于四海也。骏既诛，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阎纂殓敛之。

初，骏征高士孙登，遗以布被。登截被于门，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托疾诈死，及是，其言果验。永熙中，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及骏居内府，以戟为卫焉。

永宁初，诏曰：“舅氏失道，宗族陨坠，渭阳之思，孔怀感伤。其以茅亭侯杨超为奉朝请、骑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历位尚书令、卫将军。素有名称，得幸于武帝，时望在骏前。以兄贵盛，知权宠不可居，自乞逊位，前后恳至，终不获许。初，聘后，珧表曰：“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乞以表事藏之宗庙，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从之。右军督赵休上书陈：“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杨氏三公，并在大位，而天变屡见，臣窃为陛下忧之。”由此珧益惧。固求逊位，听之，赐钱百万、绢五千匹。

珧初以退让称，晚乃合朋党，构出齐王攸。中护军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辞疾不出。讽有司奏琇，转为太仆。自是举朝莫敢枝梧，而素论尽矣。珧临刑称冤，云：“事在石函，可问张华。”当时皆谓宜为申理，合依钟毓事例。而贾氏族党待诸杨如仇，促行刑者遂斩之。时

人莫不嗟叹焉。

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命王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帝重兵官，多授贵戚清望，济以武艺号为称职。与兄珣深虑盛满，乃与诸甥李斌等共切谏。骏斥出王佑为河东太守，建立皇储，皆济谋也。

初，骏忌大司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济与斌数谏止之，骏遂疏济。济谓傅咸曰：“若家兄征大司马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不尔，行当赤族。”咸曰：“但征还，共崇至公，便立太平，无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济益惧而问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贤兄执政，疏外宗室，宜与四海共之。”济曰：“见兄，可及此。”崇见骏，及焉，骏不纳。后与诸兄俱见害。难发之夕，东宫召济。济谓裴楷曰：“吾将何之？”楷曰：“子为保傅，当至东宫。”济好施，久典兵马，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皆欲救济。济已入宫，莫不叹恨。

史臣曰：贾充以谄谀陋质，刀笔常材，幸属昌辰，滥叨非据。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杖钺推亡，遽有知难之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然犹身极宠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可谓无德而禄，殃将及矣。逮乎貶厥，乃乞丐之徒，嗣恶稔之余基，纵奸邪之凶德。煽兹哲妇，索彼惟家，虽及诛夷，曷云塞责。昔当涂

阙翦，公间实肆其劳，典午分崩，南风亦尽其力，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杨骏阶缘宠幸，遂荷栋梁之任，敬之犹恐弗逮，骄奢淫佚，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会昆以先言获宥，文据识同曩烈，而罚异昔人，裴夫！

赞曰：公间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时来，遂阶荣命。乞丐承绪，凶家乱政。琐琐文长，遂居栋梁。据非其位，乃底灭亡。珧虽先觉，亦罹祸殃。

卷四十一

列传第十一

魏舒 李熹 刘寔 高光

魏舒，字阳元，任城樊人也。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谓应之。舒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别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伟，饮酒石余，而迟钝质朴，不为乡亲和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我愿毕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节，不为皎厉之事，每欲容才长物，终不显人之短。性好骑射，著韦衣。入山泽，以渔猎为事。唯太原王父谓舒曰：“卿终当为台辅，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饥寒，吾当助卿营之。”常振其匮乏，舒受而不辞。舒尝诣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

“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浞池长，迁浚仪令，入为尚书郎。时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罢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无清论者咸有愧色，谈者称之。

累迁后将军钟毓长史，毓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范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岂一事哉！”转相国参军，封剧阳子。府朝碎务，未尝见是非；至于废兴大事，众人莫能断者，舒徐为筹之，多出众议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迁宜阳、荥阳二郡太守，甚有声称。征拜散骑常侍。出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简惠称。入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赐绢百匹。迁尚书，以公事当免官，诏以赎论。舒三娶妻皆亡，是岁自表乞假还本郡葬妻，诏赐葬地一顷，钱五十万。

太康初，拜右仆射。舒与卫瓘、山涛、张华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禅东岳，前后累陈其事，帝谦让不许。以舒为左仆射，领吏部。舒上言：“今选六宫，聘以玉帛，而旧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礼，费重使轻。以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嫔使五官中郎将，美人、良人使谒者，于典制为弘。”有诏详之，众议异同，遂寝。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

及山涛薨，以舒领司徒，有顷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赐散之九族，家无余财。陈留周震累为诸府所辟，辟书既下，公辄丧亡，号震为杀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无患，识者以此称其达命。以年老，每称疾逊位。中复暂起，署兖州中正，寻又称疾。尚书左丞郤诜与舒书曰：“公久疾小差，视事是也，唯上所念。何竟起讫还卧，曲身回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弃之，可不惜哉！”舒称疾如初。后以灾异逊位，帝不听。后因正旦朝罢还第，表送章绶。帝手诏敦勉。而舒执意弥固，乃下诏曰：“司徒、剧阳子舒，体道弘粹，思量经远，忠肃居正，在公尽规。入管铨衡，官人允叙；出赞袞职，敷弘五教。惠训播流，德声茂著，可谓朝之俊乂者也。而屡执冲让，辞旨恳诚，申览反覆，省用恍然。盖成人之美，先典所与，难违至情。今听其所执，以剧阳子就第，位同三司，禄赐如前。几杖不朝，赐钱百万，床帐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为剧阳子舍人，置官骑十人。使光禄勋奉策，主者详案典礼，令皆如旧制。”于是赐安车驷马，门施行马。舒为事必先行而后言，逊位之际，莫有知者。时论以为晋兴以来，三公能辞荣善终者，未之有也。司空卫瓘与舒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太熙元年薨，时年八十二。帝甚伤悼，赙赠优厚，谥曰康。

子混，字延广，清惠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为舒悲惜。舒每哀恻，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乎！”于是终服不复哭。诏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处穷独之苦，每念但然，为之

嗟悼。思所以散愁养气，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给赐阳燧四望，總窗户皂轮车牛一乘，庶出入观望，或足散忧也。”以庶孙融嗣。又早卒，从孙晃嗣。

李憺，字季和，上党铜鞮人也。父佺，汉大滩胪。憺少有高行，博学研精，与北海管宁以贤良征，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复辟憺为太傅属，固辞疾，郡县扶輿上道，时憺母疾笃，乃窃逾兹氏城而徒还，遂遭母丧，论者嘉其志节。后为并州别驾，时骁骑将军秦朗过并州，州将毕轨敬焉。令乘车至阁。憺固谏以为不可，轨不得已从之。

景帝辅政，命憺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憺到，引见，谓憺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对曰：“先君以礼见待，憺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憺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转司马，寻拜右长史。从讨毌丘俭还，迁御史中丞。当官正色，不惮强御，百僚震肃焉。荐乐安孙璞，亦以道德显，时人称为知人。寻迁大司马，以公事免。

司马伷为宁北将军，镇邺，以憺为军司。顷之，除凉州刺史，加扬威将军、假节，领护羌校尉，绥御华夷，甚有声绩。羌虏犯塞，憺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以功重免谴，时人比之汉朝冯、甘焉。于是请还，许之。居家月余，拜冀州刺史，累迁司隶校尉。及魏帝告禅于晋，憺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郑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

憺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

贬谥。”诏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亲贵，然后行耳，吾岂将枉纵其间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剥百姓，以缪惑朝士。奸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惩邪佞。涛等不貳其过者，皆勿有所问。《易》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憇亢志在公，当官而行，可谓‘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岂其然乎！其申敕群僚，各慎所司，宽宥之恩，不可数遇也。”憇为二代司隶，朝野称之。以公事免。

其年，皇太子立，以憇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后，久旷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官并未置，唯置卫率令典兵，二傅并摄众事。憇在位累年，训道尽规。迁尚书仆射，拜特进、光禄大夫，以年老逊位。诏曰：“光禄大夫、特进李憇，杖德居义，当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虽优游无为，可以颐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怵然！其因光禄之号，改假金紫，置官骑十人，赐钱五十万，禄赐班礼，一如三司，门施行马。”

初，憇为仆射时，凉州虏寇边，憇唱义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后虏果大纵逸，凉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憇清素贫俭，赐绢百匹。及齐王攸出镇，憇上疏谏争，辞甚恳切。憇自历仕，虽清非异众，而家无储积，亲旧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尝私以王官。及卒，追赠太保，谥曰成。子赞嗣。

少子俭，字仲约，历左积弩将军、屯骑校尉。俭子弘字世彦，少有清节，永嘉末，历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刘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汉济北惠王寿之后也，父

广，斥丘令。寔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行。以计吏入洛，调为河南尹丞，迁尚书郎、廷尉正。后历吏部郎，参文帝相国军事，封循阳子。

钟会、邓艾之伐蜀也，有客问寔曰：“二将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还。”客问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见，皆此类也。

以世多进趣，廉逊道阙，乃著《崇让论》以矫之。其辞曰：

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让于上，卓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与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无所用其心，因成清议，随之而已。故曰，荡荡乎尧之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见尧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无为而化者其舜也欤。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以贤才化无事，至道兴矣。已仰其成，复何与焉！故可以歌《南风》之诗，弹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让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则不难也。

在朝之人不务相让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来，登

进辟命之士，及在职之吏，临见受叙，虽自辞不能，终莫肯让有胜己者。夫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孔子曰，上兴让则下不争，明让不兴下必争也。推让之道兴，则贤能之人日见推举；争竞之心生，则贤能之人日见谤毁。夫争者之欲自先，甚恶能者之先，不能无毁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谤己，况不及孔墨者乎！议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为大官者。山泽人小官吏亦复云，朝廷之士虽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时人也。余以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向令天下贵让，士必由于见让而后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无政绩之称，让之者必矣，官无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见用不息者，由让道废，因资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汉魏以来，时开大举，令众官各举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阶次，如此者甚数矣。其所举必有当者，不闻时有擢用，不知何谁最贤故也。所举必有不当，而罪不加，不知何谁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当时之人莫肯相推，贤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举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审，故敢漫举而进之。或举所贤，因

及所念，一顿而至，人数猥多，各言所举者贤，加之高状，相似如一，难得而分矣。参错相乱，真伪同贯，更复由此而甚。虽举者不能尽忠之罪，亦由上开听察之路滥，令其尔也。昔齐王好听竽声，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后听之，廩以数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请为王吹竽，虚食数人之俸。嗣王觉而改之，难彰先王之过。乃下令曰：“吾之好闻竽声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听之。”先生于此逃矣。推贤之风不立，滥举之法不改，则南郭先生之徒盈于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驰走有势之门日多矣。虽国有典刑，弗能禁矣。

夫让道不兴之弊，非徒贤人在下位，不得时进也，国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将以渐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为颜氏之子不贰过耳，明非圣人皆有过。宠贵之地欲之者多矣，恶贤能者塞其路，其过而毁之者亦多矣。夫谤毁之生，非徒空设，必因人之微过而甚之者也。毁谤之言数闻，在上者虽欲弗纳，不能不杖所闻，因事之来而微察之也，无以，其验至矣。得其验，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纵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贤才不进，贵臣日疏，此有国者之深忧也。《诗》曰：“受禄不让，至于已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

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

贤为贵邪！直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使益为虞官，让于朱虎、熊、黑。使伯夷典三礼，让于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

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预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预选之矣，必详于停缺而令主者选四征也。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

夫以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虽复令三府参举官，本不委以举选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举之，不用精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知，让则竞推于胜己。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让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

已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则无由矣。游外求者，于此相随而归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息矣。人人无所用其心，任众人之议，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于此著矣。让可以致此，岂可不务之哉！

《春秋传》曰：“范宣子之让，其下皆让。栾黶虽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力农以事其上，上下有礼，谗慝远黜，由不争也。及其乱也，国家之弊，恒必由之。笃论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选大官，能不以人废言，举而行之，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群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泰始初，进爵为伯，累迁少府。咸宁中为太常。转尚书。杜预之伐吴也，寔以本官行镇南军司。

初，寔妻卢氏生子跻而卒，华氏将以女妻之。寔弟智谏曰：“华家类贪，必破门户。”辞之不得，竟婚华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贿，免官。顷之为大司农，又以夏罪免。

寔每还州里，乡人载酒肉以候之。寔难逆其意，辄共啖而返其余。或谓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过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闻见，不相祖习，岂复教诲之所得乎！”世以寔言为当。

后起为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愍怀太子初封广陵王，高选师友，以寔为师。元康初，进爵为侯，累迁太子太保，加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领冀州都督。九

年，策拜司空，迁太保，转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逊位，赐安车驷马、钱百万，以侯就第。及长沙成都之相攻也，寔为军人所掠，潜归乡里。

惠帝崩，寔赴山陵。怀帝即位，复授太尉。寔自陈年老，固辞，不许。左丞刘坦上言曰：“夫堂高级远，主尊相贵。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师其元臣，崇养老之教，训示四海，使少长有礼。七十致仕，亦所以优异旧德，厉廉高之风。太尉寔体清素之操，执不渝之洁，悬车告老，二十余年，浩然之志，老而弥笃。可谓国之硕老，邦之宗模。臣闻老者不以筋力为礼，寔年逾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舆，冒险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阙庭，大臣之节备矣。圣诏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饴鼎实，断章敦喻，经涉二年。而寔频上露板，辞旨恳诚。臣以为古之养老，以不事为优，不以吏之为重，谓宜听寔所守。”

三年，诏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汉相萧何，兴宁一之誉，故能光隆于当时，垂裕于百代。朕绍天明命，临御万邦，所以崇显政道者，亦赖之于元臣庶尹，毕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确然难违。今听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禄准旧，赐几杖不朝及宅一区。国之政，将就谕于君，副朕意焉。”岁余薨，时年九十一，谥曰元。

寔少贫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营给。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裯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寔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虽处荣宠，居无第宅，所得俸禄，贍恤亲故。虽礼教陵迟，而行己以正。丧妻为庐杖之制，终丧不御内。轻

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笃学不倦，虽居职务，卷弗离手。尤精《三传》，辨正《公羊》，以为卫辄不应辞以王父命，祭仲失为臣之节，举此二端以明臣子之体，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条例》二十卷。

有二子，跻、夏。跻字景云，官至散骑常侍。夏以贪污弃放于世。

弟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少贫窶，每负薪自给，读诵不辍，竟以儒行称。历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寝矣。”入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尚书、太常。著《丧服释疑论》，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谥曰成。

高光，字宣茂，陈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习家业，明练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迁尚书郎，出为幽州刺史、颍州太守。是时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秩与中丞同，迁廷尉。元康中，拜尚书，典三公曹。时赵王伦篡逆，光于其际，守道全贞。及伦赐死，齐王冏辅政，复以光为廷尉，迁尚书，加奉车都尉。后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功，封延陵县公，邑千八百户。于时朝廷咸推光明于用法，故频典理官。惠帝为张方所逼，幸长安，朝臣奔散，莫有从者，光独侍帝而西。迁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光兄诞为上官巳等所用，历徐、雍二州刺史。诞性任放无伦次，而决烈过人，与光异操。常谓光小节，恒轻侮之，光事诞愈谨。帝既还洛阳，时太弟新立，重选傅训，以光为少傅，

加光禄大夫，常侍如故。及怀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与傅祗并见推崇。寻为尚书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赠司空、侍中。属京洛倾覆，竟未加谥。

子韬字子远，放佚无检。光为廷尉时，韬受货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时人虽非光不能防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为累。初，光诣长安留台，以韬兼右卫将军。韬与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于丧中往来不绝。时东海王越辅政，不朝观。韬知人心有望，密与太傅参军姜瓖、京兆杜概等谋讨越，事泄伏诛。

史臣曰：下士竞而文，中庸静而质，不若进不足而退有余也。魏舒、刘寔发虑精华，结绶登槐，览止成务。季和切问近对，当官正色。诗云“贪人败类”，岂刘夏之谓欤！

赞曰：舒言不矜，寔对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难陵。进忠能举，退让攸兴。皎皎瑚器，来光玉绳。

卷四十二

列传第十二

王 浑 子济 王濬 唐彬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

熙中为越骑校尉。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时年荒岁饥，浑开仓振赡，百姓赖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户。久之，迁东中郎将，监淮北诸军事，镇许昌。数陈损益，多见纳用。

转征虏将军、监豫州诸军事、假节，领豫州刺史。浑与吴接境，宣布威信，前后降附甚多。吴将薛莹、鲁淑众号十万，淑向弋阳，莹向新息。时州兵并放休息，众裁一旅，浮淮潜济，出其不意，莹等不虞晋师之至。浑击破之，以功封次子尚为关内侯。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浑遂陈兵东疆，视其地形险易，历观敌城，察攻取之势。

及大举伐吴，浑率师出横江，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濞乡，又击吴牙门将孔忠，皆破之，获吴将周兴等五人。又遣殄吴护军李纯据高望城，讨吴将俞恭，破之，多所斩获。吴历武将军陈代、平虏将军朱明惧而来降。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众数万指城阳，浑遣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击破之，临阵斩二将，及首虏七千八百级，吴人大震。

孙皓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送印节诣浑降。既而王濬破石头，降孙皓，威名益振。明日，浑始济江，登建邺宫，酺酒高会。自以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频奏濬罪状，时人讥之。帝下诏曰：“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王浑，督率所统，遂逼秣陵，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

成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途穷势尽，面缚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其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转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浑不尚刑名，处断明允。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浑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于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

征拜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会朝臣立议齐王攸当之藩，浑上书谏曰：“伏承圣诏，宪章古典，进齐王攸为上公，崇其礼仪，遣攸之国。昔周氏建国，大封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宪。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辅济大业，不使归藩。明至亲义著，不可远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圣德光弼幼主，忠诚著于《金縢》，光述文武仁圣之德。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离天朝，不预王政。伤母弟至亲之体，亏友于款笃之义，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仙、骏各处方任，有内外之资，论以后虑，亦不为轻。攸今之国，适足长异同之论，以损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窥陛下有不崇亲亲之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历观古今，苟事轻重，所在无不为害也。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者也。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计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

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令陛下有笃亲亲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义在尽言，心之所见，不能默已。私慕鲁女存国之志，敢陈愚见，触犯天威。欲陛下事每尽善，冀万分之助。臣而不言，谁当言者。”帝不纳。

太熙初，迁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诛杨骏，崇重旧臣，乃加浑兵。浑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属绛衣。自以偶因时宠，权得持兵，非是旧典，皆令皂服。论者美其谦而识体。

楚王玮将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孙宏说玮曰：“昔宣帝废曹爽，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厌众心。司徒王浑宿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玮从之。浑辞疾归第，以家兵千余人闭门距玮。玮不敢逼。俄而玮以矫诏伏诛，浑乃率兵赴官。帝尝访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虚，询及刍蕘，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

别见，可前诣轩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又诏浑录尚书事。

浑所历之职，前后著称，及居台辅，声望日减。元康七年薨，时年七十五，谥曰元。长子尚早亡，次子济嗣。

济字武子。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有名当世，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书郎，以母忧去官。起为骁骑将军，累迁侍中，与侍中孔恂、王恂、杨济同列，为一时秀彦。武帝尝会公卿藩牧于式乾殿，顾济、恂而谓诸公曰：“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每侍见，未尝不谘论人物及万机得失。济善于清言，修饰辞令，讽议将顺，朝臣莫能尚焉。帝益亲贵之。仕进虽速，论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谓才能致之。然外虽弘雅，而内多忌刻，好以言伤物，侪类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时议讥焉。

齐王攸当之藩，济既陈请，又累使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俱入，稽顙泣请帝留攸。帝怒谓侍中王戎曰：“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以忤旨，左迁国子祭酒，常侍如故。数年，入为侍中。时浑为仆射，主者处事或不当，济性峻厉，明法绳之。素与从兄佑不平，佑党颇谓济不能顾其父，由是长同异之言。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见委任。而济遂被斥外，于是乃移第北芒山下。

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埽，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

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帝求之，不过数十。济候其上直，率少年诣园，共啖毕，伐树而去。帝尝幸其宅，供饌其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著连乾鄣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帝尝谓和峤曰：“我将骂济而后官爵之，何如？”峤曰：“济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济，切让之，既而曰：“知愧不？”济答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亲疏，臣不能使亲亲，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帝尝与济弈棋，而孙皓在侧，谓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济时伸脚局下，而皓讥焉。

寻使白衣领太仆。年四十六，先浑卒，追赠骠骑将军。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雅敬济，而后来，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

初，济尚主，主两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终无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浑爵，拜给事中。次聿，字茂宣，袭公主封敏阳侯。济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辩慧有才藻，并历清显。

王濬，字士治，弘农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坟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为乡曲所称。晚乃变节，疏通亮达，恢廓有大志。尝起宅，开门前路广数十步。人或谓之何太过，濬曰：“吾欲使容长戟幡旗。”众咸笑之，濬曰：“陈胜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州郡辟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后参征南军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志太，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转车骑从事中郎，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

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转广汉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赖之。濬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警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濬设方略，悉诛弘等，以勋封关内侯。怀辑殊俗，待以威信，蛮夷徼外，多来归降。征拜右卫将军，除大司农。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于是重拜益州刺史。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寻以谣言拜濬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

事。语在《羊祜传》。

时朝议咸谏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帝深纳焉。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唯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分命诸方节度。濬于是统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平西将军施洪等来降。乙亥，诏进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濬自发蜀，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军万人御濬，象军望旗而降。皓闻濬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声势甚盛，莫不破胆。用光禄薛莹、中书令胡冲计，送降文于濬曰：“吴郡孙皓叩头死罪。昔汉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

时略有江南，遂阻山河，与魏乖隔。大晋龙兴，德覆四海，暗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烦六军，衡盖露次，还临江渚。举国震惶，假息漏刻，敢缘天朝，含弘光大。谨遣私署太常张夔等奉所佩玺绶，委质请命。”壬寅，潜入于石头。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棕，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潜躬解其缚，受璧焚棕，送于京师。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军无私焉。帝遣使者犒潜军。

初，诏书使潜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潜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潜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潜大悦，表呈预书。及潜将至秣陵，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潜举帆直指，报曰：“风利，不得泊也。”王浑久破皓中军，斩张悌等，顿兵不敢进。而潜乘胜纳降，浑耻而且忿，乃表潜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有司遂按潜槛车征，帝弗许，诏让潜曰：“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车将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违制昧利，甚失大义。将军功勋，简在朕心，当率由诏书，崇成王法，而于事终恃功肆意，朕将何以令天下？”潜上书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佃及浑、潜、彬

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臣自连巴丘，所向风靡，知孙皓穷蹙，势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设部分，为攻取节度。前至三山，见浑军在北岸，遣书与臣，可暂来过，共有所议，亦不语臣当受节度之意。臣水军风发，乘势造贼城，加宿设部分行有次第，无缘得于长流之中回船过浑，令首尾断绝。须臾之间，皓遣使归命。臣即报浑书，并写皓笺，具以示浑，使速来，当于石头相待。军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将所领，还围石头，备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首都亭，无缘共合空围。又兵人定见，不可仓卒，皆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诏谓臣忽弃明制，专擅自由。伏读严诏，惊悚悚慄，不知躯命当所投厝。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臣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托付不效，孤负圣朝，故投身死地，转战万里，被蒙宽恕之恩，得从临履之宜。是以凭赖威灵，幸而能济，皆是陛下神策庙算。臣承指授，效鹰犬之用耳，有何勋劳而恃功肆意，宁敢昧利而违圣诏。

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假令孙皓犹有螳螂举斧之势，而臣轻军单入，有所亏丧，罪之可也。臣所统八万余人，乘胜席卷。皓以众叛亲离，无复羽翼，匹夫独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诸军不知其虚实，不早缚取，自为小误。臣至便得，更见怨恚，并云守贼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语噂𠴿，不

可听闻。

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由有专辄。臣虽愚蠢，以为事君之道，唯当竭节尽忠，奋不顾身，量力受任，临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顾护嫌疑，以避咎责，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输写肝脑，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庶必扫除凶逆，清一宇宙，愿令圣世与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识其欲自效之诚，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讨之事。虽燕主之信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报，而以顽疏，举错失宜。陛下弘恩，财加切让，惶怖怔营，无地自厝，愿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浑又腾周浚书，云濬军得吴宝物。濬复表曰：

被壬戌诏书，下安东将所上扬州刺史周浚书，谓臣诸军得孙皓宝物，又谓牙门将李高放火烧皓伪宫。辄公文上尚书，具列本末。又闻浑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举动，信心而前，期于不负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欲构南箕，成此贝锦，公于圣世，反白为黑。

夫佞邪害国，自古而然。故无极破楚，宰嚭灭吴，及至石显，倾乱汉朝，皆载在典籍，为世所戒。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乐羊既反，谤书盈筐。况臣顽疏，能免谗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领者，实赖陛下圣哲钦明，使浸润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独立，朝无党援，久弃遐外，人道断绝，而结恨强宗，取

怨豪族。以累卵之身，处雷霆之冲；蚩栗之质，当豺狼之路，其见吞噬，岂抗唇齿！

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贵臣，则祸在不测。故朱云折槛，婴逆鳞之怒，庆忌救之，成帝不问。望之、周堪违忤石显，虽阖朝嗟叹，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浑之支党姻族内外，皆根据磐乐，并处世位。闻遣人在洛中，专共交构，盗言孔甘，疑惑观听。夫曾参之不杀人，亦以明矣，然三人传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参之著；而谗构沸腾，非徒三夫之对，外内扇助，为二五之应。夫猛兽当途，麒麟恐惧，况臣脆弱，敢不悚慄。

伪吴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验问，以明虚实。前伪中郎将孔攄说，去二月武昌失守，水军行至。皓案行石头还，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陛下一死战决之。”皓意大喜，谓必能然，便尽出金宝，以赐与之。小人无状，得便持走，皓惧，乃图降首。降使适去，左右劫夺财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宫。皓逃身窜首，恐不脱死，臣至，遣参军主者救断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宫，臣时遣记室吏往视书籍，浚使收缚。若有遗宝，则浚前得，不应移踪后人，欲求苟免也。

臣前在三山得浚书云：“皓散宝货以赐将士，府库略虚。”而今复言“金银篋笥，动有万计”，疑臣军得之。言语反覆，无复本末。臣复与军司张牧、汝南相冯统等共入观皓宫，乃无席可坐。后日又与牧等共视皓舟船，浑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浑所知见。臣之案行，

皆出其后，若有宝货，浑应得之。

又臣将军素严，兵人不得妄离部阵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诸有市易，皆有伍任证左，明从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吴人所知也。余军纵横，诈称臣军，而臣军类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岂独浚之将士皆是夷齐，而臣诸军悉聚盗跖耶！时有八百余人，缘石头城劫取布帛。臣牙门将军马潜即收得二十余人，并疏其督将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结，而寂无反报，疑皆纵遣，绝其端绪也。

又闻吴人言，前张悌战时，所杀财有二千人，而浑、浚露布言以万计。以吴刚子为主簿，而遣刚至洛，欲令刚增斩级之数。可具问孙皓及其诸臣，则知其定审。若信如所闻，浚等虚诈，尚欺陛下，岂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时送皓，欲有反状。又恐动吴人，言臣皆当诛杀，取其妻子，冀其作乱，得骋私忿。谋反大逆，尚以见加，其余谤嗜，故其宜耳。

浑案臣“瓶罄小器，蒙国厚恩，频繁擢叙，遂过其任”。浑此言最信，内省惭惧。今年平吴，诚为大庆，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既无孟侧策马之好，而令济济之朝有谗邪之人，亏穆穆之风，损皇代之美。由臣顽疏，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识次。

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曰：“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

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曰“勿推”。拜濬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旧校唯五，置此营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辅国依比，未为达官，不置司马，不给官骑。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二十万及食物。

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濬之外亲也。谓濬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濬曰：“何谓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颜老之不伐，龚遂之雅对，将何以过之。蔺生所以屈廉颇，王浑能无愧乎！”濬曰：“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不得无言，亦不能遣诸胸中，是吾偏也。”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讼濬之屈。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王浑诣濬，濬严设备卫，然后见之，其相猜防如此。

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遗故旧也。后又转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太康六年卒，时年八十，谥曰武。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坦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子矩嗣。

矩弟畅，散骑郎。畅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诏粹尚颍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

濬有二孙，过江不见齿录。安西将军恒温镇江陵，表言之曰：“臣闻崇德赏功，为政之所先；兴灭继绝，百王之所务。故德参时雍，则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则永锡祚胤。案故抚军王濬历职内外，任兼文武，料敌制胜，明勇独断，义存社稷之利，不顾专辄之罪。荷戈长鹭，席卷万里，僭号之吴，面缚象魏，今皇泽被于九州，玄风洽于区外，襄阳之封，废而莫续；恩宠之号，坠于近嗣。遐迩酸怀，臣窃悼之。濬今有二孙，年出六十，室如悬磬，糊口江滨，四节蒸尝，菜羹不给。昔汉高定业，求乐毅之嗣；世祖旌贤，建葛亮之胤。夫效忠异代，立功异国，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弃，况濬建元勋于当年，著喜庆于身后，岂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诚宜加恩，少垂矜悯，追录旧勋，纂锡茅土。则圣朝之恩，宣畅于上，忠臣之志，不坠于地矣。”卒不见省。

唐彬，字儒宗，鲁国邹人也。父台，太山太守。彬有经国大度，而不拘行检。少便弓马，好游猎，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经史，尤明《易经》，随师受业，还家教授，恒数百人。初为郡门下掾，转主簿。刺史王沈集诸参佐，盛论距吴之策，以问九郡吏。彬与譙郡主张惲俱陈吴有可兼之势，沈善其对。又使彬难言吴未可伐者，而辞理皆屈。还迁功曹，举孝廉，州辟主簿，累迁别驾。

彬忠肃公亮，尽规匡救，不显谏以自彰，又奉使诣相府计事，于时僚佐皆当世英彦，见彬莫不钦悦，称之于文帝，荐

为掾属。帝以问其参军孔颢，颢忌其能，良久不答。陈骞在坐，敛板而称曰：“彬之为人，胜骞甚远。”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论于胜。”因辟彬为铠曹属。帝问曰：“卿何以致辟？”对曰：“修业陋巷，观古人之遗迹，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帝顾四坐曰：“名不虚行。”他日，谓孔颢曰：“近见唐彬，卿受蔽贤之责矣。”

初，邓艾之诛也，文帝以艾久在陇右，素得士心，一旦夷灭，恐边情骚动，使彬密察之。彬还，白帝曰：“邓艾忌克诡狭，矜能负才，顺从者谓为见事，直言者谓之触迁。虽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答对失指，辄见骂辱。处身无礼，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数劳众力。陇右甚患苦之，喜闻其祸，不肯为用。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

俄除尚书水部郎。泰始初，赐爵关内侯。出补邕令，彬道德齐礼，期月化成。迁弋阳太守，明设禁防，百姓安之。以母丧去官。益州东接吴寇，监军位缺，朝议用武陵太守杨宗及彬。武帝以问散骑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财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财欲可足，酒者难改。”遂用彬。寻又诏彬监巴东诸军事，加广武将军。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

后与王濬共伐吴，彬屯据冲要，为众军前驱。每设疑兵，应机制胜，陷西陵、乐乡，多所擒获。自巴陵、沔口以东，诸贼所聚，莫不震惧，倒戈肉袒。彬知贼寇已殄，孙皓将降，未至建邺二百里，称疾迟留，以示不竞。果有先到者争物，后到者争功，于时有识莫不高彬此举。吴平，诏曰：“广武将军唐彬受任方隅，东御吴寇，南监蛮越，抚宁疆场，有绥御之

绩。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顷者征讨，扶疾奉命，首启戎行，献俘授馘，勋效显著。其以彬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征拜翊军校尉，改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朝有疑议，每参预焉。

北虏侵掠北平，以彬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彬既至镇，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国命，示以恩信。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廋、撓何等并遣侍子入贡。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遂开拓旧境，却地千里。复秦长城塞，自温城泊于碣石，绵亘山谷且三千里，分军屯守，烽堠相望。由是边境获安，无犬吠之警，自汉魏征镇莫之比焉。鲜卑诸种畏惧，遂杀大莫廋。彬欲讨之，恐列上俟报，虏必逃散，乃发幽冀车牛。参军许祗密奏之。诏遣御史檻车征彬付廷尉，以事直见释。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

彬初受学于东海阎德，门徒甚多，独目彬有廊庙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为之立碑。

元康初，拜使持节、前将军、领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践境望风，虚心饥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见，论道而已，岂以吏职，屈染高规。郡国备礼发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时年六十，谥曰襄，赐绢二百匹，钱二十万。长子嗣，官至广陵太守。少子岐，征虏司马。

史臣曰：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二王属当戎旅，受律遄征，浑既献捷横江，濬亦克清建邺。于时讨吴之役，将帅虽多，定吴之功，此焉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阳夏之推功，上稟庙堂，下凭将士。岂非茂勋茂德，善始善终者欤！此而不存，彼焉是务。或矜功负气，或恃势骄陵，竞构南箕，成兹贝锦。遂乃喧黷宸扆，戮乱彝伦，既为戒于功臣，亦致讥于清论，岂不惜哉！王济遂骄父之褊心，乖争子之明义，俊材虽多，亦奚以为也。唐彬畏避交争，属疾迟留，退让之风，贤于浑濬远矣。传云“不拘行检”，安得长者之行哉！

赞曰：二王总戎，淮海攸同。浑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桀，夙参朝列。逞欲牛心，纾情马埽。儒宗知退，避名全节。

卷四十三

列传第十三

山涛 子简 简子遐 王戎 从弟衍

衍弟澄 郭舒 乐广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父曜，宛句令。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庄》《老》，每隐身自晦。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后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

晚与尚书和逌交，又与钟会、裴秀并申款昵。以二人居势争权，涛平心处中，各得其所，而俱无恨焉。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

咸熙初，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时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及武帝受禅，以涛守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邺。泰始初，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

尚，风俗颇革。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入为侍中，迁尚书。以母老辞职，诏曰：“君虽乃心在于色养，然职有上下，旦夕不废医药，且当割情，以隆在公。”涛心求退，表疏数十上，久乃见听。除议郎，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褥。礼秩崇重，时莫为比。

后除太常卿，以疾不就。会遭母丧，归乡里。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诏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职是也。方今风欲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山太常虽尚居谅闇，情在难夺，方今务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涛为吏部尚书。”涛辞以丧病，章表恳切。会元皇后崩，遂扶兴还洛。逼迫诏命，自力就职。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

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问。”涛不自安，表谢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臣亦何必屡陈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诏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岂当介意邪！便当摄职，令断章表也。”涛志必欲退，因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诏曰：“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岂吾侧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诏谕旨，若体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舆车舆还寺舍。”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

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

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譖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寢。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后以年衰疾笃，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臣耳目耄瞶，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乃免冠徒跣，上还印绶。诏曰：“天下事广，加吴土初平，凡百草创，当共尽意化之。君不深识往心而以小疾求退，岂所望于君邪！朕犹侧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当崇至公，勿复为虚饰之烦。”涛苦表请退，诏又不许。尚书令卫瓘奏：“涛以微苦，久不视职。手诏频烦，犹未顺旨。参议以为无专节之尚，违在公之义。若实沈笃，亦不宜居位。可免涛官。”中诏瓘曰：“涛以德素为朝之望，而常深退让，至于恳切。故比有诏，欲必夺其志，以匡辅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诏旨，而反深加诋案。亏崇贤之风，以重吾不德，何以示远近邪！”涛不得已，又起视事。

太康初，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选如故。涛以老疾固辞，手诏曰：“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况自先帝识君远意。吾将倚君以穆风俗，何乃欲舍远朝政，独高其志耶！吾之至怀故不足以喻乎，何来言至恳切也。且当以时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涛又上表固让，不许。

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邑。君当终始朝政，翼辅朕躬。”涛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诏曰：“君翼赞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帮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已敕断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绶。涛曰：“垂没之人，岂可污官府乎！”舆疾归家。以太康四年薨，时年七十九，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策赠司徒，蜜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朱绶，祭以太牢，谥曰康。将葬，赐钱四十万、布百匹。左长史范晷等上言：“涛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帝为之立室。

初，涛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

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

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

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有五子：该、淳、允、谟、简。

该字伯伦，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赠长水校尉。该子玮字彦祖，翊军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骑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车都尉，并少尪病，形甚短小，而聪敏过人。武帝闻而欲见之，涛不敢辞，以问于允。允自以尪陋，不肯行。涛以为胜己，乃表曰：“臣二子尪病，宜绝人事，不敢受诏。”谟字季长，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简字季伦。性温雅，有父风，年二十余，涛不之知也。简叹曰：“吾年几三十，而不为家公所知！”后与谯国嵇绍、沛郡刘谟、弘农杨准齐名。初为太子舍人，累迁太子庶子、黄门郎，出为青州刺史。征拜侍中，顷之，转尚书。历镇军将军、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不行，复拜尚书。光熙初，转吏部尚书。永嘉初，出为雍州刺史、镇西将军。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简欲令朝臣各举所知，以广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为自古兴替，实在官人；苟得其才，则无物不理。《书》言：‘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唐、虞之盛，元恺登庸；周室之隆，济济多士。秦、汉已来，风雅渐丧。至于后汉，女君临朝，尊官大位，出于阿保，斯乱之始也。是以郭泰、许劭之伦，明清议于草野；陈蕃、李固之徒，守忠节于朝廷。然后君臣名节，古今遗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迄于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世祖武皇帝应

天顺人，受禅于魏，泰始之初，躬亲万机，佐命之臣，咸皆率职。时黄门侍郎王恂、庾纯始于太极东堂听政，评尚书奏事，多论刑狱，不论选举。臣以为不先所难，而辨其所易。陛下初临万国，人思尽诚，每于听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议选举，各言所见后进俊才、乡邑尤异、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随缺先叙。是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之义也。”朝廷从之。

永嘉三年，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鬣。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

寻加督宁、益军事。时刘聪入寇，京师危逼。简遣督护王万率师赴难，次于涅阳，为宛城贼王如所破，遂婴城自守。及洛阳陷没，简又为贼严寔所逼，乃迁于夏口。招纳流亡，江、汉归附。时华轶以江州作难，或劝简讨之。简曰：“与彦夏旧友，为之惆怅。简岂利人之机，以为功伐乎！”其笃厚如此。时乐府伶人避难，多奔沔汉，宴会之日，僚佐或劝奏之。简曰：“社稷倾覆，不能匡救，有晋之罪人也，何作乐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子遐。

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

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后为东阳太守，为政严猛。康帝诏曰：“东阳顷来竟囚，每多入重。岂郡多罪人，将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处之自若，郡境肃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洁其务，欲以启天下之方，事亲以终其身，将以劝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与于此者哉！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若乃余风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铨综，则群情自抑；通乎鱼水，则专用生疑。将矫前失，归诸后正，惠绝臣名，恩驰天口，世称《山公启事》者，岂斯之谓欤！若卢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浑，凉州刺史、贞陵亭侯。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灿灿，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又尝与群儿嬉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其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

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朝贤尝上巳禊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奢。”其为识鉴者所赏如此。

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他日问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胜公荣，不可不与饮；若减公荣，则不敢不共饮；惟公荣可不与饮。”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卿辈意亦复易败耳！”

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袭父爵，辟相国掾，历史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受诏伐吴。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戎督大军临江，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降。吴平，进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戎渡江，绥慰新附，宣扬威惠。吴光禄勋石伟方直，不容皓朝，称疾归家。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禄终其身。荆土悦服。征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

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颀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逾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苦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

杨骏执政，拜太子太傅。骏诛之后，东安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戎诫繇曰：“大事之后，宜深远之。”繇不从，果得罪。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给恩信五十人。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

戎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寻转司徒。以王政将圯，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裴颀，戎之婿也，颀诛，戎坐免官。齐王冏起义，孙秀禄戎于城内，赵王伦子欲取戎为军司。博士王繇曰：“濬冲谲诈多端，安肯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宫，以戎为尚书令。既而河间王颺遣使就说成都王颖，将诛齐王冏。檄书至，冏谓戎曰：“孙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纠合义兵，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听谗，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

不协。卿其善为我筹之。”戎曰：“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开辟以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赏，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冏谋臣葛旗怒曰：“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寻拜司徒，虽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间乘小马，从便门而出游，见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辄避之。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遍布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嗇，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女适裴頠，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后乃欢。从子将婚，戎遣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

其后从帝北伐，王师败绩于荡阴，戎复诣邺，随帝还洛阳。车驾之西迁也，戎出奔于邾。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时召亲宾，欢娱永日。永兴二年，薨于邾县，时年七十二，谥曰元。

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頠拙于用长，荀勖工于用短，陈道宁缓缓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尝先见如此。尝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曰：“吾昔

与嵇叔夜、阮嗣宗酣畅于此，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为时之所羁縻。今日视之虽近，邈若山河！”初，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诛，而戎、衍获济焉。

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兴，戎所不齿。以从弟阳平太守愔子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父，为平北将军，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时报。衍年十四，时在京师，造仆射羊祜，申陈事状，辞甚清辩。祜名德贵重，而衍幼年无屈下之色，众咸异之。杨骏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阳狂自免。武帝闻其名，问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泰始八年，诏举奇才可以安边者，衍初好论从横之术，故尚书卢钦举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櫟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于北平，送故甚厚，为亲识之所借贷，因以舍之。数年之间，家资罄尽，出就洛城西田园而居焉。后为太子舍人，还尚书郎。出补元城令，终日清谈，而县务亦理。入为中庶子、黄门侍郎。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

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衍甚重之。惟裴颢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恻。

衍妻郭氏，贾后之亲，藉中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师大侠也，郭氏素惮也。衍谓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小损。衍疾郭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后历北军中候、中领军、尚书令。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诬，衍惧祸，自表离婚。贾后既废，有司奏衍，曰：“衍与司徒梁王彤书，写呈皇太子手与妃及衍书，陈见诬见状。彤等伏读，辞旨恳恻。衍备位大臣，应以议责也。太子被诬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离婚。得太子手书，隐蔽不出。志在苟免，无忠蹇之操。宜加显责，以厉臣节。可禁锢终身。”从之。

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免。及

伦诛，拜河南尹，转尚书，又为中书令。时齐王乂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公卿皆为之拜，衍独长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颖以衍为中军师，累迁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

及石勒、王弥寇京师，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距之。衍使前将军曹武、左卫将军王景等击贼，退之，获其輜重。迁太尉，尚书令如故。封武陵侯，辞封不受。时洛阳危逼，多欲迁都以避其难，而衍独卖车牛以安众心。

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辞曰：“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个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

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为人所尚如此。

子玄，字眉子，少慕简旷，亦有俊才，与卫玠齐名。荀藩用为陈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气，荒弊之时，人情不附，将赴祖逖，为盗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虽未能言，见人举动，便识其意。衍妻郭性贪鄙，欲令婢路上担粪。澄年十四，谏郭以为不可。郭大怒，谓澄曰：“昔夫人临终，以小郎属新妇，不以新妇属小郎。”因捉其衣裾，将杖之。澄争得脱，逾窗而走。

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澄尝谓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衍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显名。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辄云“已经平子矣”。

少历显位，累迁成都王颖从事中郎。颖嬖竖孟玖谮杀陆机兄弟，天下切齿。澄发玖私奸，劝颖杀玖，颖乃诛之，士庶莫不称善。及颖败，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以迎大驾勋，封南乡侯。迁建威将军、雍州刺史，不之职。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宴纵诞，穷欢极娱。

惠帝末，衍白越以澄为荆州刺史、持节、都督，领南蛮校尉，敦为青州。衍因问以方略，敦曰：“当临事制变，不可豫论。”澄辞义锋出，算略无方，一坐嗟服。澄将之镇，送者倾朝。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探而弄之，神气萧然，傍

若无人。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不答。

澄既至镇，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擢顺阳人郭舒于寒悴之中，以为别驾，委以州府。时京师危逼，澄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会王如寇襄阳，澄前锋至宜城，遣使诣山简，为如党严疑所获。疑伪使人从襄阳来而问之曰：“襄阳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获山简。”乃阴缓澄使，令得亡去。澄闻襄阳陷，以为信然，散众而还。既而耻之，托粮运不贍，委罪长史蒋俊而斩之，竟不能进。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之。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沈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南破零桂，东掠武昌，败王机于巴陵。澄亦无忧惧之意，但与机日夜纵酒，投壶博戏，数十局俱起。杀富人李才，取其家资以赐郭舒。南平太守应詹骤谏，不纳。于是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澄望实虽损，犹傲然自得。后出军击杜弢，次于作塘。山简参军王冲叛于豫州，自称荆州刺史。澄惧，使杜蕤守江陵。澄迁于孱陵，寻奔沓中。郭舒谏曰：“使君临州，虽无异政，未失众心。今西收华容向义之兵，足以擒此小丑，奈何自弃。”澄不能从。

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杜弢，天门太守扈瑰次于益阳。武陵内史武察为其郡夷所害，瑰以孤军引还。澄怒，以杜曾代瑰。夷袁遂，瑰故吏也，托为瑰报仇，遂举兵逐曾，自称平晋将军。澄使司马毋丘邈讨之，为遂所败。会元帝征澄为军谘祭酒，于是赴召。

时王敦为江州，镇豫章，澄过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倾慕之。兼勇力绝人，素为敦所惮，澄犹以旧意侮敦。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杀之。而澄左右有二十绝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尝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发。后敦赐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观之。因下床而谓澄曰：“何与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验。”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绝带。乃登于梁，因骂敦曰：“行事如此，殃将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搯杀之，时年四十四，载尸还其家。刘琨闻澄之死，叹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请加赠谥。诏复澄本官，谥曰宪。长子詹，早卒。次子徽，右军司马。

郭舒，字稚行。幼请其母从师，岁余便归，粗识大义。乡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称舒当为后来之秀，终成国器。始为领军校尉，坐擅放司马彪，系廷尉，世多义之。刺史夏侯含辟为西曹，转主簿。含坐事，舒自系理含，事得释。刺史宗岱命为治中，丧母去职。刘弘牧荆州，引为治中。弘卒，舒率将士推弘子璠为主，讨逆贼郭伋。灭之，保全一州。

王澄闻其名，引为别驾。澄终日酣饮，不以众务在意，舒常切谏之。及天下大乱，又劝澄修德养威，保完州境。澄以为乱自京都起，非复一州所能匡御，虽不能从，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庾廙尝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廙。舒厉色谓左右曰：“使君过醉，汝辈何敢妄动！”澄恚曰：“别驾狂邪，诳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头，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释，

而厥遂得免。

澄之奔败也，以舒领南郡。澄又欲将舒东下，舒曰：“舒为万里纪纲，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稻湖泽以自给。乡人盗食舒牛，事觉，来谢。舒曰：“卿饥，所以食牛耳，余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舒少与杜曾厚，曾尝召之，不往，曾衔之。至是，澄又转舒为顺阳太守，曾密遣兵袭舒，遁逃得免。

王敦召为参军，转从事中郎。襄阳都督周访卒，敦遣舒监襄阳军。甘卓至，乃还。朝廷征舒为右丞，敦留不遣。敦谋为逆，舒谏不从，使守武昌。荆州别驾宗澹忌舒才能，数譖之于王廙。廙疑舒与甘卓同谋，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护繆坦尝请武昌城西地为营，太守乐凯言于敦曰：“百姓久买此地，种菜自贍，不宜夺之。”敦大怒曰：“王处仲不来江湖，当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凯惧，不敢言。舒曰：“公听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头，旧疾复发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云不狂也。昔尧立诽谤之木，舜置敢谏之鼓，然后事无枉纵。公为胜尧、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与古人相远！”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谓小人，疑误视听，夺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称：君曰其可，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还地，众咸壮之。敦重舒公亮，给赐转丰，数诣其家。表为梁州刺史。病卒。

乐广，字彦辅，南阳涪阳人也。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八岁，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

曰：“向见广神姿郎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方早卒。广孤贫，侨居山阳，寒素为业，人无知者。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尝引广共谈，自夕申旦，雅相钦挹，叹曰：“我所不如也。”王戎为荆州刺史，闻广为夏侯玄所尝，乃举为秀才。楷又荐广于贾充，遂辟太尉掾，转太子舍人。尚书令卫瓘，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甘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其为识者所叹美如此。

出补元城令，迁中书侍郎，转太子中庶子，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顿愈。卫玠总角时，尝问广梦，广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梦，岂是想邪！”广曰：“因也。”玠思之经月不得，遂以成疾。广闻故，命驾为剖析之，玠病即愈。广叹曰：“此贤胸中当必无膏肓之疾！”

广所在为政，无当时功誉，然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凡所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而自见矣。人有过，先尽弘恕，然后善恶自彰矣。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少与弘农杨准相善。准之二子曰乔曰髦，皆知名于世。准使先诣裴颀，颀性弘方，爱乔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少减也。”又使诣广，广性清淳，爱髦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以为乔虽有高韵，而神检不足，乐为得之矣。

是时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亦任放为达，或至裸体者。广闻而笑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其居才爱物，动有理中，皆此类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乱，清己中立，任诚保素而已。时人莫有见其际焉。

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处正寝，广居之不疑。尝外户自闭，左右皆惊，广独自若。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亦绝。

愍怀太子之废也，诏故臣不得辞送，众官不胜愤叹，皆冒禁拜辞。司隶校尉满奋敕河南中部收缚拜者送狱，广即便解遣。众人代广危惧。孙琰说贾谧曰：“前以太子罪恶，有斯废黜，其臣不惧严诏，冒罪而送。今若系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释去。”谧然其言，广故得不坐。

迁吏部尚书左仆射，后东安王繇当为仆射，转广为右仆射，领吏部，代王戎为尚书令，始戎荐广，而终践其位，时人美之。

成都王颖，广之婿也，及与长沙王父遘难，而广既处朝望，群小谗谤之。父以问广，广神色不变，徐答曰：“广岂以五男易一女。”父犹以为疑，广竟以忧卒。荀藩闻凯字弘绪，大司马齐王掾，参骠骑军事。肇字弘茂，太傅东海王掾。洛阳陷，兄弟相携南渡江。谡字弘范，征虏将军、吴郡内史。

史臣曰：汉相清静，见机于旷务；周史清虚，不嫌于尸禄。岂台揆之任，有异于常班者欤！濬冲善发谈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显列，顾漆园而高视。彼既凭虚，朝章已乱。戎则取容于世，旁委货财；衍则自保其身，宁论宗稷？及三方构乱，六戎藉手，犬羊之侣，锋镝如云。夷甫区区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贷，颓墙之陨，犹有礼也。平子肆情傲物，对镜难堪，终失厥生，自贻伊败。且夫衣服表容，珪璋范德，声移宫羽，采照山华，布武有章，立言成训。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袂登枝，裸形扞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轻薄是效，风流讵及。道睽将圣，事乖跼指，操情独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婴哭庄公之尸，乐令解愍怀之客，岂闻伯夷之风欤，懦夫能立志者也。

赞曰：晋家求士，乃构仙台，陵云切汉，山叟知材。濬冲居鼎，谈优务劣。夷甫两顾，退求三穴。神乱当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于用拙。乐令披云，高天澄彻。

卷四十四

列传第十四

郑袤_{子默 默子球} 李胤 卢钦_{弟珽 珽子志}

志子谡 华表_{子虞 虞子恒 虞弟峤} 石鉴

温羨

郑袤，字林叔，荥阳开封人也。高祖众，汉大司农。父泰，扬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识鉴。荀攸见之曰：“郑公业为不亡矣。”随叔父浑避难江东。时华歆为豫章太守，浑往依之，歆素与泰善，抚养袤如己子。年十七，乃还乡里。性清正。时济阴魏讽为相国掾，名重当世，袤局郡任览与结交。袤以讽奸雄，终必为祸，劝览远之。及讽败，论者称焉。

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干俱为临淄侯文学，转司隶功曹从事。司空王朗辟为掾，袤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朗皆命之，后咸至大位，有重名。袤迁尚书郎。出为黎阳令，吏民悦服。太守班下属城，特见甄异，为诸县之最。迁尚书右丞。转济阴太守，下车旌表孝悌，敬礼贤能，兴立庠序，开诱后进。调补大将军从事中郎，拜散骑常侍。会广平太守缺，宣帝谓袤曰：“贤叔大匠垂称于阳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卢子家、王子雍继踵此郡，使世不乏贤，故复相屈。”袤在广平，以德化为先，善作条教，郡中爱之。征拜侍中，百姓恋慕，涕泣路隅。迁少府。高贵乡公即

位，袤与河南尹王肃备法驾奉迎于元城，封广昌亭侯。徙光禄勋，领宗正。

毋丘俭作乱，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东，袤疾病不任会。帝谓中领军王肃曰：“唯不见郑光禄为恨。”肃以语袤，袤自舆追帝，及于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来也。”遂与袤共载，曰：“计将何先？”袤曰：“昔与俭俱为台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谋而不达事情，自昔建勋幽州，志望无限。文钦勇而无算。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而不能固，深沟高垒以挫其气，此亚夫之长也。”帝称善。转太常。高贵乡公议立明堂辟雍，精选博士，袤举刘毅、刘寔、程咸、庾峻，后并至公辅大位。及常道乡公立，与议定策，进封安城乡侯，邑千户。景元初，疾病失明，屡乞骸骨，不许。拜光禄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

武帝践阼，进爵为侯。虽寝疾十余年，而时贤并相推荐。泰始中，诏曰：“光禄密陵侯袤，履行纯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登三阶之曜，补袞职之阙。今以袤为司空。”天子临轩，遣五官中郎将国坦就第拜授。袤前后辞让，遣息称上送印绶，至于十数。谓坦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吾时为侍中，受诏譬旨。徐公语吾曰：‘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终于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务乎！”固辞，久之见许，以侯就第，拜仪同三司，置舍人官骑，赐床帐簟褥、钱五十万。

九年薨，时年八十五。帝于东堂发哀，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绢布各百匹，以供丧事。谥曰元。有

子六人，长子默嗣，次质、舒、诩、称、予，位并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转尚书考功郎，专典伐蜀事，封关内侯，迁司徒左长史。武帝受禅，与太原郭奕俱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于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事遂施行。出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振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诏书褒叹，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县有此比者，皆听出给。入为散骑常侍。

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金共举默。文帝与袁书曰：“小儿得厕贤子之流，愧有窃贤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遂问政事，对曰：“劝穡务农，为国之基。选人得才，济世之道。居官久职，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劝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导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

后以父丧去官，寻起为廷尉。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唯默兄弟以洁慎不染其流。迁太常。时仆射山涛欲举一亲亲为博士，谓默曰：“卿似尹翁归，令吾不敢复言。”默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类也。

及齐王攸当之国，下礼官议崇锡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并立异议，默容过其事，坐免。寻拜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自陈恳至，久而见许。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自默始也。服阕，为大司农，转光禄勋。

太康元年卒，时年六十八，谥曰成。尚书令卫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论道，五升九卿，位未称德，宜赠三司。”而后父杨骏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读《雋不疑传》，常想其人。畏远权贵，奕世所守。”遂辞之。骏深为恨。至此，骏议不同，遂不施行。默宽冲博爱，谦虚温谨，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礼，遇下以和，虽僮竖厮养不加声色，而犹有嫌怨，故士君子以为居世之难。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宫。成都王为大将军，起义讨赵王伦，球自顿丘太守为右长史，以功封平寿公。累迁侍中、尚书、散骑常侍、中护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元。球弟豫，永嘉末为尚书。

李胤，字宣伯，辽东襄平人也。祖敏，汉河内太守，去官还乡里，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敏乘轻舟浮沧海，莫知所终。胤父信追求积年，浮海出塞，竟无所见，欲行丧制服，则疑父尚存，情若居丧而不聘娶。后有邻居故人与其父同年者亡，因行丧制服。燕国徐邈与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于无后，劝使娶妻。既主胤，遂绝房室，恒如居丧礼，不堪其忧，数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识之后，降食哀戚，亦以丧礼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闻。容貌质素，颓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则。

初仕郡上计掾，州辟部从事、治中，举孝廉，参镇北军事。迁乐平侯相，政尚清简。入为尚书郎，迁中护军司马、吏

部郎，铨综廉平。赐爵关中侯，出补安丰太守。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迁御史中丞，恭恪直绳，百官惮之。伐蜀之役，为西中郎将、督关中诸军事。后为河南尹，封广陆伯。泰始初，拜尚书，进爵为侯。胤奏以为：“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内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之教，或处三槐，兼听狱讼，稽疑之典，谋及卿士。陛下圣德钦明，垂心万机，猥发明诏，仪刑古式，虽唐、虞畴谘，周文翼翼，无以加也。自今以往，国有大政，可亲延群公，询纳谏言。其军国所疑，延诣省中，使侍中、尚书谘论所宜。若有疾病，不任觐会，临时遣侍臣讯访。”诏从之。迁吏部尚书仆射，寻转太子少傅。诏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节，使领司隶校尉。胤屡自表让，忝傅储宫，不宜兼监司之官。武帝以二职并须忠贤，故每不许。

咸宁初，皇太子出居东宫，帝以司录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辅导之务，胤素羸，不宜久劳之，转拜侍中，加特进。俄迁尚书令，侍中、特进如故。胤虽历职内外，而家至贫俭，儿病无以市药。帝闻之，赐钱十万。其后帝以司徒旧丞相之职，诏以胤为司徒。在位五年，简亮持重，称为任职。以吴会初平，大臣多有勋劳，宜有登进，乃上疏逊位。帝不听，遣侍中宣旨，优诏敦谕，绝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视事。

太康三年薨，诏遣御史持节监丧致祠，谥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赞誄之，文义甚美。帝后思胤清节，诏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并履忠清俭，身没，家无余积，赐胤家钱二百万、谷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长、修。固字万基，散骑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历位散骑侍郎、建威将军、阳平太守。真长位至太仆卿。修黄门侍郎、太

弟中庶子。

卢钦，字子若，范阳涿人也。祖植，汉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业显。钦清淡有远识，笃志经史，举孝廉，不行，魏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爽弟尝有所属请，钦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纳之，而罚其弟。除尚书郎。爽诛，免官。后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为太傅，辟从事中郎，出为阳平太守，迁淮北都督、伏波将军，甚有称绩。征拜散骑常侍、大司农，迁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武帝受禅，以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假节，给追锋轺卧车各一乘、第二驸马二乘、骑具刀器、御府人马铠等，及钱三十万。钦在镇宽猛得中，疆场无虞。入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领吏部。以清贫，特赐绢百匹。钦举必以材，称为廉平。

咸宁四年卒，诏曰：“钦履道清正，执德贞素。文武之称，著于方夏。入跻机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节。不幸薨没，朕甚悼之。其赠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布五十匹、钱三十万。”谥曰元。又以钦忠清高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所庇，特赐钱五十万，为立第舍。复下诏曰：“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将军杨器，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赐谷三百斛。”钦历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为务。禄俸散之亲故，不营赀产。动循礼典，妻亡，制庐杖，终丧居外。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云，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废。然朝廷器重之，以为国子博士、祭酒、秘书监，皆不就。

钦弟琨字子笏，卫尉卿。琨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书郎，出为邺令。成都王颖之镇邺也，爱其才量，委以心膂，遂为谋主。齐王冏起义，遣使告颖。颖召志计事，志曰：“赵王无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愤怒。今殿下总率三军，应期电发，子来之众，不召自至。扫夷凶逆，必有征无战。然兵事至重，圣人所慎。宜旌贤任才，以收时望。”颖深然之，改选上佐，高辟掾属，以志为谏议参军，仍补左长史，专掌文翰。颖前锋都督赵驤为伦所败，士众震骇，议者多欲还保朝歌。志曰：“今我军失利，敌新得胜，必有轻易陵轹之情，若顿兵不进，三军畏衄，惧不可用。且战何能无胜负，宜更选精兵，星行倍道，出贼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颖从之。及伦败，志劝颖曰：“齐王众号百万，与张泓等相持不能决，大王迺得济河，此之大勋，莫之与比，而齐王今当与大王共辅朝政。志闻两雄不俱处，功名不并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还定省，推崇齐王，徐结四海之心，此计之上也。”颖纳之，遂以母疾还藩，委重于冏。由是颖获四海之誉，天下归心。朝廷封志为武强侯，加散骑常侍。

及河间王颙纳李含之说，欲内除二王，树颖储副，遣报颖，颖将应之，志正谏，不从。及冏灭，颖遥执期权，遂怀觖望之心。以长沙王乂在内，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时

荆州有张昌之乱，颖表求亲征，朝廷许之。会昌等平，乃回兵以讨父。志谏曰：“公前有复皇祚之大勋，及事平，归功于齐，辞九锡之赏，不当朝政之权，振阳翟饥人，葬黄桥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赖矣。逆寇纵肆，猾扰荆、楚，今公扫清群难，南土以宁，振旅而旋，顿军关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颖不纳。

及父死，颖表志为中书监，留邺，参署相府事。乘与败于荡阴，颖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邺，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晓，众皆成列，而程太妃恋邺不欲去，颖未能决。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琳、殿中武贲千人而已，志复劝颖早发。时有道士姓黄，号曰圣人，太妃信之。及使呼人，道士求两杯酒，饮讫，抛杯而去，于是志计始决。而人马复散，志于营阵间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屯骑校尉郝昌先领兵八千守洛阳，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于复振，启天子宜下赦书，与百姓同其休庆。既达洛阳，志启以满奋为司隶校尉。奔散者多还，百官粗备，帝悦，赐志绢二百匹、绵百斤、衣一袭、鹤绫袍一领。

初，河间王颙闻王浚起兵，遣右将军张方救邺。方闻成都军败，顿兵洛阳，不敢进，纵兵虏掠，密欲迁都长安，将焚宗庙宫室，以绝人心。志说方曰：“昔董卓无道，焚烧洛阳，怨毒之声，百年犹存，何为袭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垒。帝垂泣就舆，唯志侍侧，曰：“陛下今日之事，当一从右将军。

臣弩怯，无所云补，唯知尽微诚，不离左右而已。”停方垒三日便西，志复从至长安。颖被黜，志亦免官。

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颺启帝复颖还邺，以志为魏郡太守，加左将军，随颖北镇。行达洛阳，而平昌公模遣前锋督护冯嵩距颖。颖还长安，未至而闻颺斩张方，求和于越。颖住华阴，志进长安，诣阙陈谢，即还就颖于武关。奔南阳，复为刘陶所驱，回诣河北。及颖薨，官属奔散，唯志亲自殓送，时人嘉之。越命志为军谘祭酒，迁卫尉，永嘉末，转尚书。洛阳没，志将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刘琨。至阳邑，为刘粲所虏，与次子谧、诜等俱遇害于平阳。长子谌。

谌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选尚武帝女荥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未成礼而公主卒。后州举秀才，辟太尉掾。洛阳没，随志北依刘琨，与志俱为刘粲所虏。粲据晋阳，留谌为参军。琨收散卒，引猗卢骑还攻粲。粲败走，谌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悉为刘聪所害。琨为司空，以谌为主簿，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谌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

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谌为别驾。匹磾既害琨，寻亦败丧。时商路阻绝，段末波在辽西，谌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谌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即加吊祭。累徵谌为散骑中书侍郎，而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辽代立，谌流离世故且二十载。石季龙破辽西，复为季龙所得，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属冉闵诛石氏，谌随闵军，于襄国遇害，时年

六十七，是岁永和六年也。

谡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綽、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谡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

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孙，刘琨妻子之侄也。与谡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后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其綽、宪、畅并别有传。

华表，字伟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骑黄门郎，累迁侍中。正元初，石苞来朝，盛称高贵乡公，以为魏武更生。时闻者流汗沾背，表惧祸作，频称疾归下舍，故免于大难。后迁尚书。五等建，封观阳伯。坐供给丧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转光禄勋。迁太常卿。数岁，以老病乞骸骨。诏曰：“表清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于王事，静恭匪懈。而以疾固辞，章表恳至。今听如所上，以为太中大夫，赐钱二十万，床帐褥席禄赐与卿同，门施行马。”表以苦节垂名，司徒李胤、司隶王宏等并叹美表清澹退静，以为不可得贵贱而亲疏也。咸宁元年八月卒，时年七十二，谥曰康，诏赐朝服。有六子：廙、岑、峤、鉴、澹、简。

廙字长骏，弘敏有才义。妻父卢毓典选，难举姻亲，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调，晚为中书通事郎。泰始初，迁冗从仆射。少为武帝所礼，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疾笃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廙固辞，迁旨。

初，表有赐客在鬲，使廙因县令袁毅录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货赇致罪，狱辞迷谬，不复显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与廙，而毅亦卢氏婿也。又中书监荀勖先为中子求廙女，廙不许，为恨，因密启帝，以袁毅货赇者多，不可尽罪，宜责最所亲者一人，因指廙当之。又绿廙有违忤之咎，遂于丧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鸿胪何遵奏廙免为庶人，不应袭封，请以表世孙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时之制。廙为世子，著在名簿，不听袭嗣，此为刑罚再加。诸侯犯法，八议平处者，褒功重爵也。嫡统非犯终身弃罪，废之为重，依律应听袭封。”诏曰：“诸侯薨，子逾年即位，此古制也。应即位而废之，爵命皆去矣，何为罪罚再加？且吾之责廙，以肃贪秽，本不论常法也。诸贤不能将明此意，乃更诡易礼律，不顾宪度，君命废之，而群下复之，此为上下正相反也。”于是有司奏免议者官，诏皆以赎论。混以世孙当受封，逃避，断发阳狂，病暗不能语，故得不拜，世咸称之。

廙栖迟家巷垂十载，教诲子孙，讲诵经典。集经书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与陈懿共造猪阑于宅侧，帝尝出视之，问其故，左右以实对，帝心怜之。帝后又登陵云台，望见廙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封。久之，拜城门校尉，迁左卫将军。数年，以为中书监。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书令，进爵为公。廙应杨骏召，不

时还，有司奏免官。寻迁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动遵礼典，得傅导之义。后年衰病笃，诏遣太医疗病，进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时河南尹韩寿因托贾后求以女配虞孙陶，虞距而不许，后深以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谥曰元。三子：混、荟、恒。

混字敬伦，嗣父爵，清贞简正，历位侍中、尚书，卒官。子陶嗣，补巩令，没于石勒。

荟字敬叔，为河南尹。与荀藩、荀组俱避贼，至临颖，父子并遇害。

恒字敬则，博学以清素为称。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元康初，东宫建，恒以选为太子宾友，赐爵关内侯，食邑百户。辟司徒王浑仓曹掾，属除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北军中候，俄拜领军，加散骑常侍。

愍帝即位，以恒为尚书，进爵苑陵县公。顷之，刘聪逼长安，诏出恒为镇军将军，领颖川太守，以为外援。恒兴合义军，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关中陷没。时群贼方盛，所在州郡相继奔败，恒亦欲弃郡东渡，而从兄轺为元帝所诛，以此为疑。先书与骠骑将军王导，导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从乎！”即召恒，补光禄勋。恒到，未及拜，更以为卫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

寻拜太常，议立郊祀。尚书刁协、国子祭酒杜彝议，须还洛乃修郊祀。恒议，汉献帝居许，即便郊柴，宜于此修立。

司徒荀组、骠骑将军王导同恒议，遂定郊祀。寻以疾求解，诏曰：“太常职主宗庙，烝尝敬重，而华恒所疾，不堪亲奉职事。夫子称‘吾不与祭，如不祭’，况宗伯之任职所司邪！今转恒为廷尉。”顷之，加特进。

太宁初，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督石头水陆诸军事。王敦表转恒为护军，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禄大夫，又领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时赐爵进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讨王敦功封苑陵县侯，复领太常。苏峻之乱，恒侍帝左右，从至石头，备履艰危，困悴逾年。

初，恒为州大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及让在峻军中，任势多所杀害，见恒辄恭敬，不肆其虐。钟雅、刘超之死，亦将及恒，让尽心救卫，故得免。

及帝加元服，又将纳后。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据。恒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迁左光禄大夫、开府，常侍如故，固让未拜。会卒，时年六十九，册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谥曰敬。

恒清恪俭素，虽居显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笃。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子俊嗣，为尚书郎。俊子仰之，大长秋。

峤字叔骏，才学深博，少有令闻。文帝为大将军，辟为掾属，补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泰始初，赐爵关内侯。迁太子中庶子。出为安平太守。辞亲老不行，更拜散骑常侍，典中书著作，领国子博士，迁侍中。

太康末，武帝颇亲宴乐，又多疾病。属小瘳，峤与侍臣表贺，因微谏曰：“伏惟圣体渐就平和，上下同庆，不觉抃舞。臣等愚戆，窃有微怀，以为收功于所忽，事乃无悔；虑福于垂成，祚乃日新。唯愿陛下深垂圣明，远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静和气，畜养精神，颐身于清简之宇，留心于虚旷之域。无厌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言，则丰庆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诏报曰：“辄自消息，无所为虑。”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诛杨骏，改封乐乡侯，迁尚书。

后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汉后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勖、令和峤、太常张华、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后太尉汝南王亮、司空卫瓘为东宫傅，列上通讲，事遂施行。峤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还宫及安边、雩祭、明堂辟雍、浚导河渠，巡禹之旧迹置都水官，修蚕宫之礼置长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赠少府，谥曰简。

峤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

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后监缪徵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永嘉丧乱，经籍遗没，峤书存者五十余卷。

峤有三子：颐、彻、畅。颐嗣，官至长乐内史。畅有才思，所著文章数万言。遭寇乱，避难荆州，为贼所害，时年四十。

石鉴，字林伯，乐陵厌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历尚书郎、侍御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纠正，朝廷惮之，出为并州刺史、假节、护匈奴中郎将。武帝受禅，封堂阳子。入为司隶校尉，转尚书。时秦、凉为虜所败，遣鉴都督陇右诸军事，坐论功虚伪免官。后为镇南将军、豫州刺史，坐讨吴贼虚张首级。诏曰：“昔云中守魏尚以斩首不实受刑，武牙将军田顺以诈增虜获自杀，诬罔败法，古今所疾。鉴备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败为得，竟不推究。中间黜免未久，寻复授用，冀能补过，而乃与下同诈。所谓大臣，义得尔乎！有司奏是也，顾未忍耳。今遣归田里，终身不得复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禄勋，复为司隶校尉，稍加特进，迁右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已后，废不复行。至鉴，有诏令会，遂以为常。太康末，拜司空，领太子太傅。

武帝崩，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时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傅杨骏所疑，不敢临丧，出营域外。时有告亮欲举兵讨骏，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诏鉴及张劭使率陵兵讨

亮。劭，骏甥也，便率所领催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觐视亮，已别道还许昌，于是骏止，论者称之。山陵讫，封昌支县侯。元康初，为太尉。年八十余，克壮慷慨，自遇若少年，时人美之。寻薨，谥曰元。子陋，字处贱，袭封，历屯骑校尉。

温羨，字长卿，太原祁人，汉护羌校尉序之后也。祖恢，魏扬州刺史。父恭，济南太守。兄弟六人并知名于世，号曰“六龙”。羨少以朗寤见称，齐王攸辟为掾，迁尚书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为散骑常侍，累迁尚书。及齐王冏辅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亲之，转吏部尚书。

先是，张华被诛，冏建议欲复其官爵。论者或以为非，羨驳之曰：“自天子已下，争臣各有差，不得归罪于一人也。故晏子曰：‘为已死亡，非其亲昵，谁能任之？’里克之杀二庶，陈乞之立阳生，汉朝之诛诸吕，皆积年之后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见存，而得行其志于数月之内者也。式乾之会，张华独谏。上宰不和，不能承风赞善，望其指麾从命，不亦难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内难不预，礼非所在。且后体齐于帝，尊同皇极，罪在枉子，事不为逆，义非所讨。今以华不能废枉子之后，与赵盾不讨杀君之贼同，而贬责之，于义不经通也。”华竟得追复爵位。

其后以从驾讨成都王颖有功，封大陵县公，邑千八百户。出为冀州刺史，加后将军，范阳王虓败于许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长安，以羨为中书令，不就。及帝还洛阳，征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未拜，会帝崩。怀帝即位，迁

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论者金谓为速。在位未几，病卒，赠司徒，谥曰元。有三子：祗、允、裕。

祗字敬齐，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长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史臣曰：晋氏中朝，承累世之资，建兼并之业，衣冠斯盛，英彦如林。此数公者，或以雅望处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时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参絨于论道之辰，独善于兼济之日，良图鲠议，无足多谈。然退已进贤，林叔弘推让之美；自家刑国，宣伯协恭孝之规。子若之儒素为基，伟容之苦节流誉，庆垂来叶，不亦宜哉！石鉴以公亮升，温羨以明寤显，属于危乱，不陨其名。岁寒见松柏之后凋，斯人之谓矣。

赞曰：让矣密陵，孝哉广陆。钦既博雅，表亦贞肃。鉴绩克宣，温声载穆。同锵玉振，争芬兰郁。

卷四十五

列传第十五

刘毅_{子墩} 程卫 和峤 武陔

任恺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城阳景王章之后。父喈，丞相属。毅幼有孝行，少厉清节，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贵人望

风惮之。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京邑肃然。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麋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又能杀鼠，何损于犬！”投传而去。同郡王基荐毅于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侨仕平阳，为郡股肱，正色立朝，举纲引墨，朱紫有分，《郑》、《卫》不杂，孝弟著于邦族，忠贞效于三魏。昔孙阳取骐驎于吴坂，秦穆拔百里于商旅。毅未遇知己，无所自呈。前已口白，谨复申请。”太常郑袤举博士，文帝辟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怒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转主簿。

武帝受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转城门校尉，迁太仆，拜尚书，坐事免官。咸宁初，复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时人以毅方之诸葛丰、盖宽饶。皇太子朝，鼓吹将入东掖门，毅以为不敬，止之于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后得入。

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

同也。”散骑常侍邹湛进曰：“世谈以陛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然以此相校，圣德乃过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禅，焚雉头裘，行布衣礼，卿初无言。今于小事，何见褒之甚？”湛曰：“臣闻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蛰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语有自然之逆顺。向刘毅始言，臣等莫不变色。陛下发不世之诏，出思虑之表，臣之喜庆，不亦宜乎！”

在职六年，迁尚书左仆射。时龙见武库井中，帝亲观之，有喜色。百官将贺，毅独表曰：“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燬，至周幽王，祸衅乃发。《易》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曰：“正德未修，诚未有以膺受嘉祥。省来示，以为瞿然。贺庆之事，宜详依典义，动静数示。”尚书郎刘汉等议，以为：“龙体既苍，杂以素文，意者大晋之行，戢武兴文之应也。而毅乃引衰世妖异，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龙在井为潜，皆失其意。潜之为言，隐而不见。今龙彩质明焕，示人以物，非潜之谓也。毅应推处。”诏不听。后阴气解而复合，毅上言：“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诛故也。”

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乃上疏曰：

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

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欲成。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衅。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牧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牺，莫不有失，则皆不堪，何独责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选。今重其任而轻

其人，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今访之，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以长谗构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已有数人。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讎之隙结于大臣。夫桑妾之讼，祸及吴、楚；斗鸡之变，难兴鲁邦。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之体，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今之中正，务自远者，则抑割一国，使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容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

陛下践阼，开天地之德，弘不讳之诏，纳忠直之言，以览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尝罚，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尝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讐无已，禁绝则冤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冤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政之道四也。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宫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虽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门外之事，以义断恩。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十。损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繁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损政七也。

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损政八也。

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或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讎，子孙离其殃咎。斯乃历世之患，非徒当今之害也。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优诏答之。后司空卫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复古乡议里选。帝竟不施行。

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为朝野之所式瞻。尝散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请解斋。妻子有过，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辅。帝以毅清贫，赐钱三十万，日给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见许，以光禄大夫归第，门施行马，复赐钱百万。

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

以碎务。陈留相乐安孙尹表曰：“礼，凡卑者执劳，尊得居逸，是顺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与毅年齿相近，往者同为散骑常侍，后分授外内之职，资途所经，出处一致。今询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舒所统殷广，兼执九品，铨十六州论议，主者不以为剧。毅但以知一州，便谓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优，询、舒太劣。若以前听致仕，不宜复与迁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郑袤为司空是也。夫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尚可复委以宰辅之任，不可谿以人伦之论，臣窃所未安。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为周司徒，虽过悬车之年，必有可用。毅前为司隶，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按劾。谚曰：‘受尧之诛，不能称尧。’直臣无党，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于淮阳，董仲舒裁为诸侯之相。而毅独遭圣明，不离辇轂，当世之士咸以为荣。毅虽身偏有风疾，而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疾恶之心小过，主者必疑其论议伤物，故高其优礼，今去事实，此为机阁毅，使绝人伦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则清谈倒错矣。”

于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凭毅取正。光禄勋石鉴等共奏曰：“谨按陈留相孙尹表及与臣等书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参风齐、鲁，故人俗务本，而世敦德让，今虽不充于旧，而遗训犹存，是以人伦归行，士识所守也。前被司徒符，当参举州大中正。玆以光禄大夫毅，纯孝至素，著在乡闾。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为荣，惟期尽节。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义明，出处同揆。故能令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虽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壮，实臣州人士所思准系者矣。诚以毅

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风之所动，清浊必偃，以称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窃以为礼贤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夺与，动为开塞，而士之所归，人伦为大。臣等虚劣，虽言废于前，今承尹书，敢不列启。按尹所执，非惟惜名议于毅之身，亦通陈朝宜夺与大准。以为尹言当否，应蒙评议。”

由是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抚几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赠仪同三司，使者监护丧事。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曰：“中诏以毅忠允匪躬，赠班台司，斯诚圣朝考绩以毅著勋之美事也。臣谨按，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今毅功德并立，而有号无谥，于义不体。臣窃以《春秋》之事求之，谥法主于行而不系爵。然汉、魏相承，爵非列侯，则皆没而高行，不加之谥，至使三事之贤臣，不如野战之将。铭迹所殊，臣愿圣世举《春秋》之远制，改列爵之旧限，使夫功行之实不相掩替，则莫不率赖。若以革旧毁制，非所仓卒，则毅之忠益，虽不攻城略地，论德进爵，亦应在例。臣敢惟行甫请周之义，谨牒毅功行如石。”帝出其表使八坐议之，多同宫议。奏寝不报。二子：暕、总。

暕字长升，正直有父风。太康初为博士，会议齐王攸之国，加崇典礼，暕与诸博士坐议迂旨。武帝大怒，收暕等付廷尉。会赦得出，免官。初，暕父毅疾冯统奸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擢位宦日隆，暕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统得无患。”

后为酸枣令，转侍御史。会司徒王浑主簿刘舆狱辞连暉，将收付廷尉。浑不欲使府有过，欲距劾自举之。与暉更相曲直，浑怒，便逊位还第。暉乃奏浑曰：“谨按司徒王浑，蒙国厚恩，备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调和阴阳，下遂万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刘舆扞诏使，私欲大府兴长狱讼。昔陈平不答汉文之问，郗吉不问死人之变，诚得宰相之体也。既兴刑狱，怨怼而退，举动轻速，无大臣之节，请免浑官。右长史、杨丘亭侯刘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顺，请大鸿胪削爵土。”诸闻暉此奏者，皆叹美之。

其后武库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暉正色诘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谓彰曰：“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纸笔奏之，彰伏不敢言，众人解释，乃止。彰久贵豪侈，每出辄众百余人。自此之后，务从简素。

暉迁太原内史，赵王伦篡位，假征虏将军，不受，与三王共举义。惠帝复阼，暉为左丞，正色立朝，三台清肃。寻兼御史中丞，奏免尚书仆射、东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余人。朝廷嘉之，遂即真。迁中庶子、左卫将军、司隶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绥、刘坦、温畿、李暉等。长沙王乂讨齐王冏，暉豫谋，封朱虚县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顷之，复为司隶。

及惠帝之幸长安也，留暉守洛阳。河间王颺遣使鸠羊皇后，暉乃与留台仆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无罪。语在《后传》。颺见表，大怒，遣陈颜、吕朗率骑五千收暉，暉

东奔高密王略。会刘根作逆，略以暕为大都督，加镇军将军讨根。暕战失利，还洛。至酸枣，值东海王越奉迎大驾。及帝还洛，羊后反宫。后遣使谢暕曰：“赖刘司隶忠诚之志，得有今日。”以旧勋复封爵，加光禄大夫。

暕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妇当拜墓，携宾客亲属数十乘，载酒食而行。先是，洛阳令王棱为越所信，而轻暕，暕每欲绳之，棱以为怨。时刘聪、王弥屯河北，京邑危惧。棱告越，云暕与弥乡亲而欲投之。越严骑将追暕，右长史傅宣明暕不然。暕闻之，未至墓而反，以正义责越，越甚惭。

及刘曜寇京师，以暕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城守诸军事。曜退，迁尚书仆射。越惮暕久居监司，又为众情所归，乃以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外示崇进，实夺其权。怀帝又诏暕领卫尉，加特进。后复以暕为司隶，加侍中。暕五为司隶，允协物情故也。

王弥入洛，百官歼焉。弥以暕乡里宿望，故免于难。暕因说弥曰：“今英雄竞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内不容。将军自兴兵以来，何攻不克，何战不胜，而复与刘曜不协，宜思文种之祸，以范蠡为师。且将军可无帝王之意，东王本州，以观时势，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岂失孙、刘乎！蒯通有言，将军宜图之。”弥以为然，使暕于青州，与曹窋谋，且征之。暕至东阿，为石勒游骑所获，见弥与窋书而大怒，乃杀之。暕有二子：佑、白。

佑为太傅属，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东海王越忌

之，窃遣上军何伦率百余人入瞰第，为劫取财物，杀白而去。

总字弘纪，好学直亮，后叔父彪，位至北军中候。

程卫，字长玄，广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强正方严。刘毅闻其名，辟为都官从事。毅奏中护军羊琇犯宪应死。武帝与琇有旧，乃遣齐王攸喻毅，毅许之。卫正色以为不可，径自驰车入护军营，收琇属吏，考问阴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后言于毅。由是名振遐迩，百官厉行。遂辟公府掾，迁尚事郎、侍御史，在职皆以事干显。补洛阳令，历安定、顿丘太守，所莅著绩。卒于官。

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书令。父逌，魏吏部尚书。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许其能风俗，理人伦。袭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迁颍川太守，为政清简，甚得百姓欢心。太傅从事中郎庾颢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礲砢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贾充亦重之，称于武帝，入为给事黄门侍郎，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

吴平，以参谋议功，赐弟郁爵汝南亭侯。峤转侍中，愈被亲礼，与任恺、张华相善。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后与荀颢、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

可俱诣之，粗及世事。”即奉诏而还。颙、勔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峤曰：“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后与峤语，不及来事。或以告贾妃，妃衔之。太康末，为尚书，以母忧去职。

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太子朝西宫，峤从入。贾后使帝问峤曰：“卿昔谓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峤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谥曰简。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于世，杜预以为峤有钱癖。以弟郁子济嗣，位至中书郎。

郁字仲舆，才望不及峤，而以清干称，历尚书左右仆射、中书令、尚书令。洛阳倾没，奔于苟晞，疾卒。

武陟，字元夏，沛国竹邑人也。父周，魏卫尉。陟沈敏有器量，早获时誉，与二弟韶叔夏、茂季夏并总角知名，虽诸父兄弟及乡闾宿望，莫能觉其优劣。同郡刘公荣有知人之鉴，常造周，周见其三子焉。公荣曰：“皆国土也。元夏最优，有辅佐之才，陈力就列，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也。”

陟少好人伦，与颍川陈泰友善。魏明帝世，累迁下邳太守。景帝为大将军，引为从事中郎，累迁司隶校尉，转太仆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县侯。文帝甚亲重之，数与

论论时人。尝问陈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称其所长，以为群、泰略无优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书，掌吏部，迁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陔以宿齿旧臣，名位隆重，自以无佐命之功，又在魏已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怀逊让，始终全洁，当世以为美谈。卒于位，谥曰定。子辅嗣。

韶历吏部郎、太子右卫率、散骑常侍。

茂以德素称，名亚于陔，为上洛太守、散骑常侍、侍中、尚书。颍川荀恺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负贵戚，欲与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杨骏诛，恺时为仆射，以茂骏之姨弟，陷为逆党，遂见害。茂清正方直，闻于朝野，一旦枉酷，天下伤焉。侍中傅祗上申明之，后追赠光禄勋。

任恺，字元褒，乐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恺少有识量，尚魏明帝女，累迁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晋国建，为侍中，封昌国县侯。

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泰始初，郑冲、王祥、何曾、荀颢、裴秀等各以老疾归第。帝优宠大臣，不欲劳以筋力，数遣恺谕旨于诸公，谘以当世大政，参议得失。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画不行。会秦、雍寇扰，天子以为忧。恺因曰：“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

以康西土也。”帝曰：“谁可任者？”愷曰：“贾充其人也。”中书令庾纯亦言之，于是诏充西镇长安。充用荀勖计得留。

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颋、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愷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愷各拜谢而罢。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外相崇重，内甚不平。或为充谋曰：“愷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帝不之疑，谓充举得其才。即以愷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

愷既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然侍觐转希。充与荀勖、冯统承间浸润，谓愷奢侈，用御食器。充遣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检核，是愷妻齐长公主得赐魏时御器也。愷既免而毁谤益至，帝渐薄之。然山涛明愷为人通敏有智局，举为河南尹。坐贼发不获，又免官。复迁光禄勋。

愷素有识鉴，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称誉。而贾充朋党又讽有司奏愷与立进令刘友交关。事下尚书，愷对不伏。尚书杜友、廷尉刘良并忠公士也，知愷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迟留而未断，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职，乃纵酒耽乐，极滋味以自奉养。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饌，愷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愷时因朝请，帝或慰谕之，愷初无复言，惟泣而已。后起为太仆，转太常。

初，魏舒虽历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恺为侍中，荐舒为散骑常侍。至是舒为右光禄、开府，领司徒，帝临轩使恺拜授。舒虽以弘量宽简为称，时以恺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恺止守散卿，莫不为之愤叹也。恺不得志，竟以忧卒，时年六十一，谥曰元，子罕嗣。

罕字子伦，幼有门风，才望不及恺，以淑行致称，为清平佳士。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大鸿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汉代。父赞，魏吏部尚书、左仆射，以雅量见称。洪少以清厉显名，骨鯁不同于物，人之有过，辄面折之，而退无后言。武帝世，为御史治书。时长乐冯恢父为弘农太守，爱少子淑，欲以爵传之。恢父终，服阕，乃还乡里，结草为庐，阳喑不能言，淑得袭爵。恢始仕为博士祭酒，散骑常侍翟婴荐恢高行迈俗，侔继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学生番直左右，虽有让侯微善，不得称无伦辈，婴为浮华之目。遂免婴官，朝廷惮之。寻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丛生棘刺，来自博陵。在南为鹖，在北为鹰。”选吏部尚书，举用甄明，门无私谒。荐雍州刺史郤诜代己为左丞。诜后纠洪，洪谓人曰：“我举郤丞而还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诜闻曰：“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以军法戮宣子之仆。宣子谓诸大夫曰：‘可贺我矣，我选厥也任其事。’崔侯为国举才，我以才见举，惟官是视，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闻其言而重之。

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常晏公卿，以瑠

璃钟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然实乖其常性，故为诡说。杨骏诛，洪与都水使者王佑亲，坐见黜。后为大司农，卒于官。子廓，散骑侍郎，亦以正直称。

郭奕，字大业、太原阳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初为野王令，羊祜常过之，奕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少选复往，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遂送祜出界数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为文帝相国主簿。时钟会反于蜀，荀勖即会之从甥，少长会家，勖为文帝掾，奕启出之。帝虽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践阼，初建东宫，以奕及郑默并为中庶子。迁右卫率、骁骑将军，封平陵男。咸宁初，迁雍州刺史、鹰扬将军，寻假赤幢曲盖、鼓吹。奕有寡姊，随奕之官，姊下僮仆多有奸犯，而为人所纠。奕省按毕，曰：“大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问。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奕用为别驾，含后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

太康中，征为尚书。奕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时帝委任杨骏，奕表骏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听，骏后果诛。及奕疾病，诏赐钱二十万，日给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谥为景。有司议以贵贱不同号，谥与景皇同，不可，请谥曰穆。诏曰：“谥所以旌德表行，按谥法一德不懈为简。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于是遂赐谥曰简。

侯史光，字孝明，东莱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学于同县刘夏。举孝廉，州辟别驾。咸熙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封关中侯。泰始初，拜散骑常侍，寻兼侍中。与皇甫陶、荀廙持节循省风俗，及还，奏事称旨，转城门校尉，进爵临海侯。其年诏曰：“光忠亮笃素，有居正执义之心，历职内外，恪勤在公，其以光为御史中丞。虽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职宽而不纵。太保王祥久疾废朝，光奏请免之，诏优祥而寝光奏。后迁少府，卒官，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及葬，又诏曰：“光厉志守约，有清忠之节。家极贫俭，其赐钱五十万。”光儒学博古，历官著绩，文笔奏议皆有条理。长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东莞太守。

何攀，字惠兴，蜀郡郫人也。仕州为主簿。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所害，诬以大逆。时攀适丁母丧，遂诣梁州拜表，证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为益州，辟为别驾。濬谋伐吴，遣攀奉表诣台，口陈事机，诏再引见，乃令张华与攀筹量进时讨之宜。濬兼遣攀过羊祜，面陈伐吴之策。攀善于将命，帝善之，诏攀参濬军事。及孙皓降于濬，而王浑恚于后机，欲攻濬，攀劝濬送皓与浑，由是事解。以攀为濬辅国司马，封关内侯。转荥阳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称。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以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迁宣城太守，不行，转散骑侍郎。杨骏执政，多树亲属，大开封赏，欲以恩泽自卫。攀以为非，乃与石崇共立

议奏之。语在崇传。帝不纳。以豫诛骏功，封西城侯，邑万户，赐绢万匹，弟逢平卿侯，兄子逵关中侯。攀固让所封户及绢之半，余所受者分给中外宗亲，略不入己。迁翊军校尉，顷之，出为东羌校尉。征为扬州刺史，在任三年，迁大司农。转兖州刺史，加鹰扬将军，固让不就。太常成粲、左将军卞粹劝攀泣职，中诏又加切厉，攀竟称疾不起。及赵王伦篡位，遣使召攀，更称疾笃。伦怒，将诛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阳，时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泣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允、犍为费立皆西州名士，并被乡间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攀虽居显职，家甚贫素，无妾媵伎乐，惟以周穷济乏为事。子璋嗣，亦有父风。

史臣曰：幽厉不君，上德犹怀进善；共驩在位，大圣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宁求苟合！怀其宠秩，所以系其存亡者也。虽复自口销金，投光抚剑，驰书北阙，败车犹践，而谏主不易，讥臣实难。刘毅一遇宽容，任和两遭肤受，详观余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怀魏臣之志，崔洪爱郤诜之道，长升劝王弥之尊，何攀从赵伦之命，君子之人，观乎临事者也。

赞曰：仲雄初令，忠謇扬庭。身方诸葛，帝拟桓、灵。大业非杨，元褒销贾。和氏条畅，堪施大厦。崔门不谒，声飞朝野。侯史、武陔，辅佐之才。何攀平允，冤滥多回。

卷四十六

列传第十六

刘 颂 李 重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父观，平阳太守。颂少能辨物理，为时人所称。察孝廉，举秀才，皆不就。文帝辟为相府掾，奉使于蜀。时蜀新平，人饥土荒，颂表求振贷，不待报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践阼，拜尚书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讼。累迁中书侍郎。咸宁中，诏颂与散骑郎白褒巡抚荆、扬，以奉使称旨，转黄门郎。迁议郎，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在职六年，号为详平。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浚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不行，转任河内。临发，上便宜，多所纳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浸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寻以母忧去职。服阕，除淮南相。在官严整，甚有政绩。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颂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内，临辞受诏：“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数

以闻。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报，勿以为疑。”臣受诏之日，喜惧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愿以萤烛，增晖重光。到郡草具所陈如左，未及书上，会臣婴丁天罚，寝顿累年，今谨封上前事。臣虽才不经国，言浅多违，犹愿陛下垂省，使臣微诚得经圣鉴，不总弃于常案。如有足采，冀补万一。

伏见诏书，开启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属，咸出之藩，夫岂不怀，公理然也。树国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汉、魏氏之局节，绍五帝三代之绝迹。功被无外，光流后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惭德。何则？彼因自然而就之，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虽然，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壮主以镇抚之，使内外各安其旧。又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吴、蜀。以其去近就远，割裂土宇，令倍于旧。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须皇子长乃遣君之，于是无晚也。急所须地，交得长主，此事宜也。臣所陈封建，今大义已举，然余众事，倘有足采，以参成制，故皆并列本事。

臣闻：不惮危悔之患，而愿献所见者，尽忠之臣也；垂听逆耳，甘纳苦言者，济世之君也。臣以期运，幸遇无讳之朝。虽尝抗疏陈辞，泛论政体，犹未悉所见，指言得失，徒荷恩宠，不异凡流。臣窃自愧，不尽忠规，无以上报，谨列所见如左。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若万一足采，则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则国之福也。愿陛下缺半日之间，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基之主，然所遇之时，实是叔世。何则？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积矣。自嘉平之初，晋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间累年。虽鈇钺屡断，翦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难正，故曰时遇叔世。当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法宽有由，积之在素，异于汉、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诚时宜也。然至所以为政，矫世众务，自宜渐出公涂，法正威断，日迁就肃。譬由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渐靡而往，终得其济。积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

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政功美绩，未称圣旨，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意者，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

顾惟万载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难倾，一倾难正。故虑经后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遗业，使数世赖之。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深根固蒂，则祚延无穷，可以比迹三代。如或当身之政，遗风余烈不及后嗣，虽树亲戚，而成国之制不建，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若未尽其理，虽经异时，忧责犹追在陛下，将如之何！愿陛下善当今之政，树不拔之势，则天下无遗忧矣。

夫圣明不世及，后嗣不必贤，此天理之常也。故善为天下者，任势而不任人。任势者，诸侯是也；任人者，郡县是也。郡县之察，小政理而大势危；诸侯为邦，近多违而远虑固。圣王推终始之弊，权轻重之理，包彼小违以据大安，然后足以藩固内外，维镇九服。夫武王圣主也，成王贤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虑经无穷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验之于古。唐、虞以前，书文残缺，其事难详。至于三代，则并建明德，及兴王之显亲，列爵五等，开国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长，近者五六百岁，远者仅将千载。逮至秦氏，罢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无辅，二世而亡。汉承周、秦之后，杂而用之，前后二代各二百余年。揆其封建不用，虽强弱不适，制度舛错，不尽事中，然迹其衰亡，恒在同姓失

职，诸侯微时，不在强盛。昔吕氏作乱，幸赖齐、代之援，以宁社稷。七国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难。自是之后，威权削夺，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车。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谋，倾荡天下，毒流生灵。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长短之应，祸福之徵，可见于此。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勋之籍，及陛下圣明之时，开启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贤明至少，不肖至众，此固天理之常也。物类相求，感应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则重臣盈朝；明后临政，则任臣列职。夫任臣之与重臣，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然成败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任臣因所籍以尽公。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推斯言之，则泰日少，乱日多，政教渐积，欲国之无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遗绪，得中贤之佐，而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

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强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无忠慢，同于竭节，以徇其上。群后既建，继体贤鄙，亦均一契，等于无虑。且树国苟固，则所任之臣，得贤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则？势固易持故也。

然则建邦苟尽其理，则无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后，到于赧王，其间历载，朝无名臣，而宗庙不陨者，诸侯维持之也。故曰，为社稷计，莫若建国。夫邪正逆顺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同忿俱奋，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惕于邪而起，孤立无党，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然齐此甚难，陛下宣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建侯之理，使君乐其国，臣荣其朝，各流福祚，传之无穷。上下一心，爱国如家，视百姓如子，然后能保荷天禄，兼翼王室。今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诸侯，而君贱其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旧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系常，不累十年，好恶未改，情愿未移。臣之愚虑，以为宜早创大制，迟回众望，犹在十年之外，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荣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辅。如今之为，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国，后虽王之子孙，无复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亲疏，转有所废，以有所树，则是郡县之职，非建国之制。今宜豫开此地，令十世之内，使亲者得转处近。十世之远，近郊地尽，然后亲疏相维，不得复如十世之内。然犹树亲有所，迟天下都满，已弥数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古者封国，大者不过土方百里，然后人数殷众，境内必盈其力，足以备充制度。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然力实寡，不足以奉国典。所遇不同，故当因时制宜，以尽事适今。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须，渐而备之，不得顿设也。须车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仓廩已实，乃营宫室；百姓已足，乃备官司；境内充实，乃作礼乐。唯宗庙社稷，则先建之。至于境内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及死生之断、谷帛资实、庆赏刑威、非封爵者，悉得专之。今臣所举二端，盖事之大较，其所不载，应在二端之属者，以此为率。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若备旧典，则官司以数，事所不须，而以虚制损实力。至于庆赏刑断，所以卫下之权，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故臣之愚虑，欲令诸侯权具，国容少而军容多，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

周之建侯，长享其国，与王者并，远者仅将千载，近者犹数百年；汉之诸王，传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远，

古今一揆，而短长甚违，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国重于君，公侯之身轻于社稷，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敦兴灭继绝之义，故国祚不泯。不免诛放，则群后思惧；胤嗣必继，是无亡国也。诸侯思惧，然后轨道，下无亡国，天子乘之，理势自安，此周室所以长在也。汉之树置君国，轻重不殊，故诸王失度，陷于罪戮，国随以亡。不崇兴灭继绝之序，故下无固国。下无固国，天子居上，势孤无辅，故奸臣擅朝，易倾大业。今宜反汉之弊，修周旧迹。国君虽或失道，陷于诛绝，又无子应除，苟有始封支胤，不问远近，必绍其祚。若无遗类，则虚建之，须皇子生，以继其统，然后建国无灭。又班固称“诸侯失国亦犹网密”，今又宜都宽其检。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诸宗庙，副在有司。寡弱小国犹不可危，岂况万乘之主！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臣之愚，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业于固成之势，则可以无遗忧矣。

今闾閻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夫欲富贵而恶贫贱，人理然也。圣王大谕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诡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欲贵者必先安贱。安贱则不矜，不矜然后廉耻厉；守贫者必节欲，节欲然后

操全。以此处务，乃得尽公。尽公者，富贵之徒也。为无私者终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公私之涂既乖，而人情不能无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则恒背公而横务。是以风节日积，公理渐替，人士富贵，非轨道之所得。以此为政，小大难期。然教积来既久，难反一朝。又世放都靡，营欲比肩，群士浑然，庸行相似，不可顿肃，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尽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犹有甚泰。使夫昧适情之乐者，捐其显荣之贵，俄在不鲜之地；约己洁素者，蒙俭德之报，列于清官之上。二业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顿肃，故臣私虑，愿先从事于渐也。

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听所得周览。是以圣王之化，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以政体宜然，事势致之也。何则？夫造创谋始，逆暗是非，以别能否，甚难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易识在考终，难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则安，人臣不处其难则乱。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功不可诬，则能者劝；罪不可蔽，则违慢日肃，此为国之大略也。臣窃惟陛下圣心，意在尽善，惧政有违，故精事始，以求无失。又

以众官胜任者少，故不委务，宁居日昃也。臣之愚虑，窃以为今欲尽善，故宜考终。何则？精始难校故也。又群官多不胜任，亦宜委务，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败。败著可得而废，功成可得遂任，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如此不已，则胜任者渐多，经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与诸下共造事始，则功罪难分。下不专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别。何以验之？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又决不悉疲软也。然今欲举一忠贤，不知所赏；求一负败，不知所罚。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非功实也。若谓不然，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改而更张。”凡臣所言，诚政体之常，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都委务于下，至如今事应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惟立法创制，死生之断，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连度支之事，台乃奏处。其余外官皆专断之，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此为九卿造创事始，断而行之，尚书书主，赏罚绳之，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

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监司以法举罪，狱官案劾尽实，法吏据辞守文，大较虽同，然至于施用，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狱官唯实，法吏唯文，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全人，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

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纲举则所罗者广，网疏则小必漏，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此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难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责犯强举尤之奏，当以尽公，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过，如日之蚀焉。”又曰：“过而能改”又曰“不贰过”。凡此数者，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则皆天网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后王诛所必加，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何则？所谓贤人君子，苟不能无过，小疵不可以废其身，而辄绳以法，则愧于明时。何则？虽

有所犯，轻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众听，因名可乱，假力取直，故清议益伤也。凡举过弹违，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今举小过，清议益积。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故其称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过，举贤才。”又曰：“无求备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纡塞耳，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然后简而不漏，大罪必诛，法禁易全也。何则？害法在犯尤，而谨搜微过，何异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古人有言，“铁钺不用而刀锯日弊，不可以为政”，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时政所失，少有此类，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务也。

夫权制不可以经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术异也。百姓虽愚，望不虚生，必因时而发。有因而发，则望不可夺；事变异前，则时不可违。明圣达政，应赴之速，不及下车，故能动合事机，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

勤瘁，丁难极矣。六合浑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宁，非虚望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务多端，世事之未尽理者，难遍以疏举，振领总纲，要在三条。凡政欲静，静在息役，息役在无为。仓廩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余。为政欲著信，著信在简贤，简贤在官久。官久非难也，连其班级，自非才宜，不得傍转以终其课，则事善矣。平余已有成制，其未备者可就周足，则谷积矣。无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损之利。如斯而已，则天下静矣。此三者既举，虽未足以厚化，然可以为安有余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财，农是也。所立为指于此，事诚有功益。苟或妨农，皆务所息，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目下为之，虽少有废，而计终已大益。农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终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渐。如河、汴将合，沈莱苟善，则役不可息。诸如此类，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缓急，权计轻重，自非近如此类，准以为率，乃可兴为，其余皆务在静息。然能善算轻重，权审其宜，知可兴可废，甚难了也，自非上智远才，不干此任。夫创业之美，勋在垂统，使夫后世蒙赖以安。其为安也，虽昏犹明，虽愚若智。济世功者，实在善化之为，要在静国。至夫修饰宫署，凡诸作役务为恒伤过泰，

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绪，所凭日月者，实在遗风系人心，余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钧此二者，何务孰急，陛下少垂恩回虑，详择所安，则大理尽矣。

世之私议，窃比陛下于孝文。臣以为圣德隆杀，将在乎后，不在当今。何则？陛下龙飞凤翔，应期践阼，有创业之勋矣。扫灭强吴，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贵，而躬行布衣之所难，孝俭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无细，动成轨度，又有之矣。若善当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久长，后世仰瞻遗迹，校功考事，实与汤、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其事实然。若所以资为安之理，或未尽善，则恐良史书勋，不得远尽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经年少久，终必有成。愿陛下少察臣言。

又论肉刑，见《刑法志》。诏答曰：“得表陈封国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齐法，宜复肉刑，及六州将士之役，居职之宜，诸所陈闻，具知卿之乃心为国也。动静数以闻。”

元康初，从淮南王允入朝。会诛杨骏，颂屯卫殿中，其夜，诏以颂为三公尚书。又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久之，转吏部尚书，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职希迁，考课能否，明其赏罚。贾郭专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赵王伦之害张华也，颂哭之甚恸。闻华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种也！”伦党张林闻之，大怒，惮颂持正而不能害也。孙秀等推崇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

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乂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违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请无所施。”张林积忿不已，以颂为张华之党，将害之。孙秀曰：“诛张、裴已伤时望，不可复诛颂。”林乃止。于是以颂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寻病卒，使使者吊祭，赐钱二十万、朝服一具，谥曰贞。中书侍郎刘沈议，颂当时少辈，应赠开府。孙秀素恨之，不听。颂无子，养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诩子隲为嫡孙，袭封。永康元年，诏以颂诛贾谧督摄众事有功，追封梁邹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颂弟彪字仲雅，参安东军事。伐吴，获张悌，累官积弩将军。及武库火，彪建计断屋，得出诸宝器。历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历黄门郎、荥阳太守，未之官，卒。

初，颂嫁女临淮陈矫，矫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改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系，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今与此同义，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为陈骞所止，故得不劾。颂问明法掾陈默、蔡畿曰：“乡里谁最屈？”二人俱云：“刘友屈。”颂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议冒犯明府为非，然乡里公论称屈。”友辟公府掾、尚书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

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僉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閭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

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黷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

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韞韬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谕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軼。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

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耄耄，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藪，耆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寔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殓斂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颀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鯁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愜事当，盖亹亹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

之基。

卷四十七

列传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子敷、咸从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夔，汉汉阳太守。父干，魏扶风太守。玄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计史再举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缪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后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鹑觚男。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及受禅，进爵为子，加附马都尉。

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玄上疏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陛下圣德，龙兴受禅，弘尧、舜之化，开正直之路，体夏禹之至俭，综殷周之典文，臣咏叹而已，将又奚言！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

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诏进之。玄复上疏曰：

臣闻舜举五臣，无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审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则损不赀，况积日乎！典谟曰“无旷庶官”，言职之不可久废也。诸有疾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而宠存之，既差而后更用。臣不废职于朝，国无旷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已上子弟，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各随其才优劣而授用之。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无有一人游手。分数之法，周备如此。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若干人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后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于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于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

俊士，皆尝从事于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于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夫家足食，为子则孝，为父则慈，为兄则友，为弟则悌。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废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为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若百工商贾有长者，亦皆归之于农。务农若此，何有不赡乎！《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后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居不见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

书奏，帝下诏曰：“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岂得不使发愤耶！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凡关言于人主，人臣之所至难。而人主若不能虚心听纳，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结舌。每念于此，未

尝不叹息也。故前诏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几得以发蒙补过，获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虽文辞有谬误，言语有失得，皆当旷然恕之。古人犹不拒诽谤，况皆善意在可采录乎！近者孔晁、纂毋𪚩皆案以轻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区区之朝无讳言之忌也。”俄迁侍中。

初，玄进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为御史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臣闻圣帝明王受命，天时未必无灾，是以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惟能济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无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时小水旱，人未大饥，下祗畏之诏，求极意之言，同禹、汤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欢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务多种而耕嘆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臣愚以为宜佃兵持官牛者与四分，持私牛与官中分，则天下兵作欢然悦乐，爱惜成谷，无有损弃之忧。

其二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之诏，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申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于水事，先帝统百揆，分河堤为四部，并本凡五谒者，以水功至大，与农事并兴，非

一人所周故也。今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伏见河堤谒者车谊不知水势，转为他职，更选知水者代之。可分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所觉过倍。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自顷以来，日增田顷亩之课，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亩数斛已还，或不足以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横遇灾害也，其病正在于务多顷亩而功不修耳。窃见河堤谒者石恢甚精练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书召恢，委曲问其得失，必有所补益。

其五曰，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诏曰：“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善，深知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扰边，诏公卿会议。玄

应对所问，陈事切直，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转司隶校尉。

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

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与玄书曰：“省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

其后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颍川庾纯常叹曰：“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

咸宁初，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继母杜氏不肯随咸之官，自表解职。三旬之间，迁

司徒左长史。时帝留心政事，诏访朝臣政之损益。咸上言曰：“陛下处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亲览万机，劳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逾陛下也。然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者，诚由官众事殷，复除猥滥，蚕食者多而亲农者少也。臣以顽疏，谬忝近职，每见圣诏以百姓饥馑为虑，无能云补，伏用惭恧，敢不自竭，以对天问。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一夫不农，有受其饥，今之不农，不可胜计。纵使五稼普收，仅足相接；暂有灾患，便不继赡。以为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

咸在位多所执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骏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骏故据正。咸以骏与夺惟意，乃奏免骏大中正。司徒魏舒，骏之姻属，屡却不署，咸据正甚苦。舒终不从，咸遂独上。舒奏咸激讪不直，诏转咸为牢骑司马。

咸以世俗奢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綾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

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时之俭，当诘其奢；奢不见诘，转相高尚。昔毛玠为吏部尚书，时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叹曰：‘孤之法不如毛尚书。’令使诸部用心，各如毛玠，风俗之移，在不难矣。”又议移县狱于郡及二社应立，朝廷从之。迁尚书左丞。

惠帝即位，杨骏辅政。咸言于骏曰：“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暗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蒸蒸，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暗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天下未以为善者，以亿兆颙颙，戴仰宸极，听于冢宰，惧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处之固未为易也。窃谓山陵之事既毕，明公当思隆替之宜。周公圣人，犹不免谤。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处，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尽。苟明公有以察其愴款，言岂在多。”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恺乃造骏。咸因奏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帝以骏管朝政，有诏不问，骏甚惮之。咸复与骏笺讽切之，骏意稍折，渐以不平。由是欲出为京兆、弘农太守，骏甥李斌说骏，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痴，复为快耳！左丞总司天台，维正八坐，此未易居。

以君尽性而处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答曰：“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自矫枉过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空空为忠益，而当见疾乎！”居无何，骏诛。咸转为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

时太宰、汝南王亮辅政，咸致书曰：“咸以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圣人且犹不免疑，况臣既不圣，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谅暗，听于冢宰，而杨骏无状，便作伊、周，自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胜，亦是殿下所见。骏之见讨，发自天聪，孟观、李肇与知密旨耳。至于论功，当归美于上。观等已数千户县侯，圣上以骏死莫不欣悦，故论功宁厚，以叙其欢心。此群下所宜以实裁量，而遂扇动，东安封王，孟、李郡公，余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复又三等超迁。此之熏赫，震动天地，自古以来，封赏未有若此者也。无功而厚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可极乎！作此者，皆由东安公。谓殿下至止，当有以正之。正之以道，众亦何所怒乎！众之所怒，在于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论，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窃以为忧。又讨骏之时，殿下在外，实所不综。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论功。论功之事，实未易可处，莫若坐观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

咸复以亮辅政专权，又谏曰：“杨骏有震主之威，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今之处重，宜反此失。谓宜静默颐神，有大得失，乃维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诣，及

经过尊门，冠盖车马，填塞街衢，此之翕习，既宜弭息。又夏侯长容奉使为先帝请命，祈祷无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责，而自求请命之劳，而公以为少府。私窃之论，云长容则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也。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有后言。尝触杨骏，几为身祸；况于殿下，而当有惜！往从驾，殿下见语：‘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而歎摩天子逆鳞！’自知所陈，诚触触猛兽之须耳。所以敢言，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前摩天子逆鳞，欲以尽忠；今触猛兽之须，非欲为恶，必将以此见恕。”亮不纳。长容者，夏侯骏也。

会丙寅，诏群僚举郡县之职以补内官。咸复上书曰：“臣咸以为夫兴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职有不同。譬诸林木，洪纤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扬逮于仄陋，畴咨无拘内外。内外之任，出处随宜，中间选用，惟内是隆。外举既积，复多节目，竞内薄外，遂成风俗。此弊诚宜亟革之，当内外通塞无所偏耳。既使通塞无偏，若选用不平，有以深责，责之苟深，无忧不平也。且胶柱不可以调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选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当随事而制，无须限法。法之有限，其于致远，无乃泥乎！或谓不制其法，以何为贵？臣闻刑惩小人，义责君子，君子之责，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惧，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责之无惧，所谓‘齐之以刑，人免而无耻’者也。苟委任之，一则虑罪之及，二则惧致怨谤。己快则朝野称咏，不

善则众恶见归，此之战战，孰与倚限法以苟免乎！”

咸再为本郡中正，遭继母忧去官。顷之，起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后固辞，不听，敕使者就拜，咸复送还印绶。公车不通，催使摄职。咸以身无兄弟，丧祭无主，重自陈乞，乃使于官舍设灵坐。咸又上表曰：“臣既弩弱，不胜重任。加在京疚，假息日阕，陛下过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归穷上闻，谬诏既往，终然无改。臣虽不能灭身以全礼教，义无覩然，虚忝隆宠。前受严诏，视事之日，私心自誓，陨越为报。以货赂流行，所宜深绝，切敕都官，以此为先。而经弥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奖厉，虑于愚戆，将必死系，故自掩检以避其锋耳。在职有日，既无赫然之举，又不应该垂翅，人谁复惮？故光禄大夫刘毅为司隶，声震内外，远近清肃。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节，亦由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诏曰：“但当思必应绳中理，威风日伸，何独刘毅！”

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咸以“圣人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载考绩，九年黜陟。其在《周礼》，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间以来，长吏到官，未几便迁，百姓困于无定，吏卒疲于送迎”。时仆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备位台辅，兼掌选举，不能谧静风俗，以凝庶绩，至令人心倾动，开张浮竞。中郎李重、李义不相匡正。请免戎等官。”诏曰：“政道之本，诚宜久于其职，咸奏是也。戎职在论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结以咸劾戎为违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诏亦不许。

咸上事以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马内，有违法宪者皆弹纠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马之内有违法宪，谓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今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绝，如此之比，中丞推责州坐，即今所谓行马内语施于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复说行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复说行马之内者，内外众官谓之百僚，则通内外矣。司隶所以不复说行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说之故也。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惟所纠得无内外之限也。而结一旦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罗缕者，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今既所愿不从，而敕云但为过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见原。臣忝司直之任，宜当正己率人，若其有过，不敢受原，是以申陈其愚。司隶与中丞俱共纠皇太子以下，则从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也。得纠皇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之暗塞既所未譬。皇太子为在行马之内邪，皇太子在行马之内而得纠之，尚书在行马之内而不得纠，无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结以此挫臣。臣可无恨耳，其于观听，无乃有怪邪！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司隶荀恺所奏，先帝不以为非，于时莫谓侵官；今臣裁纠尚书，而当有罪乎？”咸累自上称引故事，条理灼然，朝廷无以易之。

吴郡顾荣常与亲故书曰：“傅长虞为司隶，劲直忠果，劾按惊人。虽非周才，偏亮可贵也。”元康四年卒官，时年五十六，诏赠司隶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二十万，谥曰贞。有三子：敷、晞、纂。长子敷嗣。

敷字颖根，清静有道，素解属文。除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太傅参军，皆不起。永嘉之乱，避地会稽，元帝引为镇东从事中郎。素有羸疾，频见敦喻，辞不获免，輿病到职。数月卒，时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为上虞令，甚有政绩，卒于司徒西曹属。

祗字子庄。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武帝始建东宫，起家太子舍人，累迁散骑黄门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母忧去职。及葬母，诏给太常五等吉凶导从。其后诸卿夫人葬给导从，自此始也。服终，为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大水之后，河济泛滥，邓艾尝著《济河论》，开石门而通之，至是复浸坏。祗乃造沈莱堰，至今兗、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寻表兼廷尉，迁常侍、左军将军。

及帝崩，梓宫在殡，而太傅杨骏辅政，欲悦众心，议普进封爵。祗与骏书曰：“未有亲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骏不从。入为侍中。时将诛骏，而骏不之知。祗侍骏坐，而云龙门闭，内外不通。祗请与尚书武茂听国家消息，揖而下阶。茂犹坐，祗顾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绝，不知国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惊起。骏既伏诛，裴楷息瓚，骏之婿也，为乱兵所害。尚书左仆射荀恺与楷不平，因奏楷是骏亲，收付廷尉。祗证楷无罪，有诏赦之。时又收骏官属，祗复启曰：“昔鲁芝为曹爽司马，斩关出赴爽，宣帝义之，尚迁青州刺史。骏之僚佐不可加罚。”诏又赦之。祗多所维正皆如此。

除河南尹，未拜，迁司隶校尉。以讨杨骏勋，当封郡公八千户，固让，减半，降封灵川县公，千八百户，余二千二百户封少子畅为武乡亭侯。又以本封赐兄子隼为东明亭侯。

楚王玮之矫诏也，祇以闻奏稽留，免官。期年，迁光禄勋，复以公事免。氐人齐万年举兵反，以祇为行安西军司，加常侍，率安西将军夏侯骏讨平之。迁卫尉，以风疾逊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赐钱及床帐等。寻加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及赵王伦辅政，以为中书监，常侍如故，以镇众心。祇辞之以疾，伦遣御史舆祇就职。王戎、陈准等相与言曰：“傅公在事，吾属无忧矣。”其为物所倚信如此。

伦篡，又为右光禄、开府，加侍中。惠帝还宫，祇以经受伪职请退，不许。初，伦之篡也，孙秀与义阳王威等十余人预撰仪式禅文。及伦败，齐王冏收侍中刘逵、常侍驸马、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以禅文出中书，复议处祇罪，会赦得原。后以禅文本非祇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子宣，尚弘农公主。

寻迁太子少傅，上章逊位还第。及成都王颖为太傅，复以祇为少傅，加侍中。怀帝即位，迁光禄大夫、侍中，未拜，加右仆射、中书监。时太傅东海王越辅政，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谦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达国体，朝廷制度多所经综。历左光禄、开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笃逊位，不许。迁司徒，以足疾，诏版舆上殿，不拜。

大将军荀晞表请迁都，使祇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及洛阳陷没，遂共建行台，推祇为盟主，以司徒、持节、大都督诸军事传檄四方。遣子宣将公主与尚书令和郁赴

告方伯征义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畅行河阴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时年六十九。祇自以义诚不终，力疾手笔敕厉其二子宣、畅，辞旨深切，览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驳论十余万言。

宣字世弘。年六岁丧继母，哭泣如成人，中表异之。及长，好学，赵王伦以为相国掾、尚书郎、太子中舍人，迁司徒西曹掾。去职，累迁为秘书丞、骠骑从事中郎。惠帝至自长安，以宣为左丞，不就，迁黄门郎。怀帝即位，转吏部郎，又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无子，以畅子冲为嗣。

畅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畅衣，取其金环与侍者，畅不之惜，以此赏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咏，过江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览观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启沃，任切争臣。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长虞风格凝峻，弗坠家声。及其纳谏汝南，献书临晋，居谅直之地，有先见之明矣。傅祇名父之

子，早树风猷，崎岖危乱之朝，匡救君臣之际，卒能保全禄位，可谓有道存焉。

赞曰：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长虞刚简，无亏风尚。子庄才识，爰膺充职。忠绩未申，泉途遽逼。

卷四十八

列传第十八

向雄 段灼 阎纘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阳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为主簿，事太守王经。及经之死也，雄哭之尽哀，市人咸为之悲。后太守刘毅尝以非罪笞雄，及吴奋代毅为太守，又以少谴系雄于狱。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曰：“往者王经之死，卿哭王经于东市，我不问也。今钟会躬为叛逆，又辄收葬，若复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殿下仇枯骨而捐之中野，为将来仁贤之资，不亦惜乎！”帝甚悦，与谈宴而遣之。

累迁黄门侍郎。时吴奋、刘毅俱为侍中，同在门下，雄初不交言。武帝闻之，敕雄令复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诣

毅，再拜曰：“向被诏命，君臣义绝，如何？”于是即去。帝闻而大怒，问雄曰：“我令卿复君臣之好，何以故绝？”雄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进人若加诸膝，退人若坠诸川。刘河内于臣不为戎首，亦已幸甚，安复为君臣之好！”帝从之。

泰始中，累迁秦州刺史，假赤幢、曲盖、鼓吹，赐钱二十万。咸宁初，入为御史中丞，迁侍中，又出为征虏将军。太康初，为河南尹，赐爵关内侯。齐王攸将归藩，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帝不纳。雄固谏忤旨，起而径出，遂以愤卒。

弟匡，惠帝世为护军将军。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辩。少仕州郡，稍迁邓艾镇西司马，从艾破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

故征西将军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状。

艾本屯田掌犊人，宣皇帝拔之于农吏之中，显之于宰府之职。处内外之官，据文武之任，所在辄有名绩，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会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经困于围城之中。当尔之时，二州危惧，陇右懔懔，几非国家之有也。先帝以为深忧重虑，思惟可以安边杀敌莫贤于艾，故授之以兵马，解狄道之围。围解，留屯

上邽。承官军大败之后，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殫尽。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所统万数，而身不离仆虏之劳，亲执士卒之役。故落门、段谷之战，能以少击多，摧破强贼，斩首万计。遂委艾以庙胜成图，指授长策。艾受命忘身，龙骧麟振，前无坚敌。蜀地阻险，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满二万，束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凌云，将士乘势，故能使刘禅震怖，君臣面缚。军不逾时，而巴、蜀荡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

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艾以禅初降，远郡未附，矫令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事可详论。故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构成其事。艾被诏书，即遣强兵，束身就缚，不敢顾望。诚自知奉见先帝，必无当死之理也。会受诛之后，艾参佐官属，部曲将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坏槛车，解其囚执。艾在困地，是以狼狈失据。夫反非小事，若怀恶心，即当谋及豪杰，然后乃能兴动大众，不闻艾有腹心一人。临死口无恶言，独受腹背之诛，岂不哀哉！故见之者垂涕，闻之者叹息。此贾谊所以慷慨于汉文，天下之事可为痛哭者，良有以也。

陛下龙兴，阐弘大度，受诛之家，不拘叙用，听艾立后，祭祀不绝。昔秦人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之立祠。天下之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谓可听艾门生故吏收艾尸柩，归葬旧墓，还其田宅，以

平蜀之功，继封其后，使艾闾棺定谥，死无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则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

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后复陈时宜曰：

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圉围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时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谷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结固人心。人心苟和，虽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虽金城汤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广其义，舜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而天下自理，由尧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难，奸雄屡起，搅乱众心，刀锯相乘，流死之孤，哀声未绝。故臣以为陛下当深思远念，杜渐防萌，弹琴咏诗，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协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尧以亲睦九族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为急，明王圣主莫不先亲后疏，自近及远。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必抚下犹子，爱国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迁，连城开地，为晋、鲁、卫。所谓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虽云割地，譬犹囊漏贮中，亦一家之有耳。若虑后世强大，自可豫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则枝分叶布，稍自削小，渐使转至万国，亦后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汉世，诸吕自疑，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有诸侯九国之强，故不敢动摇。于今之宜，诸侯强大，是为太山之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夫国之兴也，由于九族亲睦，黎庶协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绝，百姓离心。故夏邦不安，伊尹归殷；殷邦不和，吕氏入周。殷监在于夏后，去事之诚，诚来事之鉴也。

又陈曰：

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而《乙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外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非所谓近不重施，远不遗恩之谓也。

臣闻鱼悬由于甘饵，勇夫死于重报。故荆轲慕燕丹之义，专诸感阖闾之爱，匕首振于秦庭，吴刀耀于鱼腹，视死如归，岂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赏，士之所竞，不平致怨，由来久矣。《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臣以为此等宜蒙爵封。

灼前后陈事，辄见省览。然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遣息上表曰：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试用无绩，沈伏数年，犬马之力，无所复堪。陛下弘广纳之听，采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问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臣闻忠臣之于其君，犹孝子之于其亲：进则有欣然之庆，非贪官也；退则有戚然之忧，非怀禄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荣亲，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怀至恨：生长荒裔，而久在外任，自还抱疾，未尝覲见，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运会之世，值有事之时，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圣明之君，而尪悴羸劣，陈力又不能，当归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亲早亡陨，兄弟并凋丧，孝敬无复施于家门，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过，冬之夜寻复来，人生百岁，尚以为不足，而臣中年婴灾，此臣之恨五也。惭日月之所养，愧吴苍而无报，此臣之所以怀五恨而叹息，临归路而自悼者也。

语有之曰：“华言虚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灵龟神狐未见，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平灵禽之囿，凤皇未仪于太极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华言而为佞者也。昔汉高祖初定天下，于时戍卒娄敬上书谏曰：“陛下取天下不与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窃以为不侔。”于是汉祖感悟，深纳其言，赐姓为刘氏。又顾谓陆贾曰：“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贾乃作《新语》之书，述叙前世成败，以为劝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计，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而受千金之赐。故世称汉祖之宽明博纳，所以能成帝业也。

今之言世者，皆曰尧舜复兴，天下已太平矣。臣独以为未，亦窃有所劝焉。且百王垂制，圣贤吐言，来事之明鉴也。孟子曰：“尧不能以天下与舜，则舜之有天下也，天与之也。昔舜为相，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天下诸侯朝觐者、狱讼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若居尧之宫，逼尧之子，非天所与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东有僭号之吴，三主鼎足，并称天子。魏文帝率万乘之众，受禅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为汉献即是古之尧，自谓即是今之舜，乃谓孟柯、孙卿不通禅代之变，遂作禅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传之后世，亦安能使将来君子皆晓然心服其义乎！然魏文徒希慕尧、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宾服，混一皇化，而于时群臣莫有谏者，不其过矣哉！孙卿曰：“尧、舜禅让，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由此言之，孙卿、孟轲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禅，从东府入西宫，兵刃耀天，旌旗翳日。虽应天顺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损益，则亦不异于昔魏文矣，故宜资三至以强制之。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又蜀地有自然之险，是历世奸雄之所窥觐，逋逃之所聚也，而无亲戚子弟之守，此岂深思远虑，杜渐防萌者乎！

昔汉文帝据已成之业，六合同风，天下一家。而贾

谊上疏陈当时之势，犹以为譬如抱火厝于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此言诚存不忘亡，安不忘乱者也。然臣之惓惓，亦窃愿陛下居安思危，无曰高高在上，常念临深之义，不忘履冰之戒。尽除魏世之弊法，绥以新政之大化，使万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虫草木，咸蒙恩泽。朝廷咏康哉之歌，山藪无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视望者也。陛下自初践阼，发无讳之诏，置箴谏之官，赫然宠异谔谔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陈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结舌，祥瑞亦曷由来哉！

臣无陆生之才，不在顾问之地，盖闻主圣臣直，义在于有犯无隐。臣不惟疏远，未信而言，敢历论前代隆名之君及亡败之主废兴所由，又博陈举贤之路，广开养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张设议者之难，凡五事以闻。臣之所言，皆直陈古今已行故事，非新声异端也。辞义实浅，不足采纳。然臣私心，诚谓有可发起觉悟遗忘。愿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无使天下以言者为戒。疾痛增笃，退念桑梓之诗，惟狐死之义，辄取长休，归近坟墓。顾瞻宫阙，系情皇极，不胜丹款，遣息颖表言。

其一曰：臣闻善有章也，著在经典；恶有罚也，戒在刑书。上自远古，下洎秦、汉，其明王霸主及亡国暗君，故可得而称；至于忠蹇贤相及佞谄奸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谔谔尽规之臣，无不昌也；任用阿谀唯唯之士，无不亡也。是有国者皆欲求忠以自辅，举贤以自佐；而亡国破家者相继，皆由任失其人。所谓贤者不贤，忠者不忠也。臣谨言前任贤所由兴，任不肖所以亡者。尧

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举，然致天平地宁，四门穆穆，其功固在重华之为相。夏癸放于鸣条，商辛梟于牧野，此俱万乘之主，而国灭身擒，由不能属任贤相，用妇人之言，荒淫无道，肆志沈宴，作靡靡之乐，长夜之饮，于是登糟丘，临酒池，观牛饮，望肉林，龙逢忠而被害，比干谏而剖心，天下之所以归恶者也。太甲暴虐，颠覆汤之典制，于是伊尹放之桐宫，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后归于亳。既已放而复还，殷道微而复兴，诸侯咸服，号称太宗，实赖阿衡之尽忠也。周室既衰，诸侯并争，天王微弱，政遂陵迟。齐桓公，淫乱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诚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门，岂非任竖貂之过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竖貂，其乱如此。夫荣辱存亡，实在所任，可不审哉！秦本伯翳之后，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不豹于晋乡，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继踵而至，故能世为强国，吞灭诸侯，奄有天下，兼称皇帝，由谋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诈自悞，不能弘济统绪，克成堂构，而乃残贼仁义，毒流黔首。故陈胜、吴广，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于是赵高逆乱，阎乐承指，二世穷迫，自戮望夷。子婴虽立，去帝为王，孤危无辅，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为马，所以速秦之祸也。距项伯之邪说，斩沛公于鸿门，都咸阳以号令诸侯，则天下无敌矣。而羽距韩生之忠谏，背范增之深

计，自谓霸王之业已定，都彭城，还故乡，为昼被文绣，此盖世俗儿女之情耳，而羽荣之。是故五载为汉所擒，至此尚不知觉悟，乃曰“天亡我，非战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归仁，犹水之归下，禽之走旷野，故曰“为川驱鱼者獭也，为薮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人者桀、纣也。”汉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国之资，无唐、虞之禅，岂徒赖良、平之奇谋，尽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项氏为驱人也。子孙承基二百余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权势外移。安昌侯张禹者，汉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亲幸其家，拜禹床下，深问天灾人事。禹当惟大臣之节，为社稷深虑，忠言嘉谋，陈其灾患，则王氏不得专权宠，王莽无缘乘势位，遂托云龙而登天衢，令汉祚中绝也。禹佞谄不忠，挟怀私计，徒低仰于五侯之间，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云抗节求尚方斩马剑，欲以斩禹，以戒其余，可谓忠矣。而成帝尚复不寤，乃以为居下讪上，廷辱保傅，罪死无赦，诏御史将云下，欲急烹之。云攀殿折槛，幸赖左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以死争之。若不然，则云已摧碎矣。后虽释槛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诚足以为后世之戒，何益于汉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论者以为乱臣贼子无道之甚者莫过于莽，此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传称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朋友归仁。及其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动见称述。然于时人士诣阙上书荐莽者不可称纪，内外群臣莫不归莽功德。遭遇汉室中微，国嗣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夺其位也。

昔汤、武之兴，亦逆取而顺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术，崇道德，务仁义，履信实，去华伪，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义足以结英雄，人怀其德，豪杰并用，如此，宗庙社稷宜未灭也，光武虽复贤才，大业讵可冀哉！莽即位之后，自谓得天人之助，以为功广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骄矜，奋其威诈，班宣符讖，震暴残酷，穷凶极恶，人怨神怒，冬雷电以惊其耳目，夏地动以惕其心腹。而莽犹不知觉悟，方复重行不顺时之令，竟连伍之刑，佞媚者亲幸，忠谏者诛夷。由是天下忿愤，内外俱发，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为天下笑，岂不异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过，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云扰，刘圣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败，公孙述又称帝于蜀汉。如此数子，固非所谓应天顺人者，徒为光武之驱除者耳。夫天下者，盖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则天下归之，无德则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劳心远虑，常如临川无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时，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远佞人。仁孝著乎宫墙，弘化洽乎兆庶；为平直如砥矢，信义感人神。虽有椒房外戚之宠，不受其委曲之言；虽有近习爱幸之竖，不听其姑息之辞。四门穆穆，辟而不阖，待谏者而无忌。恒战战栗栗，不忘戒惧，所以欲永终天禄，恐为将来贤圣之驱除也。且臣闻之，惧危者，常安者也；忧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国之君能安不忘危，则本枝

百世，长保荣祚，名位与天地无穷，亦何虑乎为来者之驱除哉！传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其二曰：士之立业，行非一概。吴起贪官，母死不归，杀妻求将，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曾参、闵骞，诚孝子也，不能宿夕离其亲，岂肯出身致死，涉危险之地哉！今大晋应期运之所授，齐圣美于有虞，而吴人不臣，称帝私附，此亦国之羞也。陛下诚欲致熊黑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奋威淮浦、震服蛮荆者，故宜畴咨博采，广开贡士之路，荐岩穴，举贤才，征命考试，匪俊莫用。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华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养老马，而穷士知所归，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圣主，无不养老。老人众多，未必皆贤，不可悉养。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虽定，而华山之阳无放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吴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天下元元瞻望新政。愿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马之劳，思帷盖之报，发仁惠之诏，广开养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赏罚，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况有养人以惠，使人以义，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

“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臣被诏书，辄宣恩广募，示以赏信，所得人名即条言征西。其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兴军渡河，未曾有变，故刺史郭绥劝帅有方，深加奖励，要许重报。是以所募感恩利赏，遂立绩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将，并已受封，羌胡健儿，或王或侯，不蒙论叙也。晋文犹不贪原而失信，齐桓不惜地而背盟，况圣主乎！

其五曰：昔周、汉之兴，树亲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汉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夺于重臣，国祚移于他人。故灭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汉者魏，非刘氏也。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纵复令诸王后世子孙还自相并，盖亦楚人失繁弱于云梦，尚未为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大晋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欲言其国皆小乎，则汉祖之起，俱无尺土之地，况有国者哉！将谓大晋世世贤圣，而诸侯之胤常不肖邪，则放勋钦明而有丹朱，瞽瞍顽凶而虞舜。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为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

臣闻与覆车同轨者未尝安也，与死人同病者未尝生也，与亡国同法者未尝存也。况夫巍巍大晋，方将登太

山，禅梁父，刻石书勋，垂示无穷。宜远鉴往代兴废，深为严防，使著事奋笔，必有纪焉。昔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此臣所以私怀慷慨，自忘轻贱者也。

灼书奏，帝览而异焉，擢为明威将军、魏兴太守。卒于官。

阎纘，字续伯，巴西安汉人也。祖圃，为张鲁功曹，劝鲁降魏，封平乐乡侯。父璞，嗣爵，仕吴至牂柯太守。纘侨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结，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卒，继母不慈，纘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纘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纘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骏之诛也，纘弃官归，要骏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为主。墓成，当葬，骏从弟模告武陵王澹，将表杀造意者。众咸惧，填冢而逃，纘独以家财成墓，葬骏而去。国子祭酒邹湛以纘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廩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间王颙引为西戎校尉司马，有功，封平乐乡侯。

愍怀太子之废也，纘輿棺诣阙，上书理太子之冤曰：

伏见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为惊愕。自古以来，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赖天慈，全其首领。臣伏念遹生于圣父而至此者，由于长养深宫，沈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事

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也。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但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弈，岂有切磋，能相长益！臣常恐公族迟陵，以此叹息。今邈可以为戒，恐其被斥，弃逐远郊，始当悔过，无所复及。

昔戾太子无状，称兵距命，而壶关三老上书，有田千秋之言，犹曰：“子弄父兵，罪应笞耳！”汉武感悟之，筑思子之台。今邈无状，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犹为轻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选保傅。如司空张华，道德深远，乃心忠诚，以为之师。光禄大夫刘寔，寒苦自立，终始不衰，年同吕望，经籍不废，以为之保。尚书仆射裴頠，明允恭肃，体道居正，以为之友。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艰难、事君事亲、名行素闻者，使与共处。使严御史监护其家，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如此，左右前后，莫非正人。师傅文学，可令十日一讲，使共论议于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慈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之义，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复，为殷明王。又魏文帝惧于见废，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为置家臣庶子，师友文学，皆取正人，共相匡矫。兢兢慎罚，事父以孝，父没，事母以

谨，闻于天下，于今称之。汉高皇帝数置酒于庭，欲废太子，后四皓为师，子房为傅，竟复成就。前事不忘，后事之戒。孟轲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败子，严家无格虏。”由陛下骄逸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来，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宁，将伺国隙。储副大事，不宜空虚。宜为大计，小复停留。先加严诲。依平原侯故事，苦不悛改，弃之未晚也。

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情不私通。念昔楚国处女谏其王曰“有龙无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尝备近职，虽未得自结天日，情同阍寺，慙慙之诚，皆为国计。臣老母见臣为表，乃为臣卜卦，云“书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见止。臣独以为频见拔擢，尝为近职，此恩难忘，何以报德？唯当陈诚，以死献忠。辄具棺絮，伏须刑诛。

书御不省。

及张华遇害，贾谧被诛，朝野震悚，缙独抚华尸恸哭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过叱贾谧尸曰：“小儿乱国之由，诛其晚矣！”

皇太孙立，缙复上疏曰：

臣前上书讼太子之枉，不见省览。昔壶关三老陈卫太子之冤，而汉武帝筑思子之台。高庙令田千秋上书，不敢正言，托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迁，位至丞相，乘车入殿，号曰车氏。恨臣精诚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离，没命许昌。向令陛下即纳臣言，不致此

祸。天赞圣意，三公献谋，庶人赐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无所复及。诏书慈悼，迎丧反葬，复其礼秩，诚副众望，不意吕、霍之变复生于今日！伏见诏书建立太孙，斯诚陛下上顺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万国心有所系。追惟庶人，所为无状，几倾宗庙，赖相国、太宰至忠愤发，潜谋俱断，奉赞圣意，以成神武。虽周诛二叔，汉扫诸吕，未足以喻。臣愿陛下因此大更厘改，以为永制。礼置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为置官属，皆如朋友，不为纯臣。既使上厌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严惮，易相规正。

昔汉武既信奸谗，危害太子，复用望气之言，欲尽诛诏狱中囚。邴吉以皇孙在焉，闭门距命，后遂拥护皇孙，督罚乳母，卒至成人，立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无往不可。历观古人虽不避死，亦由世教宽以成节。吉虽距诏书，事在于忠，故宥而不责。自晋兴以来，用法太严，迟速之间，辄加诛斩。一身伏法，犹可强为，今世之诛，动辄灭门。昔吕后临朝，肆意无道。周昌相赵，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征昌入，乃后召王。此由汉制本宽，得使为快。假令如今，吕后必谓昌已反，夷其三族，则谁敢复为杀身成义者哉！此法官改，可使经远。又汉初废赵王张敖，其臣贯高谋弑高祖，高祖不诛，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为奴，髡钳随王，隐亲侍养，故令平安。向使晋法得容为义，东宫之臣得如周昌，固护太子得如邴吉，距诏不坐，伏死谏争，则圣意必变，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从不罪者，则隐亲左右，奸凶毒药无缘得

设，太子不夭也。

臣每责东宫臣故无侍从者，后闻颇有于道路望车拜辞，而有司收付洛阳狱，奏科其罪。然臣故莫从，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马，所以宿卫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严覆请审者，此由恐惧灭族。今皇孙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强臣专制，奸邪矫诈，虽有相国保训东宫，拥佑之恩同于邴吉，适可使玉体安全，宜开来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后，诸有废兴仓卒，群臣皆得辄严，须录诣殿前，面受口诏，然后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节，下听臣子隐亲，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责，则永固储副，以后安嗣之远虑也。来事难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见詹事裴权用心恳恻，舍人秦戡数上疏启谏；而爱倩赠以九列，权有忠意，独不蒙赏。谓宜依倩为比，以宠其魂。推寻表疏，如秦戡辈及司隶所奏，诸敢拜辞于道路者，明诏称扬，使微异于众，以劝为善，以奖将来也。

纘又陈：

今相国虽已保傅东宫，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训诲，辅导出入，动静劬劳，宜选寒苦之士，忠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门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为师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将吏，且勿复取盛戚豪门子弟，若吴太妃家室及贾、郭之党。如此之辈，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皆非所补益于吾少主者也。皆可择寒门笃行、学问素士、更履险易、节义足称者，以备群臣，可轻其礼仪，使与古同，于相切磋为益。

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干、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吴太子登，顾谭为友，诸葛恪为宾，卧同床帐，行则参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则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骄盈，不闻其过，不知稼穡之艰难耳。至于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亲挹伯禽，曹参笞宦二百，圣考慈父皆不伤恩。今不忍小相维持，令至阙失顿相罪责，不亦误哉！

在礼太子朝夕视膳，昏定晨省，跪问安否，于情得尽。五日一朝，于敬既简，于恩亦疏，易致构间。故曰“一朝不朝，其间容刀”。五日之制，起汉高祖，身为天子，父为庶人，万机事多，故阙私敬耳。今主上临朝，太子无事，专主孝养，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饭亦一饭，再饭亦再饭。”安有逸豫五日一觐哉！

纘又陈：

今迎太子神枢，孤魂独行，太孙幼冲，不可涉道。谓可遣妃奉迎远路，令其父衍随行卫护。皇太子初见诬陷，臣家门无祐，三世假亲，具尝辛苦，以家观国，固知太子有变。臣故求副监国，欲依邴吉故事，距违来使，供养拥护，身亲饮食医药，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资轻浅、不肯见与。世人见笑，谓为此职进退难居，有必死忧。臣独以为苟全储君，贾氏所诛，甘心所愿。今监国御史直副皆当三族，侍卫无状，实自宜然。臣谓其小人，不足具责。故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是以圣王慎选。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难葬故将钟会，文

帝嘉之，始拔显用，至于先帝，以为右率。如间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则岂可触哉！此二使者，但为愚怯，亦非与谋，但可诛身，自全三族。如郭倖、郭斌，则于刑为当。

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孙幼冲，选置兵卫，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儿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后，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征等皆谧父党，共相沈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暴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为汉中太守。赵王伦死，既葬，缵以车辂其冢。时张华兄子景后徙汉中，缵又表宜还。缵不护细行，而慷慨好大节。卒于官，时年五十九。缵五子，皆开朗有才力。

长子亨为辽西太守，属王濬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数切谏，为晞所害。

史臣曰：愍怀之废也，天下称其冤。然皆惧乱政之参夷，慑淫嬖之凶忍，遂使谋臣怀忠而结舌，义士蓄愤而吞声。阎续伯官既微于侍郎，位不登于执戟，轻生重义，视死如归，伏

奏而待严诛，輿棺以趋鼎镬，察言观行，岂非忠直壮乎！顾视晋朝公卿，曾不得与其徒隶齿也。茂伯笃终，哭王经以全节。休然追远，理邓艾以成名。故得义感明时，仁流枯骨。虽朱勃追论新息，栾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赞曰：感义收会，笃终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续伯区区，輿棗陈轂。偈兹淫嬖，弗遂良图。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从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 嵇康 向秀 刘伶 谢鲲 胡毋辅之

子谦之 毕卓 王尼 羊曼 光逸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隼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

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簪；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功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

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悵而退。喜弟康闻之，乃齐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

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间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裨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裨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裨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裨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子浑，字长成，有父风。少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太康中，为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历仕散骑侍郎。山涛举咸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识量，知名于时，少所推先，见咸心醉，不觉叹焉。而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论者甚非之。

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与从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为欢。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

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举止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趋之，瞻独逡巡在后，须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

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瞻为记室参军，与王承、谢鲲、邓攸俱在越府。越与瞻等书曰：“礼，年八岁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师训之则；十年曰幼学，明可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入浅，体之所安深。是以闲习礼容，不如式瞻仪度；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质，不闻道德之风，望诸君时以闲豫，周旋诲接。”

永嘉中，为太子舍人。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

后岁余，病卒于仓垣，时年三十。

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主，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迁骑兵属。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

琅邪王裒为车骑将军，镇广陵，高选纲佐，以孚为长史。帝谓曰：“卿既统军府，郊垒多事，宜节饮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僦勉从事，不敢有言者，窃以今王莅镇，威风赫然，皇泽遐被，贼寇敛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爵火不息？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耳。”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转太子中庶子、左卫率，领屯骑校尉。

明帝即位，迁侍中。从平王敦，赐爵南安县侯。转吏部尚书，领东海王师，称疾不拜。诏就家用之，尚书令郗鉴以为非礼。帝曰：“就用之诚不快，不尔便废才。”及帝疾大渐，温峤入受顾命，过孚，要与同行。升车，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渐，江左危弱，实资群贤，共康世务。卿时望所归，今欲屈卿同受顾托。”孚不答，固求下车，峤不许。垂至台门，告峤内迫，求暂下，便徒步还家。

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篇，以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

“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咸和初，拜丹阴尹。时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孚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践。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会广州刺史刘顗卒，遂苦求出。王导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广、宁三州军事、镇南将军、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假节。未至镇，卒，年四十九。寻而苏峻作逆，识者以为知几。无子，从孙广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尝有论鬼神有无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独以为无，曰：“今见鬼者云著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论者服焉。后遂伐社树，或止之，修曰：“若社而为树，伐树则社移；树而为社，伐树则社亡矣。”

性简任，不修人事。绝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对。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家无儋石之储，宴如也。与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间。

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宜子可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亹亹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梁国张伟志趣不常，自隐于屠钓，修爱其才美，而知其不真。伟后为黄门郎、陈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

修居贫，年四十余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

修所著述甚寡，尝作《大鹏赞》曰：“苍苍大鹏，诞自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鸢鸠仰笑，尺鷃所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王敦时为鸿胪卿，谓修曰：“卿常无食，鸿胪丞差有禄，能作不？”修曰：“亦复可尔耳！”遂为之。转太傅行参军、太子洗马。避乱南行，至西阳期思县，为贼所害，时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齐郡太守。父颢，淮南内史。放少与孚并知名。中兴，除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时虽戎车屡驾，而放侍太子，常说《老》《庄》，不及军国。明帝甚友爱之。转黄门侍郎，迁吏部郎，在铨管之任，甚有称绩。

时成帝幼冲，庾氏执政，放求为交州，乃除监交州军事、扬威将军、交州刺史。行达宁浦，逢陶侃将高宝平梁硕自交州还，放设饌清宝，伏兵杀之。宝众击放，败走，保简阳城，得免。到州少时，暴发渴，见宝为崇，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赠廷尉。

放素知名，而性清约，不营产业，为吏部郎，不免饥寒。王导、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给衣食。子晞之，南顿太守。

裕字思旷。宏达不及放，而以德业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将军王敦命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觴，以酒废职。敦谓裕非当世实才，徒有虚誉而已，出为溧阳令，复以公事免言。由是得违敦难，论者以此贵之。

咸和初，除尚书郎。时事故之后，公私弛废，裕遂去职

还家，居会稽剡县。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固辞不就。朝廷将欲征之，裕知不得已，乃求为王舒抚军长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临海太守，少时去职。司空郗鉴请为长史，诏征秘书监，皆以疾辞。复除东阳太守。寻征侍中，不就。还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问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人云，裕骨气不及逸少，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毕便还。诸人相与追之，裕亦审时流必当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刘惔叹曰：“我入东，正当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复近思旷傍。”

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裕尝以人不须广学，正应以礼让为先故终日静默，无所修综，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车，借无不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后裕闻之，乃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命焚之。

在东山久之，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俄而复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琅邪王师。经年敦逼，并无所就。御史中丞周闵奏裕及谢安违诏累载，并应有罪，禁锢终身，诏书赏之。或问裕曰：“子屡辞征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虽屡辞王命，非敢为高也。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宁、普。

傭，早卒。宁，鄱阳太守。普，骠骑谘议参军。傭子歆之，中领军。宁子腆，秘书监。腆弟万龄及歆之子弥之，元

熙中并列显位。

嵇康，字叔夜，谯国铨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铨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恍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奇，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

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隼，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

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圉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愤诗》，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茆靡识，越在襁褓。母兄

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爰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但若创痍。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忝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縶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只揽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勗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贍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譖“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

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素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子绍，别有传。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又与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

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故，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二子：纯、悌。

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得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儿之言，

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许，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伶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其辞曰：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尝为建威参军。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竟以寿终。

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人也。祖纘，典农中郎将。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鲲少知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永兴中，长沙王乂入辅政，时有疾鲲者，言其将出奔。乂欲鞭之，鲲解衣就罚，曾无忤容。既舍之，又无喜色。太傅东海王越闻其名，辟为掾，任达不拘，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

恬于荣辱。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敖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越寻更辟之，转参军事。鲲以时方多故，乃谢病去职，避地于豫章。尝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将晓，有黄衣人呼鲲字令开户，鲲愴然无惧色，便于窗中度手牵之，胛断，视之，鹿也，寻血获焉。尔后此亭无复妖怪。

左将军王敦引为长史，以讨杜弼功封咸亭侯。母忧去职，服阕，迁敦大将军长史。时王澄在敦坐，见鲲谈话无勸，惟叹谢长史可与言，都不眄敦，其为人所慕如此。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虽自处若秽，而动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显于朝野。鲲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优游寄遇，不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敦以其名高，雅相宾礼。

尝使至都，明帝在东宫见之，甚相亲重。问曰：“论者以君方庾亮，自谓何如？”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鲲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温峤尝谓鲲子尚曰：“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诸葛瑾之喻孙权不过也。”

及敦将为逆，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匡主济时，何如？”对曰：“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岂达大理。”出鲲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与俱下。敦至石头，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鲲曰：“何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谓鲲曰：“吾当以周伯仁为尚书令，戴若思为仆射。”及至都，复曰：“近来人情何如？”鲲对曰：“明公之举，虽欲大

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实未达高义。周颙、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举而用之，群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当，吾已收之矣。”鯤与颙素相亲重，闻之愕然，若丧诸己。参军王骞以敦诛颙，谏之甚切，敦大怒，命斩骞，时人士畏惧，莫敢言者。鯤曰：“明公举大事，不戮一人。骞以献替忤旨，便以衅鼓，不亦过乎！”敦乃止。

敦既诛害忠贤，而称疾不朝，将还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勋，然天下之心实有未达。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杖众望以顺群情，尽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矣。”敦曰：“君能保无变乎？”对曰：“鯤近日入觐，主上侧席，迟得见公，宫省穆然，必无虞矣。公若入朝，鯤请侍从。”敦勃然曰：“正复杀君等数百人，亦复何损于时！”竟不朝而去。是时朝望被害，皆为其忧。而鯤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悦。军还，使之郡，浹政清肃，百姓爱之。寻卒官，时年四十三。敦死后，追赠太常，谥曰康。子尚嗣，别有传。

胡毋辅之，字彦国，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汉执金吾。父原，练习兵马，山涛称其才堪边任，举为太尉长史，终河南令。辅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鉴。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号曰四友。澄尝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后进领袖也。”

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以家贫，求试守繁昌令，始节酒自厉，甚有能名。迁尚书郎。豫讨齐王冏，赐爵阴平男。

累转司徒左长史。复求外出，为建武将军、乐安太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成都王颖为太弟，召为中庶子，遂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

尝过河南门下饮，河南驸王子博箕坐其傍，辅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则已，安复为人使！”辅之因就与语，叹曰：“吾不及也！”荐之河南尹乐广，广召见，甚悦之，擢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

东海王越闻辅之名，引为从事中郎，复补振威将军、陈留太守。王弥经其郡，辅之不能讨，坐免官。寻除宁远将军、扬州刺史，不之职，越复以为右司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将军谘议祭酒，迁扬武将军、湘州刺史、假节。到州未几卒，时年四十九。子谦之。

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谈者以为狂。辅之正酣饮，谦之规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其所为如此。年未三十卒。

毕卓字茂世，新蔡阳人也。父谋，中书郎。卓少希放达，为胡毋辅之所知。太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过江，为温峤平南长史，卒官。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犖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北地傅畅、中山刘舆、颍川荀遂、河东裴遐迭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摅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辅之等齐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叹曰：“诸名士持羊酒来，将有以也。”尼时以给府养马，辅之等入，遂坐马厩下，与尼炙羊饮酒，醉饱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东嬴公腾辟为车骑府舍人，不就。时尚书何绥奢侈过度，尼谓人曰：“绥居乱世，矜豪乃尔，将死不久。”人曰：“伯蔚闻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闻我语，已死矣。”未几，绥果为东海王越所杀。初入洛，尼诣越不拜。越问其故，尼曰：“公无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数之，言甚切。又云：“公负尼物。”越大惊曰：“宁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谓令尹盗之。今尼屋舍资财，悉为公军人所略，尼今饥冻，是亦明公之负也。”越大笑，即赐绢五十匹。诸贵人闻，竞往饷之。洛阳陷，避乱江夏。时王登为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丧妇，止有一子。无居宅，惟畜露车，有牛一头，每行，辄使子御之，暮则共宿车上。常叹曰：“沧海横流，处处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饥荒，尼不得食，乃杀牛坏车，煮肉啖之。既尽，父子俱饿死。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孙也。父暨，阳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参军，转丞相主簿，委以机密。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达赝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

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鹾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隼也。

王敦既与朝廷乖贰，羁录朝士，曼为右长史。曼知敦不臣，终日酣醉，讽议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礼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难。敦败，代阮孚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相饰供饌。曼拜丹阳，客来早者得佳设，日宴则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有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饌。论者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苏峻作乱，加前将军，率文武守云龙门。王师不振，或劝曼避峻。曼曰：“朝廷破败，吾安所求生？”勒众不动，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赠太常。子贲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秘书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经学，时论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号，其后更有四伯。大鸿胪陈留江泉以能食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以大肥为笨伯，散骑郎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而聃以狼戾为琐伯，盖拟古之四凶。

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迁庐陵太守。刚克粗暴，恃国威，纵恣尤甚，睚眦之嫌辄加刑杀。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二百余人，诛及婴孩，所髡锁复百余。庾亮执之，归于京都。有司奏聃罪当死，以景献皇后是其祖姑，应八议。成帝诏曰：“此事古今所无，何八议之有！犹未忍肆之市朝，其赐命狱所。”

兄子贲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诏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虽极法，于贲何有！其特不听离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头请命。王导又启：“聃罪不容恕，宜极重法。山太妃忧戚成疾，陛下罔极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诏下曰：“太妃惟此一舅，发言摧咽，乃至吐血，情虑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慈亲。若不堪难忍之痛，以致顿弊，朕亦何颜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阳之思。”于是除名。顷之，遇疾，恒见简良等为祟，旬日而死。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也。初为博昌小吏，县令使逸送客，冒寒举体冻湿，还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还，大怒，将加严罚。逸曰：“家贫衣单，沾湿无可代。若不暂温，势必冻死，奈何惜一被而杀一人乎！君子仁爱，必不尔也，故寝而不疑。”令奇而释之。后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与荀邃共诣令家，望见逸，谓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车，与谈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与光逸语。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后举孝廉，为州从事，弃官投辅之。辅之时为太傅越从事中郎，荐逸于越，越以门寒而不召。越后因闲宴，责辅之无所举荐。辅之曰：“前举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举也。”越即辟焉。书到郡县，皆以为误，审知是逸，乃备礼遭之。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

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元帝以逸补军谘祭酒。中兴建，为给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学非常道，则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则在情斯遣。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原，体无为之用，分其华叶，开寓言之道，是以伯阳垂范，鸣谦置式，欲崇诸己，先下于人，犹大乐无声，而跲鸾斯应者也。庄生放达其旨，而驰辩无穷；弃彼荣华，则俯轻爵位，怀其道术，则顾蔑王公；舐痔兼车，鸣鳶吞腐。以兹自口，于焉玩物，殊异虚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若夫仪天布宪，百官从软，经礼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盎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濑，松萝低举，用以优贤，岩水澄华，兹焉赐隐；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临锻灶而不回，登广武而长叹，则嵇琴绝响，阮气徒存。通其旁径，必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轨躅之外，或有可观者焉。咸能符契情灵，各敦终始，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史臣是以拾其遗事，附于篇云。

赞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贵无名。相彼非礼，遵乎达生。秋水扬波，春云敛映。旨酒厥德，凭虚其性。不玩斯风，谁亏王政？

卷五十

列传第二十

曹志 庾峻_{子珉} 郭象 庾纯_{子勇} 秦秀

曹志，字允恭，谯国谯人，魏陈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称，夷简有大度，兼善骑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为嗣。后改封济北王。武帝为抚军将军，迎陈留王于邺，志夜谒见，帝与语，自暮达旦，甚奇之。及帝受禅，降为鄆城县公。诏曰：“昔在前世，虽历运迭兴，至于先代苗裔，传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选众命贤，惟德是与，盖至公之道也。魏氏诸王公养德藏器，壅滞旷久，前虽有诏，当须简授，而自顷众职少缺，未得式叙。前济北王曹志履德清纯，才高行洁，好古博物，为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为乐平太守。”志在郡上书，以为宜尊儒重道，请为博士置吏卒。迁章武、赵郡太守。虽累郡职，不以政事为意，昼则游猎，夜诵《诗》《书》，以声色自娱，当时见者未能审其量也。

咸宁初，诏曰：“鄆城公曹志，笃行履素，达学通识，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

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

后迁祭酒。齐王攸将之国，下太常议崇锡文物。时博士秦秀等以为齐王宜内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怆然叹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晋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议曰：“伏闻大司马齐王当出藩东夏，备物尽礼，同之二伯。今陛下为圣君，稷、契为贤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也，异姓则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后虽有五霸代兴，桓，文谪主，下有请隧之僭，上有九锡之礼，终于谪而不正，验于尾大不掉，岂与召公之歌《棠棣》，周诗之咏《鸛鸣》同日论哉！今圣朝创业之始，始之不谅，后事难工。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骞不存，皮肤不充。自羲皇以来，岂是一姓之独有！欲结其心者，当有磐石之固。夫欲享万世之利者，当与天下议之。故天之聪明，自我人之聪明。秦、魏欲独擅其威，而财得没其身；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之用。此自圣主之深虑，日月之所照。事虽浅，当深谋之；言虽轻，当重思之。志备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志寇窃。知忠不言，议所不敢。志以为当如博士等议。”议成当上，见其从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议甚切，百年之后必书晋史，目下将见责邪。”帝览议，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以议者不指答所问，横造异论，策免太常郑默。于是有司奏收志等结罪，诏惟免志官，以公还第，其余皆付廷尉。

顷之，志复为散骑常侍。遭母忧，居丧过礼，因此笃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恶谥。崔褒叹曰：“魏颢不从乱，

以病为乱故也。今谥曹志而谥其病，岂谓其病不为乱乎！”于是谥为定。

庾峻，字山甫，颍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学洽闻，汉司徒辟，有道征，皆不就。伯父疑，中正简素，仕魏为太仆。父道，廉退贞固，养志不仕。牛马有蹠啮者，恐伤人，不货于市。及诸子贵，赐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学，有才思。尝游京师，闻魏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尝就乘学，见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泛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君二父孩抱经乱，独至今日，尊伯为当世令器，君兄弟复俊茂，此尊祖积德之所由也。”

历郡功曹，举计掾，州辟从事。太常郑袤见峻，大奇之，举为博士。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属高贵乡公幸太学，问《尚书》义于峻，峻援引师说，发明经旨，申畅疑滞，对答详悉。迁秘书丞。长安有大狱，久不决，拜峻侍御史，往断之，朝野称允。武帝践阼，赐爵关中侯，迁司空长史，转秘书监、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谏议大夫。常侍帝讲《诗》，中庶子何劭论《风》《雅》正变之义，峻起难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时风俗趣竞，礼让陵迟。峻上疏曰：

臣闻黎庶之性，人众而贤寡；设官分职，则官寡而贤众。为贤众而多官，则妨化；以无官而弃贤，则废道。是故圣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犹人之有股

肱心膂，共为一体也。山林之士，被褐怀玉，太上栖于丘园，高节出于众庶。其次轻爵服，远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闻其风而悦之，将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宠之臣所以为美也，先王嘉之。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礼，以厚德载物，出处有地。既廊庙多贤才，而野人亦不失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

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汉祖反之，大畅斯否。任萧、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张良之勋，而班在叔孙之后；盖公之贱，而曹相谘之以政。帝王贵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尝干禄于时。以释之之贵，结王生之袜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爱，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

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足；功报矣，其求不已。又国无随才任官之制，俗无难进易退之耻。位一高，虽无功而不见下，已负败而后见用。故因前而升，则处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无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大人溺于动俗，执政挠于群言，衡石为之失平，清浊安可复分？昔者先王患向

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业定必易其教。虽以爵禄使下，臣无贪陵之行；虽以甲兵定功，主无穷武之悔也。

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历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涖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虽去列位而居东野，与人父言，依于慈，与人子言，依于孝。此其出言合于国检，危行彰于本朝。去势如脱屣，路人为之陨涕；辞宠如金石，庸夫为之兴行。是故先王许之，而圣人贵之。

夫人之性陵上，犹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决，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义不敦，终于皇舆为之败绩，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进趣，上宜以退让去其甚者。退让不可以刑罚使，莫若听朝士时时从志，山林往往间出。无使入者不能复出，往者不能复反。然后出处交泰，提衡而立，时靡有争，天下可得而化矣。

又疾世浮华，不修名实，著论以非之，文繁不载。九年卒，诏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临终，敕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择日。珉奉遵遗命，敛以时服。二子：珉、敷。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学，行己忠恕。少历散骑常侍、本国中正、侍中，封长岑男。怀帝之没刘元海也，珉从在平阳。元海大会，因使帝行酒，珉不胜悲愤，再拜上酒，因大号哭，贼恶之。会有告珉及王儁等谋应刘琨者，元海因图弑逆，珉等并遇害。初，洛阳之未陷也，珉为侍中，直于省内，谓同僚许遐曰：“世路如此，祸难将及，吾当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谥曰贞。

敦字子高。长不满七尺，而腰带十围，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暗同。”太尉王衍雅重之。

敦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服鸟》也。其词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飘摇玄旷之域兮，深漠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

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敦常静默无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雋异，敦在其中，

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敦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敦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敦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都官从事温峤奏之，敦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礚礚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敦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敦，而敦乃赧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王衍不与敦交，敦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为耳。”敦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时年五十。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历中书令、河南尹。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佑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内侯印绶，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贾充请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饮酒过多。醉乱行酒，重酌于公，公不肯饮，言语往来，公遂诃臣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厉声名公，临时喧饶，遂至荒越。礼，‘八十月制’，诚以衰老之年，变难无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养老父，而怀禄贪荣，乌鸟之不若。充为三公，论道兴化，以教义责臣，是也。而以枉错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乱仪度。臣得以凡才，擢授显任。《易》戒濡首，《论》诲酒困，而臣闻义不服，过言盈庭，黷慢台司，违犯宪度，不可以训。请台免臣官，廷尉结罪，大鸿胪削爵土。敕身不谨，伏须罪诛。”御史中丞孔恂劾纯，请免官。诏曰：“先王崇尊卑之礼，明贵贱之序，著温克之德，记沈酗之祸，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轨仪也。昔广汉

陵慢宰相，获犯上之刑；灌夫托醉肆忿，致诛毙之罪。纯以凡才，各位卿尹，不惟谦敬之节，不忌覆车之戒，陵上无礼，悖言自口，宜加显黜，以肃朝伦。”遂免纯官。

又以纯父老不求供养，使据礼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颢、骠骑将军齐王攸议曰：“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礼、律。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新令亦如之。按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纯不求供养，其于礼、律未有违也。司空公以纯备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纯荒醉，肆其忿怒。臣以为纯不远布孝至之行，而近习常人之失，应在讥贬。”司徒石苞议：“纯荣官忘亲，恶闻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刘斌议以为：“敦叙风俗，以人伦为先；人伦之教，以忠孝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亲。若孝必专心于色养，则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顾其亲，则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为臣者，必以义断其恩；为子也，必以情割其义。在朝则从君之命，在家则随父之制。然后君父两济，忠孝各序。纯兄峻以父老求归，峻若得归，纯无不归之势；峻不得归，纯无得归之理。纯虽自闻，同不见听。近辽东太守孙和、广汉太守邓良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皆不见听。且纯近为京尹，父在界内，时得自启定省，独于礼法外处其贬黜，斌愚以为非理也。礼，年八十，一子不从政。纯有二弟在家，不为违礼。又令，年九十，乃听悉归。今纯父实未九十，不为犯令。骂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国典。圣恩恺悌，示加贬退，臣愚无所清议。”河南功曹史庞札等表曰：

臣郡前尹关内侯纯，醉酒失常，《戊申诏书》既免尹

官，以父笃老不求供养，下五府依礼典正其臧否。臣谨按三王养老之制，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其家不从政，斯诚使人无阙孝养之道，为臣不违在公之节也。先王制礼垂训，莫尚于周。当其时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鲁，孝子不匮，典礼无愆。今公府议，七十时制，八十月制，欲以驳夺从政之限，削除爵土。是为公旦立法，还自越之，鲁侯为子，即为罚首也。石奋期颐，四子列郡。近太宰献王诸子，亦有藩外。古今同符，忠孝并济。

臣闻悔各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饮多，遂至沈醉。尹醒闻知，悼恨前失，执谦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谓傲很，是为重罪过醉之言，而没迷复之义也。臣闻父子天性，爱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义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以先王立礼，敬同于父，原始要终，齐于所生，如此犹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议云，礼律虽有常限，至于疾病归养，不夺其志。如此则为礼禁正直，而陷人以诈，违越王制，开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亲色养，历职内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屡发明诏，而尹之所以仍见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敬，先众后己，实是宿心。一旦由醉，责以暴慢。按奏状不忠不孝，群公建议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

按今父母年过八十，听令其子不给限外职，诚以得有归来之缘。今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屡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养不废。兄侍中峻，家之嫡长，往比自表，求归供养，诏喻不听。国体法同，兄弟无异，而

虚责尹不求供养如斯，臣惧长假饰之名，而损忠诚之实也。夫礼者，所以经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顺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旧章。伏惟陛下圣德钦明，敦礼崇教，畴谘四岳，以详典制。尹以犯违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义见责，而所因者忿。积忿以立义，由醉以得罪，礼律不复为断，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诛，而耻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

帝复下诏曰：“自中世以来，多为贵重顺意，贱者生情，故令释之、定国得扬名于前世。今议责庾纯，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责人以齐圣也。疑贾公亦醉，若其不醉，终不于百客之中责以不去官供养也。大晋依圣人典礼，制臣子出处之宜，若有八十，皆当归养，亦不独纯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责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纯者，当为将来之醉戒耳。齐王、刘掾议当矣。”复以纯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后将军荀勗于朝会中奏纯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进。侍中甄德进曰：“孝以显亲为大，禄养为荣。诏赦纯前愆，擢为近侍，兼掌教官，此纯召不俟驾之日。而后将军勗敢以私议贬夺公论，抗言矫情，诬罔朝廷，宜加贬黜。”勗坐免官。

初，勗与纯俱为大将军所辟，勗整丽车服，纯率素而已，勗以为愧恨。至是，毁纯。勗既免黜，纯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时人称纯通恕。

迁侍中，以父忧去官。起为御史中丞，转尚书。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莠。

莠字允臧。少有清节，历位博士。齐王攸之就国也，下礼官议崇锡之物。莠与博士太叔广、刘璈、缪蔚、郭颐、秦

秀、傅珍等上表谏曰：

《书》称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国十有六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元勋睦亲，显以殊礼，而鲁、卫、齐、晋大启土宇，并受分器。所谓惟善所在，亲疏一也。大晋龙兴，隆唐、周之远迹，王室亲属，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吴、会已平，诏大司马齐王出统方岳，当遂抚其国家，将准古典，以垂永制。

昔周之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则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及召、芮、毕、毛诸国，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轻也，未闻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国者。汉氏诸侯王位尊势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赞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国，亦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隆宠也。

昔申无宇曰“五大不在边”，先儒以为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细不在庭”，先儒以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为政也。又曰：“亲不在外，羈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将卑，其枝叶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谚所谓芟焉而纵寻斧柯者也。

今使齐王贤邪，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常职；不贤邪，不宜大启土宇，表建东海也。古礼，三公无职，坐而论道，不闻以方任婴之。惟周室大坏，宣王中兴，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故

其诗曰“徐方不回，王曰旋归”，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为家，将数延三事，与论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违旧章矣。

莠草议，先以呈父纯，纯不禁。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并过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问，答所不问，大怒，事下有司。尚书朱整、褚翊等奏：“莠等侵官离局，迷罔朝廷，崇饰恶言，假托无讳，请收莠等八人付廷尉科罪。”莠父纯诣廷尉自首：“莠以议草见示，愚浅听之。”诏免纯罪。

廷尉刘颂又奏莠等大不敬，弃市论，求平议。尚书又奏请报听廷尉行刑。尚书夏侯骏谓朱整曰：“国家乃欲诛谏臣！官立八座，正为此时，卿可共驳正之。”整不从，骏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独为驳议。左仆射魏舒、右仆射下邳王晃等从骏议。奏留中七日，乃诏曰：“莠等备为儒官，不念奉宪制，不指答所问，敢肆其诬罔之言，以干乱视听。而莠是议主，应为戮首。但莠及家人并自首，大信不可夺。秦秀、傅珍前者虚妄，幸而得免，复不以为惧，当加罪戮，以彰凶慝。犹复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莠等并除名。”后数岁，复起为散骑侍郎。终于国子祭酒。

秦秀，字玄良，新兴云中人也。父朗，魏骠骑将军。秀少敦学行，以忠直知名。咸宁中，为博士。何曾卒，下礼官议谥。秀议曰：

故太宰何曾，虽阶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严肃，显登王朝。事亲有色养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实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资性骄奢，不循轨则。《诗》云：“节

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人具尔瞻。”言其德行高峻，动必以礼耳。丘明有言：“俭，德之恭；侈，恶之大也。”大晋受命，劳廉隐约，曾受宠二代，显赫累世。暨乎耳顺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国之租，荷保傅之贵，执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侧。方之古人，责深负重，虽举门尽死，犹不称位。而乃骄奢过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又言之，非惟失辅相之宜，违断金之利也。穆皇代之美，坏人伦之教，生天下之丑，示后主之傲，莫大于此。自近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垢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曾者也。

周公吊二季之陵迟，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谥以纪其终。曾参奉之，启手归全，易箦而没，盖明慎终，死而后已。齐之史氏，乱世陪臣耳，犹书君贼，累死不惩。况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尽礼。管子有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具情，死又无贬，是则帝室无正刑也。王公贵人，复何畏哉！所谓四维，复何寄乎！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曾之行己，皆与此同，宜谥缪丑公。

时虽不同秀议，而闻者惧焉。

秀性忌谗佞，疾之如仇，素轻鄙贾充，及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军必败，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无道，国有自亡之形，群率践境，将不战而溃。子

之哭也，既为不智，乃不赦之罪。”于是乃止。及孙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充表与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金以秀为知言。

及充薨，秀议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异姓为后，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昔鄫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鄫’。圣人岂不知外孙亲邪！但以义推之，则无父子耳。又案诏书‘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为比’。然则以外孙为后，自非元功显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礼，盖可然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不从。

王濬有平吴之勋，而为王浑所譖毁。帝虽不从，无明赏罚，以濬为辅国大将军，天下咸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晋启祚，辅国之号，率以旧恩。此为王濬无功之时，受九列之显位，立功之后更得宠人之尊号也。四海视之，孰不失望！蜀小吴大，平蜀之后，二将皆就加三事，今濬还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耳。今濬举蜀、汉之卒，数旬而平吴，虽举吴人之财宝以与之，本非己分有焉，而遽与计校乎？”

后与刘暉等同议齐王攸事，忤旨，除名。寻复起为博士。秀性悻直，与物多忤。为博士前后垂二十年，卒于官。

史臣曰：齐献王以明德茂亲，经邦论道，允厘庶绩，式

叙彝伦。武帝纳奸谄之邪谋，怀绍终之远虑，遂乃君兹青土，作牧东藩。远迎惊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义，方轨儒门，蹇蹇匪躬，惓惓体国。故能抗言凤阙，忤犯龙鳞，身虽暂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汝颖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谋甫素疾佞邪，而发因醉饱，投鼠忌器，岂易由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子玄假誉攘善，将非盗乎！

赞曰：魏氏维城，济北知名。颖川多士，峻亦飞英。长岑徇义，祭酒遗荣。谋甫三爵，酖醢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瘳恶。莠献嘉谋，几趋鼎镬。

卷五十一

列传第二十一

皇甫谧 字方回 挚虞 束皙 王接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穡，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

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暗聑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武？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谥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谥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谥饯之。谥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谥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

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于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技，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春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藪，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迁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疾，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颓，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阁，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麟，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

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奇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臆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

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喻，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

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粃，糲之彫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谥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谥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谥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戈戈’，《易》之明义，玄纁之贄，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各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谥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谥为太子中庶子。”谥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

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疾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天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槨不如速朽；季孙玃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槨，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扞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槨，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

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槨，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辄为之制，奢不石槨，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齐《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柩。柩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礼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土服，望门辄下而进。王敦遣从弟廙代侃，迁侃为广州。侃将诣敦，方回谏曰：“吾闻敌国灭，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与二，欲无危，其可得乎！”侃不从而行。敦果欲杀侃，赖周访获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其辞曰：

有轩辕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华颖于末叶兮，晞灵根于上世。准乾坤以斡度兮，仪阴阳以定制。匪时运其焉行兮，乘太虚而摇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缀太白之明璜。制文霓以为衣兮，袭采云以为裳。要华电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鉴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诡好于凡观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缙裘以华国兮，和璞遥弃于南荆。夏像韬尘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两楹。鸾皇耿介而偏栖兮，兰桂背时而独荣。关寒暑以练真兮，岂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怀晖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灵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鸣蜩之号节兮，恐陨叶于凝露。希前轨而增骛兮，眷后尘而旋顾。往者倏忽而不逮兮，来者冥昧而未著。二仪泊焉其无央兮，四节环转而靡穷。星鸟逝而时反兮，夕景潜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与蕙若兮，时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惧独美之有伤。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处幽而弥馨兮，宝在夜而愈光。逼区内之迫胁兮，思摅翼乎八荒。望云阶之崇壮兮，愿轻举而高翔。

造庖牺以问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将远游于太初兮，鉴形魄之未分。四灵俨而为卫兮，六气纷以成群。骖白兽于商风兮，御苍龙于景云。简廌徒于灵囿兮，从冯夷而问津。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形飘飘而遂遐兮，气亹亹而愈新。挹玉膏于莱嶠兮，掇紫英于瀛滨。揖太昊以假憩兮，听赋政于三春。洪范翕而复张兮，百卉陨而更震。睇玉女之纷影兮，执懿筐于扶木。览玄象之辘轳兮，仍腾跃乎阳谷。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廩泉而濯足。将纵辔以逍遥兮，恨东极之路促。诏纤阿而右回兮，觐朱明之赫戏。莅

群神于夏庭兮，回苍梧而结知。绋焦明以承旂兮，驱天马而高驰。谗羲和于丹丘兮，诮倒景之乱仪。寻凯风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闻碧鸡之长晨兮，吾将往乎西游。奥浮鹇于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诚沈羽以泛舟。軼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讯硕老于金室兮，采旧闻于前修。讥沦阴于危山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鸟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兔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爰揽辔而旋驱兮，访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济兮，凌固阴之所涵。探龟蛇于幽穴兮，瞰罔养之潜育。晒倏忽之躁狂兮，丧中黄于耳目，偈烛龙而游衍兮，穷大明于北陆。

攀招摇而上跻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阊阖而遗眷兮，颔玄黄于地舆。召黔雷以先导兮，覲天帝于清都。观浑仪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炉。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则天而民咨兮，癸乱常而感虞。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肆暴而保又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运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也四位为匠，乾☰为均。散而为物，结而为人。阳降阴升，一替一兴。流而为川，滞而为陵。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成形兮未察，灵像兮已固。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

斐陈辞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叹。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会难。愿大飧以致好兮，盍息驾于一飧。会司仪于有始兮，延嘉宾于九乾。陈钧天之广乐兮，展万舞之至欢。枉矢铄其在手兮，狼弧翺其斯弯。睨瞿犬于帝侧兮，殪熊罴于灵轩。

尔乃清道夙跸，载轮修祖。班命授号，轶辔整旅。兆司郁以屈路兮，万灵森而陈庭。丰隆轩其警众兮，钩陈帅以属兵。堪舆竦而进时兮，文昌肃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俯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仰流旌垂旒焱攸扞縹。前湛湛而摄进兮，后僭僭而方驰。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跨列缺兮规乾𠄎，挥玉关兮出天门。涉汉津兮望昆仑，经赤霄兮临玄根。观品物兮终复魂，形已消兮气犹存。眺悬舟之离离兮，怀旧都之蔼蔼。仍繁荣而督引兮，将遄降而速迈。华云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盖。蹈烟燼兮辞天衢，心闾翳兮识故居。路遂道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

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

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天眚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唯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华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擢为太子舍人，除闻喜令。

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其辞曰：

于休上古，人之资始。四隩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侯卫内圯。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

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貉。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命南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铎。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骎骎，风于华阳。弓矢囊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歟圣帝，胡不封哉！

以母忧解职。久之，召补尚书郎。

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絪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

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当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又表论封禅，见《礼志》。

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

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

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颢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元皇后崩，杜预奏：“谅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答预书曰：“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

齐衰期”。诏令博士议。虞曰：“太子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从之。虞又议玉辂、两社事，见《舆服志》。

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虞善观玄象，尝谓友人曰：“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性爱士人，有表荐者，恒为其辞。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答；更相嗤笑，纷然于世云。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疎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太守，并有名誉。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

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暂与卫恒厚善，闻恒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巍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牖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藪之彦不抽，丹墀步繄夸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鹳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魮。徒屈蟠于陷井，眊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駟，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盯豫之讖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桎，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

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闥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羨，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忧？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威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匡筍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蛰止毒，熊羆辍猛，五刑勿用，八紘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牝纓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

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于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羨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雉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纓绣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皙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廩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霖霖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隄于原隰，勤蓰蓂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

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苑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齧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雅骅在垆，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缶，多稔生于决泄，不必望朝济而黄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求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暂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

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觴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而著《至机论》，辞义甚美。官至复阳侯相。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骅骝不总辔，则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窃乐春英之及时。”原即礼命，接

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曰：“接薄祜，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及母终，柴毁骨立，居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颀雅知焉。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转功曹史。州辟部平阳从事。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荐之于司隶校尉王堪，出补都官从事。

永字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摯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除中郎，补征虏将军司马。

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

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与关东乖异，以接成都王佐，难之，表转临汾公相国。及东海王越率诸侯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舛，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

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又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

长子愆期，流寓江南，缘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后传》云。

史臣曰：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贍，可谓博闻之士也。或摄官延阁，裁成言事之书；或莅政秩宗，参定禋郊之礼。虞既厄于从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报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骥足，嗟夫！

赞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挚虞博闻，广微绝群。财成礼度，刊缉遗文。魏篇式序，汉册斯分。祖游后出，亦播清芬。

卷五十二

列传第二十二

郤诜 阮种 华谭 袁甫

郤诜，字广基，济阴单父人也。父晞，尚书左丞。诜博学多才，瑰伟倜傥，不拘细行，州郡礼命并不应。泰始中，诏天下举贤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举诜应选。

诏曰：“盖太上以德抚时，易简无文。至于三代，礼乐大备，制度弥繁。文质之变，其理何由？虞、夏之际，圣明系踵，而损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犹曰从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圣王既没，遗制犹存，霸者迭兴而翼辅之，王道之缺，其无补乎？何陵迟之不反也？岂霸德之浅欤？期运不可致欤？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为政，革乱亡之弊，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不用，岂非化之盛欤？何修而向兹？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人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谏言乎？加自顷戎狄内侵，灾害屡作，边氓流离，征夫苦役，岂政刑之谬，将有司非其任欤？各悉乃心，究而论之。上明古制，下切当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补。其正议无隐，将敬听之。”

诜对曰：

伏惟陛下以圣德君临，犹垂意于博采，故招贤正之

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问也。是以窃有自疑之心，虽致身于阙庭，亦僂俯矣。伏读圣策，乃知下问之旨笃焉。臣闻上古推贤让位，教同德一，故易简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后整。虞、夏之相因，而损益不同，非帝王之道异，救弊之路殊也。周当二代之流，承凋伪之极，尽礼乐之致，穷制度之理，其文详备，仲尼因时宜而曰从周，非殊论也。臣闻圣王之化先礼乐，五霸之兴勤政刑。礼乐之化深，政刑之用浅。勤之则可以小安，堕之则遂陵迟。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补之功不侔也。而齐桓失之葵丘，夷吾沦于小器，功止于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向兹？”臣以为莫大于择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无一统，宰牧之才，优劣异绩，或以之兴，或以之替，此盖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务政，虽勤何益？臣窃观乎古今，而考其美恶：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古之官人，君责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贤苟求达，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也。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调，诬调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主听用惑，奸之所会也。静则贞固，贞固则正直，正直则信让，信让则推贤，推贤不伐，相下无厌，主听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静，虽日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动，

虽复夙夜，俗不一也。且人无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饰正于外，藏邪于内，故邪正之人难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则众正益至；若得其邪，则众邪亦集。物繁其类，谁能止之！故亡国失世者，未尝不为众邪所积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绝，其终乃著。天地不能顿为寒暑，人主亦不能顿为隆替。故寒暑渐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当今之世，宦者无关梁，邪门启矣；朝廷不责贤，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谓责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关梁，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则有罚。故古者诸侯必贡士，不贡者削，贡而不适亦削。夫士者，难知也；不适者，薄过也。不得不责，强其所不知也；罚其所不适，深其薄过，非恕也。且天子于诸侯，有不纯臣之义，斯责之矣。施行之道，宁纵不滥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贤者天地之纪，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宁滥以得之，无纵以失之也。今则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并不可必，于公则政事纷乱。于私则污秽狼籍。自顷长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有缚束而绞戮者矣。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兕出槛，不知谁可咎者？漏网吞舟，何以过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后人复起，如彼此无已，谁止之者？风流日竞，谁忧之者？虽今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恒得此属，欲圣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创举贤之典，峻关梁之防。其制既立，则人慎其举而不苟，则贤者可知。知贤而试，则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则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则物得其宜；物得其

宜，则生生丰植，人用资给，和乐兴焉。是故寡过而远刑，知耻以近礼，此所以建不刊之统，移风易俗，刑措而不用也。

策曰：“自顷夷狄内侵，灾眚屡降，将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闻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其本也。夫任贤则政惠，使能则刑恕。政惠则下仰其施，刑恕则人怀其勇。施以殖其财，勇以结其心。故人居则资赡而知方，动则亲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虽死不贰；以逸道劳之者，虽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战则克，以攻则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恶者畏惧而削迹。止戈而武，义实在文，唯任贤然后无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殫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

臣诚愚鄙不足以奉对圣朝，犹进之于廷者，将使取诸其怀而献之乎！臣惧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则可矣，是以辞鄙不隐也。

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

诹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坟。未毕，召

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转车骑从事中郎。

吏部尚书崔洪荐诜为左丞。及在职，尝以事劾洪，洪怨诜，诜以公正距之，语在《洪传》。洪闻而惭服。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诜官，帝曰：“吾与之戏耳，不足怪也。”诜在任威严明断，甚得四方声誉。卒于官。子延登为州别驾。

阮种，字德猷，陈留尉氏人，汉侍中胥卿八世孙也。弱冠有殊操，为嵇康所重。康著《养生论》，所称阮生，即种也。察孝廉，为公府掾。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于是太保何曾举种贤良。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规矩乾坤，惠康品类，休风流衍，弥于千载。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兴惕厉，未烛厥猷。子大夫韞韫道术，俨然而进，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阐喻朕志，深陈王道之本，勿有所隐，朕虚心以览焉。”种对曰：“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远。故能开物成务，而功业不匮，近无不听，远不服，德逮群生，泽被区宇，声施无穷，而典垂百代。故《经》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师踪往代，袭迹三五，矫世更俗，以从人望。令率士迁义，下知所适，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诚群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风也。”

又问政刑不宣，礼乐不立。对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礼乐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各，所以防遏暴慢，感动心术，制节生灵，而陶化万姓也。礼以体德，乐以咏功，乐本于和，而礼师于敬矣。”

又问戎蛮猾夏。对曰：“戎蛮猾夏，侵败王略，虽古盛世，犹有此虞。故《诗》称‘猘狁孔炽’，《书》叹‘蛮夷帅服’。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虽三州覆败，牧守不反，此非胡虏之甚劲，盖用之者过也。臣闻王者之伐，有征无战，怀远以德，不闻以兵。夫兵凶器，而战危事也。兵兴则伤农，众集则费积；农伤则人匱，积费则国虚。昔汉武之世，承文帝之业，资海内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竟战胜之功，贪攻取之利，良将劲卒，屈于沙漠，胜败相若，克不过当，夭百姓之命，填饿狼之口。及其以众制寡，令匈奴远迹，收功祁连，饮马瀚海，天下之耗，已过太半矣。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是以盗贼蜂起，山东不振。暨宣元之时，赵充国征西零，冯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强暴，擒其首恶，此则折冲厌难，胜败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问咎征作见。对曰：“阴阳否泰，六沴之灾，则人主修政以御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极之首，详庶征之用。《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是以人主祖承

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

又问经化之务。对曰：“夫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赏以劝其能，威以惩其废。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勋业长世也。故上有克让之风，则下有不争之俗；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凋弊，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其于政也，如农者之殖硖野，旱年之望丰穰，必不几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长久，风醇俗美，皆数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盖其所由之涂殊也。”

又问：“将使武成七德，文济九功，何路而臻于兹？凡厥庶事，曷后曷先？”对曰：“夫文武经德，所以成功丕业，咸熙庶绩者，莫先于选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当其官而功称其职，则万机咸理，庶僚不旷。《书》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则继天理物，宁国安家，非贤无以成也。夫贤才之畜于国，由良工之须利器，巧匠之待绳墨也。器用利，则斫削易而材不病；绳墨设，则曲直正而众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贤，而佚以任之也。贤臣之于主，进则忠国爱人，退则砥节洁志，营职不干私义，出心必由公途，明度量以呈其能，审经制以效其功。此昔之圣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钧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贤与所贤之信也。方今海内之士皆倾望休光，希心紫极，唯明主之所趣舍。若开四聪之听，广畴咨之求，抽群英，延

俊乂，考工授职，呈能制官，朝无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极，树功不朽矣。”

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各指答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又比年连有水旱灾眚，虽战战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当何修以应其变？人遇水旱饥馑者，何以救之？中间多事，未得宁静，思以省息烦务，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损益，使公私两济者，委曲陈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难，唯有因人视听耳。若有文武隐逸之士，各举所知，虽幽贱负俗，勿有所限。故虚心思闻事实，勿务华辞，莫有所讳也。”

种对曰：“伏惟陛下以圣哲玄览，降邳黎蒸，将济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辅至化，此诚尧、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顽鲁之质，应清明之举，前者对策，不足以畴塞圣诏，所陈不究，臣诚蒙昧，所以为罪。臣闻天生蒸庶，树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则彝伦攸序，五福来备。若政有愆失，刑理颇僻，则庶征不应，而淫亢为灾。此则天人之理，而兴废之由也。昔之圣王，政道备而制先具，轨人以务，致之于本，是以虽有水旱之眚，而无饥馑之患也。自顷阴阳隔并，水旱为灾，亦犹期运之致。不然，则亦有司之不帅，不能宣承圣德，以赞扬大化，故和气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无储，诚在于休役静人，劝嗇各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烦网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烦则百姓失业，网密则下背其诚，信道未孚则人无固志。此则损益之至务，安危之大端

也。传曰：‘始与善，善进，则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隐逸之士，幽贱负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识。谨竭愚以对。”

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进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惮其威容。每为驳议，事皆施用，遂为楷则。

迁平原相。时襄邑卫京自南阳太守迁于河内，与种俱拜，帝望而叹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忧乎！”种为政简惠，百姓称之，卒于郡。

华谭，字令思，广陵人也。祖融，吴左将军、录尚书事。父谡，吴黄门郎。谭期岁而孤，母年十八，便守节鞠养，勤劳备至。及长，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扬州刺史周浚引为从事史，爱其才器，待以宾友之礼。

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将行，别驾陈总饯之，因问曰：“思贤之主晋之滞论，可辨此理而后别。”谭曰：“夫圣人在上，物无不理，百揆之职，非贤不居。故山林无匿景，衡门不栖迟。至承统之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居圣人之器，处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穢，风俗渐弊。又中才之君，所资者偏，物以类感，必于其党，党言虽非，彼以为是。以所授有颜、冉之贤，所用有廊庙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凯之功，在上者日庶尧、舜之义，彼岂知其政渐毁哉！朝虽有求贤之名，而无知才之实。言虽当，彼以为诬；策虽奇，彼以为妄。诬则毁己之言入，妄则不忠之责生，岂故为哉？浅明不见深理，近才不睹远体也。是以言不用，计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论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宠而伍员戮，岂不

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贾谊失于汉文，盖复是其轻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贤之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得贤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业岂可得而成哉！”

谭至洛阳，武帝亲策之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氏，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对曰：“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祖乾纲以流化，顺谷风以兴仁，兼三才以御物，开四聪以招贤。故劳谦日昃，务在择才，宣明岩穴，垂光隐滞。俊乂龙跃，帝道以光；清德风翔，王化克举。是以皋陶见举，不仁者远；陆贾重汉，远夷折节。今圣朝德音发于帷幄，清风翔乎无外，戎旗南指，江、汉席卷；干戈西征，羌蛮慕化，诚阐四门之秋，兴礼教之日也。故髦俊闻声而响赴，殊才望险而云集。虚高馆以俟贤，设重爵以待士，急善过于饥渴，用人疾于影响，杜佞谄之门，废郑声之乐，混清六合，实由乎此。虽西北有未羁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虏，征之则劳师，得之则无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盖安边之术也。”

又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越睢，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对曰：“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

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闾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又策曰：“圣人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今天成地平，大化无外，虽匈奴未羁，羌、氏骄黠，将修文德以绥之，舞于戚以来之，故兵戈载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锋刃为佃器，罢尚方武库之用未邪？”对曰：“夫唐尧历载，颂声乃作；文、武相承，礼乐大同。清一八紘，绥荡无外，万国顺轨，海内斐然。虽复被发之乡，徒跣之国，皆习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罄折。夫大舜之德，犹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为寇。虽有文德，又须武备。备预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圣人常诫。无为罢武库之常职，铄锋刃为佃器。自可倒戟干戈，苞以兽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于散乐休风，未为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设，所以随时制也。时险则峻法以取平，时泰则宽网以将化。今天下太平，四方无事，百姓承德，将就无为而父。至于律令，应有所损益不？”对曰：“臣闻五帝殊礼，三王异教，故或禅让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于兴礼乐以和人，流清风以宁俗，其归一也。今诚风教大同，四海无虞，人皆感化，去邪从正。夫以尧、舜之盛，而犹设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道四达，礼乐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励节，刑罚悬而不用，律令存而无施，适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飞仁风乎无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今大统始同，宜搜才实。州郡有贡

荐之举，犹未获出群卓越之伦。将时无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对曰：“臣闻兴化立法，非贤无以光其道；平世理乱，非才无以宣其业。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张皇纲以罗远，飞仁风以被物。故得贤则教兴，失人则政废。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以八紘之广，兆庶之众，岂当无卓越俊逸之才乎！譬犹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异哲难见，远数难睹，故尧、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显，殷汤革王之命，伊尹负鼎而方用。当今圣朝礼亡国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蝉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吕公之遇，宵梦必有岩穴之感。贤俊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时九州秀孝策无逮谭者。谭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谭答曰：“秀异固产于方外，不出于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贝，生于江、郁之滨；夜光之璞，出乎荆、蓝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子弗闻乎？昔武王克商，迁殷顽民于洛邑，诸君得非其苗裔乎？”济又曰：“夫危而不持，颠而不扶，至于君臣失位，国亡无主，凡在冠带，将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运，兴衰有期，天之所废，人不能支。徐偃修仁义而失国，仲尼逐鲁而逼齐，段干偃息而成名，谅否泰有时，易人力之所能哉！”济甚礼之。

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以母忧去职。服阕，为鄆城令，过濮水，作《庄子赞》以示功曹。而廷掾张延为

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见升擢。及谭为庐江，延已为淮陵太守。又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以父墓毁去官。寻除尚书郎。

永宁初，出为郟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卹。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谭甚有政绩，再迁庐江内史，加绥远将军。时石冰之党陆圭等屯据诸县，谭遣司马褚敦讨平之。又遣别军击冰都督孟徐，获其骁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赐绢千匹。

陈敏之乱，吴士多为其所逼。顾荣先受敏官，而潜谋图之。谭不悟荣旨，露檄远近，极言其非，由此为荣所怨。又在郡政严，而与上司多忤。扬州刺史刘陶素与谭不善，因法收谭，下寿阳狱。镇东将军周馥与谭素相亲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讨馥，百姓奔散，馥谓谭已去，遣人视之，而更移近馥。馥叹曰：“吾尝谓华令思是臧子源之畴，今果效矣。”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华侯安在？吾甘扬威使也。”谭答不知，遗绢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华侯也。”复求之，谭已亡矣。后为纪瞻所荐，而为顾荣所止遏，遂数年不得调。

建兴初，元帝命为镇东军谘祭酒。谭博学多通，在府无事，乃著书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笺进之，帝亲自览焉。转丞相军谘祭酒，领郡大中正。谭荐干宝、范珠于朝，乃上笺求退曰：“谭闻霸主远听，以求才为务；僚属量身，以审己为分。故疏广告老，汉宣不违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庐。谭无古人之贤，窃有怀远之慕。自登清显，出入二载，执笔无赞事之功，拾遗无补阙之绩；过在纳言，暗于举善；狂

寇未宾，复乏谋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餐无劳，实宜辞退。谨举还所假左丞相军谿祭酒版。”不听。

建武初，授秘书监，固让不拜。太兴初，拜前军，以疾复转秘书监。自负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时晋陵朱凤、吴郡吴震并学行清修，老而未调，谭皆荐为著作佐郎。

或问谭曰：“谚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昔许由、巢父让天子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

戴若思弟邈，则谭女婿也。谭平生时常抑若思而进邈，若思每衔之。殆用事，恒毁谭于帝，由是官涂不至。谭每怀觖望，尝从容言于帝曰：“臣已老矣，将待死秘阁。汲黯之言，复存于今。”帝不悻。久之，加散骑常侍，屡以疾辞。及王敦作逆，谭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于家。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加散骑常侍，谥曰胡。二子：化、茂。

化字长风，为征虏司马，讨汲桑，战没。茂嗣爵。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以词辩称。尝诣中领军何勔，自言能为剧县。勔曰：“唯欲宰县，不为台阁职，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缙中之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帛；谷中之美莫过稻，稻不可以为齐。是以圣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长！黄霸驰名于州郡，而息誉于京邑。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勔善之，除松滋令。转淮南国大农、郎中令。石玠问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西何以恒旱？寿阳已东何以恒水？”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

叹甚积，积忧成阴，阴积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涝也。寿阳已西皆是中国，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公羊》有言，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后亲，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观者叹其敏捷。年八十，卒于家。

史臣曰：夫缉政厘俗，拔群才以成务；振景观光，俟明主而宣绩。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属意于求贤，轴有怀于干禄。郤诜等并韞价州里，袞然应召，对扬天问，高步云衢，求之前哲，亦足称矣。令思行己徇义，志笃周、甘，仁者必通，抑斯之谓！虽才行凤章，而待终秘阁，积薪之恨，岂独古人乎！

赞曰：郤、阮洽闻，含章体政。华生毓德，褊巾应命。鸟路曾飞，龙津派泳。素业可久，高芬斯盛。

卷五十三

列传第二十三

愍怀太子

子彪 臧 尚

愍怀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长子，母曰谢才人。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恒在左右。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惠帝来朝，执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儿也。”惠帝乃止。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时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

帝问其故，太子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由是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抚其背，谓廷尉傅祗曰：“此儿当兴我家。”尝对群臣称太子似宣帝，于是令誉流于天下。

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故封为广陵王，邑五万户。以刘寔为师，孟珩为友，杨准、冯荪为文学。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盛选德望以为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为少傅，和峤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东宫，又诏曰：“通尚幼蒙，今出东宫，惟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长益者。”于是使太保卫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晔、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祐、尚书令华廙息恒与太子游处，以相辅导焉。

及长，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不能尊敬保傅。贾后素忌太子有令誉，因此密敕黄门宦媚谀于太子曰：“殿下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何为恒自拘束？”每见喜怒之际，辄叹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岂得畏服！”太子所幸蒋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赏赐，多为皇孙造玩弄之器，太子从之。于是慢弛益彰，或废朝侍，恒在后园游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或有犯忤者，手自捶击之。性拘小忌，不许缮壁修墙，正瓦动屋。而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东宫旧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宠。洗马江

统陈五事以谏之，太子不纳，语在《统传》中。舍人杜锡以太子非贾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为忧，每尽忠规劝太子修德进善，远于谗谤。太子怒，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毡中而刺之。

太子性刚，知贾谧恃后之贵，不能假借之。谧至东宫，或舍之而于后庭游戏。詹事裴权谏曰：“贾谧甚有宠于中宫，而有不顺之色，若一旦交构，大事去矣。宜深自谦屈，以防其变，广延贤士，用自辅翼。”太子不能从。初，贾后母郭槐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而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而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风。太子闻衍长女美，而贾后为谧聘之，心不能平，颇以为言。谧尝与太子围棋，争道，成都王颖见而诃谧，谧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于后曰：“太子广买田业，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密闻其言云：‘皇后万岁后，吾当鱼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而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为之所，更立慈顺者以自防卫。”后纳其言，又宣扬太子之短，布诸远近。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意。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太子不听。

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宫西厢，日长尺余，数日而枯。十二月，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使黄门侍郎潘岳作书草，若祷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书之，令小婢承福以纸笔及书草使太子书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并谢妃共要克期而两发，勿疑犹豫，致后患。茹毛饮血于三辰

之下，皇天许当扫除患害，立道文为王，蒋为内主。愿成，当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曰：“遹书如此，今赐死。”遍示诸公王，莫有言者，惟张华、裴頠证明太子。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事宜速决，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从诏，宜以军法从事。”议至日西不决。后惧事变，乃表免太子为庶人，诏许之。于是使尚书和郁持节，解结为副，及大将军梁王彤、镇东将军淮南王允、前将军东武公澹、赵王伦、太保何劭诣东宫，废太子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闻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贤门，再拜受诏，步出承华门，乘粗犊车。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孙于金墉城，考竟谢淑妃及太子保林蒋俊。明年正月，贾后又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令治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先是，有童谣曰：“东宫马子莫聋空，前至腊月缠汝鬢。”又曰：“南风起兮吹白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南风，后名；沙门，太子小字也。

初，太子之废也，妃父王衍表请离婚。太子至许，遗妃书曰：“鄙虽顽愚，心念为善，欲尽忠孝之节，无有恶逆之心。虽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亲母。自为太子以来，敕见禁检，不得见母。自宣城君亡，不见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笃，父子之情，实相怜愍。于时表国家乞加徽号，不见听许。疾病既笃，为之求请恩福，无有恶心。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

暮，有短函来，题言东宫发，疏云：‘言天教欲见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须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陈舞见语：‘中宫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须臾中宫遣陈舞见语：‘闻汝表陛下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国耳。’中宫遥呼陈舞：‘昨天教与太子酒枣。’便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与，使饮酒啖枣尽。鄙素不饮酒，即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饮？天与汝酒，当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会同一日见赐，故不敢辞，通日不饮三升酒也。且实未食，恐不堪。又未见殿下，饮此或至颠倒。’陈舞复传语云：‘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遂可饮二升，余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逼迫不得已，更饮一升。饮已，体中荒迷，不复自觉。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急疾不容复视，实不觉纸上语轻重。父母至亲，实不相疑，事理如此，实为见诬，想众人见明也。”

太子既废非其罪，众情愤怨。右卫督司马雅，宗室之疏属也，与常从督许超并有宠于太子，二人深伤之，说赵王伦谋臣孙秀曰：“国无适嗣，社稷将危，大臣之祸必起。而公奉事中宫，与贾后亲密，太子之废，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祸必及矣。何不先谋之！”秀言于赵王伦，伦深纳焉。计既定，而秀说伦曰：“太子为人刚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贾后，街谈巷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今虽欲建大功于太子，太子虽将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赏于公，当谓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疵，犹不免诛。不若迁延

却期，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贾后，为太子报仇，犹足以为功，乃可以得志。”伦然之。秀因使反间，言殿中人欲废贾后，迎太子。贾后闻之忧怖，乃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矫诏使黄门孙虑斋至许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见鸩，恒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不与食，宫中犹于墙壁上过食与太子。虑乃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因如厕，虑以药杵椎杀之，太子大呼，声闻于外。时年二十三。将以庶人礼葬之，贾后表曰：“遹不幸丧亡，伤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怀，不能自己。专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规为稽顙，正其名号。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虽罪在莫大，犹王者子孙，便以匹庶送终，情实怜愍，特乞天恩，赐以王礼。妾诚暗浅不识礼义，不胜至情，冒昧陈闻。”诏以广陵王礼葬之。

及贾庶人死，乃诛刘振、孙虑、程据等，册复太子曰：“皇帝使使持节、兼司空、卫尉伊策故皇太子之灵曰：呜呼！维尔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大启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遗旨，越建尔储副，以光显我祖宗。祇尔德行，以从保傅，事亲孝敬，礼无违者。而朕昧于凶构，致尔于非命之祸，俾申生、孝己复见于今。赖宰相贤明，人神愤怨，用启朕心，讨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补于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动于五内。今追复皇太子丧礼，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尚获尔心。”帝为太子服长子斩衰，群臣齐衰，使尚书和郁率东宫官属具吉凶之制，迎太子丧于许昌。

丧之发也，大风雷电，帟盖飞裂。又为哀策曰：“皇帝临轩，便洗马刘务告于皇太子之殡曰：咨尔遹！幼稟英挺，芬

馨诞茂。既表髻鬣，高明逸秀。昔尔圣祖，嘉尔淑美。显诏仍崇，名振同轨。是用建尔储副，永统皇基。如何凶戾潜构，祸害如兹！哀感和气，痛贯四时。呜呼哀哉！尔之降废，实我不明。牝乱沈裁，衅结祸成。尔之逝矣，谁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讼。今尔之负，抱冤于东。悠悠有识，孰不哀恻！壶关干主，千秋悟己。异世同规，古今一理。皇孙启建，隆祚尔子。虽悴前终，庶荣后始。窀穸既营，将宁尔神。华髦电逝，戎车雷震。芒芒羽盖，翼翼缙绅。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来叶，永世不泯。”谥曰愍怀。六月己卯，葬于显平陵。帝感阎缵之言，立思子台，故臣江统、陆机并作诔颂焉。太子三子：彪、臧、尚，并与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阳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临淮王。己巳，诏曰：“咎征数发，奸回作变，遘既逼废，非命而没。今立臧为皇太孙。还妃王氏以母之，称太孙太妃。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赵王伦行太孙太傅。”五月，伦与太孙俱之东宫，太孙自西掖门出，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也。到铜驼街，宫人哭，侍从专皆哽咽，路人拭泪焉。桑复生于西厢，太孙废，乃枯。永宁元年正月，赵王伦篡位，废为濮阳王，与帝俱迁金墉，寻被害。太安初，追谥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为襄阳王。永宁元年八月，立为皇太孙。太安元年二月癸卯，薨，帝服齐衰期，谥曰冲

太孙。

史臣曰：愍怀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质。武皇钟爱，既深诒厥之谋；天下归心，颇有后来之望。及于继明宸极，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阙，豹姿未变，凤德已衰，信惑奸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贱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怀危害之心，外戚谄谀，竞进谗邪之说；坎牲之谋已构，毙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隐之聪，百辟无争臣之节。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园。虽复礼备哀荣，情深悯恻，亦何补于荼毒者哉！

赞曰：愍怀聪颖，谅惟天挺。皇祖钟心，庶僚引领。震宫肇建，储德不恢。掇蜂构隙，归胙生灾。既罹凶忍，徒望归来。

卷五十四

列传第二十四

陆机 孙拯 弟云 云弟耽 从父兄喜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其上篇曰：

昔汉氏失御，奸臣窃命，祸基京畿，毒遍宇内，皇纲弛顿，王室遂卑。于是群雄蜂骇，义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国，电发荆南，权略纷纭，忠勇伯世，威棱则夷羿震荡，兵交则丑虏授馘，遂扫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时云兴之将带州，猥起之师跨邑，哮阐之群风驱，熊黑之族雾合。虽兵以义动，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或师无谋律，丧威稔寇。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

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发，招揽遗老，与之述业。神兵东驱，奋寡犯众，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诛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师，则威德翕赫。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江东盖多士矣。将北伐诸华，诛钜干纪，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坐于紫闼，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天步而归旧物。戎车既次，群凶侧目，大业未就，中世而殒。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踪袭逸轨，睿心因令图，从政咨于故实，播宪稽乎遗风；而加之以笃敬，申之以节俭，畴谘俊茂，好谋善断，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乎涂巷。故豪彦寻声而响臻，志士晞光而景骛，异人辐辏，猛士如林。于是张公为师傅；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传，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

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浚、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惇以风义举政，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衿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谋无遗计，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师千旅，武步原隰，谏臣盈室，武将连衡，喟然有吞江浒之志，壹宇宙之气。而周瑜驱我偏师，黜之赤壁，丧旗乱辙，仅而获免，收迹远遁。汉王亦凭帝王之号，帅巴、汉之人，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败，图收湘西之地。而我陆公亦挫之西陵，覆师败绩，困而后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茏之战，子轮不反。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躋天号，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浹，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于是讲八代之礼，搜三王之乐，告类上帝，拱揖群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长棘劲铄，望焱而奋。庶尹尽规于上，黎元展业于下，化协殊裔，风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抚巡外域，巨象逸骏，扰于外闲，明珠玮宝，耀于内府，玫瑰重迹而至，奇玩应响而赴；辚轩骋于南荒，冲辘息于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马无晨服之虞，而帝业固矣。

大皇既没，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兴，虔修

遗宪，政无大阙，守文之良主也。降及归命之初，典刑未灭，故老犹存。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而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钟离斐以武毅称，孟宗、丁固之徒为公卿，楼玄、贺邵之属掌机事，元首虽病，股肱犹良。爰逮末叶，群公既丧，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蹶运而发，卒散于陈，众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非有工输云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筑室之围，燕人济西之队，军未浹辰而社稷夷矣。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

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战守之道抑有前符，险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其下篇曰：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掩有交、广。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人怨。刘翁因险以饰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吴，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聪明睿达，懿度弘远矣。其求贤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于戎行，试潘浚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偪。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纳谏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法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

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谏，志士咸得肆力，洪规远略，固不厌夫区区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务未遑。初都建邺，群臣请备礼秩，天子辞而弗许，曰：“天下其谓朕何！”宫室舆服，盖谦如也。爰及中叶，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虽醖化懿纲，未齿乎上代，抑其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兵练，其器利，其财丰；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术，敦率遗典，勤人谨政，修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或曰：“吴、蜀唇齿之国也，夫蜀灭吴亡，理则然矣。”夫蜀，盖藩援之与国，而非吴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厄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故刘氏之伐，陆公喻之长蛇，其势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异谋，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天子总群议以谕之大司马陆公，公以四渎天地之所以节宣其气，固无可遏之理，而机械则彼我所共，彼若弃长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楫之用，是天赞我也，将谨守峡口以待擒耳。逮步阐之乱，凭宝城以延强寇，资重币以诱群蛮。于时大邦之众，云翔电发，悬旌江介，筑垒遵渚，衿带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汉舟师，沿江东下。陆公偏师三万，北据东坑，深沟高垒，按甲养威。反

虜宛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衅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教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此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眾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

至太康末，與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鹽鼓。”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荐之諸公。后太傅楊駿辟為祭酒。

会骏诛，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志默然。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

吴王晏出镇淮南，以机为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

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大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

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赋》以刺焉。其序曰：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则？修心以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各者系乎彼。存乎我者，隆杀止乎其域；系乎彼者，丰约惟所遭遇。落叶俟微飙以陨，而风之力盖寡；孟尝遭雍门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陨之叶无所假烈风，将坠之泣不足烦哀响也。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人，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世也。历观今古，徼一时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

夫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相物，昆虫皆有

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神器晖其顾眄，万物随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饱从谀之说，岂识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荣恶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犹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节，故曰天可仇乎。而时有玄服荷戟，立乎庙门之下，援旗誓众，奋于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载物者乎！广树恩不足以敌怨，勤兴利不足以补害，故曰代大匠斫者必伤其手。且夫政由宁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则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快，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于背，非其然者欤？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五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则伊生抱明允以婴戮，文子怀忠敬而齿剑，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笃圣穆亲，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于人主之怀，止谤于众多之口，过此以往，恶睹其可！安危之理，断可识矣。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见百姓之谋己，则申宫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惧万方之不服，则严刑峻制，以贾伤心之怨。然后威穷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众心日陟，危机将发，而方偃仰瞪眄，谓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有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

恶宠禄之逾量，盖为此也。

夫恶欲之大端，贤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于生前，志士思垂名于身后，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盖世之业，名莫盛焉；率意无违，欲莫顺焉。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盈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观来籍，而大欲不止于身，至乐无愆乎旧，节弥效而德弥广，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为，而彼之必昧，然后河海之迹堙为穷流，一匮之衅积成山岳，名编凶顽之条，身厌荼毒之痛，岂不谬哉！故聊为赋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

罔不之悟，而竟以败。

机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曰：

夫体国经野，先王所慎，创制垂基，思隆后叶。然而经略不同，长世异术。五等之制，始于黄、唐，郡县之治，创于秦、汉，得失成败，备在典谟，是以其详可得而言。

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飡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雄俊之人无所寄霸王之志。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化，主尊赖群后之图身，譬犹众目营方，则天网自昶；四体辞难，而心膂获父。盖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业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废兴，系乎其人，原法期于必谅，明道有时而暗。故世及之制弊于强御，厚下之典漏于末折，侵弱之衅遘自三委，陵夷之祸终乎七雄。昔成汤亲照夏后之鉴，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质相济，损益有物。然五等之礼，不革于时，封畛之制，有隆尔者，岂玩二王之祸而暗经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悬御，善制不能无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困痛于陵夷也。是以经始获其多福，虑终取其少祸，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郡县非兴化之具。故国忧赖其释位，主弱凭于翼戴。及承微积弊，王室遂卑，犹保名位，祚垂后嗣，皇统幽而不辍，神器否而必存者，岂非事势使之然欤！

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飡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衅，实由孤立。是盖思五等之小怨，亡万国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暗土

崩之为痛也。周之不竞，有自来矣。国乏令主，十有余世。然片言勤王，诸侯必应，一朝振矜，远国先叛，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暴楚顿其观鼎之志，岂刘、项之能窥关，胜、广之敢号泽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虽则无道，有与共亡，覆灭之祸，岂在曩日！

汉矫秦枉，大启王侯，境土逾溢，不遵旧典，故贾生忧其危，晁错痛其乱。是以诸侯岨其国家之富，凭其士庶之力，势足者反疾，土狭者逆迟，六臣犯其弱纲，七子冲其漏网，皇祖夷于黔徒，西京病于东帝。是盖过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吕氏之难，朝士外顾；宋昌策汉，必称诸侯。逮至中叶，忌其失节，割削宗子，有名无实，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万国；新都袭汉，易于拾遗也。光武中兴，纂隆皇统，而由遵覆车之遗辙，养丧家之宿疾，仅及数世，奸宄弃斥。卒有强臣专朝，则天下风靡，一夫从衡，而城池自夷，岂不危哉！

在周之衰，难兴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据其天邑，钲鼙震于阊宇，锋镝流于绛阙，然祸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兴于共和，襄惠振于晋、郑。岂若二汉阶阨暂扰，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乱哉！

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汉以之亡，夫何故哉？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盖远绩屈于时异，雄心挫于卑势耳。故烈士扼腕，终委寇仇之手；中人变节，以

助虐国之桀。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师旅无先定之班，君臣无相保之志，是以义兵云合，无救劫杀之祸，众望未改，而已见大汉之灭矣。

或以“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时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虽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县易以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长率连属，咸述其职，而淫昏之郡无所容过，何则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兴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货准财，则贪残之萌皆群后也，安在其不乱哉！故后王有以之废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县之长，为吏图物。何以征之？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人之誉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五等则不然。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后，后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使其并贤居政，则功有厚薄；两愚处乱，则过有深浅。然则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乂，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屯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

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将谓吾为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乂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将军贾棱皆死之。

初，宦人孟玖弟超并为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而没。玖疑机杀之，遂譖机于颖，言其有异志。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帟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著白帻，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笺，词甚凄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议者以为陆氏之冤。

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云尝与书曰：“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后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飘逸，亦一代之绝乎！”其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并行于世。

孙拯者，字显世，吴都富春人也。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吴平后，为涿令，有称绩。机既为孟玖等所诬收拯考掠，两踝骨见，终不变辞。门生费慈、宰意二人诣狱明拯，拯譬遣之曰：“吾义不可诬枉知故，卿何宜复尔？”二人曰：“仆亦安得负君！”拯遂死狱中，而慈、意亦死。

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幼时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后举云贤良，时年十六。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己。先是，尝著绁经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骖骖，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

手大笑。刺史周浚召为从事，谓人曰：“陆士龙当今之颜子也。”

俄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屡谴责之，云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图画形象，配食县社。

寻拜吴王晏郎中令。晏于西园大营第室，云上书曰：“臣窃见世祖武皇帝临朝拱默，训世以俭，即位二十有六载，宫室台榭无所新营，屡发明诏，厚戒丰奢。国家纂承，务在遵奉，而世俗陵迟，家竞盈溢，渐渍波荡，遂已成风。虽严诏屡宣，而侈俗滋广。每观诏书，众庶叹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时，手诏追述先帝节俭之教，恳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毁坏成宅以奉诏命，海内听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遗教日以陵替，今与国家协崇大化、追阐前踪者，实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后可以训正四方；凡在崇丽，一宜节之以制，然后上厌帝心，下允时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节以报所受之施，是以不虑犯许，敢陈所怀。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时晏信任部将，使覆察诸官钱帛，云又陈曰：“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臣愚以圣德龙兴，光有大国，选众官材，庶工肄业。中尉该、大农诞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众官，悉州闾一介，疏暗之咎，虽可日闻，至于处义用情，庶无大戾。今

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称。大臣所关，犹谓未详，咸等督察，然后得信，既非开国勿用之义，又伤殿下推诚旷荡之量。虽使咸等能尽节益国，而功利百倍，至于光辅国美，犹未若开怀信士之无失。况所益不过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备位大臣，职在献可，苟有管见，敢不尽规。愚以宜发明令，罢此等覆察，众事一付治书，则大信临下，人思尽节矣。”

云爱才好士，多所贡达。移书太常府荐同郡张瞻曰：“盖闻在昔圣王，承天御世，殷荐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谟以教思，兴礼学以陶远。是以帝尧昭焕而道协人天，西伯质文而周隆二代。大晋建皇，崇配天地，区夏既混，礼乐将庸。君侯应历运之会，赞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载典。伏见卫将军舍人同郡张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圣门，栖心重仞，启涂及阶，遂升枢奥。抽灵匱于秘宫，披金滕于玄夏，思乐百氏，博采其珍；辞迈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论道属书，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门。栖静隐宝，沦虚藏器；褰裳袭锦，缙衣被玉。曾泉改路，悬车将迈，考盘下位，岁聿屡迁。搢绅之士，具怀忤恨。方今太清辟宇，四门启籥，玄纲括地，天网广罗；庆云兴以招龙，和风起而仪凤，诚岩穴耀颖之秋，河津托乘之日也。而瞻沈沦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学，错综先典；垂纓玉阶，论道紫宫，诚帝室之瑰宝，清庙之伟器。广乐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变，必飨上帝之祀矣。”

入为尚书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成都王颖表为清河内史。颖将讨齐王冏，以云为前锋都督。会冏诛，

转大将军右司马。颖晚节政衰，云屡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张昌为乱，颖上云为使持节、大都督、前锋将军以讨昌。会伐长沙王，乃止。

机之败也，并收云。颖官属江统、蔡克、枣嵩等上疏曰：“统等闻人主圣明，臣下尽规，苟有所怀，不敢不献。昨闻教以陆机后失军期，师徒败绩，以法加刑，莫不谓当。诚足以肃齐三军，威示远近，所谓一人受戮，天下知诫者也。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兴举义兵，以除国难，四海同心，云合响应，罪人之命，悬于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则夕矣。机兄弟并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当背罔极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机计虑浅近，不能董摄群帅，致果杀敌，进退之间，事有疑似，故令圣鉴未察其实耳。刑诛事大，言机有反逆之征，宜令王粹、牵秀检校其事。令事验显然，暴之万姓，然后加云等之诛，未足为晚。今此举措，实为太重，得则足令天下情服，失则必使四方心离，不可不令审谛，不可不令详慎。统等区区，非为陆云请一身之命，实虑此举有得失之机，敢竭愚戆，以备诽谤。”颖不纳。统等重请，颖迟回者三日。卢志又曰：“昔赵王杀中护军赵浚，赦其子骧，骧诣明公而击赵，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颖前，叩头流血，曰：“云为孟玖所怨，远近莫不闻。今果见杀，罪无彰验，将令群心疑惑，窃为明公惜之。”僚属随克入者数十人，流涕

固请，颖惻然有宥云色。孟玖扶颖入，催令杀云。时年四十二。有二女，无男。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书》十篇，并行于世。

初，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云弟耽为平东祭酒，亦有清誉，与云同遇害。大将军参军孙惠与淮南内史朱诞书曰：“不意三陆相携暗朝，一旦湮灭，道业沦丧，痛酷之深，荼毒难言。国丧俊望，悲岂一人！”其为州里所痛悼如此。后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

喜字恭仲。父瑁，吴吏部尚书。喜仕吴，累迁吏部尚书。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鉴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其书近百篇。

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有《较论格品篇》曰：“或问予，薛莹最是国土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间，问者愕然请问。答

曰：‘夫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沈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已往，不足复数。故第二已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已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顺也。’问者曰：‘始闻高论，终年启寤矣。’”

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土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乃以喜为散骑常侍，寻卒。子育，为尚书郎、弋阳太守。

赞曰：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躋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吴运，文武奕叶，将相连华。而机以廊庙蕴才，瑚琏标器，宜其承俊乂之庆，奉佐时之业，申能展用，保誉流功。属吴祚倾基，金陵毕气，君移国灭，家丧臣迁。矫翮南辞，翻栖火树；飞鳞北逝，卒委汤池。遂使穴碎双龙，巢倾两凤。激浪之心未骋，遽骨修鳞；陵云之意

将腾，先灰劲翮。望其翔跃，焉可得哉！夫贤之立身，以功名为本；士之居世，以富贵为先。然则荣利人之所贪，祸辱人之所恶，故居安保名，则君子处焉；冒危履贵，则哲士去焉。是知兰植中涂，必无经时之翠；桂生幽壑，终保弥年之丹。非兰怨而桂亲，岂涂害而壑利？而生灭有殊者，隐显之势异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诚，何知易而行难？自以智足安时，才堪佐命，庶保名位，无忝前基。不知世属未通，运钟方否，进不能辟昏匡乱，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奋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实而不谅，谤缘虚而见疑，生在己而难长，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诫于前，华亭之鹤，方悔于后。卒令覆宗绝祀，良可悲夫！然则三世为将，衅钟来叶；诛降不祥，殃及后昆。是知西陵结其凶端，河桥收其祸末，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卷五十五

列传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从子尼

张载 弟协 协弟亢

夏侯湛，字孝若，谯国谯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庄，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

少为太尉掾。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

当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谓之曰：“吾闻有其才而不遇者，时也；有其时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声，长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挥翼初仪，而受卿尹之举。荡典籍之华，谈先王之言。入闾阖，蹑丹墀，染彤管，吐洪辉，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凤栖五期，龙蟠六年，英耀秃落，羽仪摧残。而独雍容艺文，荡骀儒林，志不轰著述之业，口不释《雅》《颂》之音，徒费情而耗力，劳神而苦心，此术亦以薄矣。而终莫之辩，宜吾子之陆沈也。且以言乎才，则吾子优矣。以言乎时，则子之所与二三公者，义则骨肉之固，交则明道之观也。富于德，贵于官，其所发明，虽叩牛操筑之客，佣赁拘关之隶，负俗怀讥之士，犹将登为大夫，显为卿尹。于何有宝咳唾之音，爱锱铢之力？向若垂一鳞，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飞腾之势，挂其羽翼之末，犹奋迅于云霄之际，腾骧于四极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迟穷巷，守此困极，心有穷志，貌有饥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东壁之光，不以寓贫妇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贤也，实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过，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饰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丑之所堪也。然过承古人之诲，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岂能隐几以览其概乎！”

客曰：“敢祇以听。”

夏侯子曰：“吾闻先大夫孔圣之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仆也承门户之业，受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颇窥《六经》之文，览百家之学。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当显举，进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当世，志则乍显乍昧，文则乍幽乍蔚。知之者则谓之欲逍遥以养生，不知之者则谓之欲遑遑以求达，此皆未是仆之所匱也。

仆又闻，世有道，则士无所执其节；黜陟明，则下不在量其力。是以当举而不辞，入朝而酬问。仆，东野之鄙人，顽直之陋生也。不识当世之便，不达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悦，出入崎倾，逐巧点妍，呕喁辩佞。随群班之次，伏简墨之后。当此之时，若失水之鱼，丧家之狗，行不胜衣，言不出口，安能干当世之务，触人主之威，适足以露狂简而增尘垢。纵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诚，非朝廷之欲也。

今天子以茂德临天下，以八方六合为四境，海内无虞，万国玄静，九夷之从王化，犹洪声之收清响；黎苗之乐函夏，若游形之招惠景。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者，皆奋笔扬文，议制论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琐，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台之寺，盈中书之阁。有司不能竟其文，当年不能编其籍，此执政之所厌闻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

金带白，坐而论道者，又充路盈寝，黄幄玉阶之内，饱其尺牍矣。若仆之言，皆粪土之说，消磨灰烂，垢辱招秽，适可充卫士之爨，盈扫除之器。譬犹投盈寸之胶，而欲使江海易色；烧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炉增势。若燎原之烟，弥天之云，嘘之不益其热，翕之不减其气。今子见仆入朝暂对，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数百，谓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评也！仆固脂车以须放，秣马以待却，反耕于枳落，归志乎涡濂，从容乎农夫，优游乎卒岁矣。

古者天子画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国以临其邦，悬大赏以乐其成，列九伐以讨其违，兴衰相形，安危相倾。故在位者以求贤为务，受任者以进才为急。今也则九州为一家，万国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训，因循而礼乐自定，揖让而天下大顺。夫道学之贵游，闾邑之濯绅，皆高门之子，世臣之胤，弘风长誉，推成而进，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讽诂训，传《诗》《书》，讲儒墨，说玄虑，仆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简仆于凡庸之肆，显仆于细猥之中，则为功也重矣；时而清谈，则为亲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则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对食而肴乾。今也则否。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不知士者无公诽，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吕、周、召之伦，叔豹、仲熊之俦，稽古则逾黄、唐，经纬则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勋，抵秘管仲，蹉鬲晏婴。其远则欲升鼎湖，近则欲超太平。方将保保重嗇神，独善其身，玄白冲虚，乞尔养真。虽力挟太山，将不举一羽；扬

波万里，将不濯一鳞。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岂肯蹴躐鄙事，取才进入，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独不闻夫神人乎！噏风饮露，不食五谷。登太清，游山岳，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独备，无假而自足。不与人路同嗜欲，不与世务齐荣辱。故能入无穷之门，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进贤！”

答曰：“圣人有言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当太平之会，不攘袂奋气，发谋出奇。使鸣鹤受和，好爵见縻。抑乃沈身郎署，约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汤，宁戚之许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饭牛，明废兴之机，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义感齐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宁戚出车下而阶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请谒，矫身擢手，径躐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贤以自厉，希古以慷慨乎！”

夏侯子曰：“呜呼！是何言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非仆之所恶也。夫干将之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而铦刀不能入泥。骐驎骅骝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弩蹇不能迈亩。百炼之监，别须眉之数，而壁土不见泰山。鸿鹄一举，横四海之区，出青云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钝之觉，优劣之决也，夫欲进其身者，不过千万乘，而仆以上朝堂，答世问，不过显所知。仆以竭心思，尽才学，意无雅正可准，论无片言可采，是以顿于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仆何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仆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犹反镜而索照，登木而下钓，仆未以此为不肖也。

若乃伊尹负鼎以干汤，吕尚隐游以徼文，傅说操筑以寤主，宁戚击角以要君，此非仆所能也。庄周骀荡以放言，君平卖卜以自贤，接舆阳狂以蔽身，梅福弃家以求仙，此又非仆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节于延陵，杨雄覃思于《太玄》，伯玉和柔于人怀，柳惠三黜于士官，仆虽不敏，窃颇仿佛其清尘。”

后选补太子舍人，转尚书郎，出为野王令。以邳隐为急，而缓于公调。政清务闲，优游多暇，乃作《昆弟诰》。其辞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尔弟淳、琬、瑁、谟、总、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丧之戚，兄弟孔怀。’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戏！古之载于训籍，传于《诗》《书》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尔其专乃心，一乃听，砥砺乃性，以听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

湛若曰：“呜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厘厥德厥功，以左右汉祖，弘济于嗣君，用垂祚于后。世世增敷前轨，济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继，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父厥世，遂启土宇，以大综厥勋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厘显志，用恢阐我令业。维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钦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绪。钦若稽古训，用敷训典籍，乃综其微言。呜呼！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图纬六艺，及百家众流，罔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继尼父之大业，斯文在兹。且九龄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极，惟以奉于穆侯之继室

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礼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聘其永慕，厥乃以疾辞位，用逊于厥家，布衣席稿，以终于三载。厥乃古训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聪明睿智，奕世载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诲，用增茂我敦笃，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钻其道，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用欲罢不敢。岂唯予躬是惧，实令迹是奉。厥乃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岂唯令迹是畏，实尔犹是仪。呜呼，予其敬哉！俞！予闻之，周之有至德，有妇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恺悌，明粹笃诚，以抚训群子。厥乃我龀齿，则受厥教于书学，不遑惟宁。敦《诗》《书》礼乐，孳孳弗倦。我有识惟与汝服厥诲，惟仁义惟孝友是尚，忧深思远，祇以防于微。翳义形于色，厚爱平恕，以济其宽裕。用缉和我七子，训谐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修慎行，用不辱于冠带，实母氏是凭。予其为政叢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宽。狱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训，予其纳戒思详。呜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师，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余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阶。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顺，琬乃沈毅笃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谟茂哉儒哲寅亮，总其弘肃简雅，瞻乃纯铄惠和。惟我蒙蔽，极否于义训。嗟尔六弟，汝其滋义洗心，以补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阙。呜呼！

小子瞻，汝其见予之长于仁，未见予之长于义也。”

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总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学于先载，纳诲于严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纤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过未曾不知，予知之迺改，惟冲子是赖。予亲于心，爱于中，敬于貌。厥乃口无择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刿，肃而不厉，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训，庶明厉翼，迺可远在兹。”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爱人。”瞻曰：“吁！惟圣其难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难，厥行惟易。”

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显而贤，同而疑，厉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训。”湛曰：“来！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于人，不敢堕于勤，厥故维新。”湛曰：“俞！瑀亦昌言。”瑀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无忘有耻。”湛曰：“俞！谟亦昌言。”谟曰：“俞！无忘于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访心于虞。”湛曰：“俞！总亦昌言。”总曰：“俞！若忧厥忧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复外惟内，取诸内，不忘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复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讯德恭哉，训翼从哉，内外康哉！”皆拜曰：“钦哉！”

居邑累年，朝野多叹其屈。除中书侍郎，出补南阳相。迁太子仆，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为散骑常侍。元

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论三十余篇，别为一家之言。

初，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风诗》。

湛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砺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与湛俱知名。官至弋阳太守。遭中原倾覆，子侄多没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参安东军事，稍迁南平太守。太兴末，王敦举兵内向，承与梁州刺史甘卓、巴东监军柳纯、宜都太守谭该等，并露檄远近，列敦罪状。会甘卓怀疑不进，王师败绩，敦悉诛灭异己者，收承，欲杀之，承外兄王廙苦请得免。寻为散骑常侍。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岳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谓终贾之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

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赋以美其事，曰：

伊晋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于是乃使甸师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墼宫，掌舍设柩。青坛郁其岳立兮，翠幕黝以云布。结崇基之灵址兮，启四涂之广阡。沃野坟腴，膏壤平砥。清洛浊渠，引流激水。遐阡绳直，迤陌如矢。葱辍服于缥轭兮，绀轸

缀于黛耜。俨储驾于廛左兮，俟万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职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袭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车之辚辚。微风生于轻幌兮，纤埃起乎朱轮。森奉璋以阶列兮，望皇轩而肃震。若湛露之晞朝阳兮，众星之拱北辰也。

于是前驱鱼丽，属车鳞萃，闾阖洞启，参涂方驱，常伯陪乘，太仆执轡。后妃献穉穉之种，司农撰播殖之器，挈壶掌升降之节，宫正设门闾之辟。天子乃御玉辇，荫华盖，冲牙争钲，绡纨粹縠。金根照耀以烜晃兮，龙骥腾骧而沛艾。表朱玄于离坎兮，飞青缟于震兑。中黄晔以发辉兮，方彩纷其繁会。五路鸣銮，九旗扬旆，琼钗入藻，云罕蔼。箫管嘲啗以啾嘈兮，鼓鼙砢砢以砰盖，笋簴凝以轩翥兮，洪钟越乎区外。震震填填，尘雾连天，以幸乎籍田。蝉冕颀以灼灼兮，碧色肃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颠也。

于是我皇乃降灵坛，抚御耦，游场染屣，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终亩。贵贱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时也，居靡都鄙，人无华裔，长幼杂遝以交集，士女颁赋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总髻，蹑踵侧肩，揜裳连袂。黄尘为之六合兮，阳光为之潜翳。动容发音而观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情欣乐乎昏作兮，虑尽力乎树艺。靡谁督而常勤兮，莫之课而自厉。躬先劳而悦使兮，岂严刑而猛制哉！

有邑老田父，或进而称曰：“盖损益随时，理有常然。高以下为基，人以食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

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业之务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无储蓄以虞灾，徒望岁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图匮于丰，防俭于逸，钦哉钦哉，惟谷之恤。展三时之弘务，致仓廩于盈溢，固尧、汤之用心，而存救之要术也。”若乃庙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则此之自实，缩鬯萧茅，又于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时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灵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继之者，鲜哉希矣！逮我皇晋，实光斯道，仪刑孚于万国，爱敬尽于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劝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业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显焉，不亦远乎，不亦重乎！敢作颂曰：

“思乐甸畿，薄采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农。其农三推，万国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齐。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岳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出为河阳令，负其才而郁郁不得志。时尚书仆射山涛、领吏部王济、裴楷等并为帝所亲遇，岳内非之，乃题阁道为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鞮，和峤刺促不得休。”

转怀令。时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敕当除之。十里一官檣，使老小贫户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钱。岳议曰：

“谨案：逆旅，久矣其所由来也。行者赖以顿止，居

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费。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魏武皇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然则自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圣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辐辏，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疲牛必投，乘凉近进，发橐写鞍，皆有所憩。

又诸劫盗皆起于迥绝，止乎人众。十里萧条，则奸轨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橐之所乏也。又行者贪路，告余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昼热，又兼星夜，既限早闭，不及橐门。或避晚关，进逐路隅，祇是慢藏诲盗之原。苟以客舍多败法教，官守棘橐，独复何人？彼河桥、孟津，解券输钱，高第督察，数入校出，品郎两岸相检，犹惧或失之。故悬以禄利，许以功报。今贱吏疲人，独专橐税，管开闭之权，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岂非众庶颙颙之望。”

请曹列上，朝廷从之。

岳频宰二邑，勤于政绩。调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以公事免。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初，谯人公孙宏少孤贫，客田于河阳，善鼓琴，颇能属

文。岳之为河阳令，爱其才艺，待之甚厚。至是，宏为楚王玮长史，专杀生之政。时骏纲纪皆当从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玮，谓之假吏，故得免。未几，选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辞多不录。征补博士，未召，以母疾辄去，官免。寻为著作郎，转散骑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

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

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评。今天子谅暗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称多者，吾岂敢；言拙，则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

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遨坟素之长圃，步先哲之高衢。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于宁蘧。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于是退而闲居，于洛之浹。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溯伊，面郊后市。浮梁黜以迳度，灵台杰其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睹人事之终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溪子巨黍，异綦同归，炮石雷骇，激矢虻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其东则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闲，环林紫映，圆海回泉，聿追孝以严父，宗文考以配天，祇圣敬以明顺，养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阴谢阳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义，张钧天之广乐，备千乘之万骑，服枳枳以齐玄，管啾啾而并吹，煌煌乎，隐隐乎，兹礼容之壮观，而王制之巨丽也。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训若风行，应犹草靡。此里仁所以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涣灞，菡萏敷披，竹木蓊藹，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阁侯乌椹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

珍，磊落蔓延乎其侧。梅杏郁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韭蒜芋，青笋紫姜，莖荠甘旨，蓼菱芬芳，藁荷依阴，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体以行和，药以劳宣，常膳载加，旧痾有痊。于是席长筵，列孙子柳垂荫，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赅鲤，或宴于林，或楔于汜。昆弟斑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陈力而就列。几陋身之不保，而奚拟乎明哲，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

初，苻为琅邪内史，孙秀为小史给岳，而狡黠自喜。岳恶其为人，数撻辱之，秀常衔忿。及赵王伦辅政，秀为中书令。岳于省内谓秀曰：“孙令犹忆畴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夷三族。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释、弟燕令豹、司徒掾据、据弟诜，兄弟之子，已出之女，无长幼一时被害，唯释子伯武逃难得免。而豹女与其母相抱号呼不可解，会诏原之。

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掷之，委顿而反。岳从子尼。

尼字正叔。祖勛，汉东海相。父满，平原内史。并以学行称。尼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其辞曰：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然则动者，吉凶之端也；语者，荣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几也；行者，安危之决也。故君子不妄动也，动必适其道；不徒语也，语必经于理；不苟求也，求必造于义；不虚行也，行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系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则殆，言不从则悖，交不审则惑，行不笃则危。四者行乎中，则忧患接乎外矣。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济，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构，危害及之，得不惧乎？

然弃本要末之徒，知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涂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党与炽于前，荣名扇其后。握权，则赴者鳞集；失宠，则散者瓦解；求利，则托刎颈之欢；

争路，则构刻骨之隙。于是浮伪波腾，曲辩云沸，寒暑殊声，朝夕异价，弩蹇希奔放之迹，铅刀竞一割之用。至于爱恶相攻，与夺交战，诽谤噂嗜，毁誉纵横，君子务能，小人伐技，风积于上，俗弊于下。祸结而恨争也不强，患至而悔伐之未辩，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

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遭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

夫能保其安者，非谓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乐也，不忘危而已。有期进者，非谓穷贵宠之荣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谓严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乱而已。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虽坐华殿，载文轩，服黼绣，御方丈，重门而处，成列而行，不得与之齐荣。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泽，沾体涂足，耕而后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虽繁计策，广术艺，审

刑名，峻法制，文辩流离，论议绝世，不得与之争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进也者，进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进德而不能处富贵，治心而不能治万物者也。

然思危所以求安，虑退所以能进，惧乱所以保治，戒亡所以获存也。若乃弱志虚心，旷神远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无垠之外，不自贵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可亲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远也。亲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举之如易胜，而当世莫之能困也。达则济其道而不荣也，穷则善其身而不闷也，用则立于上而非争也，舍则藏于下而非让也。夫荣之所不能动者，则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劝者，则害之所不能婴也。誉之所不能益者，则毁之所不能损也。

今之学者诚能释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争之原，去矜伐之态，动则行乎至通之路，静则入乎大顺之门，泰则翔乎寥廓之宇，否则沦乎浑冥之泉，邪气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扰其神，哀乐不能荡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为工匠，天地为陶钧，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安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

初应州辟，后以父老，辞位致养。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陆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释奠颂》。其辞曰：

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于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于孝悌，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实应天纵生知之量，微言奥义，发自圣问，业终而体达。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越二十四日丙申，侍祠者既齐，輿驾次于太学。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恂恂乎弘保训之道；宫臣毕从，三率备卫，济济乎肃翼赞之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礼，司仪辩位。二学儒官，搢绅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规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于堂下，以待执事之命。设樽筐于两楹之间，陈罍洗于阼阶之左。几筵既布，钟悬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资在三之义。谦光之美弥劭，阙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业，允不可替已。于是牲饌之事既终，享献之礼已毕，释玄衣，御春服，弛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内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学徒国子，咸来观礼，我后皆延而与之燕。金石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铿锵闾闾，般辟俯仰，可以澄神涤欲，移风易俗者，罔不毕奏。抑淫哇，屏《郑》《卫》，远佞邪，释巧辩。是日也，人无愚智，路无远迩，离乡越国，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颈以视，倾耳以听，希道慕业，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风，歌来苏之惠。然后知居室之善，著应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内。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壮观，万载之一会也。尼昔忝礼官，尝闻俎豆。今厕末列，亲睹盛美，漪渍徽猷，沐浴芳润，不知手舞口咏，窃作颂一篇。义近辞陋，不足测盛德之

形容，光圣明之遐度。其辞曰：

三元迭运，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灵乃晖。有皇承天，造我晋畿。祚以大宝，登以龙飞。宣基诞命，景熙遐绪，三分自文，受终惟武。席卷要蛮，荡定荒阻；道济群生，化流率土。后帝承哉，不隆曾构。奄有万方，光宅宇宙。

笃生上嗣，继期挺秀。圣敬日跻，浚哲闳茂。留精儒术，敦阅古训。遵道让齿，降心下问。铺以金声，光以玉润。如日之升，如乾之运。乃延台保，乃命学臣。圣容穆穆，侍讲闾闾。抽演微言，启发道真。探幽穷赜，温故知新。讲业既终，精义既研。崇圣重师，卜日告奠。陈其三牢，引其四县。既戒既式，乃盥乃荐。

恂恂孔圣，百王攸希。亹亹颜生，好学无违。曰皇储后，体神合几。兆吉先见，知来洞微。济济二宫，蔼蔼庶僚。俊乂鳞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如彼仪凤，乐我《云》《韶》。琼瑶谁剖？四门洞开；《云》《韶》奚乐？神人允谐。蝉冕耀庭。细珮振阶。德以谦光，仁以恩怀。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

莘莘胄子，祁祁学生。洗心自百，观国之荣。学犹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万邦蝉蜕，矧乃俊造。钻蚌莹珠，剖石摘藻。丝匪玄黄，水罔方圆。引之斯流，染之斯鲜。若金受范，若埴在甄。上好如云，下效如川。

昔在周兴，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时惟世子。今我皇储，齐圣通理。缉熙重光，于穆不已。于穆伊何？思

文哲后。媚兹一人，实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纯嘏自晋，永世昌阜。微微下臣，过充近侍。猥躋风云，鸾龙是厠。身澡芳流，目玩盛事。竭诚作颂，祇咏圣志。

出为宛令，在任宽而不纵，恤隐勤政，厉公平而遗人事。入补尚书郎，俄转著作郎。为《乘輿箴》，其辞曰：

《易》称“有天地然后有人伦，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传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伦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将以导群生之性，而理万物之情。岂以宠一人之身，极无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为君者，无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阶之俭；而后之为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瑶台琼室之侈。无效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争之。推之之极，虽禅代犹脱屣；争之之极，虽刼杀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

夫修诸己而化诸人，出乎迩而见乎远者，言行之谓也。故人主所患，莫甚于不知其过；而所美，莫美于好闻其过。若有君于此，而曰予必无过，唯其言而莫之违，斯孔子所谓其庶几乎一言而丧国者也。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虽以尧、舜、汤、武之盛，必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盘盂之铭，无讳之史，所以闲其邪僻而纳诸正道，其自维持如此之备。故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

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

尼以为王者膺受命之期，当神器之运，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是以不量其学陋思浅，因负担之余，尝试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号，故以“乘舆”目篇。盖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变至众，文繁而义诡，意局而辞野，将欲希企前贤，仿佛崇轨，譬犹丘垤之望华岱，恒星之系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颂曰：

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浊同流，玄黄错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纪。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极启建，两仪既分。彝伦需永序，万邦已纷。国事明王，家奉严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农已降，暨于夏、殷。或禅或传，乃质乃文。

太上无名，下知有之。仁义不存，而人归孝慈。无为无执，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礼刑实滋。既誉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蔼蔼万乘，菲誓焉凭？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一日万机，业业兢兢。夫出其言善，则千里是应；而莫余违，亦丧邦有征。枢机之动，式以废兴。殷监不远，若之何勿愆！

且厚味腊毒，丰屋生灾。辛作璇室，而夏兴瑶台。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龙肝豹胎。惟此哲妇，职为乱阶。殷用丧师，夏亦不恢。是以帝尧在位，茅茨不

翦。周文日昃，昧旦丕显。夫德辘如毛，而或举之者鲜。故《濩》有惭德，《武》未尽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浅。耽乐逸游，荒淫沈湎。不式古训，而好是佞辩；不遵王路，而覆车是践。成败之效，载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树君如之何？将人是司牧。视之犹伤，而知其寒燠。故能抚之斯柔，而敦之斯睦；无远不怀，靡思不服。夫岂厌纵一人，而玩其耳目；内迷声色，外荒弛逐；不修政事，而终于颠覆？

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终纳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汤，克殷伊武。故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四岳三涂，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纣之百克，卒于绝绪。故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倾盖惟旧，白首乃新。望由钓夫，伊起有莘。负鼎鼓刀，而谋合圣神。夫岂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盖有国有家者，莫云我聪，或此面从；莫谓我智，听受未易。甘言美疾，鲜不为累。由夷逃宠，远于脱屣。奈何人主，位极则侈？

知人则哲，惟帝所难。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圣，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有皇司国，敢告纳言。

及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忠良之士皆罹祸酷。尼遂疾笃，取假拜扫坟墓。闻齐王冏起义，乃赴许昌。冏引为参军，与谋时务，兼管书记。事平，封安昌公。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永兴末，为中书令。时三王战争，皇

家多故，尼职居显要，从容而已。虽忧虞不及，而备尝艰难。永嘉中，迁太常卿。洛阳将没，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年六十余。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载性闲雅，博学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曰：

岩岩梁山，积石峨峨。远属荆、衡，近缀岷、嶓。南通邛、僰，北达褒斜。狭过彭、碣，高逾嵩、华。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斯顺。闭由往汉，开自有晋。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田生献筹。矧兹狭隘，土之外区。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非亲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见屈吴起。洞庭孟门，二国不祀。兴实由德，险亦难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公孙既没，刘氏衔壁。覆车之轨，无或重迹。勒铭山阿，敢告梁益。

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

载又为《榷论》曰：

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故尝试论之：殷汤无鸣条之事，则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无牧野之阵，则吕牙，渭滨之钓翁也。若兹之类，不可胜纪。盖声发响应，形动影从，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岂不信欤！设使秦、莽修三王之法，

时致隆平，则汉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侠客耳，况乎附丽者哉！故当其有事也，则足非千里，不入于舆；刃非斩鸿，不韬于鞘。是以弩蹇望风而退，顽钝未试而废。及其无事也，则牛骥共牢，利钝齐列，而无长涂犀革以决之，此离朱与瞽者同眼之说也。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居太平之际，而吐违俗之谋，此犹却步而登山，鬻章甫于越也。汉文帝见李广而叹曰：“惜子不遇，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故智无所运其筹，勇无所奋其气，则勇怯一也；才无所骋其能，辩无所展其说，则顽慧均也。是以吴榜越船，不能无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无云而飞。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潜重川，非遇其人，焉有连城之价，照车之名乎！青骹繁霜，繫于笼中，何以效其撮东郭于鞬下也？白猿玄豹，藏于桎槛，何以知其接垂条于千仞也？孱夫与乌获讼力，非龙文赤鼎，无以明之；盖聂政与荆卿争勇，非强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饿夫庸隶，抱关屠钓之伦，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号者，或有怀颜、孟之术，抱伊、管之略，没世而不齿者，此言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若斯湮灭而不称，曾不足以多说。

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则自以为枉伏。莫不饰小辩、立小善以偶时，结朋党、聚虚誉以驱俗。进之无补于时，退之无损于化。而世主相与雷同齐口，吹而煦之，岂不哀哉！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若夫魁梧俊杰，卓跖倜傥之徒，直将伏死嶽岑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至如

轩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荣求利，厚自封之资，丰私家之积，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

载又为《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父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协字景阳，少有俊才，与载齐名。辟公府掾，转秘书郎，补华阴令、征北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中书侍郎。转河间内史，在郡清简寡欲。

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其辞曰：

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遯龙蟠，超世高蹈，游心于浩然，玩志乎众妙，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于是徇华大夫闻而造焉。乃整云辂，骖飞黄，越奔沙，辗流霜，陵扶摇之风，蹑坚冰之津，旌拂霄嵒，轨出苍垠，天清泠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遂适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峥嵘幽蔼，萧瑟虚玄，溟海浑濩涌其后，嶰谷嵒嵒张其前，寻竹竦茎荫其壑，百籁群鸣笼其山，冲飙发而回日，飞砾起而洒天。于是登绝巘，逆长风，陈辨惑之辞，命公子于岩中。曰：“盖闻圣人不卷道而背时，智士不遗身而匿迹，生必耀华名于玉牒，没则勒鸿伐于金册。今公子违

世陆沈，避地独窜，有生之欢灭，资父之义废。愁洽百年，苦溢千载，何异促鳞之游汀泞，短羽之栖翳荟！今将荣子以天人之大宝，悦子以纵性之至娱，穷地而游，中天而居，倾四海之欢，殫九州之腴，钻屈谷之瓠，解疏属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遗，来萃荒外，虽在不敏，敬听嘉话。”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既乃琼嶽层峻，金岸崑崙，右当风谷，左临云溪，上无陵虚之巢，下无跼实之蹊，摇别峻挺，茗邈嵯峨，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零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后绿，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构云梯，陟峥嵘，翦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器举乐奏，促调高张，音朗号钟，韵清绕梁。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启中黄之妙宫，发蓊收之变商。若乃龙火西颓，暄气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俦，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奏《淶水》，吐《白雪》，激楚回，流风结，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葇嫫为之擗摽，孀老为之呜咽，王子拂纓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兰宫秘宇，雕堂绮栊，云屏烂熳，琼壁青葱，应门八袭，璇台九重，表以百常之阙，圉以万雉之墉。尔乃峣榭迎风，秀出中天，翠观岑青，彤阁霞连，长翼临云，飞陞陵山，望玉绳而结极，承倒景而开轩。赭

素灿烂，粉栱嵯峨，阴虬负檐，阳马承阿。错以瑶英，镂以金华，方疏含秀，圆井吐葩。重殿叠起，交绮对櫺。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冥飞而风生，尺蠖动而成响。若乃目厌常玩，体倦帷幄，携公子而双游，时娱观于林麓。登翠阜，临丹谷，华草锦繁，飞采星烛，阳叶春青，阴条秋绿，华实代新，承意恣观。仰折神藟，俯采朝兰，诉惠风于蘅薄，眷椒涂于瑶坛。尔乃浮三翼，戏中沚，潜鳃骇，惊翰起，沈丝结，飞矰理，挂归翮于赤霄之表，出华鳞于紫潭之里。然后纵棹随风，弭楫乘波，吹孤竹，抚云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鸂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乐以忘戚，游以卒时，穷夜为日，毕岁为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节，月既授衣，天凝地闭，风厉霜飞，柔条夕劲，密叶晨稀，将因气以效杀，临金郊而讲师。尔乃列轻武，整戎刚，建云髦，启雄芒。驾红阳之飞燕，骖唐公之骅骝，屯羽队于外林，纵轻翼于中荒。尔乃张修罟，布飞罗，陵黄岑，挂青峦，画长壑以为限，带流溪以为关。既乃内无疏蹊，外无漏迹，叩钲散校，举麾赞获，馐金机，驰鸣镝，翦刚豪，落劲翮，连骑竞骛，骈武齐辙，翕忽挥霍，云回风烈，声动响飞，形移影发，举戈林耸，挥锋电灭，仰倾云巢，俯殚地穴。乃有圆文之豸，斑题之豸，彭鬣风生，怒目电眦，口咬霜刃，足拨飞锋，甌林蹶石，扣跋幽丛。于是飞、黄奋锐，赍、育逞伎。臧封豨，撝冯豕，拉魑魍，挫解豸，钩爪

摧，踞牙摆。澜漫狼藉，倾榛倒壑，陨髻挂山，僵踣掩泽，藪为毛林，隰为丹薄。于是彻围顿网，卷旆收鸢，虞人数兽，林衡计鲜；论最犒勤，息马韬弦；肴駟连骊，酒驾方轩，千钟电醕，万燧星繁，陵阜沾流膏，溪谷厌芳烟。欢极乐殫，回节而旋。此亦畋游之壮观，子岂能从我而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邪溪之铤，赤山之精，销逾羊头，鑠越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丰隆奋椎，飞廉扇炭，神器化成，阳文阴漫。既乃流绮星连，浮采艳发，光如散电，质如耀雪，霜锷水凝，冰刃露洁，形冠豪曹，名珍巨阙，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岂徒水截蛟鸿，陆洒奔駟，断浮翮以为工，绝重甲而称利云尔而已哉！若其灵宝，则舒辟无方，奇锋异模，形震薛烛，光骇风胡，价兼三乡，声贵二都，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是以功冠万载，威曜无穷，挥之者无前，拥之者身雄，可以从服九国，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风。此盖希世之神兵，子岂能从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骥之骏，逸态超越，禀气灵川，受精皎月，眸眈黑照，玄采绀发，沫如挥红，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识其众尺，方堙不能睹其若灭。尔乃巾云轩，践朝雾，赴春衢，整秋御，虬踊螭腾，麟超龙翥，望山载奔，视林载赴。气盛怒发，星飞电骇，志陵九州，势越四海。影不及形，尘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践千里。尔乃逾天根，越地隔，过汗漫之所下游，蹶章、亥之所未迹，阳

乌为之顿羽，夸父为之投策。斯盖天下之俊乘，子岂能从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琼山之禾，唐、稷播其根，农帝尝其华。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穷海之错，极陆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挥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药，晨凫露鹄，霜鷄黄雀，圆案星乱，方丈华错。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燕髀猩唇，髦残象白，灵川之龟，莱黄之鲐，丹穴之鸛，玄豹之胎，燂以秋橙，醑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怀。范公之鳞，出自九溪，赭尾丹腮，紫翼青鬣。尔乃命支离，飞霜锬，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娄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繁肴既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汉皋之楸，析龙眼之房，剖椰子之壳。芳旨万选，承意代奏。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虬星沸，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壘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观听之所炜晔也，子岂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肠之药，御亡国之器，虽子大夫之所荣，顾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盖有晋之融皇风也，金华启征，大人有作，继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于姬公之处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风不能畅其化，离毕之云无以丰其泽。皇道昭焕，帝载缉熙。导气以乐，宣德以诗，教清乎云官之世，政穆乎鸟纪之时。玉猷四塞，函夏谧静，丹冥投锋，青徼释警，却马于粪车之辕，铭德于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时文载郁，耕父推畔，渔竖

让陆，樵夫耻危冠之饰，舆台笑短后之服。六合时雍，巍巍荡荡，玄髻巷歌，黄发击壤，解羲皇之绳，错陶唐之象。若乃华裔之夷，流荒之貊，语不传于辘轳，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骏奔稽颡，委质重译。于时昆蚊感惠，无思不扰。苑戏九尾之禽，囿栖三足之鸟，鸣凤在林，翳于黄帝之园；有龙游川，盈于孔甲之沼。万物烟煴，天地交泰，义怀靡内，化感无外，林无被褐，山无韦带。皆象刻于百工，兆发乎灵蔡，搢绅济济，轩冕蔼蔼，功与造化争流，德与二仪比大。”言未终，公子蹶然而兴曰：“鄙夫固陋，守兹狂狷。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言有怒之，而齐王之疾痊。向子诱我以聳耳之乐，栖我以蓀家之屋，田游驰荡，利刃骏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应子。至闻皇风载戡，时圣道醇，举实为秋，摘藻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虽不敏，请从后尘。”

世以为工。

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

亢字季阳。才藻不逮二陆，亦有属缀，又解音乐伎术。时人谓载、协、亢、陆机、云曰：“二陆”“三张”。中兴初过江，拜散骑侍郎。秘书监荀崧举亢领佐著作郎，出补乌程令，入为散骑常侍，复领佐著作。述《历赞》一篇，见《律历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华，时标丽藻。睹其《抵疑》论理，本穷通于自天；作诰敷文，流英声于孝悌，旨深致远，殊有大雅之风烈焉。安仁思绪云骞，词锋景焕，前史侔于贾谊，先

达方之士衡。贾论政范，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词，贯人灵之情性。机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混三家以通校，为二贤之亚匹矣。然其挟弹盈果，拜尘趋贵，蔑弃倚门之训，乾没不逞之间，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赋，何其驳欤！正叔含咀艺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后动，契其心而后言，著论究人道之纲，裁箴悬乘舆之鉴，可谓玉质而金相者矣。孟阳镂石之文，见奇于张敏；《蒙汜》之咏，取重于傅玄，为名流之所挹，亦当代之文宗矣。景阳摘光王府，棣萼相辉。洎乎二陆入洛，三张减价。考核遗文，非徒语也。

赞曰：湛称弄翰，缦彩雕焕。才高位卑，往哲攸叹。岳实含章，藻思抑扬。趋权冒势，终亦罹殃。尼标雅性，凤闻词令。载协飞芳，棣华增映。

卷五十六

列传第二十六

江统子彪 惇 孙楚孙统 绰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祖蕤，以义行称，为谯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统静默有远志，时人为之语曰：“巋然稀言江应元。”与乡人蔡克俱知名。袭父爵，除山阴令。时关陇、屢为氏、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氏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货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急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玁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贄，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缙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鄆瞞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

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轶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痼疾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怩，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东。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

舄鹵，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井、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氏，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谖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

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进，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边未归，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糝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廩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

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土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迁中郎。选司以统叔父春为宜春令，统因上疏曰：“故事，父祖与官职同名，皆得改选，而未有身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臣以为父祖改选者，盖为臣子开地，不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佐吏系属，朝夕从事，官位

之号，发言所称，若指实而语，则违经礼讳尊之义；若诡辞避回，则为废官擅犯宪制。今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宠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称，子孙不得言其位号，所以上严君父，下为臣子，体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职，则违《春秋》不夺人亲之义。臣以为身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体例既全，于义为弘。”朝廷从之。

转太子洗马。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太子颇阙朝覲，又奢费过度，多诸禁忌，统上书谏曰：

臣闻古之为臣者，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献可替否，拾遗补阙。是以人主得以举无失行，言无口过，德音发闻，扬名后世。臣等不逮，无能云补，思竭愚诚，谨陈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纳。

其一曰，六行之义，以孝为首，虞舜之德，以孝为称，故太子以朝夕视君膳为职，左右就养无方。文王之为世子，可谓笃于事亲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为百王之宗。自顷圣体屡有疾患，数阙朝侍，远近观听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愿殿下虽有微苦，可堪扶舆，则宜自力。《易》曰：“君子终日乾乾。”盖自勉强不息之谓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虽有聪明之姿，睿喆之质，必须辅弼之助，相导之功，故虞舜以五臣兴，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为太子也，则周、召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闻道早备，登崇大业，刑措不用，流声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聪鉴特达，臣谓犹宜时发圣令，宣扬德音，

谘询保傅，访逮侍臣，覲见宾客，得令接尽，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焕然光明。如此，则高朗之风，扇于前人；弘范令轨，永为后式。

其三曰，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故尧称采椽茅茨，禹称卑宫恶服，汉文身衣弋绋，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为明王，没见宗祀。及诸侯修之者，鲁僖以躬俭节用，声列《雅颂》；蚡冒以筦路蓝缕，用张楚国。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鲁，妾不衣帛；晏婴相齐，鹿裘不补，亦能匡君济俗，兴国隆家。庶人修之者，颜回以簞食瓢饮，扬其仁声；原宪以蓬户绳枢，迈其清德。此皆圣主明君贤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悬名日月，永世不朽，盖俭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则有瑶台琼室，玉怀象箸，肴膳之珍则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诸侯为之者，至于丹楹刻桷，饬征百牢。大夫有琼弁玉纓，庶人有击钟鼎食。亦罔不亡国丧宗，破家失身，丑名彰闻，以为后戒。窃闻后园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臣等以为今四海之广，万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为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汉光武皇帝时，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头裘者，即诏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风。臣等以为画室之功，可且减省，后园杂作，一皆罢遣，肃然清静，优游道德，则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

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诸侯，故王

侯食藉而衣税，公卿大夫受爵而资禄，莫有不赡者也。是以士农工商四业不杂。交易而退，以通有无者，庶人之业也。《周礼》三市，旦则百族，昼则商贾，夕则贩夫贩妇。买贱卖贵，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为庶人之贫贱者也。樊迟匹夫，请学为圃，仲尼不答；鲁大夫臧文仲使妾织蒲，又讥其不仁；公仪子相鲁，则拔其园葵，言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也。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乘以古道，诚可愧也。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令问。

其五曰，窃见禁土，令不得缮修墙壁，动正屋瓦。臣以为此既违典彝旧义，且以拘挛小忌而废弘廓大道，宜可蠲除，于事为宜。

朝廷善之。

及太子废，徙许昌，贾后讽有司不听宫臣追送。统与宫臣冒禁至伊水，拜辞道左，悲泣流涟。都官从事悉收统等付河南、洛阳狱。付郡者，河南尹乐广悉散遣之，系洛阳者犹未释。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所以废徙太子，以为恶故耳。东宫故臣冒罪拜辞，涕泣路次，不顾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释之。”谧语洛阳令曹掾，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统作诔叙哀，为世所重。

后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冏骄荒将败，统切谏，文多不载。迁廷尉正，每州郡疑狱，断处从轻。成都王颖请为记室，多所箴谏。申论陆云兄弟，辞甚切至。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为兖州牧，以统

为别驾，委以州事，与统书曰：“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此者不？”统举高平郗鉴为贤良，陈留阮修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寻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难奔于成皋，病卒。凡所造赋颂表奏皆传于后。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举秀才，平南将军温峤以为参军。复为州别驾，辟司空郗鉴掾，除长山令。鉴又请为司马，转黄门郎。车骑将军庾冰镇江州，请为长史。冰薨，庾翼以为谘议参军，俄而复补长史。翼薨，大将干瓚作难，彪讨平之。除尚书吏部郎，仍迁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书。永和中，代桓景为护军将军。出补会稽内史，加右军将军。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哀帝即位，疑周贵人名号所宜，彪议见《礼志》。帝欲于殿庭立鸿祀，又欲躬自藉田，彪并以为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谓宜停之。为仆射积年，简文帝为相，每访政事，彪多所补益，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卒官。子散，历琅邪内史、骠骑谘议。散子恒，元熙中为西中郎长史。恒弟夷，尚书。

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节迈俗。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虽隐显殊途，未有不傍礼教者也。若乃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苏峻之乱，避地东阳山，太尉郗鉴檄为兖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为司徒，亦

辟焉；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儒林参军；征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谘而后行。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皆一时名士，并与惇游处，深相钦重。养志二十余年，永和九年卒，时年四十九，友朋相与刊石立颂，以表德美云。

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资，魏骠骑将军。父宏，南阳太守。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文帝遣符劭、孙郁使吴，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曰：

盖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率大，《春秋》所诛。此乃吉凶之萌兆，荣辱所由生也。是故许、郑以衔璧全国，曹谭以无礼取灭。载籍既记其成败，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复广引譬类，崇饰浮辞。苟以夸大为名，更丧忠告之实。今粗论事要，以相觉悟。

昔炎精幽昧，历数将终，恒、灵失德，灾衅并兴，豺狼抗爪牙之毒，生灵罹涂炭之难。由是九州绝贯，王纲解纽，四海萧条，非复汉有。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则神州中岳，器则九鼎犹存，世载淑美，重光相袭，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壮观也。昔公孙氏承藉父兄，世居东裔，拥带燕胡，凭陵险远，讲武游盘，不供职贡，内傲帝命，外通南国，乘桴沧海，交酬货贿，葛越布于朔土，貂马延于吴会；自以控弦十万，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齐，左震扶桑，轹轹沙漠，南面称王。宣

王薄伐，猛锐长驱，师次辽阳，而城池不守；枹鼓暂鸣，而元凶折首。于是远近疆场，列郡大荒，收离聚散，大安其居，众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楛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

吴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时扰攘，潜播江表，刘备震惧，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积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无涯，假气游魂，迄兹四纪。两邦合从，东西唱和，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也。相国晋王辅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厉秋霜，庙胜之算，应变无穷，独见之鉴，与众绝虑。主上钦明，委以万机，长辔远御，妙略潜授，偏师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奋伐，采入其阻，并敌一向，夺其胆气。小战江由，则成都自溃；曜兵剑阁，则姜维面缚。开地六千，领郡三十。兵不逾时，梁、益肃清，使窃号之雄，稽顙绛阙，球琳重锦，充于府库。夫韩并魏徙，虢灭虞亡，此皆前鉴，后事之表。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蝉蜕内附，愿为臣妾。外失辅车唇齿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渐，而徘徊危国，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为强，殊不知物有兴亡，则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济济，俊乂盈朝，武臣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剡木已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之师也。然主相眷眷未便电发

者，犹以为爱人治国，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开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审势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锡，追慕南越，婴齐入侍，北面称臣，伏听告策，则世祚江表，永为魏藩，丰功显报，隆于今日矣。若犹侮慢，未顺王命，然后谋力云合，指麾从风，雍、梁二州，顺流而东，青、徐战士，列江而西，荆、扬兖、豫，争驱八冲，征东甲卒，武步秣陵，尔乃王舆整驾，六戎徐征，羽校烛日，旌旗星流，龙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迈，其会如林，烟尘俱起，震天骇地，渴赏之士，锋镝争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沦覆，取戒万世，引领南望，良助寒心！夫疗膏肓之疾者，必进苦口之药；决狐疑之虑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犹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见其已死，扁鹊知其无功矣。勉思良图，惟所去就。

劭等至吴，不敢为通。

楚后迁佐著作郎，复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材气，颇侮易于苞，初至，长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因此而嫌隙遂构。苞奏楚与吴人孙世山共讪毁时政，楚亦抗表自理，纷纭经年，事未判，又与乡人郭奕忿争。武帝虽不显明其罪，然以少贱受责，遂湮废积年。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征西将军，扶风王骏与楚旧好，起为参军。转梁令，迁卫将军司马，时龙见武库井中，群臣将上贺，楚上言曰：“顷闻武库井中有二龙，群臣或有谓之祯祥而称贺者，或有谓之非祥无所贺者，可谓楚既失之，而齐亦未为得也。夫龙或俯

鳞潜于重泉，或仰攀云汉游乎苍具，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蚌虾者，岂独管库之士或有隐伏，厮役之贤没于行伍？故龙见光景，有所感悟。愿陛下赦小过，举贤才，垂梦于傅岩，望想于渭滨，修学官，起淹滞，申命公卿，举独行君子可惇风厉俗者，又举亮拔秀异之才可以拨烦理难矫世抗言者，无系世族，必先逸贱。夫战胜攻取之势，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韩、白之功耳；至于制礼作乐，阐扬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愿陛下择狂夫之言。”

惠帝初，为冯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初，楚与同郡王济友善，济为本州大中正，访问铨邑人品状，至楚，济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时欲隐居，谓济曰：“当欲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济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济。初，楚除妇服，作诗以示济，济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三子：众、洵、纂。众及洵俱未仕而早终，惟纂子统、绰并知名。

统字承公。幼与绰及从弟盛过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时人以为有楚风。征北将军褚裒闻其名，命为参军，辞不就，家于会稽。性好山水，乃求为鄞令，转在吴宁。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后为余姚令，卒。

子腾嗣，以博学著称，位至廷尉。腾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书郎，早终。

绰字兴公。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若以元礼门为龙津，则当点额暴鳞矣。”所居斋前种一株松，恒自守护，邻人谓之曰：“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恐永无栋梁日耳。”绰答曰：“枫柳虽复合抱，亦何所施邪！”绰与询一时名流，或爱询高迈，则鄙于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于询。沙门支遁试问绰：“君何如许？”答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除著作佐郎，袭爵长乐侯。

绰性通率，好讥调。尝与习凿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粃在前。”

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补章安令，征拜太学博士，迁尚书郎。扬州刺史殷浩以为建威长史。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迁散骑常侍，领著作郎。

时大司马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绰乃上疏曰：

伏见征西大将军臣温表“便当躬率三军，讨除二寇，荡涤河、渭，清洒旧京，然后神旂电舒，朝服济江，反

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极。”斯超世之弘图，千载之盛事。然臣之所怀，窃有未安，以为帝王之兴，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业，贵能以义平暴，因而抚之。怀愍不建，沦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绝纲，土崩之衅，诚由道丧。然中夏荡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而已，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易》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义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胜谈，自当任道而遗险；校实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轸之日，中举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

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向无山陵之急，亦未首决大谋，独任天下之至难也。今发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惧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賒，而趣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蹶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夫国以人为本，疾寇所以为人，众丧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国

家所宜深虑也。自古今帝王之都，岂有常所，时隆则宅中而图大，势屈则遵养以待会。使德不可胜，家有三年之积，然后始可谋太平之事耳。今天时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无乃顿而难举乎？

臣之愚计，以为且可更遣一将有威名资实者，先镇洛阳，于陵所筑二垒以奉卫山陵，扫平梁、许、清一河南，运漕之路既通，然后尽力于开垦，广田积谷，渐为徙者之资。如此，贼见亡征，势必远窜。如其迷逆不化，复欲送死者，南北诸军风驰电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极，增修德政，躬行汉文简朴之至，去小惠，节游费，审官人，练甲兵，以养士灭寇为先。十年行之，无使隳废，则贫者殖其财，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归，以此致政，犹运诸掌握。何故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壮其猷，君臣相与，弘养德业，括囊元吉，岂不快乎！

今温唱高议，圣朝互同，臣以轻微，独献管见。出言之难，实在今日，而臣区区必闻天听者，窃以无讳之朝，狂瞽进说，刍蕘之谋，圣贤所察，所以不胜至忧，触冒干陈。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思，岂非屈于一人而允亿兆之顾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显戮，使丹诚上达，退受刑诛，虽没泉壤，尸且不朽。

桓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知人家国事邪！”寻转廷尉卿，领著作。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

然后刊石焉。年五十八，卒。

子嗣，有绰风，文章相亚，位至中军参军，早亡。

史臣曰：江统风检操行，良有可称，陈留多士，斯为其冠。《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逮愍怀废徙，冒禁拜辞，所谓命轻鸿毛，义贵熊掌。彪位隆端石，竭诚献替。惇遗忽荣利，聿修天爵。虽出处异途，俱难兄弟矣。孙楚体英绚之姿，超然出类，见知武子，诚无愧色。览其贻皓之书，谅曩代之佳笔也。而负才诞傲，蔑苞忿奕，违逊让之道，肆陵愤之气，丁年沈废，谅自取矣。统、绰棣华秀发，名显中兴，可谓无忝尔祖。统竟沦迹下邑，穷观胜他，会其心焉。绰献直论辞，都不惧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

赞曰：应元蹈义，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孙贻宾辱。彪、统昆弟，江左驰声。彬彬藻思，绰冠群英。

卷五十七

列传第二十七

罗宪 兄子尚 滕修 马隆 胡奋
陶璜 吾彦 张光 赵诱

罗宪，字令则，襄阳人也。父蒙，蜀广汉太守。宪年十三，能属文，早知名。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性方亮

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不营产业。仕蜀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于吴，吴人称焉。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宪独介然。皓恚之，左迁巴东太守。时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拜宪领军，为宇副贰。魏之伐蜀，召宇西还，宪守永安城。及成都败，城中扰动，边江长吏皆弃城走，宪斩乱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刘禅降，乃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败，遣将军盛宪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宪曰：“本朝倾覆，吴为唇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乃归顺。于是缮甲完聚，厉以节义，士皆用命。及钟会、邓艾死，百城无主，吴又使步协西征，宪大破其军。孙休怒，又遣陆抗助协。宪距守经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劝南出牂柯，北奔上庸，可以保全。宪曰：“夫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弃之，君子不为也。毕命于此矣。”会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将军、监巴东军事、使持节，领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诏曰：“宪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干，可给鼓吹。”又赐山玄玉佩剑。泰始六年卒，赠使持节、安南将军、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谥曰烈。

初，宪侍宴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宪荐蜀人常忌、杜轸等，皆西国之良器，武帝并召而任之。

子袭，历给事中、陵江将军，统其父部曲，至广汉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柯太守。尚少孤，依叔父宪。善属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刘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太

康末，为梁州刺史。及赵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其败耳。”乃假尚节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平西将军，反更为祸。”时李特亦起于蜀，攻蜀，杀赵廞。又攻尚于成都，尚退保江阳，初，尚乞师方岳，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孙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诸为寇所逼者，人有奋志。尚乃使兵曹从事任锐伪降，因出密宣告于外，克日俱击，遂大破之，斩李特，传首洛阳。特子雄僭号，都于郫城。尚遣将军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遂据有蜀土。

滕修，字显先，南阳西鄂人也。仕吴为将帅，封西鄂侯。孙皓时，代熊睦为广州刺史，甚有威惠。征为执金吾。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未克而王师伐吴，修率众赴难。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缟素流涕而还，与广州刺史闾丰、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封武当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修在南积年，为边夷所附。

太康九年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谥曰声。修之子并上表曰：“亡父修羁继吴壤，为所驱驰；幸逢开通，沐浴至化，得从俘虏握戎马之要；未覩圣颜，委南藩之重，实由勋劳少闻天听故也。年衰疾笃，屡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陨。臣承遗意，輿榇还都，瞻望云阙，实怀痛裂。窃闻博士谥修曰声，直彰流播，不称行绩，不胜愚情，冒昧

闻诉。”帝乃赐谥曰忠。

并子含，初为庾冰轻车长史，讨苏峻有功，封夏阳县开国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在任积年，甚有威惠，卒谥曰戴。含弟子遁，交州刺史。

修曾孙恬之，龙骧将军、魏郡太守，戍黎阳，为翟辽所执，死之。

马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人。少而智勇，好立名节。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诛，举州无敢收者。隆以武吏托称愚客，以私财殡葬，服丧三年，列植松柏，礼毕乃还，一州以为美谈。署武猛从事。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稍迁司马督。

初，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俄而欣为虏所没，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帝弗纳。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因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帝从之，又给其三年军资。隆于是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自隆之西，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后隆使夜到，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隆到武威，虏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率万余落归降，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又率善戎没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朝议将加隆将士勋赏，有司奏隆将士皆先加显爵，不应更授，卫将军杨珧驳曰：“前精募将士，少加爵命者，此适所以为诱引。今隆全军独克，西土获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后功，宜皆听许，以明要信。”乃从珧议，赐爵加秩各有差。

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时兴复，以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将所领精兵，又给牙门一军，屯据西平。时南虏成奚每为边患，隆至，帅军讨之。虏据险距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虏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太熙初，封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时略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蜜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

于是征隆，以舒代镇子咸嗣，亦骁勇。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以咸为鹰扬将军，率兵屯河桥中渚，为乂将王瑚所败，没于阵。

胡奋，字玄威，安定临泾人也，魏车骑将军阴密侯遵之子也。奋性开朗，有筹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辽东也，以白衣侍从左右，甚见持待。还为校尉，稍迁徐州刺史，封夏阳子。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碓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以功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荊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奋家世将门，晚乃好学，有刀笔之用，所在有声绩，居边特有威惠。

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于色，大采择公卿女以充六宫，奋女选入为贵人。奋唯有一子，为南阳王友，早亡。及闻女为贵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儿，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奋既旧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见宠待。迁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杨骏以后父骄傲自得，奋谓骏曰：“卿恃女更益豪邪？历观前代，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但早晚事耳。观卿举措，适所以速祸。”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损益！”时人皆为之惧，骏虽衔之，而不能害。后卒于官，赠车骑将军，谥曰壮。奋兄弟六人，兄广，弟烈，并知名。

广字宣祖，位至散骑常侍、少府。广子喜，字林甫，亦以开济为称，仕至凉州刺史、建武将军、假节、护羌校尉。

烈字武玄，为将伐蜀。钟会之反也，烈与诸将皆被闭。烈

子世元，时年十八，为士卒先，攻杀会，名驰远近。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阳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历显位。孙皓时，交阯太守孙贇贪暴，为百姓所患。会察战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遣送秣陵，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贇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兴安南将军、交阯太守。寻为其功曹李统所杀，帝更以建宁爨谷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监军霍弋又遣犍为杨稷代融，与将军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门孟干、孟通、李松、王业、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吴军于古城，斩大都督修则、交州刺史刘俊。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珣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守，距稷，战于分水。璜败，退保合浦，亡其二将。珣怒谓璜曰：“若自表讨贼，而丧二帅，其责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珣怒，欲引军还。璜夜以数百兵袭董元，获其宝物，船载而归，珣乃谢之，以璜领交州，为前部督。璜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阯，元距之。诸将将战，璜疑断墙内有伏兵，列长戟于其后。兵才接，元伪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长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宝船上锦物数千匹遗扶严贼帅梁奇，奇将万余人助璜。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去志。”乃就杀之。珣、璜遂陷交阯。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璜有谋策，周穷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数讨南贼，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

年，可一战而灭也。”修从之，果破贼。

初，霍弋之遣稷、灵等，与之誓曰：“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属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粮尽，乞降，璜不许，给其粮使守。诸将并谏，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须其日满，然后受降，使彼得无罪，我受有义，内训百姓，外怀邻国，不亦可乎！”稷等期讫粮尽，救兵不至，乃纳之。修则既为毛灵所杀，则子允随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复仇，璜不许。灵密谋袭璜，事觉，收灵，呵曰：“晋贼！”灵厉声曰：“吴狗！何等为贼？”允剖其腹，曰：“复能作贼不？”灵犹骂曰：“吾志杀汝孙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并送之。稷至合浦，发病死。孟干、爨能、李松等至建邺，皓将杀之。或劝皓，干等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劝边将，皓从其言，将徙之临海。干等志欲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爨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于逃至京都，松、能为皓所杀。干陈伐吴之计，帝乃厚加赏赐，以为日南太守。先是，以杨稷为交州刺史，毛灵为交阯太守，印绶未至而败，即赠稷交州，灵及松能子并关内侯。

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将攻之，不克。祚舅黎晃随军。劝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吴将，祚自晋臣，唯力是视耳。”逾时乃拔。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征璜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交土人请留璜以千数，于是遣还。

皓既降晋，手书遣璜息融敕璜归顺。璜流涕数日，遣使

送印绶诣洛阳。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

吴既平，普减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绝一方，或重译而言，连带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帅范熊世为逋寇，自称为王，数攻百姓。且连接扶南，种类猥多，朋党相倚，负险不宾。往隶吴时，数作寇逆，攻破郡县，杀害长吏。臣以尫弩，昔为故国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讨，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窜。又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无思不服，当卷甲清刃，礼乐是务。而此州之人，识义者寡，厌其安乐，好为祸乱。又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址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夫风尘之变，出于非常。臣亡国之余，议不足采，圣恩广厚，猥垂饰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宠，拭目更视，誓念投命，以报所受，临履所见，谨冒瞽陈。”又以“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举州号哭，如丧慈亲。朝廷乃以员外散骑常侍吾彦代璜。彦卒，又以员外散骑常侍顾秘代彦。秘卒，州人逼秘子参领州事。参寻卒，参弟

寿求领州，州人不听，固求之，遂领州。寿乃杀长史胡肇等，又将杀帐下督梁硕，硕走得免，起兵讨寿，禽之，会寿母，令鸩杀之。硕乃迎璜子苍梧太守威领刺史，在职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绥，后并为交州。自基至绥四世，为交州者五人。

璜弟浚，吴镇南大将军、荊州牧。浚弟抗，太子中庶子。浚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并有名。湮至临海太守、黄门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导右军长史。湮子馥，于湖令，为韩晃所杀，追赠庐江太守。抗子回，自有传。

吾彦，字士则，吴郡吴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仕吴为通江吏。时将军薛琡杖节南征，军容甚盛，彦观之，慨然而叹。有善相者刘札谓之曰：“以君之相，后当至此，不足慕也。”初为小将，给吴大司马陆抗。抗奇其勇略，将拔用之，患众情不允，乃会诸将，密使人阳狂拔刀跳跃而来，坐上诸将皆惧而走，唯彦不动，举几御之，众服其勇，乃擢用焉。

稍迁建平太守。时王濬将伐吴，造船于蜀，彦觉之，请增兵为备，皓不从，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及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礼之。

吴亡，彦始归降，武帝以为金城太守。帝尝从容问薛莹曰：“孙皓所以亡国者何也？”莹对曰：“归命侯臣皓之君吴，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败亡之衅，由此而作矣。”其后帝又问彦，对曰：“吴

主英俊，宰辅贤明。”帝笑曰：“君明臣贤，何为亡国？”彦曰：“天禄永终，历数有属，所以为陛下擒。此盖天时，岂人事也！”张华时在坐，谓彦曰：“君为吴将，积有岁年，蔑尔无闻，窃所惑矣。”彦厉声曰：“陛下知我，而卿不闻乎？”帝甚嘉之。”

转在敦煌，威恩甚著。迁雁门太守。时顺阳王畅骄纵，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乃彦为顺阳内史，彦清身率下，威刑严肃，众皆畏惧。畅不能诬，乃更荐之，冀其去职。迁员外散骑常侍。帝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会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饷陆机兄弟，机将受之，云曰：“彦本微贱，为先公所拔，而答诏不善，安可爱之！”机乃止。因此每毁之。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自古由贱而兴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并起自寒役，皆内侍外镇，人无讥者。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于是机等意始解，毁言渐息矣。

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乱，逐其太守，九真贼帅赵祉围郡城，彦悉讨平之。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自表求代，征为大长秋。卒于官。

张光，字景武，江夏钟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声。少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门将伐吴有功，迁江夏西部都尉，转北地都尉。

初，赵王伦为关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张损战没，郡县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余人戍马兰山北，贼围之百余日。光

抚厉将士，屡出奇兵击贼，破之。光以兵少路远，自分败没。会梁王彤遣司马索靖将兵迎光，举军悲泣，遂还长安。彤表光“处绝围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赏，以明奖劝”。于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

属雍州刺史刘沈被密诏讨河间王颙，光起兵助沈。沈时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关西大族，心每轻光，谋多不用。及二州军溃，为颙所擒，颙谓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刘雍州不用鄙计，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颙壮之，引与欢宴弥日，表为右卫司马。

陈敏作乱，除光顺阳太守，加陵江将军，率步骑五千诣荆州讨之。刺史刘弘雅敬重光，称为南楚之秀。时江夏太守陶侃与敏大将钱端相距于长岐，将战，襄阳太守皮初为步军，使光设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为水军，藏舟舰于沔水。皮初等与贼交战，光发伏兵应之，水陆同奋，贼众大败。弘表光有殊勋，迁材官将军，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饥饿流入汉中，保于成固，渐为抄盗，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太守张燕讨之。定窘急，伪乞降于燕，并馈燕金银，燕喜，为之缓师。定密结李雄，雄遣众救定，燕退，定遂进逼汉中。太守杜正冲东奔魏兴，殷亦弃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于魏兴，乃结诸郡守共谋进取。燕唱言曰：“汉中荒败，迫近大贼，克复之事，当俟英雄。”正冲曰：“张燕受贼金银，不时进讨，阻兵缓寇，致丧汉中，实燕之罪也。”光于是发怒，呵燕令出，斩之以徇。绥抚荒残，百姓悦服。光于是却镇汉中。

时逆贼王如余党李运、杨武等，自襄阳将三千余家入汉

中，光遣参车晋邈率众于黄金距之。邈受运重赂，劝光纳运。光从邈言，使居成固。既而邈以运多珍货，又欲夺之，复言于光曰：“运之徒属不事佃农，但营器械，意在难测，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众讨运，不克。光乞师于氏王杨茂搜，茂搜遣子难敌助之。难敌求货于光，光不与。杨武乃厚赂难敌，谓之曰“流人宝物悉在光处，今伐我，不如伐光。”难敌大喜，声言助光，内与运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众助邈。运与难敌夹攻邈等，援为流矢所中死，贼遂大盛。光婴城固守，自夏迄冬，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劝光退据魏兴，光按剑曰：“吾受国厚恩，不能翦除寇贼，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还也！”声绝而卒，时年五十五。百姓悲泣，远近伤惜之。有二子灵、迈。

灵少辟太宰掾。迈多才略，有父风。州人推迈权领州事，与贼战没。别驾范旷及督护王乔奉光妻息，率其遗众，还据魏兴。其后义阳太守任愷为梁州，光妻子归本郡。南平太守应詹白都督王敦，称“光在梁州能兴微继绝，威振巴汉。值中原倾覆，征镇失守，外无救助，内阙资储，以寡敌众，经年抗御，厉节不挠，宜应追论显赠，以慰存亡”。敦不能从。

赵诱，字元孙，淮南人也。世以将显。州辟言簿。值刺史郗隆被齐王冏檄，使起兵讨赵王伦，隆欲承檄举义，而诸子侄并在洛阳；欲坐观成败，恐为冏所讨，进退有疑，会群吏计议。诱说隆曰：“赵王篡逆，海内所病。今义兵飙起，其败必矣。今为明使君计，莫若自将精兵，径赴许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后，遣猛将将兵会盟，亦中策也。若遣小军随

形助胜。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诱与治中留宝、主簿张褒等谏隆：“若无所助，变难将主，州亦不可保也。”隆犹豫不决，遂为其下所害。诱还家，杜门不出。左将军王敦以为参军，加广武将军，与甘卓、周访共讨华轶，破之。又击杜弢于西湘，太兴初，复与卓攻弢，灭之。累功赐爵平阿县侯，代陶侃为武昌太守。时杜曾迎第五猗于荆州作乱，敦遣诱与襄阳太守朱轨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时望，为荆楚所归。诱等苦战皆没，敦甚悼惜之，表赠征虏将军、秦州刺史，谥曰敬。

子龚，与诱俱死。元帝为晋王，下令赠新昌太守。龚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访击杜曾，胤请从行。访惮曾之强，欲先以胤饵曾，使其众疲而后击之。胤多梟首级。王导引为从事中郎。南顿王宗反，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转冠军将军，迁西豫州刺史，卒于官。

史臣曰：忠为令德，贞曰事君，徇国家而竭身，历夷险而一节。罗宪、滕修，濯纓入仕，指巴东而受脤，出岭峤而扬麾。属鼎命沦胥，本朝失守，届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临。古之忠烈，罕辈子兹！孝兴之智勇，玄威之武艺，灭丑虏于河西，制凶酋于涇北，审杨欣之必败，讥杨骏之速祸。陶璜、吾彦，逸足齐驱，毛晃屈其深谋，陆抗奇其茂略。薪槁之任，清规自远；鞶鼓之臣，厥声弥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孙，累叶将门，赴死喻于登仙。效诚陈于上策，竟而俱毙，贞则斯存。

赞曰：宪居玉叠，才博流誉。修赴石门，惠政攸著。孝

兴、玄威，操履无违。愚坟毕礼，杨门致讥。璜谋超绝，彦材雄杰。潜师袭董，观兵叹薛。惟赵与张，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卷五十八

列传第二十八

周处子玘 玘子鯁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访子抚
抚子楚 楚子琮 琮子虓 抚弟光 光子仲孙

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闻乡里相庆，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将无及。”云曰：“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吴为东观左丞。孙皓末，为无难督。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酺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

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入洛，稍迁新平太守。抚和戎狄，叛羌归附，雍土美之。转广汉太守。郡多滞讼，有经三十年而不决者，处详其枉直，一朝决遣。以母老罢归。寻除楚内史，未之官，征拜散骑常侍。处曰：“古人辞大不辞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处敦以教义，又检尸骸无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征，远近称叹。

及居近侍，多所规讽。迁御史中丞，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处深文案之。及氐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处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伏波将军孙秀知其将死，谓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辞也。”处曰：“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辞亲事君，父母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万年闻之，曰：“周府君昔临新平，我知其为人，才兼文武，若专断而来，不可当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为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处知彤不平，必当陷己，自以人臣尽节，不宜辞惮，乃悲慨即路，志不生还。中书令陈准知彤将逞宿憾，乃言于朝曰：“骏及梁王皆是贵戚，非将率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咎。周处吴人，忠勇果劲，有怨无援，将必丧身。宜诏孟观以精兵万人，为处前锋，必能殄寇。不然，彤当使处先驱，其败必也。”朝廷不从。时贼屯梁山，有众七万，而骏逼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彤复命处进讨，乃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将战，处军人未食，彤促令速进，而绝其

后继。处知必败，赋诗曰：“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终。”言毕而战，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播、系不救。左右劝退，处按剑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没。追赠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诏曰：“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愍念，给其医药酒米，赐以终年。”

处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集《吴书》。时潘岳奉诏作《关中诗》曰：“周徇师令，身膏齐斧。人之云亡，贞节克举。”又西戎校尉阎纘亦上诗云：“周全其节，令问不已。身虽云没，书名良史。”及元帝为晋王，将加处策谥，太常贺循议曰：“处履德清方，才量高出；历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贞节不挠；在戎致身，见危授命；此皆忠贤之茂实，烈士之远节。案谥法执德不回曰孝。”遂以谥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并知名。

玘字宣佩。强毅沈断有父风，而文学不及。闭门洁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风敬惮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为别驾从事，虚己备礼，方始应命。累荐名宰府，举秀才，除议郎。

太安初，妖贼张昌、丘沈等聚众于江夏，百姓从之如归。惠帝使监军华宏讨之，败于障山。昌等浸盛，杀平南将军羊伊，镇南大将军、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没。昌别率封云攻徐州，石冰攻扬州，刺史陈徽出奔，冰遂略有扬土。玘密欲讨

冰，潜结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军事，及江东人士同起义兵，斩冰所置吴兴太守区山及诸长史。冰遣其将羌毒领数万人距玕，玕临阵斩毒。时右将军陈敏自广陵率众助玕，斩冰别率赵鸢于芜湖，因与玕俱前攻冰于建康。冰北走投封云，云司马张统斩云、冰以降，徐、扬并平。玕不言功赏，散众还家。

陈敏反于扬州，以玕为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玕称疾不行，密遣使告镇东将军刘准，令发兵临江，己为内应，翦发为信。准在寿春，遣督护衡彦率众而东。时敏弟昶为广武将军、历阳内史，以吴兴钱广为司马。玕密讽广杀昶。玕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单马北走，获之于江乘界，斩之于建康，夷三族。东海王越闻其名，召为参军。诏补尚书郎、散骑郎，并不行。元帝初镇江左，以玕为仓曹属。

初，吴兴人钱玠亦起义兵讨陈敏，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玠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帝促以军期，玠乃谋反。时王敦迁尚书，当应征与玠俱西。玠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玠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充，立为吴王，既而杀之。来寇玕县。帝遣将军郭逸、郡尉宋典等讨之，并以兵少未敢前。玠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玠，斩之，传首于建康。

玕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帝嘉其勋，以玕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玕甚有威惠，百姓敬爱之，期年之间，境内宁谧。帝以玕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羨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

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

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凯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先是，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已当与玘以三吴应之。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玘，玘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玘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时年五十六。将卒，谓之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赠辅国将军，谥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彦和。常緘父言。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广德以应之。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时札以疾归家，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太守陶猷灭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勰为札所责，矢志归家，淫侈纵恣，每谓人曰：

“人生几时，但当快意耳。”终于临淮太守。

勰弟彝，少知名，元帝辟为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险好利，外方内荏，少以豪右自处，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马齐王冏参军。出补句容令，迁吴国上军将军。辟东海王越参军，不就。以讨钱璦功，赐爵漳浦亭侯。元帝为丞相，表札为宁远将军、历阳内史，不之职，转从事中郎。徐馥平，以札为奋武将军、吴兴内史，录前后功，改封东迁县侯，进号征虏将军、临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镇涂中，未之职，转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让经年，有司弹奏，不得已乃视职。加散骑常侍。

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故王师败绩。敦转札为光禄勋，寻补尚书。顷之，迁右将军、会稽内史。时札兄靖子懋晋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虏将军，吴兴内史，筵弟赞大将军从事中郎、武康县侯，赞弟缙太子文学、都乡侯，次兄子勰临淮太守、乌程公。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筵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及敦疾，钱凤以周氏宗强，与沈充权势相侔，欲自托于充，谋灭周氏，使充得专威扬土，乃说敦曰：“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衅难恒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后嗣可安，国家可保耳。”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自言八百岁，故号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邺，以鬼道疗病，又

署人官位，时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养徒灞山，云应讖当王。故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兵散见杀。札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弊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

及敦死，札、筵故吏并诣阙讼周氏之冤，宜加赠谥。事下八坐，尚书卞壺议以“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札之责也。追赠意所未安。懋、筵兄弟宜复本位。”司徒王导议以“札在石头，忠存社稷，义在亡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识以上，与札情岂有异！此言实贯于圣鉴，论者见奸逆既彰，便欲征往年已有不臣之渐。即复使尔，要当时众所未悟。既悟其奸萌，札与臣等便以身许国，死而后已，札亦寻取泉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为逆党。邪正失所，进退无据，诚国体所宜深惜。臣谓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书令希鉴议曰：“夫褒贬臧否，宜令体明例通。今周、戴以死节复位，周札以开门同例，事异赏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议，谓往年之事自有识以上皆与札不异，此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礼，华乐荷不臣之罚；齐灵嬖孽，高厚有从昏之戮。以古况今，谯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责，何加赠复位之有乎！今据已显复，则札宜贬责明矣。”导重议曰：“省令君议，必札之开门与谯王、周、戴异。今札开门，直出风言，竟实事邪？便以风言定褒贬，意莫若原情考征也。论者谓札知隗、协乱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奸佞除，即所

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也。后敦悖谬出所不图，札亦阖门不同，以此灭族，是其死于为义也。夫信敦当时之匡救，不图将来之大逆，恶隗、协之乱政，不失为臣之贞节者，于时朝士岂惟周、札邪！若尽谓不忠，惧有诬乎谯王、周、戴。各以死卫国，斯亦人臣之节也。但所见有同异，然期之于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议，宋华、齐高其在隗、协矣。昔子纠之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为贤，则管仲当贬；若以不死为贤，则召忽死为失。先典何以两通之？明为忠之情同也。死虽是忠之一目，亦不必为忠皆当死也。汉祖遗约，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违命天下共诛之。后吕后王诸吕，周勃从之，王陵廷争，可不谓忠乎？周勃诛吕尊文，安汉社稷，忠莫尚焉，则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两为美谈。固知死与不死，争与不争，苟原情尽意，不可定于一概也。且札阖棺定谥，违逆党顺，受戮凶邪，不负忠义明矣。”鉴又驳不同，而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遣使者祠以少牢。

札长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筵卓犖有才干，拜征虏将军、吴兴太守，迁黄门侍郎。徐馥之役，筵族兄续亦聚众应之。元帝议欲讨之，王导以为“兵少则不足制寇，多遣则根本空虚。黄门侍郎周筵忠烈至到，为一郡所敬。意谓直遣筵，足能杀续”。于是诏以力士百人给筵，使轻骑还阳羨。筵即日取道，昼夜兼行。既至郡，将入，遇续于门，筵谓续曰：“宜与君共诣孔府君，有所论。”续不肯入，筵逼牵与俱。坐定，筵谓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贼

在坐？”续衣里带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郡传教吴曾：“何不举手！”曾有胆力，便以刀环筑续，杀之。筵因欲诛懿，札拒不许，委罪于从兄邵，诛之。筵不归家省母，遂长驱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

迁太子右卫率。及王敦作难，加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率水军三千人讨沈充，未发而王师败绩。筵闻札开城纳敦，愤咤慷慨形于辞色。寻遇害。敦平后，与札同被复官。

初，筵于姑孰立屋五间，而六梁一时跃出堕地，衡独立柱头零节之上，甚危，虽以人功，不能然也。后竟覆族。

筵弟缙，少无行检，尝在建康、乌衣道中逢孔氏婢，时与同僚二人共载，便令左右捉婢上车，其强暴若此。

周访，字士达，本汝南安城人也。汉末避地江南，至访四世。吴平，因家庐江寻阳焉。祖纂，吴威远将军。父敏，左中郎将。访少沈毅，谦而能让，果于断割，周穷振乏，家无余财。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相与结友，以女妻侃子瞻。访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乡人盗访牛于冢间杀之，访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及元帝渡江，命参镇东军事。时有与访同姓名者，罪当死，吏误收访，访奋击收者，数十人皆散走，而自归于帝，帝不之罪。寻以为扬烈将军，领兵一千二百，屯寻阳鄂陵，与甘卓、赵诱讨华轶。所统历武将军丁乾与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交通，访收斩之。逸来攻访，访率众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札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湓

口，约等又败。访与甘卓等会于彭泽，与轹水军将朱矩等战，又败之。轹将周广烧城以应访，轹众溃，访执轹，斩之，遂平江州。

帝以访为振武将军、寻阳太守，加鼓吹、曲盖。复命访与诸军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军船舰，访作长岐枥以距之，桔槔不得为害。而贼从青草湖密抄官军，又遣其将张彦陷豫章，焚烧城邑。王敦时镇湓口，遣督护繆蕤、李恒受访节度，共击彦。蕤于豫章、石头，与彦交战，彦军退走，访率帐下将李午等追彦，破之，临阵斩彦。时访为流矢所中，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能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称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必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于是遂归湘州。访复以舟师造湘城，军达富口，而弼遣杜弘出海昏。时湓口骚动，访步上柴桑，偷渡，与贼战，斩首数百。贼退保庐陵，访追击败之，贼婴城处自守。寻而军粮为贼所掠，退住巴丘。粮廩既至，复围弘于庐陵。弘大掷宝物于城外，军人竞拾之，弘因阵乱突围而出。访率军追之，获鞍马铠杖不可胜数。弘入南康，太守将率兵逆击，又破之，奔于临贺。帝又进访龙骧将军。王敦表为豫章太守。加征讨都督，赐爵寻阳县侯。

时梁州刺史张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为征南大将军，监荆、梁、益、宁四州，出自武关。贼率杜曾、挚瞻、胡混等并迎猗，奉之，聚兵数万，破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将军荀崧

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从弟廙为荆州刺史，令督护征虏将军赵诱、襄阳太守朱轨、陵江将军黄峻等讨曾，而大败于女观湖，诱、轨并遇害。曾遂逐廙，径造沔口，大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沌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领其父余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能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以功迁南中郎将、督梁州诸军、梁州刺史，屯襄阳。访谓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晋文以得臣不死而有忧色，今不斩曾，祸难未已。”于是出其不意，又击破之，曾遁走。访部将苏温收曾诣军，并获第五猗、胡混、挚瞻等，送于王敦。又白敦，说猗逼于曾，不宜杀。敦不从而斩之。进位安南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

初，王敦惧杜曾之难，谓访曰：“擒曾，当相论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郢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访大怒。敦手书譬释，并遗

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投碗于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悦乎！”阴欲图之。即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敦患之，而惮其强，不敢有异。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性谦虚，未尝论功伐。或问访曰：“人有小善，鲜不自称。卿功勋如此，初无一言何也？”访曰：“朝廷威灵，将士用命，访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访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于抚纳，士众皆为致死。闻敦有不臣之心，访恒切齿。敦虽怀逆谋，故终访之世未敢为非。

初，访少时遇善相者庐江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寿，周当下寿，优劣更由年耳。”访小侃一岁，太兴三年卒，时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恻，诏赠征西将军，谥曰壮，立碑于本郡。二子：抚、光。

抚字道和。强毅有父风，而将御不及。元帝辟为丞相掾，父丧去官。服阕，袭爵，除鹰扬将军、武昌太守。王敦命为从事中郎，与邓岳俱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抚为沔北诸军事、南中郎将，镇沔中。及敦作逆，抚领二千人从之。敦败，抚与岳俱亡走。抚弟光将资遗其兄，而阴欲取岳。抚怒曰：“我与伯山同亡，何不先斩我！”会岳至，抚出门遥谓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回船而走，抚遂共入西阳蛮中，蛮酋向蚕纳之。初，岳为西阳，欲伐诸蛮，及是诸蛮皆怨，将杀之。蚕不听，曰：“邓府君穷来归我，我何忍杀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诏原敦党，岳、抚诣阙请罪，有诏禁锢之。

咸和初，司徒王导以抚为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江夏相。苏峻作逆，率所领从温峤讨之。峻平，迁监沔北军事、南中郎将，镇襄阳。石勒将郭敬率骑攻抚，抚不能守，率所领奔于武昌，坐免官。寻迁振威将军、豫章太守，后代卞丘奥监巴东诸军事、益州刺史、假节，将军如故。寻进征虏将军，加督宁州诸军事。永和初，桓温征蜀，进抚督梁州之汉中巴西梓潼阴平四郡军事，镇彭模。抚击破蜀余寇隗文、邓定等，斩伪尚书仆射王誓、平南将军王润，以功迁平西将军。隗文、邓定等复反，立范贤子贲为帝。初，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贲遂有众一万。抚与龙骧将军朱焘击破斩之，以功进爵建城县公。征西督护萧敬文作乱，杀征虏将军杨谨，据涪城，自号益州牧。恒温使督护邓遐助抚讨之，不能拔，引退。温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等会抚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抚斩之，传首京师。升平中，进镇西将军。在州三十余年，兴宁三年卒，赠征西将军，谥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孙。起家参征西军事，从父入蜀，拜鹰扬将军、犍为太守。父卒，以楚监梁、益二州、假节，袭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作逆，楚与朱序讨平之，进冠军将军。太和中，蜀盗李金银、广汉妖贼李弘并聚众为寇，伪称李势子，当以圣道王，年号凤皇。又陇西人李高诈称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杨亮失守，楚遣其子诗平之。是岁，楚卒，谥曰定。子琮嗣。

琼劲烈有将略，历数郡，代杨亮为梁州刺史、建武将军，领西戎校尉。初，氐人窦冲求降，朝廷以为东羌校尉。后冲反，欲入汉中，安定人皇甫钊、京兆人周勋等谋纳冲，琼密知之，收钊、勋等斩之。寻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节操。州召为祭酒，后历位至西夷校尉，领梓潼太守。宁康初，苻坚将扬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骑数千，送母妻从汉水将抵江陵，为坚将朱彤邀而获之，虓遂降于安。坚欲以为尚书郎，虓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任乎！”坚乃止。自是每入见坚，辄箕踞而坐，呼之为氐贼。坚不悦。属元会，威仪甚整，坚因谓虓曰：“晋家元会何如此？”虓攘袂厉声曰：“戎狄集聚，譬犹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坚出饯之，戎士二十万，旌旗数百里，又问虓曰：“朕众力何如？”虓曰：“戎狄已来，未之有也。”坚党以虓不逊，屡请除之。坚待之弥厚。虓乃密书与桓冲，说贼奸计。太元二年，虓潜至汉中，坚追得之。后又与坚兄子苞谋袭坚，事泄，坚引虓问其状，虓曰：“昔渐离、豫让，燕、智之微臣，犹漆身吞炭，不忘忠节。况虓世荷晋恩，岂敢忘也。生为晋臣，死为晋鬼，复何问乎！”坚曰：“今杀之，适成其名矣。”遂搯之，徙于太原。后坚复陷顺阳、魏兴，获二守，皆执节不挠，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

虓竟以病卒于太原。其子兴迎致其丧，冠军将军谢玄亲临哭之，因上疏曰：“臣闻旌善表功，崇义明节，所以振扬声教，垂美来叶。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执心忠烈，历

节寇庭，遂婴祸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以为苏武之贤，不复过也。前宣告并州，访求虢丧，并索其家。负荷数千，始得来至。即以资送，还其旧陇。伏愿圣朝追其志心，表其殊节，使负霜之志不坠于地，则荣慰存亡，惠被幽显矣。”孝武帝诏曰：“虢厉志贞亮，无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陨厥命。甄表义节，国之典也。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赙钱二十万，布百匹。”又贍赐其家。

光少有父风，年十一，见王敦，敦谓曰：“贵郡未有将，谁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问，窃谓无复见胜。”敦笑以为宁远将军、寻阳太守。及敦举兵，光率千余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见敦。王应秘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今我远来而不得见王公，公其死乎？”遽见其兄抚曰：“王公已死，兄何为与钱凤作贼？”众并愕然。其夕，众散，钱凤走出，至阖庐洲，光捕凤，诣阙赎罪，故得不废。苏峻作逆，随温峤力战有功。峻平，赐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孙，兴宁初督宁州军事、振武将军、宁州刺史。在州贪暴，人不堪命。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称，复除仲孙监益、豫、梁州之三郡。宁康初，杨安寇蜀，仲孙失守，免官。后征为光禄勋，卒。

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

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义岂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隐以蹶弛之材，负不羁之行，比凶蛟猛兽，纵毒乡闾，终能克己厉精，朝闻夕改，轻生重义，徇国亡躯，可谓志节之士也。宣佩奋兹忠勇，屡殄妖氛，威略冠于本朝，庸绩书于王府。既而结憾朝宰，潜构异图，忿不思难，斯为隘矣。终于愤恚，岂不惜哉！札、筵等负俊逸之材，以雄豪自许，始见疑于朝廷，终获戾于权右，强弗如弱，信有征矣。而札受委扞城，乃开门揖盗，去顺效逆，彼实有之。后虽假手凶徒，可谓罪人斯得。朝廷议加荣赠，不其僭乎！有晋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访器兼文武，任在折冲，戡定湘、罗，克清江、汉，谋孙翼子，杖节拥旄，西蜀仰其威风，中兴推为名将，功成名立，不亦美乎！孟威陷迹虏廷，抗辞伪主，虽图史所载，何以加焉！

赞曰：平西果劲，始邪末正。勇足除残，忠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东。札虽启敌，筵实怀忠。寻阳纬武，拥旄持斧。曰子曰孙，重规叠矩。孟威抗烈，心存旧主。